
武俠世界
第35年
4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江揚先生精心撰著的俠情恩仇故事「三星寶劍追魂令」。飛虎莊在江湖上頗具份量，一般同道莫不旣敬且畏。一日，被驅逐出莊七年的李虎回來了，尙未「衣錦還鄉」的十全公子之所以提前到來，乃是無意中得到風聲，有人欲對飛虎莊不利，因此趕回來護莊……江揚先生筆下刻劃的雙料十全公子風趣、武功高明，他之放蕩不羈的性格令人發噱、喜愛。故事圍繞四騎俠身邊所發生的人人事事，情節舖陳有緻，活潑明快，是篇好文章，獻給讀友欣賞。

* * *

溫瑞安先生撰著的中篇「傷心小箭」本期續刊完，欲知大結局如何，切莫錯過。短篇「無形神魔」在本期刊出，欲知新故事內容，請閱。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山東响馬」，屆時請留意。

即將刊登的短篇有「劍底遊龍」、「神鼠戲魔龍」、「劍仇情恨」，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9期
(總號18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江揚·文
可飛·圖

三星寶劍追魂令

浪子藝成

飛虎莊佔地百畝，圍牆高達三丈，遠看似一座城堡。

莊主「單掌擎天」趙得柱為南七省中有數的頂尖高手之一，亦頗負俠譽，一般武林同道都稱之為「罩得住」。

「頗負俠譽」跟一般所謂「俠名遠播」、「仁德廣被」的大俠絕對不一樣。

這也就是說，趙得柱是介乎於正邪之間的人物，不是壞人，也不是很好的人。

不管趙得柱是壞人也好，是好人也好，一般江湖同道對飛虎莊莫不懷着既畏且敬的心情。

如果有人膽敢去飛虎莊惹事生非，那個人不是白痴就是瘋子。

但現在，就偏偏有人在飛虎莊的大門前惹事生非，而且正在打得一塌糊塗。

護莊殺敵

那個正在飛虎莊大門前打得一塌糊塗的人，好像不是白痴，也不像是瘋子。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身材瘦長，著青布衫短裝的精壯小伙子。

夕陽餘暉下，古銅色的皮膚閃閃生光，儘管他面對三個勁裝大漢的圍攻，卻好像根本沒當一回事。

他臉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口中卻啣着一支狗尾草的草莖。

他身上也有劍，但不是懸在腰間，也不是負在背上，更不是握在手中，而是像扛扁擔一樣，連鞘帶劍地擱在肩上。

他除了面對三個勁裝大漢之外，外圍還有八個勁裝漢子，不過，那八個都已成了不能動彈的活死人，但可以確定的是，那八個人除了穴道受制之外，一個個都完整無缺。

那圍攻他的三個，身手都很高明，雖然沒動兵刃，但腳、拳的快捷、奇詭，令人眼花撩亂、驚心動魄。

對那快速而又凌厲的攻勢，那精壯的小伙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右手握着擱在肩膊上的「扁擔」，左足釘牢原地，僅右足和左手在活動着。

也僅是用右足和左手，對方三人的攻勢不是落空，就是被迫而半途撤招，有時還會鬧成「自相殘殺」。

現在，三個勁裝大漢中的兩個，又在他左手一揮之下，不由自主地互拚了一掌，樂得那小伙子嘴巴一歪，那狗尾草的狗尾也像他的左手、右足一樣，連連戰動，道：「別慌，沉住氣，看清楚對象才出手……」

一陣鑾鈴聲挾着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人未到，嬌叱先傳道：「何方狂徒，膽敢在飛虎莊前撒野……」

一片紅雲，凌空罩向那精壯小伙子。

「叭」地一聲，長鞭如靈蛇飛舞，與「紅雲」同時罩落。

三個勁裝大漢不約而同分向飛縱了三丈之外。

精壯小伙子飛快地用左手一托，一抄，「紅雲」被「托」落八尺之外，同時也抄住了長鞭的鞭梢，齜牙一笑道：「小鳳，看看老子是誰？」

「紅雲」變成了一位綺年玉貌的紅衣女郎——紅色勁裝、紅色的披風、紅色的小蠻靴，連縮髮絲巾和長鞭也是紅色的。

清一色紅豔豔地令人心癢難搔。

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但稚氣未除，最多不過是十七八歲。

由於鞭梢被抄住，加上對方出口又不莊重，她本來羞着的俏臉更加抹上一層冷霜，握鞭的右手用力一掙。

她這奮力的一掙，好似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之間，精壯小伙子嘴邊的狗尾草一戰，道：「小鳳，即使你已認不得老子，也該記得老子口中的狗尾巴呀！」

一句話揭開了紅衣女郎塵封已久的記憶，俏臉上的嚴霜一下子消逝，美目中異采一閃，歡聲叫道：「你……你是小虎哥……」

精壯小伙子含笑點頭，「不錯，老子就是七年前被你我的老子共同逐出莊門的李虎，現在，老子叫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紅衣女郎道：「你還記恨這些？」

李十全道：「不記恨，但童年往事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我這個人很講理，當年我被逐出莊，是我自己不好，趙丹鳳，當年我被逐出莊時，曾說過一些甚麼？你還記不記得？」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當然記得，當時你說：『老子不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永不進入莊門一步』。」

趙丹鳳是飛虎莊莊主趙得柱的獨生女，李十全是飛虎莊總管李哲的兒子。

李十全、趙丹鳳當然是青梅竹馬之交，所以對童年往事都記得很清楚。

「不錯。」李十全笑笑道：「當年老子離莊時，你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停。」

趙丹鳳俏臉上掠過一片紅雲，白了他一眼，「你，你除了長高長大之外，一切習慣都沒有改變。」

李十全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一頓話鋒，又道：「小鳳，你也變得多了，當年的小丫頭，現在已成了大美人。」

「貧嘴！」她又白了他一眼，「方才，你爲甚麼要打架？」

李十全道：「方才，我要他們通報，要你我的老子出來恭迎，他們不聽話，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胡鬧！」

「老子非常的認眞，不是胡鬧。」

「他們又不認識你，你怎能怪他們？」

「老子也沒有怪他們，所以，他們也就一個個毫髮無損……」

李十全邊說邊出指凌空連點，八個被制穴道的勁裝漢子立即恢復自由。

趙丹鳳含笑道：「唔……武功是很不錯。」

李十全道：「老子的武功又豈僅是『很不錯』而已。」

「你方才說，今天是衣錦還鄉？」

「不錯。」

「你還說，你叫十全公子。」

趙丹鳳邊說邊向他全身打量着。

李十全又回了聲「不錯」之後，一楞道：「有甚麼不對？」

趙丹鳳笑意盎然地道：「沒有甚麼不對。」

「既然沒有甚麼不對，你看得那麼仔細幹嗎？」

「因爲，你全身上下，我都沒有發現一寸錦衣。」

「哦……」

「還有，我也沒有發現有一點兒『公子』的味道。」

「還有嗎？」

「有，我橫看豎看，看到的也祇是一身粗布短裝，一身從小就有的流裡流氣和汗臭氣。」

李十全哈哈大笑，連嘴都笑歪了，嘴角的「狗尾巴」也隨之戰動不已。

趙丹鳳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道：「有甚麼好笑的？神經病！」

李十全道：「我笑你也跟一般世俗女人一樣，不看內涵，以貌取人。」

趙丹鳳嬌哼一聲道：「你以爲你有多少內涵？」

李十全道：「這個嘛，可多哩！對了，我爲甚麼叫十全公子，想不想知道？」

趙丹鳳道：「我正想請教。」

李十全拍拍自己的腦袋道：「這就說到這裡面的內涵了……」

話鋒一頓，口沫橫飛的接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星相占卜，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無所不知，這些，剛好湊成十項，對不對？」

趙丹鳳含笑道：「對。」

李十全道：「此外，吃喝嫖賭、吹牛拍馬、偸搶詐騙，是不是也算十項？」

趙丹鳳道：「這麼說來，你是雙料十項，雙料十項祇號稱十全公子，不是太委屈了你嗎？」

李十全居然一本正經地道：「也算不了甚麼委屈，一個人謙虛一點，總不是壞事。」

「難得！難得！你居然也懂得謙虛。」趙丹鳳美目一轉道：「方才，你所說的雙料十項內涵中，最後一項是一個騙字，對不對？」

李十全連連點頭道：「對對對。」

「現在，我就要以這個騙字，當場攷攷你。」

「行，保證不讓你失望。」

趙丹鳳美目又一轉道：「我頭上插着一支珠花，看到了沒有？」

李十全道：「老子早就看到了。」

趙丹鳳道：「現在，你想法子騙我將插在頭上的珠花自動取下來。」

李十全苦笑道：「你出了這鬼點子，可將老子給難住了。」

趙丹鳳嬌笑道：「穿梆了是不是？如果你連雙料十項中的最後一項都不能兌現，那麼，足證你腦子裏的內涵是信口開河的。」

李十全截口接着道：「不不不，結論別下得太早，打個商量如何？」

「如何商量法？」

「你出這個點子，老子師傅沒敎過這一招，但如果你能將珠花取下來，我絕對有辦法騙你把珠花再插回去。」

趙丹鳳美目深注，沒接腔。

李十全嘴角含着的「狗尾巴」一戰道：「不相信？」

趙丹鳳道：「不相信。」

李十全道：「反正也不過是舉手之勞，試試又何妨。」

「好吧！」

趙丹鳳回答得很勉强，但取下了珠花的動作卻相當俐落。

趙丹鳳才一手取下珠花，李十全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連口中的狗尾草也掉了下來。

趙丹鳳楞了一楞，才恍然大悟地頓足嬌嗔道：「你……你是無賴！」

「老子本來就是無賴。」李十全又笑接着道：「小鳳，老子這騙術還算過得去吧？」

趙丹鳳道：「這不算！現在，你實踐諾言，再騙我把珠花插回去。」

李十全道：「傻丫頭，你聽誰

說過，騙子會守諾言的？」

趙丹鳳爲之氣結。

李十全道：「我想，你心中一定還有疑問，尤其是像我這個樣子，實在是不像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趙丹鳳截口一哼道：「你總算也有自知之明。」

李十全道：「沒有功成名就，就不應該回來，更不應該强行要求你的老子出來恭迎。」

「不錯。」

「不，你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呢！」

趙丹鳳聽了氣得向他直翻白眼，沒接腔。

李十全卻將話題岔了開去，道：「小鳳，你沒有跑過江湖？」

趙丹鳳訕然一笑道：「沒有，我爹娘不讓我出去。」

「那麼，你最近一年來，江湖上所發生的大事，你也不知道了？」

「那也不盡然，如果江湖上發生過甚麼大事，我爹和你老子都會告訴我的。」

「很好！」李十全笑問：「半年之前，君山水寨一夕之間化成一片劫灰，大別雙兇、伏牛一霸、雲夢三殘等黑道巨擘先後伏誅，這些江湖大事，你應該已經聽說過？」

趙丹鳳點點頭道：「聽說過。」

李十全道：「現在告訴你一個秘密，這些都是老子的傑作。」

「你……」趙丹鳳披唇一哂道：「你又在吹牛了。」

李十全道：「那麼，你所聽說的是誰幹的？」

「四騎俠。」

「四騎俠又是誰和誰？」

「不知道。」

「是的，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除了四騎俠本人之外，還沒有人知道四騎俠是些甚麼人。」

「這是說，你也不知道？」

「老子例外，當然知道。」

趙丹鳳注目接問：「難道你就是四騎俠中人之一？

李十全傲然的點首道：「嗯！老子不但是四騎俠中人，而且還是四騎俠中的龍頭大哥。」

趙丹鳳的頭搖擺得像「貨浪鼓」，「我不相信！」

「我相信……」

隨着話聲，大門內並排走出兩個錦袍老者來。

這兩位，就是飛虎莊莊主趙得柱和總管李哲。

趙得柱身材矮胖，面團團如富家翁。

李哲身材瘦長，貌相清秀。

其實，兩人都並不算太老，趙得柱約莫五十出頭，李哲卻祇不過是四十開外。

接口說話的是李哲，緊接着，他又撚鬚大笑，「父是英雄兒好漢，這話是有點道理。」

「不止有點道理，是很有道理。」趙得柱含笑接道：「咱們兩個老頭都親自迎出大門了，賢侄應該滿意了吧！」

李十全也含笑說道：「老子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趙伯伯怎可認眞。」

一頓話鋒，又向乃父笑問：「老頭，你怎敢相信老子就是四騎俠之中的龍頭大哥？」

李哲道：「這叫知子莫若父呀！如果老子的兒子成了名震江湖的大英雄卻不敢相信，那還要我這個老子幹甚麼？」

李十全道：「很好，老頭，你不愧是老子的老子。」

趙丹鳳皺眉插口道：「眞是父不父、子不子，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兒子叫老子爲老頭，父子都自稱老子，你們兩個到底誰是誰的老子？」

李十全笑笑道：「小鳳，你怎麼這樣的古板，不論我們父子之間如何稱呼，誰也不能否定老子是老頭的兒子，是不是？」

趙得柱搶先答道：「對！對！高論，妙論……」

趙丹鳳向乃父白了一眼道：「那好，以後我也叫你老頭。」

趙得柱道：「那又有何不可？」

李十全道：「其實，兒女對父母的孝思，完全取決於方寸之間，如果心中沒有孝的誠意，光是口頭上叫父母親大人，即使叫得再好聽，又有甚麼用。」

趙丹鳳點點頭道：「唔……這段話，倒是頗有道理。」

「小鳳，你總算開了竅了。」李十全含笑接道：「其實，老子叫師傅也是叫老頭的。」

李哲道：「對了，小子，你師傅是誰？哪一位高人？」

李十全道：「老子的師傅的確是包羅萬有、學究天人的高人，卻不是甚麼名人，說出來也沒有人知道，而且老子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眞是妙人妙事。」趙得柱皺眉接口道：「你不曾問過他？」

李十全道：「當然問過，他說，他是劫後餘生的人，老子可以叫他老頭，也可以叫他劫後餘生。」

「這不但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趙得柱苦笑接問：「賢侄，你們四騎俠是不是四個人？」

「不錯。」

「另外三個人呢？」

李十全道：「另外三個人，一個叫假和尚劉不住，天生禿子。一個叫小酒鬼方圓，人如其名，既方

又圓。一個叫小辣椒朱玲，辣手辣脚，嫉惡如仇。」

李哲截口嘆道：「光聽這些外號，就可想見，都是跟你臭味相投的小搗蛋了。」

「老頭！」李十全連忙更正，「不是臭味相投，是志同道合。」

李哲含笑點頭道：「一樣，一樣。」

趙丹鳳接問道：「小虎哥，小辣椒是女孩子？」

李十全道：「是哦，她今年十八歲，祇比你大三個月。」

趙丹鳳道：「既然四騎俠中也有女孩子，我也可以參加……」

李十全截口接道：「姑奶奶，你饒了我吧！」

趙丹鳳俏臉一變道：「哦，你不歡迎？」

李十全道：「不是老子不歡迎！是你這位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吃不了那種苦，再說，你老頭也不會答應。」

趙得柱馬上接口道：「我不答應。」

趙丹鳳頓足撒嬌道：「我不管，我可以吃苦，也不怕危險。」

趙得柱道：「丫頭，撒嬌也不管用，我這做老子的不答應就是不答應，而且，你娘也絕對不會答應。」

趙丹鳳向李哲投過求助的目光道：「李叔叔……」

李哲連忙道：「這碼子事，叔叔也是愛莫能助，不過……」

趙丹鳳連忙問：「不過怎樣？」

她的美目中迸射出希冀的光芒。

李哲向趙得柱飛快地投過會心的一瞥，才徐徐地說道：「小鳳，如果你能打敗四騎俠中的任何一個，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趙丹鳳黛眉一揚道：「好，不許黃牛。」

李十全悠悠地道：「小鳳，不是老子潑冷水，憑你目前的身手，想打敗四騎俠的任何一個絕對不可能。」

「你敢看不起我？」

「不敢……」

「好，你給我叫另外三個來。」

「不用叫，他們馬上就來了……」

一聲厲嘯，遙遙傳來。

趙得柱、李哲同時臉色大變。

「是對頭冤家找上門了。」李十全笑笑道：「小鳳，現在老子說老實話，老子並不是自認已經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此番回來，完全為了對付這批自以為了不起的狗雜種。」

趙得柱道：「是些甚麼人？」

李十全道：「到目前為止，老子還不知道，老子於十天之前，在一個偶然機會中獲悉他們定於今宵要進犯飛虎莊，才臨時決定趕回來的。」

趙得柱冷笑道：「好大的狗膽，居然敢到飛虎莊來捋虎鬚！」

李哲正容道：「趙兄，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不可輕敵。」

李十全道：「老頭，不論他們善與不善，今宵之事，完全由四騎俠一齊承擔，你們祇管在一旁乘風涼，看熱鬧就是。」

趙得柱呵呵大笑道：「那怎麼行，在一旁乘風涼，豈非變成廢物了。」

一聲冷笑劃空而來，「變成廢物總比變成死人好得多……」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疾射而來。

不！是三道人影，一前兩後，成「品」字形凌空疾射。

李十全揚聲大笑，「來得好，先通過老子這一關。」

話聲中，人已飛身攔截，他那橫擱肩頭的「扁担」也已插在肩頭。

「砰！」地一聲響，當先的一個，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五丈之外。

後面兩個卻巧妙地劃上兩道半弧，避過李十全的攔截，逕自撲向李哲、趙得柱兩人，一上手就分別將趙、李兩人逼得連連後退。

趙得柱號稱「單掌擎天」，李哲則有「神機秀士」之稱，兩人都是南七省中有數的高手之一。

盛名之下無虛士，趙、李兩人身手之高，也自不難想像呢！

但像目前一經與對方交手就被迫而連連後退的情形，卻是生平第一遭。

因此，趙、李兩人連連後退中，臉色也隨之大變。

但他們後退不過丈許左右就停了下來。

不是趙、李兩人自行穩住頹勢，是有人橫裡將對方截住。

截住對方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禿子和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人，也就是四騎俠中的假和尚和小酒鬼。

假和尚沉聲喝道：「殺鷄用不着牛刀，兩位前輩請暫在一旁掠陣。」

假和尚、小酒鬼兩人都取守勢，見招拆招，顯得一派安詳，任憑對方如何搶攻，卻始終難越雷池一步。

暮色蒼茫中，可以看到，對方是三個年約半百黑衣老者，不但衣衫式樣，顏色統通一樣，連面貌神情，也一模一樣。

趙得柱、李哲退過一旁之後，相視苦笑無言。

李十全沒有乘勝追擊。

被李十全一掌擊退的黑衣老

者，也沒有反擊。

雙方虎視眈眈地互相注視一陣之後，黑衣老者首先發問：「小子報名。」

李十全含笑接道：「老子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黑衣老者道：「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經聽到了。」李十全由口袋取出一支狗尾草啣在口中道：「而且，老子還有一個很響亮的名稱，四騎俠中的龍頭大哥。」

黑衣老者「哦！」了一聲，目光一掠假和尚、小酒鬼問道：「那兩個小子也是嗎？」

「不錯。」李十全扭頭的向乃父問：「老頭，認不認識那三個老小子？」

「不認識。」

「趙伯伯也不認識？」

「是的。」

李十全轉向對面的黑衣老者道：「老小子報上名來。」

黑衣老者道：「免了，老夫的姓名說出來也沒有人知道。」

李十全道：「那麼，夜闖飛虎莊，總有個理由吧。」

「當然有理由……」

「說！」

「殺人。」

「你跟飛虎莊有仇？」

「沒仇，也沒恨。」

「那你是瘋子！」

「老夫正常得很！」黑衣老者冷笑道：「老夫兄弟祇是為錢殺人。」

李十全道：「是誰僱請你們來的？」

「小子，你實在太嫩了，這種話你不應該問的。」黑衣老者沉喝一聲：「亮兵刃！」

「亮兵刃」應該是叫李十全亮兵刃，也可能是叫他的同伴亮兵刃。

但事實上李十全並沒亮兵刃，倒是黑衣老者自己首先亮出兵刃。

同時，以徒手相搏，久攻無功的另兩個黑衣老者也亮出兵刃。

他們的兵刃都是三尺六寸的喪門劍，劍葉上還有七個小孔，揮舞之間，擾人心神的怪聲大作，劍招也跟着他們的拳掌一樣的凌厲、奇詭。

另兩個黑衣老者一劍在手，更是氣勢培增。

但他們的對手假和尚、小酒鬼兩人卻依然是徒手，依然是滿不在乎地採取守勢，見招拆招。

李十全對面的黑衣老者並沒揮劍進攻，祇是目光一掠兩個同伴之後，向李十全道：「你還等甚麼？」

「等你進招。」

「你不亮劍？」

李十全嘴邊的「狗尾草」一戰道：「老小子，不是老子小看你，你還不夠資格祭老子的劍……」

黑衣老者截口怒叱：「小狗找死！」

冷芒一閃，喪門劍挾懾人心魄的怪嘯，向李十全迎頭罩落。

黑衣老者顯然是三人中的頭頭，不論招式、勁力、身法都高於他的兩個同伴甚多。

一旁「乘風涼」的趙得柱、李哲兩人見狀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同聲勁喝：「賢侄當心！」

「小子不可輕敵。」

但事實上，兩位是白擔心了。

黑衣老者那雷霆萬鈞的一劍，竟然是虎頭蛇尾，半途撤招，而且，人也怔立在當場。

黑衣老者不可能自動半途撤招。

誰都心知肚明，黑衣老者的半途撤招，是受到了李十全的半途截擊所致。

但包括趙得柱、李哲這兩個老江湖和黑衣老者本人在內，誰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招式。

一招迫退黑衣老者的李十全居然雙手抱胸，似笑非笑地正仰首看天，而嘴邊的「狗尾草」連連地上下擺動不已。

趙得柱、李哲兩人又互相注視苦笑。

趙丹鳳則滿臉的既羨且慰神情，含眸凝視，若不勝情。

她那渾然忘我的嬌模樣，眞教人心神震戰，祇可惜李十全沒有看到。

黑衣老者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忽然厲喝一聲：「『絕命三招』，殺！」

「絕命三招」顯然就是他們的救命絕招。

一經施展，李十全、假和尚、小酒鬼三人立即陷入驚心動魄的綿密劍幕中。

「絕命三招」雖然是他們的救命絕招，但是目前卻好像成了他們的「斷命絕招」了。

間接促成他們「斷命」的，是一串突如其來的嬌甜而又急促的語聲：「强敵將至，立下殺手！」

語落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現場已多出了一位紅衣女郎。

紅衣女郎年約十七八歲。

就像趙丹鳳一樣，紅勁裝、紅披風、清一色紅得火辣辣。

跟趙丹鳳不同的是，紅衣女郎比趙丹鳳略為嬌小，祇有一雙美目顯得格外的大，也格外的明亮動人。

毫無疑問，這位身材嬌巧如香扇墜的紅衣女郎，就是「四騎俠」中的老么小辣椒朱玲。

小辣椒一出現，現場中立即發出一聲淒厲慘號——假和尚的對手被震飛五丈之外。

假和尚一臉似笑非笑神情，高

喧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小辣椒俏笑如花，白了假和尚一眼道：「善你個頭！」

又兩聲慘號相繼傳出，李十全、小酒鬼的對手也先後斃命。

李十全的對手死在他自己的喪門劍下，一劍穿胸。

小酒鬼的對手是被一口酒箭射得滿臉滿身的血洞。

現場中一片死寂。

稍停，趙得柱才向他的愛女苦笑道：「丫頭，你都看到了？」

趙丹鳳「唔！」了一聲，輕如蚊鳴。

趙得柱又道：「丫頭，憑你目前的身手，想加入四騎俠中，還差十萬八千里哩。」

一道人影疾瀉當場，現出一位綺年玉貌白衣勝雪的女郎。

白衣女郎約莫年華雙十，不但羅衣勝雪，皮膚更是白裡透紅，尤其是一雙盈盈美目，顧盼之間，令人意蕩神馳。

她，神態自若，對於濺血橫屍的三個黑衣老者視若無睹，目光環掃四騎俠，停在趙得柱臉上，淡淡地一笑道：「趙得柱，我低估了你。」

趙得柱笑笑道：「你該知道低估敵人的後果？」

白衣女郎笑道：「才說你胖，你就喘了起來，趙得柱，不是我看扁了你，憑你跟李哲的身手，打死我也不相信能打得死『東海三蛟』……」

白衣女郎的話雖然不好聽，但她的笑容卻是越來越可愛。

漂亮的女人就有這點好處，連罵人的時候也顯得那麼可愛。

但趙得柱卻是臉色大變道：「這三個老小子就是『東海三蛟』宇文兄弟？」

「不錯。」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是何許人？已經成了死人還值得像趙得柱這樣的武林大豪爲之聞而色變？

* * *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以龍、虎、豹排名，是東海長春島主宇文敖的兒子。

宇文敖武功獨樹一幟，爲人也像趙得柱一樣，介乎於邪正之間，四十年前就已經是武林中難纏難鬥的頂尖高手之一。

按時間推算，目前的宇文敖至少已是八旬以上的高齡，一身修爲已達化境。

至於他的三個寶貝兒子，是一胎孿生，武功固然已盡得乃父眞傳，水性之佳，更勝於乃父，也因而護得「東海三蛟」的綽號。

宇文兄弟天生邪惡，兩手血腥，罪惡滿身，儘管他們的足跡很少涉入中原，但中原武林人士，對「東海三蛟」惡名，卻大都耳熟能詳。

目前，趙得柱之所以聞名色變，倒不是對三個死人有所顧忌，而是想到了後果堪虞。

兒子是自己的好。

宇文兄弟再不成材，在乃父宇文敖心目中，總是自己的骨肉。

更何況，宇文敖邪正不分，又最爲護短。

趙得柱無端樹上這麼一個强敵，又怎不教他臉色爲之大變。

趙得柱問道：「宇文兄弟怎會成爲職業殺手？」

白衣女郎道：「宇文兄弟不是職業殺手，是由於我的情商才臨時客串。」

「哦……」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才是職業殺手。」

「我不相信。」

像白衣女郎這樣綺年玉貌的女郎，會是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除非有事實證明，否則，恐怕任誰都不會相信。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最近三年以來，江湖上崛起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女殺手，你該聽說過。」

「聽說過。」趙得柱身子一震道：「你就是那個女殺手水蜜桃？」

白衣女郎笑問道：「你看我像不像？」

水蜜桃是江湖上崛起三年的女殺手，武功高强，心狠手辣，沒有誰見過她的眞面目，而見過她的眞面目的人都已變成死屍。

既然沒有人見過她，又怎能斷定她像不像？

李十全搶先笑道：「像，像極了。」

水蜜桃笑道：「何以見得？」

李十全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嚥下一口口水道：「不論美目、肌膚，都像煞一隻水蜜桃，教人饞涎欲滴。」

水蜜桃媚笑道：「哦！你說話好可愛啊。」

李十全道：「老子身上有很多可愛的地方，而且，絕對保證比說的話更可愛。」

「眞的？」

「要不要試一試？」

「試你個頭。」

李十全含笑接問：「聽說水蜜桃殺人之後，都留下一條繡有水蜜桃的秀帕作爲標記？」

「沒錯。」

「也聽說，凡是見過你的眞面目，知道你的殺手身份的人，都已變成了死人？」

「也沒錯。」

「那麼，我們目前這些人，也都難逃一死嗎？」

水蜜桃又回了一聲「沒錯。」而且還笑得好甜、好美。

「錯了，」李十全嘴邊的「狗尾草」一戰道：「而且大錯特錯，簡直錯到天竺國去。」

「此話怎講？」

「你爲甚麼不先問問老子是誰？」

「不須要，如果我方才沒有聽錯，」水蜜桃目光一掠四騎俠和趙丹鳳等五人，悠悠然地道：「你們五個年輕人中，有四個必然是小有名氣的四騎俠。」

好大的口氣。

憑四騎俠的聲譽威望，在她心目中，還祇能算是小有名氣。

但李十全不以爲忤，笑意盎然地道：「正是，正是。」

接着又將四騎俠分別介紹一番，也同時爲乃父和趙得柱父女鄭重介紹之後，才又向水蜜桃笑問道：「閣下有何感想？」

水蜜桃不答反問道：「宇文兄弟就是你們四騎俠殺的？」

李十全不答反問：「這有甚麼不對嗎？」

水蜜桃道：「也沒有甚麼不對，能夠輕易殺死宇文兄弟，武功方面，已經是很不錯了。」

「多謝誇獎。」

「不過……我卻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沒關係，我們四騎俠本來就不是甚麼名人，也不是俊男美女，所以『小有名氣』也好，『見面不似聞名』也好，我們都不會介意，也毋關重要……」李十全神秘地一笑道：「現在，老子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四騎俠正在打響知名度。」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

名與利，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

芸芸衆生中，有幾人能逃過名利二字的驅策？

那麼，四騎俠正在打響知名度，又怎能算是甚麼秘密？

水蜜桃忍不住媚笑道：「笑死人了，這算是甚麼狗屁秘密？」

李十全道：「老子的話還沒有說完。」

「好，說下去。」

「有人告訴我，武林中人要打響知名度的唯一捷徑，就是殺幾個高知名度的人。」

「唔……」

「現在，我已經找到了一炮打響知名度的捷徑了。」

「哦……」

「你說，你水蜜桃是不是高知名度的名人？」

水蜜桃含笑反問：「你打算殺了我來作爲一炮而紅的武林名人？」

李十全道：「對了，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水蜜桃道：「主意不錯，但我斷定你絕對辦不到。」

「老子總得勉力一試。」

「你們四騎俠聯手齊上？」

李十全道：「你不覺得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我們四騎俠自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聯手的紀錄。」

水蜜桃道：「這是說，你要跟我單打獨鬥？」

「不錯。」

「好，衝着你這一份豪情，我破例給你一個便宜。」

「如何一個便宜法？」

「現在，你們一共是七個人？」

「七個人又如何？」

「你們七個人都是見過我的眞面目，也知道我的身份，依慣例，都必須當場格殺。」

李十全訝問道：「難道你現在要打破慣例嗎？」

水蜜桃一本正經道：「是的，祇要你能接下我十招之後才死，其餘六個我不當場格殺，讓他們自行了斷。」

「這就是你給老子的便宜？」

「不錯。」

「像這樣的便宜，恐怕普天之下，都沒有人會領情。」

「領不領情，那是你們自己的事。」

李十全笑問道：「如果你殺不了老子呢？」

水蜜桃眉梢一挑道：「這問題我毋須考慮。」

李十全悠然道：「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祇怕萬一啊！」

水蜜桃道：「那還不簡單，萬一我殺不了你，自然是你殺了我。」

李十全回答道：「問題是老子不想殺你……」

「爲甚麼？」

「殺你這樣的大美人，豈非是比煮鶴焚琴更他媽的煞風景？」

水蜜桃笑道：「你，你不打算一殺成名？」

李十全正容道：「打響知名度固然重要，但追查你幕後的僱主卻更爲重要。」

「哦……」

「所以，我們必須先來個君子協定才好。」

「如果我萬一殺不了你，你也不想殺我，卻必須說出個僱主的來歷來？」

「正是。」

「我不答應！」

「怎麼，方才那滿懷自信怎麼忽然消失了？」

「我這個人從來不受激，」水蜜桃居然也會苦笑，「但今宵例外，我答應了，不過有條件。」

李十全道：「說出來試試看。」

水蜜桃道：「萬一我殺不了你，我不會說出僱主來歷，但是我答應帶你去見他，祇帶你一個人去，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可以。」李十全徐徐的接道：「按照你們殺手的行規來說，帶我去見你的僱主，不是比洩漏他的來歷更爲嚴重嗎？」

水蜜桃道：「是更爲嚴重的違規，但嚴重性是雙方面的，如果你擔心孤身涉險，這君子協定不用是最好不過。」

「不，我答應你。」

「好，就此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請。」

雙方都擺開了架勢，也同時亮出了兵刃。

水蜜桃是一支明如秋水，亮如爛銀，長約二尺出頭的不長也不短的劍。

劍雖然不長不短，但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斷定，那絕對是一支能削鐵如泥，吹毫斷髮的寶劍。

相形之下，李十全手中的劍，就成了天鵝旁邊的醜小鴨了。

雖然劍鞘、劍柄都古色斑斕很像一支寶劍，長達三尺六寸，也很標準，那劍葉卻一片黝黑，黯然無光，甚至還像沒有開過刃的鈍劍。說得刻薄一點，那不是劍，是一支還在淬煉中的劍胚。

而且，李十全的架勢和握劍的手式，也跟他的劍一樣令人發噱。

一般人臨陣的架式，大都是「足下不丁不八」，或者是「前弓後箭」式的。

握劍的手式，一般人都是右手握劍成「朝天一炷香」式，左手捏劍訣，一臉肅容。

但目前的李十全卻是左手握劍，劍尖朝下，右手握拳，一張一合，指與指連連爆響。

至於雙足，右前左後，重心落在左脚上，左脚足尖點地，連連擺動，嘴角的「狗尾草」也隨之戰動不已，臉上似笑非笑，完全是一副「吊兒郎當」的姿態。

水蜜桃目注對方，臉色微微一變，但一變之後，立即恢復一片肅容。

現場中一片寂靜，寂靜得落針可聞。

對峙着的雙方，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任何動作，李十全的右足和嘴巴的「狗尾草」是例外。

一盞茶的工夫過去了。

對峙雙方，依然是老樣子。

俏立小辣椒身旁的趙丹鳳忍不住悄聲道：「朱姊，我好緊張。」

小辣椒也悄聲道：「眞是皇帝不急，急了太監。」

「朱姊姊你別笑我嘛。」

「好，我不笑你。」

「他……他怎會這個樣子的，還有那支劍？」

「他……他是誰呀？」

「朱姊姊……」

「大妹子，你說的是你的小虎哥？」

「我的小虎哥還不是妳的小虎哥？」

「不，他是很多小妞的小虎哥，他是大衆情人。」

「哦……」

「別擔心，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他的劍也跟他的人一樣，雖然不夠看，卻很管用。」

趙丹鳳欣慰的一笑道：「現在，我也放心了……」

才說「放心」，她的心又立即提了起來。

原因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精采惡戰，已經展開了。

不，「精采」二字實在不能形容它的快速、激烈、奇詭、緊張的萬一。

祇看到兩條人影在翻飛，人影翻飛中一道銀虹在閃爍。

這也是一場很奇特的惡鬥，沒有金刃破空聲，也沒有叱喝聲，更沒有金鐵交鳴聲。

所有目光都在集中注視，表情也都一樣的嚴肅。

趙丹鳳好像格外的緊張，她那「砰砰砰」的心跳聲，連旁邊的小辣椒也聽得到，而不得不伸手握住趙丹鳳的手掌，傳音道：「大妹子放輕鬆一些，你應該對小虎哥有信心……」

傳音未畢，惡戰已像刀切似地停了下來。

水蜜桃俏臉一陣紅、一陣青，默然呆立，李十全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連口中的「狗尾草」也照樣在一上一下的戰動着。

半晌，李十全笑問道：「幾招？」

「九招半。」水蜜桃訕然一笑，「這是我自出道以來第一次失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眞的。」

「眞的假的都無關重要，我要說一句：多謝手下留情。」

「不用謝，這是我們君子協定。」

「現在我實踐諾言，是否要馬上啓程？」

「馬上啓程？」李十全回頭一笑道：「諸位，再見啦！」

眞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

七年沒回家，回來之後，連大門都沒進入一步，就揮揮手走了。

走得好洒脫，也好教人傷心。

傷心的當然是趙丹鳳，她跟李十全是青梅竹馬之交，一顆芳心早已繫在她小虎哥的身上。

另外一個傷心的是李哲。

由於李十全從小調皮搗蛋，比一般男孩子發育早，成熟早，十三歲就成爲地方上的流氓頭頭，無惡不作，在無可奈何和恨鐵不成鋼的情況之下，將他驅逐出莊。

雖然一時氣憤之下將兒子趕走了，但父子連心，又怎能不懷念。

何況，當李十全還祇有三歲時，李哲夫妻反目，妻子離家出去，迄今生死下落不明。

所以李哲父兼母職，將李十全從小帶大，更勝於一般父子之間的感情。

如今，李十全「鐵已成鋼」，並已自動回來，而且還等於救了他和趙得柱的命，可是，來去匆匆，父子之間連一句體貼的話都沒有機會說就走了。

而且，還是爲了他和趙得柱的生死大事而走，同時也是冒着莫大的危險。

此情此景之下，李哲不但傷心，還有比傷心更嚴重的擔心和說不出來的悵惘。

趙得柱當然體會到老友和愛女的心情，但他豁達得很，哈哈一笑，「別冷落了我們的特別嘉賓，走！回莊去，今宵不醉不休。」

李哲畢竟是個老江湖，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立即放下滿懷心事，含笑接道：「對對對……三位賢侄請……」

小酒鬼也含笑接道：「喝酒我是舉雙手贊成，可是不能叫甚麼『嘉賓』和『賢侄』……」

趙丹鳳截口訝問道：「爲甚麼？」

假和尚搶先道：「聽起來不自然、不自在。」

趙丹鳳道：「那該怎麼叫法？」

小酒鬼道：「叫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這就行了。」

趙得柱呵呵一笑道：「好，這才是少年豪俠本色……」

趙丹鳳一直跟小辣椒走在一起，顯得很不安地悄悄問道：「朱姊姊，我這樣叫你，該不會不自在吧？」

小辣椒道：「我覺得很受用。」

趙丹鳳說道：「那……我就放心了，朱姊姊……」

她欲言又止。

小辣椒笑問道：「大妹子，有話就儘管對我直說吧。」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我是說，小虎哥那邊，要不要有人打個接應？」

趙得柱也已聽到，並附和着道：「對，我也正在這麼想。」

小辣椒道：「十全公子武功高絕，胸藏千萬雄兵，同時也是大福星，不會有甚麼危險，即使萬一有甚麼危險，也一定逢兇化吉，遇難呈祥。」

趙丹鳳道：「但願如此。」

「沒有甚麼但不但願的，一定會如此。」接口的是小酒鬼，「大妹子，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吧。」

「好呀……」

「方才，你是擔心叫她朱姊姊會不自在？」

「是啊……」

「其實，她不但不會不自在，而且高興死了，因爲……她是我們四騎俠中的老么，祇有她叫大哥、二哥、三哥，沒有人叫她姊姊的。」

趙丹鳳俏笑沒接腔。

小酒鬼又道：「大妹子，方才她說不用派人去接應我們的龍頭大哥的理由雖然是眞的，但其實，她心裡比你更急，小酒鬼敢以一兩銀子打賭，吃飽飯後，她就會悄然地趕去接應了。」

小辣椒嬌笑道：「小酒鬼，你那一兩銀子輸掉了，我不用吃飽飯，現在立刻就走……」

說走就走，身形一晃，已騰身飛過天井，疾射而去。

他們本來是邊走邊說的，已經到達了一間豪華又寬敞的花廳前。

小辣椒這一突然離去，趙得柱父女和李哲等人都楞住了。

趙丹鳳並訝問道：「哦？朱姊姊生氣了？」

小酒鬼道：「才不會哩，她也不是去接應李大哥。」

趙丹鳳問道：「那她爲何忙着離去？」

小酒鬼道：「當然有原因，我再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四騎俠中，分成兩個死黨……」

「哦……」

「我跟假和尚是一個死黨……」

「小虎哥和朱姊姊是另外一個死黨？」

「是的，所以，小辣椒急着趕去接應，祇不過是原因的一半。」

「另一半原因可是甚麼？」

「那自然是……」

小酒鬼忽然警覺到洩密太多，將已到嘴邊的話，硬行「剎」住。

趙丹鳳冰雪聰明，自然明白對方沒說出來的話意。她心中雖然有了頗濃的酸意，卻未表示出來，當然也不再打破砂鍋問到底，反而故意改變了話題道：「小虎哥跟那個甚麼水蜜桃，至少已去了數十里外，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朱姊姊現在才趕去，如何找得到。」

「找得到的。」小酒鬼含笑接道：「這也是我們四騎俠中的秘密……」

假和尚截口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趙得柱含笑接口道：「不要再談甚麼秘密了，開始喝酒吧！」

豪門好辦事，山珍海味的筵席，咄嗟之間就可辦好，因爲一切都是現成的。

就當他們說話之間，美酒佳餚都已陸續送了上來。

本來是賓主六位，由於小辣椒的提早離去祇剩下賓主五位。

小酒鬼名副其實，嗜酒如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得其所哉。

假和尚的酒量也不錯。

趙得柱、李哲也是海量。

除了趙丹鳳不喝酒之外，吃得也很少，可說是賓主盡歡，氣氛融洽。

酒，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一陣豪飲之後，如果賓主之間還有些許「生份」的話，也完全消除了。

而且酒，不但能消除賓主之間的「生份」，也消除了他們之間的「代溝」。

像老朋友似的觥籌交錯，談笑風生。

但他們不談不久之前在大門外發生的事，更不談水蜜桃的僱主是甚麼人，和爲何派殺手前來尋仇。

除了偶然也談及四騎俠的成名盛事之外，談的大多是武林逸聞和江湖韻事。

酒至半酣，門外有人大聲稟報，「兩位夫人駕到。」

趙得柱方自眉頭一皺，門帘一掀，一陣香風捲進兩個明艷照人的麗人來。

兩位麗人都穿宮裝，一爲鵝黃色，一爲粉紅色。

穿鵝黃宮裝的麗人是七夫人于媚，也就是趙丹鳳的母親，儘管實際年齡已四十靠邊，但外表看來，不過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穿粉紅色宮裝麗人是九夫人莊小紅，也是趙得柱最小的如夫人，才二十四歲。

兩位夫人都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除了眉目之間隱含蕩意之外，倒也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趙得柱一共有九個夫人，卻祇有一個寶貝女兒趙丹鳳，這是不是太「低能」了呢？

兩位夫人一進花廳，賓主雙方都站了起來，一旁的使女並忙着增添座位。

「不敢當，各位請坐。」于媚一面點首爲禮，一面含笑說道：「嘉賓蒞臨，並幫了本莊的大忙，我們姊妹得到消息太遲，未能及時趕來一盡地主之誼，理當各自罰三杯。」

兩位夫人豪邁不讓鬚眉，一口氣喝下三杯罰酒之後，才由李哲替小酒鬼、假和尚兩人引見。

假和尚、小酒鬼兩人平常玩世不恭，口沒遮攔，但此刻在兩位夫人面前，卻顯得木訥，拘謹了起來，除互相敬酒之外，居然沒有主動說話。

趙丹鳳嬌笑說着道：「娘，小虎哥回來了，你知不知道？他的武功好棒，棒極了。」

「我已經聽說過。」于媚向李哲飛了一個媚眼道：「李叔叔，恭喜你呀！」

李哲苦笑道：「喜從何來？」

于媚道：「令郎鐵已成鋼，並鳥倦知還，自動回來，這還不是天大的喜事？」

趙丹鳳插口苦笑道：「可是，他大門都沒進，就匆匆走了。」

于媚道：「據說，小虎的過門不入，是爲了急於追查仇家的來歷。」

李哲正容點頭道：「不錯。」

莊小紅向趙得柱笑着問道：「莊主，對於仇家的來歷，你難道一點也都想不起來嗎？」

趙得柱輕嘆了一聲道：「數十年江湖生涯，所樹生死強敵，何止一二十個，一時之間，又怎能想得起誰來。」

李哲也嘆了一口氣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候，無意之間的一句話，就被人家把你當做生死仇敵，自己還懵然不知呢！」

莊小紅道：「可是，莊主和李叔叔都已退出江湖了呀。」

爲了表示親如一家人，趙得柱的妻子對李哲這位大總管，也是跟着趙丹鳳對李哲的稱呼，叫「李叔叔」。

李哲又嘆了一口氣道：「江湖人是過河卒子，江湖路是不歸路，一旦踏上了江湖路，是永遠退不了的，九夫人明白了嗎？」

莊小紅苦笑道：「好像明白，也好像不明白……」

由於話題轉入嚴肅的一面，氣氛隨之變爲沉悶，連喝酒的興趣也減低了。

於是，這個原本很熱鬧的宴會，在兩位夫人到達後不久，也草草結束，小酒鬼、假和尚兩人由趙得柱、李哲親自送到賓館歇息。

闖關斬將 得見洞主

夜深沉。

飛虎莊中一片漆黑，一片死寂。

整間飛虎莊，好像祇有一幢精緻的小樓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那是七夫人于媚的香閨。

既有燈光透出，那表示于媚還沒有安寢。

于媚沒有安寢，並不是趙得柱要「臨幸」，但事實上她的房間中卻有兩個人。

而且，那另外一個還是男人。

那個男人是李十全的父親，飛虎莊的大總管「神機秀士」李哲。

顧名思義，總管是甚麼事都管，大小事務一把抓的權威人物。

但像目前李哲這樣，三更半夜管到主人如夫人香閨中去的總管，好像不多。

李哲不但管到于媚的香閨中，而且馬上就要管到床上去。

自從李哲悄然進入于媚的房間起，雙方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表情的言語勝過千言萬語，俐落的動作，更表示他們一點都不肯浪費時間。

現在，他們已一絲不掛地在互相欣賞對方的胴體。

那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李哲已是超過四十大關的中年人，但身子的精壯決不遜於年輕小伙子，尤其是那天賦異稟的……更是充份表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

至於于媚，也夠得上稱爲天生尤物，女人中的女人。

那吹彈得破的白嫩膚肌，那豪乳、豐臀的美妙胴體，在粉紅宮燈照映之下，全身放射着莫可抗拒的誘惑。

如非是認識她的人，誰也不會相信，眼前這一具有少女曲綫的美妙胴體，已經是一位已有一個十八歲大女兒的母親。

曠男蕩婦、袒裼裸裎，等於乾柴烈火，不燃燒起來才怪！

現在，他們互相擁在一起。

像扭股糖一樣，互相探索對方的胴體……

現在，他們已互擁到床上去，開始「燃燒」了。

他像一位策馬沙場的騎士，勇往直前地奮勇馳騁。

她婉轉呻吟，若斷若續……

那奇異的「樂章」，如果在附近有人聽到的話，一定會悠然神往，熱血沸騰。

事實上，已有人聽到，也可能早已看到李哲進入于媚的香閨。

當于媚、李哲兩人正在進行着最古老、最原始，卻是歷久而常新的遊戲時，已有人進入趙得柱的房間。

* * *

趙得柱今宵吃素，獨宿書房。

他還沒有上床，獨個兒在負手徘徊着。

像今宵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故，他又怎能睡得着，更怎能有心情去玩那「原始遊戲」？

對於僱用水蜜桃的幕後人，他眞的心中沒有數嗎？

* * *

進入趙得柱房間告密的，是他的弟弟趙得功。

趙得功也是飛虎莊的賬房。

趙得柱停止「徘徊」，注目詢問：「有事嗎？」

趙得功苦笑道：「沒事我跑來幹嗎？」

「甚麼事？」

「李哲又去了于媚房間。」

「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要過問這些閒事。」

「我……我看不順眼。」

「我都不在乎，你急個屁！」

「老大，如果我的觀察不錯，莊小紅遲早也會被他勾搭上了。」

趙得柱捋鬚微笑，「那又有甚麼關係，一兩頂綠頭巾還能壓得死人？何況，我妻子太多，實在罩不住，有他代勞，豈非是皆大歡喜……」

這也是妙人妙事。

像趙得柱這麼豁達的男人，世間上絕對不多。

趙得功頓足道：「老大，我是說正經話。」

「我又那一點不正經？」趙得柱拍拍他的肩膀，道：「老二，記住我以前所說的話，看不慣的不要看，聽不慣的不要聽，你的任務，是好好的掌握我們的銀子，懂嗎？」

趙得功深深地注視了他一眼，才點點頭道：「我懂得了。」

「懂得就好，早點回去睡覺，你只有一個老婆，可別冷落了她。」

趙得功苦笑着轉身離去。

趙得柱的臉色一下子陰沉下來，陰沉得好可怕，好深沉。

* * *

李哲、于媚原始遊戲已經結束。

李哲在拭抹渾身的汗水。

于媚髮亂釵橫，俏臉上紅潮未褪，滿臉都是滿足的笑容，卻俏皮地一笑，道：「今宵，你的表現還不理想。」

李哲苦笑道：「我已盡了力。」

于媚笑問道：「是不是莊小紅那狐狸精把你的身子淘盡了？」

「別胡說，莊小紅還沒有上手。」

「不打自招，你早已存心不良。」

「……」

「你爲什麼還要動莊小紅的腦筋？」

李哲笑笑道：「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當妳有能力，也有機會享受時，不盡情去享受，豈非天字第一號大傻瓜？」

于媚笑笑：「你……你是色狼中的色狼。」

「彼此。」

「對於今宵發生在大門外的事，你一點都不擔心？」

「擔心?我追求享樂的工夫都不夠,那有工夫去擔心。」

「眞的?」

「假的,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我又怎能例外,像這種事,光是擔心又有什麼用?」

「你,好像已經是成竹在胸?」

「是的,天塌下來有長人頂住,幸好我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否則,早已身首異處,變成了一個死人了,又怎還能跟妳卿卿我我,所以……」他一個翻身,將她摟入懷中,一雙手又開始不安份起來:「我的宗旨就是享受,利用每一分一寸活着的時刻,不斷的享受,享受……」

劍及履及,他又騰身而上,再度的瘋狂起來了。

號稱「神機秀士」的李哲,原來不過是一頭嗜色如命的大色狠。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難怪他兒子李十全也那麼不正經。

對了,李十全現在又如何?

* * *

山高,林密。

一條幾乎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蜿蜒通向好像無窮無盡的萬山叢中。

好像無窮無盡,但並非眞的無窮無盡。

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也不是絕對不能分辨,不過是難得有行人通過,被兩旁的野草雜木所「淹沒」而已。

今宵,滿天星斗,能見度甚佳。

羊腸小徑中,李十全、水蜜桃二人正在不慢也不快地走向萬山叢中。

李十全口中仍然銜着一根「狗尾草」,那支劍仍然像扁擔一樣,擱在肩膊上,流氣十足。

水蜜桃在前頭開道,白衣飄拂,有如仙女下凡。

像這樣的兩個人走在一起,實在不調和。

但他們好像已有默契,居然誰也沒有說話,默默地行進着。

當他們走到一棵高大的古松下時,水蜜桃忽然停了下來,道:「歇息一下,我要等一個人。」

李十全道:「等什麼人?」

「等我的一個助手。」

「老子提醒妳,在老子面前,玩什麼花招都不管用的。」

水蜜桃苦笑道:「我知道,我已經試過,你不怕施毒。」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已練成了金鐘罩、鐵布衫、混元氣功、大元神罡,外加金剛不壞神功,區區劇毒,又能奈我何?」

水蜜桃媚笑道:「雖然蓋得太離譜,但我這敗軍之將,却不能不信。」

「這叫做形勢比人强。」李十全含笑接問:「幹嘛要等助手?」

水蜜桃道:「我要了解,你的同伴有沒有跟來。」

李十全道:「老實告訴妳,如果老子的同伴要來,即使是妳自己也不一定能發現。」

「我既然安排了這一着棋,總不能不問一問。」

「那要等多久?」

「我以傳音功夫交代過,當我們啓程半個時辰之後,不論有沒有什麼發現,他們必須前來報訊。」

「這是說,我們要等半個時辰?」

「不一定,也許會提前趕到,他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好,等就等。」

水蜜桃掩口媚笑:「你眞是一個怪人,也不問問我要帶你去什麼地方?」

李十全道:「反正都是人住的地方,人能住,妳能走去,老子只要跟定妳就是,又何必多問?」

水蜜桃道:「你雖然不問,我却不能不說。」

「那就說吧。」

「有一個地方,叫縹緲山,虛無洞,你有沒有聽說過?」

「沒聽說過。」李十全悠然地道:「虛無縹緲,顧名思義,是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

水蜜桃道:「有,我那位僱主,就是縹緲山虛無洞的洞主。」

「妳見過他?」

「沒見過。」

「那妳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

「先別談這些,今後,你如果有生意照顧我,聯絡的方式,在江湖上打聽一下就知道。」

「有道理。」李十全含笑道:「現在,妳就是帶我去見那位洞主?」

「不錯。」

「此去還有多遠?」

水蜜桃神秘地一笑,道:「不遠,也不近,順着這條路走下去,通過『望鄉台』、『孟婆亭』、『奈何橋』三道關卡,就到了。」

李十全笑道:「妳說得好可怕,這條羊腸小徑,好像是通往陰曹地府的幽冥路。」

水蜜桃很認眞的道:「雖然不是眞正的幽冥路,却是眞正的不歸路。」

「哦!」

「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闖過這三關的,一共才三位。」

「是哪三位?」

「一位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明心大師,一位是武當派的長老一葉眞人……」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也是响

噹噹的人物。」

「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又怎能連闖三道關卡。」

「對。」李十全接問道:「還有一位連闖三關的人又是什麼高手?」

水蜜桃道:「是一位不知姓名來歷的黃衫老者,據傳說,他闖三關時,也闖得最爲輕鬆。」

李十全道:「這也就是說,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是眞有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不見得都是飯桶。」

水蜜桃道:「我完全同意,一個人的成功,須要有多項的因素來配合,所謂眞本事,不過是其中一項而已。」

「別將話題扯遠了。」李十全笑問道:「以後呢?」

「什麼以後?」

「我是說,那三位絕頂高手,勇闖三關之後……」

「有去無回。」

「哦!」

「所以,我才對你說,這是一條不歸路。」

李十全道:「那不知名的黃衫老者姑且不說,像明心大師、一葉眞人這種人物的神秘失踪,江湖上怎會沒聽到傳說?」

水蜜桃道:「既然你也認爲是神秘失踪,江湖上的人又怎能知道?」

「少林、武當的人應該知道。」

「他們也只知道是神秘失踪,却不知道爲什麼失踪,像這種不光彩的事,除了暗中派人去追查之外,自然不便公開出來了。」

「這是說,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宗武林秘聞?」

「不錯。」

「妳又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的秘密還多着哩,但我不會說。」

「不告訴我沒關係。」李十全笑道:「老子再問一個問題,那三位絕頂高手,爲什麼要去闖關?」

水蜜桃媚然一笑,道:「那秘密我也不會告訴你。」

李十全很洒脫道:「不說就算了。」

水蜜桃道:「我想,你心中一定還有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我是可以回答的。」

「既然妳已經想到了,就說了出來吧!」

「說得是,李少俠……」

李十全截口笑問:「妳看老子這副德性,像一個少俠的樣子?」

水蜜桃掩口媚笑:「是有點不像。」

「那叫我李十全吧!」

「是,李十全,我爲什麼要將明心大師等人有去無回的秘密告訴你,你不想知道?」

「不是不想知道,老子早已猜想到了。」

「哦?」

「妳的目的在嚇唬我,讓老子自動打退堂鼓。」

「不錯,這樣,對你我都好。」水蜜桃含笑補充:「你可免除涉險,我也可以不致違反規矩。」

李十全道:「妳認爲,老子是可以被唬倒的人?」

水蜜桃苦笑道:「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能被唬倒的人,但改變主意,你我還可以不致有去無回。」

李十全截口笑道:「不用說了,就算是劍樹刀山,老子也決定闖一闖……」

一道人影,疾奔而來。

那是一位穿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約莫雙十年華的少女。

人未到,嬌語先傳:「胡姊,沒有什麼發現。」

水蜜桃道:「很好,妳暫時守在這裡,萬一有人跟來,好好開導他,要他退回去。」

「如果來人不接受開導呢?」

「那就讓他通過。」

「是!」

水蜜桃轉向李十全道:「李十全,咱們走吧!」

兩人繼續前行,李十全並邊走邊問:「妳姓胡?」

「不錯。」

「芳名呢?」

「胡麗,美麗的麗。」

「人如其名,很好。」

水蜜桃扭頭媚笑道:「也有人叫我狐狸,老狐狸。」

李十全道:「不是老狐狸,是騷狐狸,哈哈哈……」

* * *

一邊是峭壁千仭,寸草不生。

一邊是萬丈絕澗,深不見底。

羊腸小徑好像到此爲止,一片突出的巨大懸崖將它阻斷。

懸崖高約五丈,方圓約二十丈,呈三十度傾斜,就像一條碩大無比的猛獸將牠的舌頭伸出在萬丈絕澗之上。

懸崖上有一座十丈方圓,高度也在二丈以上的平台。

由下面看上去,看不到平台的情形,却可以看出平台也呈三十度的傾斜。

李十全聳聳肩,笑問道:「這就是望鄉台?」

水蜜桃含笑點頭道:「不錯,如果是晴朗的白天,可以看得很遠很遠。」

「也能看到飛虎莊?」

「可以,不過祇能看到一點影子,小得像玩具的影子。」

「可惜現在是夜晚。」

「又起了霧。」

「那就不看也罷。」

「看不看沒有關係，因爲我們必須上去。」

李十全苦笑道：「這麼高，又沒有梯子，怎能上得去？」

水蜜桃悠然地道：「那就回頭吧，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不，既然來了，爬也要爬上去。」

「那就爬吧！」

「平台上有沒有人？」

「你說呢？」

李十全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額角，道：「老子被妳這騷狐狸迷昏了頭了，這是第一關，當然有人，而且，一定是很厲害的人。」

水蜜桃抿嘴媚笑，道：「能想到這些，足證你還很清醒。」

李十全將「扁擔」插在肩頭，水蜜桃又笑問道：「決定要爬了？」

「不錯。」李十全仰首端詳着，一面自語道：「上面既然有厲害的人，老子這一爬到半途，別說是給老子一刀一劍，就算洒一泡尿下來，老子豈非噁心加晦氣，再加……再加……」

他搔着頭皮，半天接不下去。

水蜜桃笑得花枝亂顫地道：「加你個頭……」

李十全笑道：「老子想起來了。」

「想起什麼來了？」

「再加他媽的一場糊塗。」

說完，手足並用，很快地就爬上了懸崖。

水蜜桃嬌笑着道：「你的爬功很不賴哦！」

「多謝誇獎！」李十全扭頭向水蜜桃扮了一個鬼臉，然後仰頭大聲喝道：「嗨，望鄉台上的小鬼聽着，老子可要開始爬了。」

平台上傳出一串的蒼勁語聲：「沒有誰阻止你。」

李十全道：「聽口音，不是小鬼，是個老鬼。」

那蒼勁語音道：「老夫的年紀，足可以做你的祖父，你要是害怕，現在還可以回頭。」

「笑話，四騎俠中的龍頭大哥，豈是中途而廢的人。」

「那就上來領死吧！」

「可是，你不能趁老子爬台時，暗中動刀動劍，也不能撒尿。」

一串哈哈狂笑，發自平台上。狂笑聲穿雲裂石，有如天鼓齊鳴，震得宿鳥驚飛，哀鳴不已。

李十全怒聲道：「神經病，你是在向老子示威？」

「不是。」那蒼勁語聲道：「老夫不過是笑你小子井底之蛙，不知老夫的爲人而已。」

「現在請教，該不算晚吧！」

「不晚。」

「那就說吧！」

「老夫十八歲出道，今天六十六歲，五十年來，殺人無算，可從來沒暗殺過一個人。」

「哦，那麼，現在老子就可以放心爬了。」

李十全選定一根柱子，開始手足並用地向上爬，並揚聲問道：「嗨，你到底殺過多少人呀？」

那蒼勁語音道：「誰記得那麼多。」

「那麼，你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誰有工夫管他是好人壞人，老夫看不順眼的就殺。」

「那你比殺手還厲害。」

「殺人算是老幾，老夫是人屠，難道你師父沒有告訴你『笑面人屠』的大名？」

李十全笑道：「聽說過，你就是三十年前的『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那老子現在殺了你，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還在懸崖下的水蜜桃但聽「砰」地一聲響，平台的木板被震得凌空飛舞。

木板紛飛中，還有一道人影帶着一串慘叫聲，墜向萬丈絕澗之中。

她很後悔，沒有縱上懸崖。

由於她沒有縱上懸崖，錯過一次大開眼界的機會，連李十全使的是什麼手法都沒看到。

當她縱上懸崖時，只見李十全卓立在已經開了一個大天窗的平台下，雙手抱胸，口中的「狗尾草」連連的顫動着：「騷狐狸，這是第一關，是不是已算闖過了？」

「當然算。」水蜜桃含笑接問：「你使的是什麼神功？」

李十全笑笑道：「不是什麼神功，我不過使了一招『隔板誅妖』。」

水蜜桃嬌笑道：「好一招『隔板誅妖』，跟『隔山打牛』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是有點兒有欠光明。」李十全含笑接道：「好在老子一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對付『笑面人屠』這樣的老魔頭，即使出手暗算，也毋須抱歉。」

水蜜桃接口道：「對對對，我完全同意。」

她邊說邊捱近他身邊，道：「看，你滿頭滿面都是灰塵。」

李十全道：「這是老子『隔板誅妖』的功夫還沒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才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來，我幫你揩拭臉上的灰塵。」

「好香。」李十全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不是迷魂香帕？」

「正是。」水蜜桃得寸進尺，索性把嬌軀也偎了過去。

李十全當仁不讓，一伸猿臂，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原來你也不老實。」

「老子本來就不是老實人。」

李十全口沒遮攔，一雙不老實的手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水蜜桃格格地嬌笑：「不要……不要……」

李十全道：「玩家都懂得，小妞說『不要』就是『要』。」

「你再胡鬧下去，我的手也不老實了。」

「本來就該這樣的，妳的手如果太老實了，又怎夠資格稱爲騷狐狸？」

「好……現在就讓你知道騷狐狸的厲害。」

她的手果然開始不老實起來了。

而且，她口中的「厲害」也不是說着玩的，就在「不老實」的過程中，一下子點了李十全的前胸「七坎」、「將台」、「巨闕」等三大要穴。

緊接着，駢指如戟，指向李十全的咽喉。

這是意外中的意外。

任何人在此情此景之下，都難逃一死。

但更意外的事情，使水蜜桃楞住了，她駢指插向李十全的咽喉時，穴道被制的李十全居然雙手分握她的腕脈，笑意盎然地說道：「騷狐狸，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呢？」

水蜜桃全身功力盡失，駭然問道：「你……你，你的穴道並沒受制？」

「妳忘了老子是金剛不壞之身？」

「好，你成全我吧！」她閉上雙美目，並擠落一滴眼淚。

「老子不會殺妳。」他放開她的雙手，也沒加點她的穴道。

水蜜桃含淚訝問：「哦？爲什麼不殺我？」

李十全道：「因爲，老子還要妳帶路，再說，像妳這樣的大美人，即使想殺妳也不忍心下手呀！」

水蜜桃靈目深注，半晌，才輕嘆一聲：「雖然你兩次不殺我，但我並不領你的情。」

「老子並沒有要妳領什麼情。」

「而且，以後，我還是會想法子殺你的。」

「只要妳有本事，老子的腦袋是現成的。」

「走吧！下一站就是孟婆亭。」

* * *

如果比天險，孟婆亭可比望鄉台差得太多了。

雖然也是在羊腸小徑中當道而建，小徑旁有一片頗爲寬闊的斜坡。

四根木柱，茅草做頂，沒有牆壁，內外一目了然。

這就是孟婆亭。

亭中一張白木桌子，桌子上一隻不大不小的茶壺，一隻瓷質的茶杯，茶杯中正冒出騰騰的熱氣。

桌旁一張竹椅上，一位白髮如銀的青衣老嫗正在閉目養神。

青衣老嫗雖然年紀一大把，滿臉皺紋堆疊，但臉上却塗着很厚的脂粉，一張老臉紅得像猴子的屁股。

李十全眞想笑，但還是強忍着沒笑出聲來。

青衣老嫗也很絕，李十全已欺近亭邊五丈之內，她居然僞裝一點也沒發覺，仍在安靜的閉目養神。

不，不是在養神，是睡覺了，還發出輕微的而又均勻的鼾聲。

李十全一皺眉頭，扭頭向丈外遠的水蜜桃問：「可不可以繞道過去？」

青衣老嫗搶先答道：「可以，好主意。」

青衣老嫗雖然已搶先答話，但眼睛仍不張開。

水蜜桃搖搖頭，道：「不可以。」

李十全道：「她年紀這麼大，又在睡覺，教老子如何闖法？」

青衣老嫗又搶先說道：「你小子已經知道這兒叫孟婆亭？」

「不錯。」

「到了孟婆亭，第一件事，就是喝孟婆湯。」

「然後呢？」

「當然是馬上忘掉了一切煩惱，身登極樂。」

「眞的？」

「靈不靈，可以當場試驗。」

李十全笑笑，道：「好，給老子拿來。」

青衣老嫗雙目忽張，兩道像貓頭鷹一樣的碧綠目光，凝注着李十全道：「你眞敢喝？」

「不敢喝的是這個。」李十全伸手做「王八」狀。

「你知道老身是誰？」

「老子不知道。」

「告訴你吧，小子，老身就是當代武林中三大毒魔之一的『百毒鬼母』孟三娘。」

「現在，老子知道了。」李十全含笑接道：「你也跟『笑面屠夫』屠萬夫一樣，是死有餘辜的人。」

孟三娘道：「老身是死有餘辜，但能殺死老身的人，決不是你這流裡流氣的臭小子。」

李十全悠然道：「這很難說了！」

「聽說你只用一招就毀了望鄉

台和『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雖然手段有欠光明，但你的身手，也的確足以自豪。」

「多謝妳的持平之論。」

「已經知道老身的來歷，還堅持要喝孟婆湯麼？」

「當然。」

孟三娘碧目中冷光一閃，冷笑道：「好，老身成全你，接着！」

隨手抓起木桌上的茶杯，向李十全擲了過去。

李十全右手一抄，將茶杯托在掌心。

茶杯的接送過程中，雙方都不着痕跡地露了一手，茶杯經過五丈餘的激射，沒有溢出一點一滴，李十全接着茶杯，也同樣地沒溢出一滴一點。

茶杯中的液體像孟三娘的眼睛，呈碧綠色，而且芬芳撲鼻。

李十全托在掌心中，端注着，嘴邊的「狗尾草」一揚，道：「這就是喝下去之後，能教人忘憂，能身登極樂的孟婆湯？」

孟三娘答道：「不錯，而且還是雙料的。」

「多謝妳這麼看得起老子。」李十全舉杯一飲而盡，道：「杯子還給妳。」

杯子隨手擲出，速度也是不疾不徐，好像並不帶有什麼勁力。

但當仍然安坐在竹椅上的孟三娘接住杯子時，却不由身子一震，「嘩啦！」一聲，竹椅也隨之塌了下來。

幸虧孟三娘應變快速，沒有跟着竹椅「塌下去」，否則，那「元寶大翻身」的樣子，一定是很夠看的了。

不，就是這樣，她已經夠看的了。

只見她目光閃閃，全身發抖，連臉上那厚而且濃的脂粉，也幾乎要「抖」了下來。

李十全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嘴邊的「狗尾草」左右顫動。

而且，對那杯孟婆湯好像是意猶未盡地以舌頭連連舔着嘴唇。

孟三娘終於冷靜了下來，注目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敢消遣老身。」

「不敢。」李十全笑笑，說道：「奇怪！」

「有什麼奇怪的？」

「老人家，妳是不是用錯了藥？」

「絕對不會。」

「妳給我喝的是孟婆湯？」

「不錯。」

「而且是雙料的？」

「不錯。」

「喝下之後，馬上可以忘憂，可以身登極樂世界？」

「廢話！」

孟三娘怒叱一聲之後，也好像發覺情況不對，而發起楞來。

李十全却苦笑着說道：「怎麼老子的頭腦還是那麼清醒，眼睛也還看得清清楚楚，老子膽敢斷定，妳臉上的脂粉足有寸半厚。」

一聲厲叱打斷了李十全的話。

繼一聲厲叱之後，孟三娘有如厲鬼般飛身撲了過來。

孟婆亭前沒迴旋餘地，李十全不等孟三娘撲到，閃挪五丈，已經到了小亭的斜坡上。

孟三娘身形居然凌空折轉，如影隨形，跟踪飛擋，快速地攻出十六掌。

三十六掌，有如一氣呵成。

雙方都沒用兵刃，但孟三娘的十指都戴上長達三寸藍汪汪的鋼指套。

那當然是淬過毒的鋼指套。

此情此景，別說是被她的掌風擊中後果堪虞，就算給指尖劃了一下，絕對是吃不了兜着走。

但她那三十六掌，却被李十全半途中硬行封了回去。

孟三娘繼續搶攻，指掌紛飛中，還踢出了二十四腿。

李十全一面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一面笑道：「老子話還沒說完嘛，幹嗎這樣沉不住氣？」

孟三娘怒聲道：「有屁快放！」

一句話中，她又攻出了九掌十二腿。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眞邪門，老子的頭腦越來越清醒，視力也越來越好，現在，老子已經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妳是一位可以迷死人的大美人。」

他邊說邊見招拆招，一段話間，又退了二丈開外。

孟三娘節節進逼，一面怒聲喝道：「小子，爲什麼不反擊？」

李十全道：「不是我不反擊，是妳逼得太緊，沒有反擊的機會呀！」

「颼」地一聲，一支白虎釘由孟三娘的鞋尖中射出，這意外的絕招，幾乎使李十全爲之手忙腳亂。

幾乎手忙腳亂，並不眞的手忙腳亂，但接下來可眞的是手忙腳亂了。

白虎釘由腰邊寸許掠過。

耳際却有人傳音示警：「當心地面。」

一連串爆响過處，斜坡草地中冒出十二個勁裝漢子，分別以不同的兵刃，一齊向李十全飛撲了過來，其中最接近李十全的一個，相距不到三尺。

不到三尺的距離，自然是一伸手長劍已掃向李十全的雙足。

李十全朗笑一聲：「好哦，這才夠意思。」

朗笑聲中，騰拔而起，雙足分踢，「叭叭」兩聲，掃向他雙脚和右邊撲到的勁裝漢子，分別被踢得分向飛出。

也許是巧合。

也可能是李十全有意賣弄或惡作劇。

被他踢得分向飛出的兩個勁裝漢子，竟然各自撞上一個激射而來的同伴，慘呼聲中，都是雙雙畢命。

李十全一踢之威，一舉解決了四個對手，但剩下來的八個仍然是悍不畏死地相繼飛撲了上來。

孟三娘已亮出了兵刃，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她的兵刃，是一把圍在腰間的緬鐵軟刀。

李十全一舉解決了四個强敵之後，身形繼續昇高三丈，一聲清嘯，俯衝而下。

連在一旁觀戰的水蜜桃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什麼手法，慘呼連聲中，八個勁裝漢子倒了三雙。

最後的兩個雖然沒有倒下，也都變成了死人——兩人互相以長劍刺入了對方的胸膛。

李十全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嘴邊的「狗尾草」一翹一翹的，向孟三娘道：「像這種壯烈自殺方式，也眞虧你們洞主能調教出來。」

「少廢話！」孟三娘臉色鐵青地道：「我明白了，你口中的狗尾草，具有祛毒功能。」

李十全含笑點頭道：「妳很有點見識。」

孟三娘接問道：「你是劫後餘生的徒弟嗎？」

李十全一楞，說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孟三娘道：「能祛百毒的狗尾草，屬於西崑崙長春谷，長春谷也就是劫後餘生的巢穴，所以，我斷定你是那老不死的徒弟。」

李十全道：「妳見過老子的師傅？」

「豈僅見過而已。」

「那妳一定在老子師傅手下吃過虧了？」

「不錯。」孟三娘冷笑道：「所以，今宵我一定要在你身上收點利息。」

李十全道：「行，師債徒還，不是沒有前例，進招吧！」

孟三娘道：「你不亮劍？」

李十全亮出那寶貝道：「請！」

連那支「不夠看」的怪劍，也還是那令人發噱的怪異架勢。

孟三娘皺眉問道：「喂！你這把是什麼劍呀？」

李十全道：「這把劍叫做殺惡誅妖劍。」

「少賣狂！」孟三娘冷笑一聲：「看刀！」

「刷」地一聲，一刀直劈過來，但刀到半途，忽然幻化無數刀鋒，像一張刀網一樣，向李十全迎頭罩下。

「好刀法。」

李十全朗笑聲中，發出一連串的「叮叮」聲，將對方的每一招每一刀都擋了回去。

孟三娘連劈三刀，騰昇五丈多高，繞飛一匝，原先戴在十指上的淬毒鋼指套，脫手飛射，人也一式「蒼鷹搏兔」俯衝而下。

李十全左手握劍，蓄勢以待，右手五指齊彈，將十個淬毒指套凌空飛彈得倒射回去。

一連串「叮叮」脆响，倒射回去的指套，被孟三娘的刀幕震飛。

一團耀眼的刀網，向李十全迎頭罩落。

金鐵交鳴聲中，孟三娘又借刀騰昇，再度凌空下擊。

三起三落，三串震耳欲聾交鳴聲中，傳出李十全的朗笑聲道：「孟三娘，趕快將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吧！老子要開始反擊了。」

殺了半天，李十全還沒有反擊，想想眞教孟三娘爲之氣結。

孟三娘驚怒交迸之下，刀化千鋒，再度凌空罩下，刀網中並夾雜着無數暗器，集中射向李十全的頭頂上。

李十全左手怪劍由「雪花蓋頂」轉爲「天王托塔」，再轉「一劍擎天」。

「叮叮」聲中，暗器全被震飛。

「鏘」地一聲巨响，孟三娘手中的緬刀被震飛了十丈之外。

最後是一串凌厲慘叫，孟三娘的身子已穿在「一劍擎天」的怪劍之上。

李十全甩脫了孟三娘的屍體，徐徐地納劍入鞘。

那支「不夠看」的怪劍上，居然沒有沾上一絲的血漬。

水蜜桃雙手向他翹起拇指，並沒說話。

李十全笑問：「這是第二關，也算闖過了吧？」

「當然。」

「方才，妳爲什麼要以傳音功夫，向老子示警？」

「你兩次不殺我，這也算是『投桃報李』呀！」

「很好，想不到妳這位超級女殺手，居然也有人情味。」

水蜜桃媚笑道：「嗨！殺手也是人呀！」

李十全道：「有道理，老子補說一聲謝謝妳！」

「不必謝啦，走吧，打道奈何橋。」

「闖過奈河橋，就可以見到那位縹緲山虛無洞主了。」

水蜜桃悠然地道：「大概是吧！」

李十全訝問道：「怎麼？連妳都不能肯定？」

水蜜桃苦笑道：「我又不是洞主，怎麼能肯定呢？」

李十全聳聳肩一笑道：「好，老子看妳能玩些什麼花樣。」

水蜜桃神秘的一笑道：「你等着看看吧！」

＊　＊　＊

兩岸峭壁千仞，中間一線相連，相連的是一條獨木橋。

兩岸相距百丈，遠遠看去，粗可合抱的獨木橋也就變成了「一線」了。

橋下雲霧翻騰，奔騰澎湃令人驚心動魄。

橋上沒有扶手，而且由於年久日深，有些地方已呈腐朽斷裂跡象。

「這就是奈何橋？」李十全一面端詳，一面向水蜜桃笑問。

水蜜桃含笑點頭道：「不錯。」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看法，不見得比前兩關更凶險嘛！」

「你是一個非常人，當然有這種看法了。」

「妳很會奉承人。」

「也許吧！」水蜜桃笑笑道：「我敢跟你賭一萬兩銀子，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在對岸放一萬兩的銀票，只要他能走過橋去，這一萬兩銀子就是他的了，我敢說，他絕對不敢過去。」

李十全卻悠然地說：「那可不一定哪！」

水蜜桃忽然發出一聲驚「咦！」。

水蜜桃之所以驚「咦」出聲，是她看到對岸有人由獨木橋上走了過來。

李十全當然也看到了。

這時，天色已黎明。

雖然有薄薄的晨霧，但大致上還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位紅衣老人。

紅衣老人走在危如累卵的獨木橋上，却是步履從容，就像是走在陽關大道上一樣。

李十全十分詫訝的問：「有什麼不對？」

水蜜桃反問道：「他手中有一面紅旗，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到。」

「那是迎賓旗。」

「迎賓旗？」

「是迎接豪客的迎賓旗。」

李十全笑道：「老子是惡客，可不是什麼豪客。」

水蜜桃道：「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那是什麼人？」

「不知道。」

紅衣老人已經走了過來，一展手中紅旗，說道：「奉洞主之命，恭迎李公子俠駕。」

紅衣老人年約五旬上下，聲如洪鐘，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烱烱有神，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的話雖然說得很客氣，但神態之間，却沒有一點「恭迎」的味道。

李十全笑笑道：「這是說，老子不用闖關了？」

紅衣老人皮笑肉不笑，他說道：「這是當然之事。」

李十全道：「好，請帶路！」

「老夫有僭。」紅衣老人回身步上獨木橋，道：「胡姑娘走在老夫後面，李公子走在最後，以免遭人暗算。」

水蜜桃訝問道：「我也要過去？」

紅衣老人頭也不回地道：「妳當然也要過去。」

水蜜桃苦笑道：「好吧！」

於是，紅衣老人在前，水蜜桃居中，李十全殿後，各距離一丈，向對岸走去。

李十全一反常態，主動拔出了怪劍來。

走在前頭的紅衣老人訝問道：「李公子爲何亮劍？」

「藉劍壯膽呀！」李十全含笑接道：「這獨木橋眞教老子心中害怕。」

紅衣老人道：「不用怕，老夫保證絕對不會有人暗算你。」

「但願如此。」

其實，李十全心中想的可不是「如此」，而是另有打算。

而這，也才是他主動亮劍的主因。

不過，李十全心中另有打算，是他個人的秘密，暫時不宜公開。

三個人都平安渡過對岸。

李十全也重行納劍入鞘。

天已大亮，但見不到陽光，他們正走在濃得化不開的濃霧中。

紅衣老人扭頭一笑，道：「現在，已經進入縹緲山山境。」

李十全道：「山在虛無縹緲中，倒是很名實相符啊！」

紅衣老人道：「是的，縹緲山終年雲霧封鎖，很難得見到陽光。」

李十全道：「那麼，顧名思義，虛無洞也並不是眞有什麼洞府？」

紅衣老人道：「那也不見得，有洞無洞，要視當事人臨場的感覺而定。」

李十全道：「閣下好像說得很玄。」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玄的地方。」

孟三娘憤怒地撲向李十全，一連攻了三十六掌……

「是嗎？」

「這裡沒有嚴寒，也沒有酷暑，如假包換的四季如春。」

「這麼說來，這裡是世外桃源了？」

紅衣老人說道：「是的，這裡是世外桃源，但是對某些人來說，也算是人間地獄。」

李十全問道：「所謂『某些人』，是不是包括老子在內？」

紅衣老人神秘的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

李十全沉思着，沒接話。

紅衣老人笑問道：「你心中害怕了？」

李十全笑道：「也許你不相信，老子的字典中沒有『怕』字。」

「那麼，方才爲什麼不說話？」

「方才，我在想，貴上爲什麼改變慣例，不讓我連闖三關？」

「這原因很簡單，既然明知擋不住你，又何不樂得大方一點，而且還可以減少無謂的傷亡。」

「看來，貴上倒是很識得時務的人啊！」

紅衣老人呵呵大笑，道：「不錯，識時務者爲俊傑，敝上是俊傑中的俊傑。」

這時已進入一個谷口。

兩邊峭壁夾峙，寬不逾三丈。

李十全不禁脫口讚美道：「好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

紅衣老人道：「這倒是實情。」

這一段天險不過是里許路程。

走完這一段峽谷，視野豁然開朗。

天公也湊熱鬧，晨霧盡消，朝陽遍及大地。

金色陽光之下，滿眼都是奇花異草，和古柏蒼松。

花草林木之間，點綴着一幢幢的精舍，眞是好一處世外桃源。

紅衣老人撚鬚笑着道：「李公子眞是福將，一入谷內，就帶來了難得一見的陽光。」

「老子的運氣，一向都是很不錯的。」李十全含笑答道：「這谷地的範圍，大概不會少過五里吧！」

「差不多！」紅衣老人漫應道：「洞主已經來了。」

箭遠之外花徑上，一位青衣婦人緩步的走了過來。

李十全訝問道：「洞主是個女的？」

那青衣婦人看似緩步走來，但實際上却是快速已極，才一句話工夫，已達丈外之遠。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同時施禮，道：「參見洞主。」

李十全目光烱烱地向對方注視着。

由外表估計，青衣婦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很美，却具有一股無

形的威嚴。

青衣婦人向李十全嫣然一笑，道：「你認爲，女人不能當洞主？」

「不是這個意思。」李十全含笑答道：「老子不過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兒奇怪的事情多着哩！」青衣婦人向紅衣老人和水蜜桃揮揮手道：「你們二人先退下去。」

「是！」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二人行禮之後，便匆匆的離去。

青衣婦人道：「我姓水，名長東。」

李十全道：「人生長恨水長東，洞主莫非有什麼傷心往事？」

水長東臉色一沉，道：「不談這些，我先告訴你一個最新的消息。」

「老子在聽。」

「聽說，你在老子和師傅跟前，也是自稱『老子』？」

「正是。」

「這樣，我可以原諒你。」

「就算妳不原諒，老子還是自稱老子。」

水長東苦笑了一下，說道：「隨便你吧！」

李十全道：「老子正等着妳的最新消息哩！」

水長東道：「告訴你，你的同伙小辣椒已經飛渡奈何橋，可能馬上就趕到這兒了。」

「飛渡？」

「小妮子很聰明，她是用御劍術飛渡百丈絕澗的。」

「哦！」

「年紀輕輕，能有這種成就，實在是難能可貴。」

「多謝誇獎。」

「你的成就當然更高，所以，方才在奈河橋上，你主動亮劍，就是擔心萬一有什麼意外時，可以御劍飛渡，是不是？」

李十全道：「閣下的消息好靈通。」

水長東道：「很可惜，昨宵飛虎莊發生的事故，我不久之前才獲得消息，如果早到一兩個時辰，我就不致損失兩員大將。」

「老子很抱歉。」

「你毋須抱歉，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是不是？」

「看來，妳好像很講理。」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

「很好。」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那麼，有關昨宵發生在飛虎莊的事，老子必須向妳討回公道。」

水長東也正容道：「我會還你公道的，小辣椒趕來了。」

小辣椒匆匆趕了來，老遠就揚聲問道：「李大哥，你沒吃什麼虧吧？」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小辣椒，妳又不是不知道，老子什麼都吃，就是從來不吃虧的。」

水長東目注小辣椒，嘆了一口氣道：「我見猶憐，果然見面勝似聞名。」

小辣椒也注目問道：「這位……大嬸是……」

李十全搶先道：「她就是這兒的主人，縹緲山虛無洞洞主水長東。」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幸會。」

「彼此。」水長東笑笑道：「現在，我還兩位一個公道，請跟我來！」

也不等對方有什麼表示，說完轉身就走，李十全與小辣椒相視一笑，也亦步亦趨跟了那青衣婦人上去。

* * *

一棟小木屋——最原始的小木屋。

包括屋頂、墻壁和家俱，都是原木做的。

其實，這小木屋的範圍並不算小，屋外有小橋流水，迴廊曲檻，屋內有二明二暗四個房間，還有一間頗爲雅緻的小客廳。

現在，李十全、小辣椒二人就坐在小客廳中的原木椅子上。

茶几上有精緻又豐盛的早點，並還擺着一本封面已經發黃的絹質小冊子。

水長東沒有就座，只是俏立一旁，淡然一笑道：「我知二位昨天都沒用晚餐，又折騰了一夜，一定很餓了，現在，先用點心，保證沒有毒。」

小辣椒搶先接口道：「我相信。」

李十全笑笑道：「即使有毒，老子也不怕。」

說完，抓起一片綠豆糕送入口中，含含糊糊地道：「唔……味道不錯。」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的確是餓了，一陣子狼吞虎嚥，把茶几上的點心一掃而光。

水長東嫣然一笑，道：「很好，兩位都給我面子。」

李十全道：「洞主，妳把敵人餵飽了再跟妳斯殺，豈非是……」

他居然半天沒接下去。

水長東含笑接道：「豈非天字第一號大傻瓜，是不是？」

「正是，正是。」李十全苦笑道：「老子是一向心口如一，口沒遮攔，想說就說，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居然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小辣椒掩口俏笑：「大概是所謂『吃人的嘴短』吧！」

水長東正容道：「李十全，你忘了此行目的了？」

李十全也正容道：「沒忘。」

「我說過要還你一個公道。」

「老子正等着。」說完霍地起身站了起來。

水長東擺手制止，道：「坐下，我說還你一個公道，並不是要斷殺。」

「哦……」李十全一臉的詫異，又坐了下來。

水長東道：「這本絹質的小冊子，你已經看到了？」

「看到了。」

「這就是我還給你的公道。」

「妳要把它送給老子？」

「不是送給你，只讓你在這兒看一看。」

「是武功秘笈？」

「不是，以你目前的成就，一般武功秘笈，對你沒有什麼助益的。」

李十全皺眉道：「那到底是什麼？爲什麼要老子看？」

水長東道：「看看就知道了，如果不看，你一定會後悔。」

「好，看就看吧！」李十全抓起那小冊子來。

水長東道：「祇許你一個人看，不許發問，也不許告訴任何第三者。」

李十全道：「連我們四騎俠中的另外三位，都不能轉告？」

「不錯。」

「爲什麼要這樣的神秘？」

「不是我故作神秘，是茲事體大，在情況沒明瞭以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好，老子答應了。」

「很好。」水長東轉向小辣椒道：「小辣椒陪我去外面逛逛。」

小辣椒含笑點頭，道：「這裡一定有很多新奇的玩藝兒。」

* * *

李十全開始翻開那本小冊子。

水長東偕同小辣椒走到門口，又回頭道：「李十全，你可以仔細看，慢慢瞧，我半個時辰之後，一定回來。」

李十全默然的點頭。

那一本絹質小冊子，好像有無窮無盡的魅力，一經打開，就吸引住他全部精神。

他果然仔細的瞧，慢慢的看，臉上神色也急驟的在變化。

那種包含着喜、怒、哀、樂的複雜表情，即使你是最高明的丹青妙手，也不可能描繪出來。

* * *

水長東很準時，半個時辰之後，果然偕同小辣椒回到小木屋來。

他們回到小木屋時，李十全正在窗口仰望着藍天的白雲，悠然神往。

水長東道：「都看完了？」

李十全點點頭道：「都看完了。」

「也都記下了，尤其是底頁上特別增添的那一頁？」

「都記下了。」

「很好。」水長東接問：「有沒有興趣在這裡盤桓一兩天？」

李十全道：「興趣是有，但目前好像不應該浪費時間。」

「說得也是。」水長東道：「現在，我親自送兩位出谷。」

「多謝洞主！」

「不必謝，對了，回去後，你準備如何說法？」

「這個……我想……最好是說水蜜桃滑溜得很，半途溜掉了。」

「可以，今後，你必須是隨時隨地提高警覺，並保持原有的態度，以免引人生疑。」

「我知道。」

「這句話就不對了。」

李十全訝問道：「是那一點不對？」

水長東道：「你忘了，你一向是自稱老子的？」

李十全啞然失笑：「老子好像經不起什麼刺激，太差了。」

水長東道：「這也難怪，任何人若站在你目前的立場，都難免會失常的，以後多加注意就是。」

* * *

青山依舊。

小徑依舊。

人兒也是依舊。

只是時間由夜晚換成白天，人兒由一個換成了兩個。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默默地埋首疾行，誰也沒開過口說過一句話。

一直快要走出山區時，小辣椒這才忍不住的笑問道：「你也不問問我，在那半個時辰中，我看到些什麼，做過些什麼？」

李十全道：「如果老子問妳，妳會說嗎？」

「當然。」

「那妳就自動說出來吧！」

「也好。」小辣椒笑笑道：「你說，水蜜桃這個人是怎樣的一個人？」

李十全道：「各方面都很不錯，只可惜『卿本佳人』却『淪爲殺手』。」

「殺手是客串的，其實她是洞主手下的大將之一。」

「哦！」

「洞主還說，如果你早一天回飛虎莊，就不致於發生昨晚自相殘殺的事故，她也不致損失了那麼多的得力助手。」

「被殺的，都是一些黑道的巨擘，死不足惜。」

小辣椒道：「洞主說得好，那些人還有利用的價值，驅虎吞狼，

以毒攻毒，那又何樂而不爲？」

李十全道：「有道理，看情況，洞主手下的黑道巨擘，一定還有很多。」

「也不算多，大概十個以上。」

「還有嗎？」

「還有，白道上的武林大豪也有不少，不過，我只看到白道上的三位頂尖兒高手。」

「那三位？」

「水蜜桃曾經跟你說過的。」

「哦，妳是說少林的羅漢堂住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眞人和一位不明來歷的黃衫老者？」

小辣椒笑道：「其實，黃衫老者不是來歷不明，是水蜜桃要了你一招。」

李十全問道：「那到底是誰？」

小辣椒道：「是我師公丁二先生。」

李十全道：「了不起，連妳師公都被網羅了，這位水洞主可眞是神通廣大。」

小辣椒得意地笑道：「從今之後，你可不能再用有色眼光去看女人了。」

李十全道：「可惜妳小辣椒還沒混出什麼名堂來。」

小辣椒道：「小辣椒是四騎俠中的龍尾，也不賴呀！」

小徑旁密林中傳出一串陰笑，道：「小辣椒炒龍尾，味道一定不錯。」

「颼颼」連响，小徑前十丈處，出現了四個玄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年輕人。

四個年輕人的後面是兩個衣分黑白，穿「無常鬼」裝束的中年漢子。

年輕人臉色蒼白，目光呆滯，像煞四具殭屍。

穿「黑白無常」裝束的中年人一身痲衣，手持哭喪棒，肩插招魂幡，裝扮得很地道。

如果是夜晚，一般人看到這樣的場面，不嚇得昏倒才怪。

但是，現在是大白天，而李十全、小辣椒也不是平常人，雖然感到意外，却也不過是一楞之下，立即雙雙冷哼出聲，緊接着，李十全笑問着道：「要買路錢？」

黑無常陰冷笑一聲道：「不要錢，只要命。」

李十全道：「小辣椒，我們好像眞的碰上了鬼了。」

黑無常道：「你們不但是碰上了鬼，而且也馬上就要變成了鬼了。」

白無常道：「知不知咱們兄弟的來歷？」

李十全道：「知道，你們是『黑白無常』，很有點名氣。」

白無常道：「知道就好了。」

李十全道：「老子膽敢斷定，你們的名絕對比不上『笑面人屠』屠萬夫，和『百毒鬼母』孟三娘的響亮。」

白無常道：「放屁，不論名氣、武功，咱們兄弟『黑白無常』都比你所說的那兩個只強不差。」

黑無常道：「你見過那兩個？」

李十全悠然道：「那兩個正好在黃泉路上等着你們兄弟啦。」

「是誰殺他的？」

「當然是老子殺的了。」

黑白無常同時臉色一變，白無常便接口問道：「那兩個是替誰效命？」

李十全一向玩世不恭，不大肯花腦筋，去用心機，如果是在今晨以前，他一定是老實的回答。

但經過了今晨水長東那一本小冊子的「薰陶」之後，他成熟了，也世故得多了。

只見他精目一轉，悠然地道：「誰有工夫去過問這些？」

「你跟那兩個有仇？」

「老子跟他們沒有仇，也沒有恨。」

「那麼，你爲什麼要殺他們？」

李十全道：「老子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老子，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老子不殺你們，你們能不能放過老子一馬？」

白無常道：「不可能！」

李十全道：「老子也知道不可能，但現在，老子有工夫問問你們，你們兩個是替誰賣命的？」

白無常道：「去問閻王爺吧！」

黑無常只舉手一揮，沉哼一聲道：「殺！」

如斯响應，四個勁裝漢子一齊揮劍撲向李十全和小辣椒二人。

在選擇地段方面，黑白無常顯然是事先下過一番工夫。

目前這地段，是條羊腸小徑中路邊有斜坡的地段中，斜坡僅次於孟婆亭的地段，足夠十多個人同時打鬥。

四個勁裝劍手雖然年紀很輕，又目光呆滯得有如殭屍，但身法的靈活，劍招的奇詭，勁力的雄渾……各方面都不遜於一般的一流高手。

但很可惜，他們的對手是四騎俠中人，兩個照面之間，李十全首開紀錄，一劍刺中其中一個的左胸。

緊接着，辣手辣脚的小辣椒更是一劍砍下其中一個的腦袋。

雖然雙雙奏捷，但邪門的事也隨之而生——被刺中左胸和砍掉腦袋的那兩個，竟然沒流出一點鮮血，而且還繼續揮劍搶攻。

一個沒腦袋的「人」繼續向你飛撲，試想，那是多麼恐怖的事？

此情此景，饒是李十全平時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由爲之頭皮發

炸。

小辣椒更是驚呼出聲，而幾乎挨了一劍。

李十全沉喝了一聲，「別怕，這不過是受了藥物控制的半死人……」

兩句話的工夫，李十全大發神威，雙足連環的踢出，「叭叭」兩聲，不論是完整的無頭的，全數被他踢飛十多丈外的絕澗中。

李十全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以「快刀斬亂痲」的方式解決了四個「半死人」之後，身形如天馬行空，撲向黑白二無常。

而且，就着凌空之勢，雙足分踢。

黑白二無常很識貨，不敢輕攖其鋒，雙雙分別橫移三丈。

李十全停下身來，啞然大笑道：「老子忘了，你們兩個不是半死人。」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聽着，爽快的告訴我，你們兩個替誰賣命？」

白無常冷笑道：「老夫再說一遍，去問閻王爺吧。」

李十全道：「不說也沒關係，老子此行，知道的人不多，你們幕後的老闆是誰，猜也猜得個八九不離十。」

白無常又冷笑道：「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李十全道：「老子之所以多此一問，出發點是爲了你們好。」

「爲我們好？」

「是呀！你們若痛痛快快的說出來，老子也讓你們死得舒服一點……」

黑無常截口怒叱道：「小狗找死……放！」

「放你娘的臭狗屁！」

接口的是另一個人，嗓音怪異，分辨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

緊接着密林中傳出一連串慘嗥，四個黑黝黝的東西分別投向黑白無常。

那位暗中相助的高人，好像處事很公平，手法也很怪異。

那黑黝黝的東西，黑白無常每人也分配到兩支。

就像扔出四段木柴一樣，速度很普通，不快也不慢。

憑黑白無常的身份，自不甘示弱，冷笑一聲，雙雙伸手硬接。

接是接住了，卻是如負千鈞的重擔，雙雙脚下陷地尺許，還是禁不住仰身栽倒。

這一仰身栽倒，可再也起不來了，緊跟而來的第二支黑黝黝的東西，結結實實的砸在他們的胸膛上，砸得一塌糊塗，慘不忍覩。

密林中又傳出那怪異的語音：「年輕人聽着，那是來自白羅剎國的火器，歹毒又霸道，一如你們的敵人，今後，千萬不可輕估敵人，並隨時隨地提防敵人就在你們身邊。」

李十全很難得的正經八百地說道：「是！敬請老前輩現身一見！」

那怪異聲音沒有回答。

李十全又道：「如果前輩不願意現身，也請賜示尊姓大名。」

還是沒有回答。

李十全苦笑向小辣椒道：「唉……奇……怪……」

密林中傳出一串嬌笑道：「有甚麼奇怪的，那位前輩已在十里之外了。」

話落人現，是水蜜桃。

李十全一楞之下，苦笑道：「是你在搞鬼？」

水蜜桃道：「我？我就是再面壁半甲子，也不可能有那樣的本事。」

小辣椒接問：「你當然認識他。」

水蜜桃連連搖搖頭，「不認識。」

「眞的？」

「假的。」

「你就是不肯告訴我們？」

「我要是可以告訴你們，你們口中的『他』，也就用不着藏頭露尾了。」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好，我原諒你。」

水蜜桃嬌笑道：「多謝你的大量包涵，其實，兩位也不用急在一時，序幕既已慢慢的揭開了，眞相大白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

李十全苦笑道：「但願如此。」

水蜜桃道：「兩位請繼續前行，我也要告辭了……」

李十全截口訝問：「你不跟我們一道走？」

「跟你們一道走？」水蜜桃斜睨着小辣椒，擠擠眼睛說道：「大妹子，方便嗎？」

小辣椒頓足嬌嗔道：「這有甚麼不方便的呢？」

水蜜桃道：「就算你不計較我在一旁礙手礙脚，我這做老姊的可不能不識相一點呀！」

「老姊？你今年幾歲？」

「二十四歲。」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水蜜桃俏笑如花，「論本事，我跟你們差得太遠，但論年紀，你們四騎俠，可都是我的小弟小妹。」

李十全含笑插口道：「現在說正經的，你眞的不願意跟我們一道走？」

「不是不願意，是事實上不可能。」

「爲甚麼？」

「因我現在還是職業殺手的身份。」

「哦……」

「今後，也許我們還有狹路相逢，互相厮殺的場面，現在趁這機會鄭重的拜託一番，到時候，希望能對我這位老姊手下留情。」

「……」李十全苦笑。

「現在，我先走了，替你們小兩口子清清道……」

「我先謝了！」

「不必謝，如果我這個清道夫力有不逮，還有漏網之魚，兩位可必須除惡務盡，免留後患。」

「我懂。」

「告辭。」

水蜜桃飛身掠進密林中，並傳來一陣脆若銀鈴的嬌笑道：「祝你們兩小口子旅途愉快！」

小辣椒苦笑道：「李大哥，你這一趟『衣錦榮歸』，好像掉進了一個是非窩了。」

李十全嘆了一口氣，「江湖本來就是一個是非窩。」

小辣椒欲言又止。

李十全苦笑道：「別想問甚麼，我也還有不甚瞭解的地方。」

「即使瞭解明白，也不便透露？」

「不錯。」

「好，我不問就是。」

「但你必須記住水洞主和方才那位隱身前輩所交代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下了。」

「那就好了，走吧！」

莊設陷阱　敵我分明

飛虎莊仍一樣的寧靜、安詳。

祇是，當李十全、小辣椒兩人回到莊之後，開始有了變化。

那是一片歡迎熱潮。

像過年，也像是做喜事，由黃昏到深夜才算是由熱鬧趨於平靜。

夜宴結束後，飛虎莊的首腦人物都醉了，連一向以海量稱著，千杯不醉的小酒鬼也醉得東倒西歪，一場糊塗。

唯一清醒的是趙大小姐趙丹鳳。

此情此景之下，趙丹鳳不得不代乃父發號施令，吩咐輪值護院武師格外加强戒備，以防不測。

* * *

李十全也住在賓館之中，跟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各佔一間豪華上房。

李十全眞的醉了。

當他東倒西歪地走進房間時，連房門都祇是隨手虛掩，就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一道纖巧人影悄然跟入，並輕輕的將房門上了閂。

是趙丹鳳。

這小妮子好大的膽子。

趙丹鳳毫不遲疑直趨床前，俯身貼着李十全的耳朵悄聲道：「小虎哥醒醒，小虎哥醒醒……」

李十全隨手托起她的下顎道：「我醉欲眠卿且去。」

趙丹鳳苦笑道：「你眞的醉了？」

李十全道：「誰說的，再喝五斤，老子也不在乎。」

「沒有那一個醉鬼會承認自己是喝醉了的。」

「老子也不例外。」

「我不管你是眞醉還是假醉，聽着，我有非常重要的話要說。」

「老子正在聽。」

「馬上把你的三個同伴叫起來，立即離去，越快越好。」

「爲甚麼？」

「爲了你們的生命，我不能多說，也不能躭誤太久，我走了。」

這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李十全好像是眞的清醒了。

目送悄然離去的趙丹鳳的背影消失於門外之後，他挺身而起，門上門房，拍拍床沿，悄聲道：「下面的朋友可以現現寶相金身了。」

一陣輕笑，床下滾出一位黑色勁裝美艷的少婦，向他媚笑道：「高明。」

李十全一怔道：「你是……」

美艷少婦掩口媚笑，「方才，慶功宴上，我還敬過你的酒……」

李十全截口一「哦！」道：「是九夫人，我眞的喝醉了。」

九夫人當然是趙得柱的九夫人莊小紅了。

莊小紅伸手一掠鬢邊青絲，似笑非笑地道：「是嗎？」

「信不信由你。」李十全含笑接問道：「九夫人有何見教？」

莊小紅神色一正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着制錢，二十文一枚的？」

李十全微微一震道：「沒有，我帶着十文錢一枚的。」

「一共有幾枚？」

「四枚。」

「也好。」

「請指教。」

這就是水洞主特別交代的，要李十全熟記，這是跟自己人的聯絡暗語，也就是李十全所看過的小册子上最末一段記載。

莊小紅道：「方才小鳳的話是眞的，不過她知道的內情並不多。」

李十全道：「你完全知道？」

「我也不是完全知道，但比小鳳多知一些而已。」

「哦？」

「現在，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你，要不要馬上離去，由你自己去決定。」

「你跟小鳳先後到這兒來，會不會被人發覺？」

「不會，他們正在地下室召開緊急會議。」

她的語聲越來越低，嬌軀也逐漸接近而緊貼，而越貼越緊。

當她貼着他的耳邊「嘰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又接問道：「都聽清楚了？」

李十全點點頭道：「聽清楚了。」

莊小紅道：「床底下我留下一個包袱，必要時大有用處。」

「多謝。」

「我冒着生命危險，提供你生死攸關的消息，你一聲『多謝』就夠了嗎？」

李十全苦笑，「那要怎麼樣才夠？」

莊小紅像扭股糖一樣的扭住他道：「你說呢？」

「九夫人……」

「不！我叫莊小紅，叫紅姊姊更好。」

「小紅，你知道我是浪子……」

「我需要的是名副其實的浪子……」

「我……我早已忍耐不住……」

「好呀！你要怎麼樣便怎麼樣……」

莊小紅已使出渾身解數，但李十全還是沒有任何主動的動作。

這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

莊小紅不由幽幽地道：「你……你是嫌我太輕賤了？」

「不是。」李十全苦笑道：「我總覺得此時此地，不太適合。」

莊小紅道：「你可以放十萬個心！我保證，黎明之前，不會有任何危險。」

李十全道：「此情此景，是不是『黃蓮樹下彈琴』？」

「差不多。」莊小紅幽幽的道：「你我過的都是刀頭舐血，劍底驚魂的生活，誰也不敢保證明天是否還活着，所以，有機會享樂，就得好好把握住，明朝生死毋須問，君須惜取眼前人……」

她口中沒閑着，一雙手更是忙得一場糊塗。

話沒說完，人已一絲不掛。

莊小紅不愧是天生尤物。

她臉孔固然美而媚，而那美妙胴體，更是該大的大，該小的地方就小，襯托着那白嫩的膚色，令人目眩神昏。

李十全投降了。

此情此景下，不投降的男人一定是太監。

李十全不但不是太監，而且還是男人中的男人，浪子中的浪子。

莊小紅是女人中的女人，遇上了李十全這男人中的男人，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抵死纏綿，沒完沒了。

李十全有用不完的精力，將對方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高潮。

莊小紅有使不盡的花招，讓李十全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如非是四更二點的更鼓聲敲醒了他們，距離黎明已經不遠，不得不「鳴金收兵」，眞不知他們還要纏綿到甚麼時候。

雙雙穿回衣衫，莊小紅又擁住他親了一下說道：「記住我的話，要小心，沉着……」

李十全道：「我知道，你也要小心……」

莊小紅匆匆離去之後，李十全立即分別去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的房間中轉一轉，每一個房間躭擱的時間都不超過二十句話的工夫。

也不知道是李十全的安排，還是別有因由？已經獲得警告的小辣椒等三人中，竟然祇有假和尚一個人悄然溜了出去——溜向茅厠。

李十全重回房間，由床下底取出莊小紅所留下來的包袱。

包袱很小，裏面祇有一柄短劍，一隻不大不小的革囊。

革囊之中是一些比鴿卵略大的黑色藥丸。

短劍更是黃金吞口，飾以明珠，劍葉如一泓秋水。

方才，莊小紅曾向他悄聲說過，劍名「靈龍匕」，藥丸爲煙幕

彈，都是洞主所贈予小紅的，萬一遇險時，賴以脫身的「法寶」。

現在，莊小紅將這些轉送給他，也等於將自己的生命都送給了他。

最難消受美人恩。

身爲當事人的李十全，有何感觸呢？

此時此地，李十全已沒有多餘的工夫去爲兒女私情感觸。他匆匆地將「靈龍匕」和革囊揣進懷中，一面「喃喃」低語道：「紅姊姊，有生之年，我會永遠永遠記住這份情……」

自語方罷，一陣軋軋機關開動聲過處，賓館已變成鐵牢。

也不是整間賓館都變成鐵牢，變成鐵牢的祇不過是四騎俠所住的四個房間。

本來是一排四間的豪華上房，現在變成了四個鐵籠子。

四個鐵籠子都是兒臂粗的鐵條鑄成，間隔不過五寸，再好的縮骨術也休想能脫困。

不過，四個鐵籠中，卻祇有三個人——少了一個假和尚。

李十全才向小辣椒和小酒鬼投過會心的一笑，鐵籠處已傳來了趙得柱的笑聲道：「哈哈哈……一網打盡……」

不久，又聽到李哲的聲音道：「咦！少了一個……」

趙、李兩人已出現鐵籠之前，趙得柱並笑問道：「小子，想不到吧？」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要是想得到，又怎會陷入鐵籠中。」

李哲接問道：「小子，假和尚呢？」

李十全回答道：「假和尚可能是剛好內急了，出去方便，姑且算是『借尿遁』好了……」

「不對，你們怎會全部衣冠楚楚的呢？」

「身處龍潭虎穴之中，怎能不提高警覺。」

「不是有內奸向你洩了密吧？」

「很可能啊！」

「是很可能。」趙得柱怒聲接道：「一定是丹鳳那個死丫頭……」

李哲道：「莊主請冷靜一點，小鳳有可能走漏消息，但我膽敢斷定，小鳳並沒洩密，咱們這兒也不可能有內奸……」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如果眞有內奸洩密，不可能祇走脫一個假和尚。」

趙得柱默然的點首。

李十全也點點頭道：「好像說得很有道理，你老小子這神機秀士，果然不是蓋的。」

李哲陰沉地一笑道：「哼！還用你說……」

趙得柱道：「你們爺兒倆好好的談，我去搜查假和尚……」

李十全截口笑道：「假和尚倖逃一劫，他還會等着你去搜查，退一步說，即使搜查到，你老小子還不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

李哲道：「莊主別聽他胡說八道，還是去搜查假和尚吧……」

「好的……」

趙得柱悻然離去之後，李哲才向李十全笑笑道：「很遺憾，咱們父子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閒話家常。」

李十全道：「沒關係，你老小子要是覺得過意不去，而將老子放出來，老子也不反對。」

李哲道：「可以的，但你必須先說老實的話……」

李十全道：「老子一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不知甚麼叫老實話。」

「隨便你怎麼說吧，我首先提醒你。」李哲含笑接道：「昨宵，你們回來之後所說的話，都是鬼話。」

「那本來就是鬼話。」

「你想不到吧！你殺光了我所派出去的人，我還能知道一切。」

「要不要老子誇讚你一句高明？」

「那倒不必，現在，我希望你說老實話……」

李十全截口笑問道：「老子說老實話有甚麼好處？」

李哲道：「說老實話，你們三個都可以不死，不管是眞是假，畢竟我們曾經父子一場，是不是？」

「看來，你這個人倒還有一點人情味。」

「別廢話，我問你，你已經見過你母親？」

「沒見到。」

「那位甚麼虛無洞洞主，難道不是你娘？」

「唔……」

「那位洞主是女的？」

「唔……」

「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水長東。」

「水長東？」李哲皺眉接道：「怎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李十全掏出一支狗尾草啣在口中，索性雙手抱胸，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李哲注目問道：「你說的是不是老實話？」

李十全悠然地道：「到目前爲止，老子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老實話。」

李哲又道：「水長東跟你說過一些甚麼？」

「這個說起來話長了。」

「沒關係，話長可以慢慢說。」

「其實，水洞主跟老子說的話

並不多，倒是她給老子看過的一本小册子上，記載着一個足以令天人共憤的故事。」

「哦……」

「那小册上說：二十年前，開封府濟昌的寧王朱宸濠，網羅了五位武林人物，稱之爲五虎將。」

「五虎將中有老夫和趙莊主。」

「不錯，另外三位是朱標，左劍和李天佑三人。」

「好，說下去。」

「唔……」

「李天佑是你老小子的堂弟。」

「寧王造反事敗之前，五虎將眼看情況不對，囊括寧王王宮中的金銀珠寶逃之夭夭。」

「此後呢？」

李十全一挫鋼牙說道：「以後，朱標、左劍、李天佑三位先後被你跟趙得柱兩人所暗殺，可恨你們事後還僞裝好人，討好你的堂弟妹白玉冰，並進而加以玷污佔有。」

一頓話鋒又道：「你佔有白玉冰三年之後，在一次醉後的囈語中洩了三年以前的秘密，當時，白玉冰痛不欲生，想刺殺你爲夫報仇，又自忖不是你的對手，乃含恨出走，亡命天涯……」

李哲漠然地道：「現在，你已經知道，白玉冰是你的母親？」

「不錯。」

「當年，白玉冰含恨出走時，你才三歲。」

「所以，我對我娘連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麼，那位水長東，很可能就是你娘。」

李十全肯定地道：「不是。」

李哲道：「不是就不是吧！咱們談別的。」

一頓話鋒又道：「當年你娘含恨出走時，爲甚麼不將你帶走？」

李十全道：「據那小册子上說，當時，他老人家還不能肯定我是先父的骨肉，因爲，我是你佔有她老人家之後十個月之內出生的。」

「現在又怎會肯定起來？」

「這一點，那小册子上沒有說明，老子正好由你口中求個答案，爲甚麼你不在老子十三歲以前殺了老子，卻在七年之後，老子回來時才設下這個陷阱？」

「問得好。」李哲居然苦笑道：「我也跟你娘一樣，雖然心有所疑，卻拿不準你究竟是誰的骨肉。」

「哦……」

「當你十三歲以前，你的面貌不像我，不像李天佑，也不像你娘。」

「有這種事？」

「說來，這好像是老天爺有意保護你，否則，你絕對不可能活到十三歲以後。」

李十全冷笑道：「這大概就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吧。」

李哲笑道：「不對，要不然，今天你又怎會落在老子手中？」

「這些，暫時不談。」李十全注目接道：「七年以前，連我娘都不能肯定我是誰的骨肉，爲甚麼七年之後的現在，你們卻都能肯定我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哲笑笑道：「是的，昨天，不，現在說來是前天傍晚，老子一見到你，就肯定你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十全若有所悟地道：「是老子的面貌變化太多？」

李哲道：「你臉部的變化倒並不算多，變得最厲害的是眼神和眉宇之間的那股英氣，跟李天佑完全一模一樣。」

李十全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謝謝，現在，老子心中的疑團完全消失了。」

李哲笑道：「這是說，你自己也完全肯定你不是老子的兒子了？」

李十全冷笑道：「老子要是眞有你這樣的老子，倒不如去窰子裏認一個龜頭做老子還比較光采得多。」

李哲道：「但老子卻還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所以，老子不殺你，包括你的同伴在內。」

「你不殺老子，算是爲了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

「這還能假得了嗎？」

「得了吧！老賊，你尾巴一翹，老子就知道你想幹甚麼了。」

「那麼，你以爲……」

李十全截口接道：「還不是想以老子和老子的同伴爲餌，誘使我娘和水洞主前來上釣嗎？」

李哲縱聲大笑道：「你小子不愧是我李家的後起之秀，也不愧老子和李天佑共同生產的武林奇葩……」

「呸！」

李十全一口唾沫，透過鐵牢的空隙，激射而出……

李哲一偏頭，站在他背後的一個彪形大漢慘呼一聲，「砰」然倒地。

李十全的唾沫射中那彪形大漢的眉心，一擊畢命。

李哲臉色一變之間，不遠處傳來一聲巨震和一串慘呼叫聲。

緊接着傳出一聲驚呼：「假和尚在這裡……」

假和尚的笑語聲道：「我一直在這裡，是你們有眼無珠，看不到……」

又一聲「砰」然巨響之後，傳出了趙得柱的驚「咦！」道：「你小子

果然有兩下子。」

連串巨震聲之中，假和尚的笑語聲道：「這還用你說，我和尚是假的，手上功夫是眞的……咦！你老小子很會裝蒜，哦……」

趙得柱的語聲冷笑道：「老夫如果眞像前天那樣差勁，『罩得住』就變爲『罩不住』了……」

李十全向小辣椒、小酒鬼報過會心的一瞥之後，左手一揚，兩道黑影射向鐵牢外的李哲，並清叱一聲：「打！」

「波！波！」連響，鐵牢內外立即五彩濃烟瀰漫，伸手不見五指。

李十全取出莊小紅所贈的「靈龍匕」，以最快的動作劃破鐵牢，招呼小辣椒、小酒鬼兩人脫出鐵牢之外。

烟幕彈有利也有弊，自己可以乘機脫困，同時卻也失去了對方的踪影。

小辣椒怒哼一聲：「追！」

「追」字聲中，騰身而起。

李十全沉喝一聲：「不可輕敵……」

話聲未落，反手一劍橫掃，「鏘」地一聲響，一道人影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乘黑偷襲的是李哲。

李哲足尖一點地面，又人劍合一，倒射而回，並冷笑道：「乖兒子，你且看看你老子的眞功夫……」

兩句話的工夫，李哲已經攻出七十二劍。

那劍勢的雄渾、快速、奇詭，眞教人眼花撩亂，觸目驚心。

李十全爲了觀察對方的劍路，祇守不攻，並冷冷地一笑道：「這就是你壓箱底的功夫？」

李哲也冷笑道：「老子的玩藝兒還多得很哩……」

口中沒閑，手上更是長劍翻飛，絕招連展，同時，左手揚指凌空連點。

李十全左手長劍從容揮洒，右手以攻還攻，「波波！」連響中，並冷笑道：「不過如此……」

李十全口中說得輕鬆，他心中不由越鬥越心驚。

因爲，不論身法、劍招、指力，李哲都夠得上稱爲一流中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同時也是李十全出道以來所碰上的最强的對手。

李哲如此，趙得柱又如何呢？

* * *

趙得柱跟假和尚的惡鬥，正殺得如火如荼。

趙得柱使的是一把雁翎刀，假和尚使的是一把長劍。

刀光如雪，劍氣如虹，祇見一片刀光劍影，分不出人影。

當然也沒法看出是誰佔了優勢。

四騎俠到目前爲止，還不曾有過聯手對敵的紀錄。

李十全、假和尚分別迎戰兩個罪魁禍首，小辣椒、小酒鬼兩人祇好找次要的角色出手。

慘呼連連聲中，死傷在小辣椒和小酒鬼手中的高手，已在二十個以上。

* * *

趙丹鳳趕到了現場。

她花容失色地頓足嬌呼：「爹、假和尚、小虎哥、李叔叔都不要打了，有話好說……」

趙得柱怒叱道：「丫頭滾開，這裡沒有你的事……」

由於說話分神，被假和尚一陣快攻，逼退一丈五六，才穩住了頹勢，並立即展開反擊，也將假和尚迫退一丈五六，並連聲冷笑道：「哼！老虎不發威，你把牠當作病貓……」

假和尚呵呵大笑道：「在我假和尚的眼光中，你不是病貓，是死貓……」

* * *

李十全開始反擊了。

他那支怪劍像一張網一樣，網向李哲，然後，手揮一劍，由對方的防禦劍網中趁隙而入。

李哲臉色大變中駭然挪退八尺，且一退再退。

但是李十全的怪劍卻如影隨形，一直指向李哲的前胸，並冷笑道：「老賊，現在你的末日到了……」

李哲冷笑道：「不見得……」

危機一髮中，他險中弄險，以一式最普通的「鐵板橋」仰身栽倒，不但避過了要命的一劍，而且還貼地疾射三丈之外。

李哲臨危不亂，出險招脫困，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老狐狸！

李十全微微一楞間，李哲又以人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就在這個時候，後花園方向傳來一串尖銳刺耳的急促竹哨聲。

李哲那本來射向李十全的人劍合一之勢，忽然一個轉折，射向後花園方向。

同時，趙得柱也虛晃一招，橫挪五丈，一把抓住趙丹鳳騰身而起，疾射而去。

李十全、假和尚同聲勁喝：「追！」

此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李十全一馬當先，啣尾疾追，並揚聲怒叱道：「給老子留下命來！」

李哲穿房越脊，快如電掣。

李十全如天馬行空，越追越近。

雙方的距離縮短到二丈左右時，李哲忽然回身攻出一記劈空

掌。

李十全揮掌硬接，一聲裂帛爆響過處，雙雙都凌空翻了三個觔斗。

李哲卻借翻觔斗的機會，隱入沉沉夜色之中……

另一邊，假和尚也將趙得柱追丢了。

本來將近二百名人口的飛虎莊，一下子變得寂無人聲，有如一座死城。

夜黑如墨，寂靜如死，滿眼是櫛比鱗次的屋宇。

此情此景，饒是四騎俠都是藝高人膽大的少年英俠，亦不由心中微微感到不安。

少頃過後，小辣椒首先打破沉悶，「咱們集中力量，搜！」

李十全沉思着道：「不，敵暗我明，易受暗算，且等天明之後再說。」

假和尚說道：「也好，馬上就快天亮了。」

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疾射而來，並且以怪異語聲從容說道：「四個小鬼快走吧！這兒埋有大量火藥，馬上就要爆炸了……」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頭戴黑布套，祇有一雙眼睛在外的怪人。

這位黑衣怪人，四騎俠都不曾見過，不知道是甚麼來歷，也不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對他那怪異的語聲，李十全、小辣椒兩人都不陌生，他們曾經在縹緲山、虛無洞的回程中聽到過。

因此，李十全一楞之下，脫口問道：「這位前輩就是……」

黑衣怪人一面揮手，一面截口說道：「快走，先離開這裡再說……」

說完，他自己搶先長身而起。

四騎俠相繼隨後。

一行五人以最快速度飛行里許外時，後面傳來了一連串的爆炸聲。

他們停身回頭遙望，飛虎莊烈火衝霄，照亮了半邊天。

五個人都默默注視着，誰也沒開口。

半晌之後，李十全才首先問道：「前輩……」

那黑衣怪人截口道：「別問我甚麼，也別叫我前輩，暫時就叫我黑衣怪人吧！」

李十全苦笑點點頭道：「是，黑衣怪人。」

黑衣怪人道：「你們這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四騎俠都苦笑無言。

黑衣怪人又道：「方才，如果你們四人聯手，縱然殺不了那兩個賊子，也可以在他們身上留點記號。」

四騎俠仍沒接腔。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一定在心中嘀咕，方才既然你也在場，看情形你的武功比我們高，爲甚麼祇責我們不聯手，而你自己卻不出手？」

李十全笑道：「是啊！老子正在這樣想。」

黑衣怪人道：「我方才不出手，自然有不出手的原因。」

「甚麼原因？」

「方才，當他們撤退時，那急促的竹哨聲，你該聽到了？」

「是的，聽到了。」

「這足以證明，飛虎莊不是趙得柱當家。」

「這是說，還有幕後老闆？」

「不錯。」

小辣椒插口問：「那幕後的老闆是甚麼人？」

黑衣怪人道：「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我祇知道那是一個秘密組織，武功奇高的黑道集團，所以，方才我祇是暗中戒備，以免你們受到暗算。」

小辣椒道：「多謝前輩！」

「你忘了我的話？」

「是，多謝黑衣怪人。」

李十全接問道：「黑衣怪人，你怎會知道飛虎莊埋有大量火藥？」

黑衣怪人道：「是我無意中聽到他們的暗樁說的。」

「哦……」

「那個暗樁不但透露了地下埋有大量的火藥，也透露了地下有四通八達的地道……」

「看來那批賊子，就是由地道撤走的！」

「不錯……」

假和尚道：「這也是天意，如果不是黑衣怪人無意中聽到這一秘密，咱們四騎俠已經成爲幽靈四騎俠了！」

小酒鬼笑問：「變成幽靈四騎俠，還有沒有酒喝呢？」

小辣椒道：「沒有，絕對沒有。」

小酒鬼道：「你怎能如此的武斷？」

小辣椒道：「嗯！我的武斷是有根據的。」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胡鬧，聽我說正經事。」

「是。」小辣椒、小酒鬼同聲恭應。

黑衣怪人目光環視四小，徐徐地道：「你們這四個小鬼，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固然足以自豪，但學無止境，武林中更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千萬不能以目前的成就自滿……」

一頓話鋒，又道：「我好像落

進說教的俗套了，你們都很聰明，自己都懂得，今後該怎麼去做……」

目光凝注李十全，嘆了一口氣道：「李十全，我瞭解你的心情，殺父之仇、辱母之恨，站在你的立場，誓必手刃李哲才甘心。」

李十全正容點頭道：「不錯！」

黑衣怪人道：「但你錯過方才的機會，再要找他，就不容易了，何況，李哲也好，趙得柱也好，他們本身的武功與你相差有限，更何況，他們背後還有強而有力的人撐腰。」

李十全道：「不論有多麼困難，不殺李、趙兩賊，誓不罷休。」

「很好。」黑衣怪人道：「但目前當務之急，是消滅那個支持他們幕後的組合。」

「請指示。」

「目前，我也還沒有弄清楚那是一個怎樣的組合，但由各方面的跡象顯示，那個邪惡的組合一旦公開的活動，必然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劫殺。」

李十全悚然動容的問道：「有這麼嚴重？」

「但願我是誇張了一些。」黑衣怪人道：「目前，我祇能提醒你們，從現在起，不可單獨行動，遇有強敵，立即聯手格殺，同時由於敵暗我明，隨時隨地都得當心暗算……」

略為一頓，又道：「今後，如有新的情況，我會適時的告訴你們。」

李十全問道：「今後，我們如何聯絡？」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已經是小有名氣了，不用甚麼聯絡辦法，有必要時，我隨時都可以找到你們。」

李十全苦笑無言。

黑衣怪人嘆了一口氣道：「山雨欲來風滿樓，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希望你們四個好好的把握機會，好自為之，再見……」

「再見」聲中，人已長身而起，曉色朦朧中，閃了兩三下就消失無踪。

小辣椒皺眉說道：「嗯！這個人好神秘。」

小酒鬼道：「這還用你說……」

小辣椒道：「你就喜歡跟我抬槓。」

小酒鬼道：「不是我喜歡跟你抬槓，是你說的本來就是廢話，你說，誰不覺那黑衣怪人很神秘？」

小辣椒笑問道：「這麼說來，你小酒鬼一定有新鮮話了。」

小酒鬼道：「我的話不一定新鮮，但絕對不是廢話，我們四騎俠，不論任何場合，一向都是嘻嘻哈哈的，是不是？」

「唔……」

「方才，為甚麼誰都『嘻哈』不起來呢？」

「……」小辣椒沒接腔。

「還有，十全公子一向是三句不離『老子』，如果我沒記錯，方才，他祇說過一次『老子』，這又是為甚麼？」

小辣椒含笑反問道：「你說呢？」

「我說嗎？」小酒鬼悠然的說道：「是那黑衣怪人具有一股無形的壓力，使我們想『嘻哈』一下也很難。」

假和尚搔了一下他的光頭道：「對對對……不對，不是無形壓力，好像是一股無形的威嚴……」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不，不是無形壓力，也不是無形威嚴……是……一股子難以分辨的氣氛，很邪門的氣氛。」

「對！」小酒鬼含笑接道：「就是那股子邪門邪氣，教我們『嘻哈』不起來，也害得我滿肚子的酒蟲，鬧翻了天……」

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一個酒瓶，拔開酒瓶塞，牛飲了起來。

其實，那不是酒瓶，應該說是酒囊才對，黑黑的，軟軟的，不知道那是甚麼質料，也不怎麼大，大概也可以盛上五斤左右。

小辣椒向李十全笑問道：「李大哥，現在，我們如何行動？」

李十全沉思道：「這兩天發生的事，暫時丟開，繼續我們預定的行程。」

小辣椒道：「我們預定的行程是西湖。」

李十全道：「不錯。」

小酒鬼接口道：「好啊！打道西子湖……」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了一聲冷笑，「不必去西湖了，這兒，就是你們埋骨之所……」

話到人到，微風颯然中，現場中已出現一位身長玉立的白衫書生。

身材頎長，二十上下年紀，劍眉星目，唇紅齒白……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白衫書生一現身，趙得柱、李哲也趕了來，跟在李、趙兩人身後的，還有趙丹鳳。

趙得柱、李哲兩人一臉惶恐，向白衫書生躬身行禮道：「參見少主。」

白衫書生冷冷的道：「還好，你們兩個都還活着。」

語氣雖很平和，但那言外之意，卻令人承受不起。

李、趙兩人低垂着頭，連大氣都不敢出。

趙丹鳳站得遠遠地，淚流滿

臉，有如帶雨梨花。

白衫書生「咦！」了一聲道：「小鳳，怎麼掉眼淚？是誰欺負你？」

也沒有見他作勢挪動，一抬步之間，已到了趙丹鳳的身邊。

他不經意地露出了一手絕代輕功——「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小辣椒、小酒鬼、假和尚等三人臉色微變。

李十全卻是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嘴邊的「狗尾草」一翹一翹的，好像完全是局外人。

趙丹鳳嬌軀一扭，閃挪丈二之外道：「你少管。」

趙得柱臉色大變地沉聲叱道：「丫頭欠揍！」

白衫書生碰了一個軟釘子，反而笑道：「沒關係，我相信時間一定可以改變一切……」

目光移注小辣椒，笑問：「你就是四騎俠中的小辣椒？」

小辣椒傲然的點頭道：「不錯。」

「很好，見面更勝聞名。」白衫書生又轉向李十全道：「閣下一定就是李十全了？」

「對！」李十全含笑點頭道：「那邊兩位就是假和尚及小酒鬼了。」

「幸會，幸會！」

「閣下雖然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威，但老子膽敢斷定，你絕對不是首腦人物。」

「你很有眼光。」

「過獎。」

「閣下的觀察，認為我應該是甚麼身份？」

「大概是你們頭頭的大少爺吧？」

「一猜就中，果然高明。」

李十全注目接問：「閣下現在是本來面目？」

白衫書生道：「是本來面目。」

李十全道：「別的我都不問，你也不必問我甚麼，但你既能以本來面目示人，應該也可以以眞姓名見示。」

「可以。」白衫書生答得很爽快，「在下宇文白。」

「原來是宇文公子……」

「可是，我這個宇文公子可沒有你這位十全公子那麼有名氣。」

李十全笑笑道：「這好辦！現在，祇要你能打敗十全公子，你的名氣馬上就可以超過老子了……」

「果然是好辦法。」宇文白含笑接口道：「現在，你看我的……」

擊掌三下，週圍人影飛閃，一下子出現四十多個年齡、裝束以及兵刃都不一樣的人。

四十多個高手中，有和尚、有尼姑、有道士，當然還是俗家人佔最多數。

佔多數的俗家人中，又以十八個年輕劍士佔多數。

十八個年輕劍士一律玄色勁裝，目光呆滯，臉色灰白。

也就是李十全、小辣椒兩人由縹緲山虛無洞回程中，曾經遭遇那種由藥物和特殊手法所控制，有如活死人一樣的殺手。

不過，當時祇有四個，現在卻有十八個。

至於那另外包括僧、道、尼、俗的二十多個，李十全雖然不認識，卻是一眼就可以斷定，都是一流內外兼修的高手。

李十全精目橫掃，披唇一哂道：「羣妖畢集，漪歟盛哉！」

宇文白道：「以前我低估了你，以致連連損兵折將，尤其是今宵之損失最為慘重，幸好本公子還另有安排，並及時趕來。」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觀察，你及時趕來，還是等於白費……」

宇文白截口冷笑道：「本公子是不是白費，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趙丹鳳揚聲道：「小虎哥，他們還有羅剎國的火器……」

趙得柱截口怒叱道：「丫頭找死！」

宇文白道：「沒有關係，畢竟他們是青梅竹馬之交，讓她賣這最後一次交情也好……趙護法，把她抓回來！」

原來趙丹鳳向李十全投過無限幽怨，無限關懷的一瞥之後，已經騰身飛射而去了。

「是……」

宇文白目送趙得柱於恭應聲中飛射而去之後，這才俊臉一沉，厲叱一聲道：「殺！」

* * *

趙丹鳳盡力狂奔。

趙得柱啣尾疾追。

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時，卻被人將趙得柱截住。

截住趙得柱的人是水蜜桃。

同時，趙丹鳳也被莊小紅截住。

趙得柱好像並未對水蜜桃特別加以注意，祇是揚聲大喝道：「小紅，點住丫頭穴道！」

莊小紅嬌笑道：「我為甚麼要點住她的穴道？」

趙得柱大聲說道：「小紅，你別開玩笑……」

水蜜桃截口冷笑道：「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告訴你，莊小紅是洞主身邊的人。」

「洞主？」趙得柱一楞道：「你說的是縹緲山虛無洞洞主？」

「不錯。」

「那位洞主是甚麼人？」

「你很快就會知道。」

趙得柱目注莊小紅道：「小

紅，你真的是前來臥底的？」

莊小紅道：「那還假得了嗎？」

趙得柱冷笑道：「很好，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水蜜桃插口冷笑道：「趙得柱，你太抬舉了你自己了，看劍！」

「刷刷刷」一陣快攻，將趙得柱殺得連忙後退！

趙丹鳳急得手足無措，大聲道：「九姨……」

莊小紅截口笑道：「現在，應該改口叫莊姊姊。」

「莊姊姊，請叫她不要殺我爹……」

「放心，水蜜桃不會殺他……」

水蜜桃果然沒有對趙得柱下殺着。

她將趙得柱迫退三丈開外之際，即停止進攻，並沉聲喝道：「趙得柱，由於你有一個好女兒，我奉命不殺你，也奉命轉告你幾句話，從現在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趙得柱截口怒道：「哼，老夫不領情！」

水蜜桃冷笑說道：「你要是自己想找死，神仙也救不了你的……莊姊姊，咱們走吧……」

「走」字聲中，莊小紅一把抓起趙丹鳳，當先疾掠而去。

水蜜桃又說道：「趙得柱，你是個聰明人，該如何抉擇，你自己看着辦吧！告辭了。」

話落，也長身飛射而去。

歷代恩仇　一朝清算

慘烈的大屠殺，在宇文白的「殺」聲中展開。

人數方面，四騎俠吃了大虧，一對十一，那實在是不好玩的，敵衆我寡。

雙方交手之前，小辣椒已經以最簡單的方式，向小酒鬼和假和尚說明了那十八個活死人的特性，和應付的方式。

所以，儘管在人數上衆寡懸殊，戰況卻未呈一面倒。

而且一交手，四騎俠就各自解決了兩個「活死人」。

尤其是李十全，打的是「擒賊先擒王」的主意，一舉解決了兩個「活死人」之後，立即揮劍飛撲向宇文白道：「你也別閑着。」

一句話的工夫，已攻出了二十七劍，將宇文白迫退一丈七八。

宇文白朗笑一聲：「來而不往，非禮也……」

反守爲攻，一陣快攻，居然也將李十全迫退一丈開外。

李十全清嘯一聲，騰身而起。

宇文白也騰身相迎。

兩人以凌空之勢，在五丈多高的空中互拚手掌之後，分別一個倒翻，分射三丈之外。

雙方足尖一點地面，又飛撲回來，殺成一團。

由地面殺到空中……

由空中殺到地面……

三起三落，三分三合，互相纏鬥將近百招，仍是難分高下。

不過，由雙方的神態判斷，李十全應該是略佔優勢。

因爲，李十全一直表現得氣定神閑，好像游刃有餘，而宇文白卻是鬢邊已現出汗珠。

宇文白邊打邊冷笑道：「李十全，我很榮幸，第一次出馬，就遇上一位旗鼓相當的高手……」

「老子也有同感……」

「李十全，我敢斷定，你打的是『擒賊先擒王』的歪主意。」

「不是歪主意，是好主意。」

「是歪主意也好，好主意也好，我敢斷定，你都行不通……」

「不！這一定行得通，老子有絕對的自信……」

「噹！」一聲，宇文白的長劍被震開，人也在驚呼聲中疾退丈五之外。

「哪裡走！」

李十全清叱聲中，如影隨形，跟踪追擊。

「難道還怕你不成！」

宇文白冷笑聲中，又回身迎戰。

李十全朗聲大笑說道：「不怕就別逃……」

宇文白一陣快攻將李十全迫得連連後退了七八尺，又騰身而起，並厲叱道：「殺！」

李十全反應很快，顧不得追殺，連忙貼地一陣快滾。

也就當他貼地快滾的同時，「砰砰」連響，至少有五支火器同時發射。

不遠處傳來宇文白的朗笑道：「好一招『懶驢打滾』……」

他的語聲未落，李十全已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宇文白沒料到李十全的反擊會如此之快速，閃避已不可能，祇好揮劍硬接……

* * *

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等人的混戰，也已進入緊要關頭。

十八個「活死人」，祇剩下四個。

二十六個僧、道、尼、俗中也祇剩下十二個人。

四俠方面，本來就是以劣勢的人數佔優勢的戰況。

現在，由於對方的死傷過半，四俠方面，更是佔盡優勢。

現在那些剩下來的人，也都是這批人中功力最高的，儘管已處於劣勢中，但由於都沒接到撤退命

令，仍然作拚死的頑抗。

却有利於四俠方面。

由於那些人的拚死頑抗，使得那批隱於黑暗中的火器手投鼠忌器，不便發射。

但情況很明顯，繼續頑抗下去，那批人勢非全軍覆沒不可。

宇文白也看出了此一危機。

由於連番挫折，憤恨之餘橫了心，於揮劍硬接之時，揚聲喝道：「不必顧慮甚麼，殺！」

他本來比李十全略遜一籌，這一分神說話，更影響了他的功力。

「鏘」然巨響聲中，人被震出八尺開外，他口中的那個「殺」字，也因而含糊不清。

緊接着那一聲含糊不清的「殺」字，一聲勁喝遠遠傳來：「不可以！」

李十全得理不饒人，跟踪而上，一劍刺進宇文白的那綿密的劍網之中。

人影一閃，「鏘！」地一聲，李十全的寶劍被架住。

李十全也跟蹌退立丈外。

架住李十全長劍的，是一位穿粉紅宮裝，外表看來約有二十三四歲的少婦。

宮裝少婦不算美，也不難看，是那種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的大衆型臉孔。

不同的是那種無形媚勁——媚到令人心癢難搔的媚勁。

還有，就是那雙似醉似醒，水汪汪的媚眼，足以令天下男人意亂情迷的媚目。

她一刀架住李十全的怪劍後，媚笑道：「夠勁，小伙子，你眞棒！」

宇文白俊臉鐵青，沉聲說道：「西門阿姨，殺了那小子！」

方才，如非是宮裝少婦及時援手，宇文白已死在李十全的劍下。

所以，宇文白對李十全可以說是已恨到極點了。

對於一個已恨到極點的人，自然是必須殺之而後甘心。

但宮裝少婦並沒有理他，祇是向李十全注目笑問道：「李十全，你看我美不美？」

李十全這個浪子，好像是被宮裝少婦的媚勁迷住了。

祇見他目光痴迷，張口結舌，連啣在口中的「狗尾草」也幾乎掉了下來。

此情此景之下的李十全，當然不會答話，甚至連點頭也不可能。

憑李十全的身手之高，竟然被宮裝少婦一句話就被迷住。

宮裝少婦那一份媚勁的威力，實在是駭人聽聞了。

宮裝少婦笑意更濃，又笑問道：「說呀！你看我美不美？」

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她不僅用嘴巴說話，連眼睛、眉毛，全部「動員」了。

尤其是那眼波的蕩冶，足以令百煉鋼也化作繞指柔。

她不僅祇是施展她那天賦的媚勁，同時也在施展能惑人心神的邪術——惑心術。

李十全本來就是一個不拘小節的浪子，此情此景之下受制，應該也不算意外。

李十全仍未接腔。

但另外有人接口道：「你是很美，比臭鴨蛋，臭狗屎還要美……」

話到人到，旁邊忽然冒出一位亂髮蓬鬆的短裝老人來。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道：「你……」

短裝老人截口笑道：「我這個糟老頭兒雖然年紀大一點，但寶刀絕對未老，保證比這年輕小伙子更棒，也更有勁。」

花白的鬢髮、爛桃眼、酒糟鼻，配上那五短身材，和那油垢滿身的青布短裝，自稱爲「糟老頭」，倒也算是名副其實。

這位外表實在不怎樣的短裝老人，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一出場，就有了意外的反應。

本已受到迷惑的李十全，忽然清醒了過來，疾退丈八外。

本來一副足以迷死天下男人的表情宮裝少婦，臉色也爲之一變再變。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再變之後，冷笑了一聲道：「你怎麼還沒有死？」

短裝老人齜牙一笑道：「我苦等了好幾十年，打了幾十年的光棍，爲的就是等你給我做老婆，心願未了，又怎能……」

「閉嘴！」

「行！男子漢，大丈夫，老婆大人的話，不可不聽。」

「你再廢話，我就砍下你的狗頭！」

「……」短裝老人沒接腔。

「你知不知道，我們都在找你。」

「……」短裝老人仍沒接腔。

「我問你，這些年來，你一直躲到甚麼地方去？」

「……」

宮裝少婦怒聲道：「怎麼不說話？」

短裝老人苦笑道：「說話，妳要砍下我的狗頭，不說話，又要怒聲呼叱，女人可眞難相處，看來我還是一輩子光棍打到底算了。」

宮裝少婦冷笑道：「你去死吧！」

收刀揚掌，凌空擊向那短裝老人的前胸。

* * *

李十全是聽到短裝老人的語聲，才霍地驚醒過來。

他是大行家，心知短裝老人是友非敵。

短裝老人的話雖然是向宮裝少婦說的，聽來也很平凡，但對李十全卻灌注了「獅子吼」的上乘神功，這才使李十全霍然清醒了。

李十全靜聽二人的對話，卻聽不出什麼名堂來，正想協助同伴，將剩餘的殘敵一舉殲滅時，短裝老人已跟宮裝少婦打將起來。

兩人是徒手相搏。

看起來既不激烈，也不精彩，一招一式都是慢吞吞地好像有氣無力。

但這種看似有氣無力的搏鬥，卻隱含着無限的暗勁與無窮的殺機。

遠在二丈之外的李十全，也感到潛勁過人，而為之星目中異彩連閃。

就在這時候，一縷簫音嫋嫋的傳了過來。

簫音中充滿了一片祥和，不但令人俗念盡消，也具有消弭暴力的魅力。

首先是李十全想要「除惡務盡」的念頭為之煙消雲散。

其次是小辣椒等人的惡鬥也停止了。

惡鬥雖然停止，但原來祇剩下的四個「活死人」和十二個僧、道、尼、俗的那批人，已一共才剩下九個。

接着，宮裝少婦和短裝老者也同時罷戰，顯得意興闌珊。

當現場的惡鬥全部中止時，那奇異的簫音也戛然而止。

沉沉夜色中，一位黃衫老者以流水行雲的步伐止於三丈之外。

黃衫老者年約五十出頭，面目清癯，長鬚垂胸，一臉和氣。

小辣椒首先高聲歡呼道：「師公，你老人家來得正好。」

小辣椒的師公是丁二先生。

眼前這位黃衫老者就是丁二先生。

丁二先生擺手制止小辣椒說下去，目覩現場中屍體狼藉的慘景，禁不住長嘆出聲。

宮裝少婦笑笑道：「丁二，看來你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很慚愧！」丁二先生苦笑道：「在下還是依然故我。」

「少裝蒜。」

「如果在下眞有什麼長進，又有什麼理由故意裝蒜。」

「方才，那簫音不是你吹奏的？」

「哦！原來妳是說的這個。」

「……」宮裝少婦哼了一聲。

「不是我自己向臉上抹灰，打死我也吹不出那樣的簫音來。」

「是嗎？」

「信不信由你，就算我再面壁半輩子，也不可能有那樣的成就，何況……」

「何況怎麼樣？」

「如衆所週知，我丁二本就不會玩簫。」

「至少你知道那是誰？」

「是的，我知道，妳也不會不知道。即使是妳不知道，多想想也一定知道，也會想起來的。」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沒接腔。

丁二先生又道：「走吧，妳我都有很多事情要辦，是不是？」

宮裝少婦點點頭，向那短裝老人瞪了一眼，道：「曹老頭，你現在是改邪歸正了？」

「也談不上什麼改邪歸正。」短裝老人笑笑道：「妳也明白，有時候眞是沒法自主的。」

宮裝少婦一揮手，同時冷笑一聲，偕同宇文白率領着僅餘的殘兵敗將，匆匆離去。

李十全向短裝老人抱拳道：「多謝老前輩方才及時援手。」

短裝老人連連搖手道：「慢來慢來，我糟老頭有話問你。」

丁二先生截口道：「曹兄，已經快天亮了，這兒不便多留，咱們換個地方再說吧，怎麼樣？」

短裝老人道：「不怎麼樣，你丁大俠怎麼說怎麼算。」

丁二先生道：「很好，各位都請跟我來。」

* * *

不大不小的湖。

不大不小的遊艇。

朦朧曉色中，看起來似幻似眞，有如太虛幻境。

現在，丁二先生等羣俠，就在這艘不大不小的遊艇中開懷暢飲，現在，這一頓酒席已近尾聲。

小辣椒喝完了杯中的酒，向丁二先生撒嬌道：「師公，現在，酒足飯飽，該可以說了吧！」

丁二先生故意裝迷糊道：「丫頭，妳要我說什麼呀？」

小辣椒美目一轉，道：「先說那位吹簫的異人，然後說那洞主的來歷，再然後說曹老前輩的來歷，最後再說那姓西門的妖婦，和宇文白的來歷。」

丁二先生撚鬚笑問道：「丫頭，妳還有多少個然後呢？」

小辣椒嬌笑道：「還有很多，不過馬虎一點，暫時到此為止。」

「很好，妳的胃口還不算太大。」丁二先生含笑接道：「現在，妳聽着。」

「我正在聽哩！」

「當我跟妳差不多這個年紀的時候，武林中有四句歌謠，那就是：『三杯通大道，一曲震九州，八魔歸一統，四海樂悠悠。』這四句歌謠中，包括當時武林中十二位名氣、武功都是最高的人。」

小辣椒問道：「師公，你老人家今年高壽幾何？」

丁二先生笑道：「六十有二了。」

「那麼，這是說，這已經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錯。」

「如果那十二位武林奇人還健在的話，最少也該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

「差不多，有些還可能已經超過百歲了。」

「啊……那一批奇人是否都還健在呢？」

「是否全部健在，我不敢肯定，但其中一位，妳已經見過了。」

四騎俠同聲問道：「是誰？」

「其中一位，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丁二先生指手一指短裝老人道：「這位自稱『糟老頭』的，就是當時八魔中的老七曹不仁。」

「啊！」

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在曹不仁的身上。

小酒鬼更含笑接道：「曹老前輩，你的大名很好玩啊！」

曹不仁道：「不，不許叫前輩，更不許叫老前輩。」

「只能叫曹老頭。」

「對！」曹不仁轉向丁二先生道：「請繼續說下去。」

丁二先生徐徐地道：「方才，你們所見到的另外一位就是八魔中的老三『不老妖姬』西門美玉。」

小辣椒道：「就是那穿粉紅宮裝的少婦？」

「不錯！」

「可是，她看來還很年輕呀？」

「所以才叫『不老妖姬』呀！」

「眞邪門。」

「其實，八魔名稱叫做『天外八魔』，當時都被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收服，成為一統門的死黨。」

小辣椒道：「一統門是當時武林中實力最強大的組合？」

「不錯！」

「四句歌謠包括了十二位武林奇人，現在一句『八魔歸一統』就包括了九位，那麼……」

丁二先生截口道：「其餘三句中的三位，都是白道中，現在先說第一句『三杯通大道』……」說到這裡，他轉向曹不仁道：「曹老頭，你是當時當事人之一，而我不過是根據傳說人云亦云，如果我說的有不對的地方，請馬上糾正。」

曹不仁含笑點頭道：「沒問題。」

丁二先生沉思着道：「所謂『三杯通大道』指的是醉仙杜三杯。」

小辣椒插口笑道：「這些名稱，都有點怪怪的。」

「別打岔。」丁二先生徐徐地說道：「杜三杯也叫杜不醉，他老人家喝酒只喝三杯。」

小酒鬼接口笑道：「只有三杯酒量，怎能稱為『醉仙』呢？」

丁二先生道：「所謂三杯，是另有解釋。」

「如何解釋？」

「那就是前三杯，後三杯，當中有多少杯不算，也沒法算。」

小酒鬼伸了一下舌頭，道：「看來，我這個小酒鬼還得多多學習才行。」

李十全接口問道：「丁前輩，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

丁二先生道：「到目前為止，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我還是不敢肯定。」

「誰能肯定？」

「洞主。」

「啊！」

「洞主就是第二句歌謠『一曲震九州』一陽子前輩的傳人。」

全體驚「啊！」聲中，李十全接口問道：「方才，那位吹簫的高人，就是洞主嗎？」

「不錯！」丁二先生道：「現在說一陽子前輩，他老人家也被稱為簫聖，以一支白玉簫飲譽武林，跟杜三杯、姜四海前輩一同號稱為『宇內三仙』。」

小辣椒接口問道：「那麼姜四海前輩，一定是『四海樂悠悠』那句歌謠中的奇人了？」

「是的，他老人家自稱為姜太公，也被稱為『瘋秀才』呢！」

小辣椒道：「聽這些名稱，姜太公一定是一位很好玩的老人家。」

丁二先生道：「不錯，姜太公人到那裡，那裡就有歡笑。」

「所以，才有那『四海樂悠悠』的歌謠。」

「正是。」

「現在，好像只有『八魔歸一統』沒有詳細說明了？」

「對，曹老頭，有關這一段故事，我想還是由你這位當事人之一自己說出來比較好。」

「可以。」曹不仁沉思着說道：「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武功無敵，生平未逢敵手。」

小辣椒道：「難道他的武功比『宇內三仙』還要高明？」

曹不仁道：「這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閒事，所以，就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的紀錄。」

「你們天外八魔，是怎樣被一統門收服的呢？」

「一個字，就是『賭』。」

「如何賭法？」

「當時，宇文無畏要我們天外八魔以車輪戰法，每人跟他交手三百招。」

小酒鬼插口笑道：「每人三百招，八個人豈非是兩千四百招？」

小辣椒白了他一眼道：「你很聰明啊！」

小酒鬼向她扮了一個鬼臉，說道：「妳却太笨，現在才知道我小酒鬼是個聰明人。」

「哼！」小辣椒轉向曹不仁道：「你們賭的是什麼？」

曹不仁道：「賭注是一統門的基業和我們天外八魔的自由。」

「啊！」

「如果宇文無畏接下我們的車輪大戰而不敗，我們天外八魔就成爲一統門的八大護法，否則，一統門就讓給我們天外八魔。」

「看來，這賭法還算是公平。」

「也許是吧。」

「結果，宇文無畏贏了這個東道？」

「是的，說來眞教人爲之氣結。」

「怎麼說？」

「當時，他接下我們車輪大戰之後，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一樣。」

「以後呢？」

「以後，當然是我們天外八魔成了一統門的八大護法，一統門的勢力如日中天，成爲武林中黑白兩道的盟主。」

小辣椒道：「我是說，以後一統門又是怎樣瓦解的？」

「這個……」曹不仁向李十全看了一眼，說道：「這就要說到當時的另一位武林異人了。」

話鋒一頓，又道：「當時，那位異人年紀很輕，如果現在還健在的話，也可能不會超過七十歲。」

小辣椒忍不住截口問道：「那是誰？」

曹不仁回答道：「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自稱是『死神』。」

「好可怕的名稱。」

「是很可怕，其實，『死神』二字，對那位異人來說，倒是名副其實。」

「死神很愛殺人？」

「當然，不愛殺人，又怎麼能稱爲死神。」

「他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當然是殺壞人，很可惜，死神像夜空中的流星，雖然發出耀眼的光芒，却一下子就消失了。」

「啊！」

「死神出現江湖，前後不過三年，他武功高絕，嫉惡如仇，三年中死在他手中的大壞人，至少也在一千個以上。」

小辣椒伸了一下舌頭，道：「這是說，他平均每天至少要殺一個人？」

曹不仁苦笑道：「大概是吧！」

小辣椒道：「難道說，一統門就是在死神手中瓦解了的？」

「可以這樣說。」曹不仁回憶着道：「當時，死神向一統門挑戰，並指定堂主級以上的人都要到齊，地點以一統門總壇後面的山谷中。」

「那是一個雷雨交加的日子，一統門方面，正副門主加上八大護法，外加四大堂主，一共是十四個人，而死神却只是一個人而已。」

小辣椒道：「十四對一，一統門應該算是佔盡了優勢。」

曹不仁苦笑道：「但事實上，副門主和四大堂主，以及我們天外八魔中的老二、老八都當場慘死，當我們只剩下來的六個和宇文無畏也正岌岌可危時，忽然發生了强烈的大地震……」

「啊！」

「在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中，全部被活埋了。」

「你是怎麼樣出來的？」

「我是被簫聖一陽子前輩救出來的，所以，我革面洗心，伺候他老人家的徒弟水洞主。」

「那位不老妖姬，是否也是一陽子前輩所救的呢？」

「不知道。」曹不仁皺眉說道：「在我昨宵看到西門美玉以前，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被救出來的人，但現在，我已知道，當時被活埋八個人中，至少還有三個人活着。」

小辣椒道：「還有一個是誰？」

「死神。」

曹不仁邊說邊向李十全看了一眼。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有見到死神本人，却見到他的徒弟。」

「啊！」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你昨晚，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眞的着了迷？」

「是眞的。」

「照我的忖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了迷的？」

「可以這樣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的。」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爲……」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是死神的傳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投向李十全。

李十全一楞，說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等於已承認他是死神的傳人了。

小辣椒搶先問道：「你眞的是死神的傳人麼？」

* * *

小辣椒是丁二先生徒弟雲羅仙子的弟子，加盟「四騎俠」之後，又接受李十全的指點。

至於假和尚、小酒鬼二人，本來也是各有師承，加盟「四騎俠」之後，經劫餘生特准連同小辣椒都收爲記名弟子，由李十全代師傳藝。

所以，到目前爲止，小辣椒、小酒鬼、假和尚等三人，對李十全是亦師亦友，對劫後劫餘生的一切，却是一無所知。

李十全正容點頭道：「是的。」

小辣椒苦笑。

假和尚也苦笑道：「大哥，爲什麼一直都瞞着我們？」

小酒鬼也附和着道：「是啊，那是爲什麼呀？」

李十全道：「恩師交代過，在沒有人看出我是死神的傳人之前，不許公開身份，也不許過於露鋒芒。」

「啊！」小辣椒接問：「現在，可以公開身份了吧？」

「不錯。」

「以前，你對敵時，也保留了部份實力？」

「是的。」李十全向曹不仁道：「你糟老頭是如何看出老子的來歷？」

曹不仁道：「因爲，我是跟死神打過交道，而倖逃不死的人。」

「說得還不夠明白。」

「不是我說的不夠明白，是你隱藏身份的方式還不夠徹底。」

「啊！」

「據我所知，死神所用的寶劍名爲『三星寶劍』，劍葉和劍柄上都用寶石鑲成日、月、星的標誌。」

「不錯。」

「現在，你的寶劍上雖然已漆上一層烏金，但劍柄上的三星標誌却未加以掩飾。」

「你……眞是有心人！」

「所以，昨宵我一見你的劍柄，就斷定你是死神的傳人。」

「還知道些什麼？」

「還知道令師擅長『九轉百幻萬應神功』，可以任意變幻自己外形和嗓音，同時，也能在毫無所覺狀態之下，遇到强敵偷襲時自生反應。」

「不錯。」

「所以，昨天我及時提醒你，不過是順水人情，當時，即使我不提醒你，西門美玉也傷害不了你，何況……」

李十全笑問：「何況什麼？」

曹不仁神秘地一笑道：「西門美玉根本就不會傷害你。」

李十全一怔道：「那是爲什麼？」

曹不仁道：「因爲，西門美玉之所以成爲『不老妖姬』，主要原因就是靠採補，像你這種條件的小伙子，打死她也捨不得……」

李十全苦笑道：「夠了。」

曹不仁神色一正，道：「平心而論，令師雖然殺孽太重，但他殺的都是該殺的人，而且，他的成就絕對是空前的。」

丁二先生插口道：「是的，傳說中的死神是武林煞星和救星，也是武林中的奇才、鬼才和通才，不但精通各門各派的武學，而且，還能融會貫通，推陳出新。」

李十全苦笑道：「很可惜，老子資質太差，學的還不及他老人家的五成。」

小辣椒嬌笑道：「很不錯呀，我們的龍頭大哥，也懂得謙虛了。」

李十全笑道：「妳懂個屁，謙虛是美德呀！」

小辣椒正容道：「現在說正經的，當年被地震活埋的人，可能已全部脫險。」

曹不仁搶先問道：「何以見得？」

「我當然是有根據。」

「請說。」

「第一，那個神秘組合的少主叫宇文白，很可能就是以前一統門主宇文無畏的兒子或孫子。」

「唔……」

「第二，昨宵，西門美玉曾經說過一句話，你還記不記得？」

曹不仁苦笑道：「我這個糟老頭記性太差，記不得了。」

小辣椒對他道：「她說，『我們都在找你』……」

「對對對……她是這樣說過的，看來，還是女孩子比較心細。」

「別向我臉上貼金，現在你說，她那句話，表示一些什麼呢？」

曹不仁苦笑道：「雖然不是表示另外五個都已全部脫臉，也表示已有部份脫險了。」

丁二先生輕嘆了一聲，道：「

如果那五個已全部脫險，那麼，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實力，還是很令人頭痛的。」

一艘小艇，疾駛而來。

丁二先生目光一凝，說道：「是水蜜桃。」

不錯，小艇上羅衣飄拂的正是水蜜桃。

當小艇還在五丈之外時，水蜜桃已飛身而起，輕盈曼妙地落在遊艇上。

丁二先生說道：「看來又有了新的任務了。」

「是的。」水蜜桃將兩封信函分別交與李十全、丁二先生，道：「請二位先看看洞主的指示，我還有話轉達。」

丁二先生、李十全二人分別看過信函之後，水蜜桃又道：「都記下了？」

丁二先生、李十全默然點頭。

水蜜桃道：「我來之前，死神前輩要我轉告李公子，他老人家當年未完成的任務，着由你儘速完成，務必在一統門還沒正式東山再起之前，加以撲滅。」

李十全含笑點了點頭，說道：「得令！」

＊　＊　＊

「得令！」

「再加把勁！」

「……」

「你眞差勁。」

滿身大汗的宇文白，「滚鞍下馬」，像一隻鬥敗公鷄，長吁一聲：「我已經盡了力。」

西門美玉不勝幽怨地道：「年紀輕輕，還不如你爹爹。」

西門美玉不愧那「不老妖姬」的綽號，不但臉孔看起來有如二十三四歲的少婦，也仍然具有少婦的美妙胴體。

宇文白苦笑道：「就是由於妳是我老爹的情婦，我心中才覺得怪怪的，也才影响了我的表現。」

西門美玉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不必找什麼藉口了，銀樣蠟槍頭就是銀樣蠟槍頭。」

「不是！」他再度騰身「上馬」。

「你……」她不勝驚喜：「你的復元力倒是很快。」

宇文白一面全力「馳騁」，一面喘息着道：「現在說老實話，方才是太緊張……這一次……一定要妳好看。」

西門美玉像一條八爪魚，緊緊地纏着他，俏臉上是一片既滿足，又嘉許的神情：「唔……這才是眞正的男子漢。」

她不但口頭嘉許，也以美妙的動作婉轉承歡。

「這一次」他果然顯示出「眞正的男子漢」的氣概，將她一次又一次地送入銷魂妙境。

良久良久之後，她才發出一聲滿足的輕呼，道：「唔……孺子可教……有後望焉……」

宇文白得意地笑道：「我馬上可以來一個『梅開二度』，妳信是不信？」

「信，不過，不用了，身體要緊。」她吻了他一下：「留待下一次表演吧！現在，趕快穿好衣服，別躭誤公事。」

「還有什麼公事？」

「是很重要的公事。」

「是我老爹交代的？」

「不錯。」

「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西門美玉反問道：「你說，你對於你老爹所交辦的事，辦得好不好？」

宇文白苦笑道：「不好。」

「你自己都認爲辦不好，你老爹當然不可能認爲你辦得好。」

「我老爹怎麼說？」

「他說你好大喜功，剛愎自用，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成天在女人堆中鬼混，不是一個做武林霸主的材料。」

「可是他祇有我這一個寶貝兒子，總不能將大好的基業送給別人吧！」

「所以，他將你交給我，要你跟在我身邊，多多學習。」

宇文白邪笑道：「妙極妙極，剛才的學習，我已獲益良多。」

「別油嘴滑舌，走，去遲了，可能會錯過一場熱鬧。」

「這到底是什麼熱鬧，妳還沒有說明。」

「你有一位叫宇文敖的叔祖父，知不知道呀？」

「知道，他就是長春島島主。」

「當年，宇文敖跟你祖父相處不好，一怒而去長春島，這之後，一直沒有往來。」

「這些，我也知道。」

「現在，宇文敖已率領大批人馬，重入中原。」

「眞的？」

「你連我的話都不信？」

「很抱歉。」宇文白含笑道：「是不是由於本門東山復起，叔祖父盡棄前嫌，前來加盟助陣？」

西門美玉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想得眞美。」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你不想想，一統門東山再起，還在秘密中，宇文敖怎會知道？」

「那……」

「告訴你，宇文敖是前來向四騎俠尋仇的。」

宇文白一怔道：「我叔祖父跟四騎俠之間，又有什麼仇恨？」

西門美玉媚笑道：「你呀！只懂得成天偎在女人懷抱中，正經事

什麼都不知道。」

宇文白涎臉笑道：「古人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莫待……」

他搔着頭皮苦笑：「眞他媽的要命，一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

西門美玉道：「姑奶奶告訴你，小寶貝，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

「對對對……所以，我成天偎在女人的懷抱中，沒錯呀！」

「是沒錯，姑奶奶再告訴你，宇文敖之所以向四騎俠尋仇，是由於四騎俠在不久之前，殺了他三個兒子。」

「啊……」

「這當然是一場龍爭虎鬥，你老爹正好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現在，我明白了。」

＊　＊　＊

傍晚。

荒山古道。

暮色蒼茫，西風蕭瑟中，一輛雙套馬車，在古道上飛馳。

馬車車廂密閉，看不到坐在裡面的是什麼樣的人。

駕車的車把式是小酒鬼。

假和尚正騎着一匹黃驃健馬隨後護送。

看這陣容，毫無疑問，車廂中一定是李十全和小辣椒了。

小酒鬼探手入懷中取出酒囊，喝了一口之後，笑問道：「龍頭大哥，關在車廂中，會不會覺得氣悶？」

車廂中傳出李十全的語聲道：「只要有小辣椒在一起，就不會氣悶了。」

「啊！龍頭大哥，你現在在做什麼呀？」

「自然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呀！」

小辣椒的語聲却含嗔嬌叱道：「抱你個頭呀！」

「哈哈哈……」三個「男人」都縱聲大笑了起來。

小辣椒怒聲道：「不許笑！」

李十全的語聲道：「行，男子漢，大丈夫，說不笑就不笑。」

「這才乖。」小辣椒的語聲：「小酒鬼，你不要沒話找話說。」

「是，姑奶奶。」

「我問你，到前頭小鎭還有多遠？」

「不遠，也不近，大概半個時辰就到了。」

「哦？還要半個時辰，那不是早就天黑了嗎？」

「天黑了，才更好呀！」

「天黑了爲什麼更好？」

「可以爲所欲爲啊……哈哈哈……」

古道旁的密林中傳出一聲冷笑：「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人影飛閃，前頭十多丈處已出現四個勁裝大漢，一字橫排，將古道阻住。

馬車在四個勁裝大漢前三丈處停了下來。

小酒鬼齜牙一笑道：「要買路錢？」

那四個勁裝大漢，全部人高馬大，每一個都比四騎俠中身材最高的假和尚還要高出一個頭，站在那兒，就像四座鐵塔。

最右的一個冷笑一聲：「不要錢，祇要你們的命。」

小酒鬼道：「很好，先報名來！」

「長春島島主駕下四大金剛。」

「你們四個是爲宇文敖的三個寶貝兒子復仇而來的？」

「不錯……你就是四騎俠之中的小酒鬼麼？」

「正是。」

「後面那騎馬的是假和尚？」

「唔！」

「還有兩個在車廂中？」

「你好像很聰明呀！」

「叫他們都滾出來吧，咱們一個對一個。」

小酒鬼冷笑道：「你以爲，你比你們島主的三個兒子還要高明嗎？」

「混小子，你敢看不起咱們！」

接口的是最左邊的一個，說話間，已仗劍飛撲過來。

別看他人高馬大，身手倒是輕靈而又俐落，那飛撲之勢，更是快速驚人。

李十全沉喝一聲：「讓我來。」

車廂門簾應聲飛起。

那勁裝大漢眼見就可將小酒鬼刺個對穿，但眼前却已不見人踪。

他心中一凜，想收招變式都已不可能，連人帶劍刺向車廂中的李十全。

火爆的場面，一下子靜了下來。

那勁裝大漢取代小酒鬼的地位，站在車轅上掙得滿面通紅。

小酒鬼正跌坐在車廂頂上乘風涼。

端坐車廂中的李十全，右手摟着小辣椒的柳腰，左手食中兩指夾着對方的劍尖，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神情，嘴邊的「狗尾草」連連的翹動着。

那勁裝大漢臉色一變再變。

他們的三個同伴也飛掠過來，看到這情形，也是臉色一變再變。

那勁裝大漢再度奮力一掙，還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他，羞憤交迸之下，憤然震斷了長劍，以斷劍刺向李十全。

不！不是「刺」，是「送」，乖乖的將他斷劍「送」到李十全手中，人却被李十全「送」到丈八之外而楞在當場。

不但那勁裝大漢楞在當場，他的三個同伴也同時楞在當場。

而且，連四騎俠中的其他三位也都楞住了。

他們三位雖然知道這位龍頭大哥的武功高出他們很多，卻不曾想到會高到這種程度。

平心而論，宇文敖手下四大金剛，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他們四個人的身手，比起他們少主「東海三蛟」來，絕對只强不差。

要不然，宇文敖的復仇行動中，又怎敢派他們四位打頭陣。

當然，之所以有這樣情形，是由於李十全已決定以死神傳人的身份「敞開來幹」有關。

以前，李十全盡可能避免鋒芒畢露，不得不保留大部分實力。

現在，既已決定「敞開來幹」，自然就可以放手施爲。

* *

李十全揮揮手道：「老子不想爲難你們，去叫你們島主來。」

說話間，隨手一抖，那支奪自對方手中的斷劍，化成片片鐵屑，洒落車前。

不遠之處，傳來了一聲沉喝：「四金剛退下！」

「是！」

正不知如何自處的四大金剛，聞言如逢大赦地退到五丈之外。

人影一閃，車前已多出了一位灰衣老人。

此人約莫六十七八年紀，身材魁偉，慈眉善目，一臉和氣，一臉笑容。

如果以貌取人，誰都會認爲他是一位菩薩心腸的長者。

實際上又如何呢？

灰衣老人目注李十全，慈祥笑道：「李十全，咱們又碰頭了。」

李十全一怔，道：「老子沒見過你，報上名來。」

灰衣老人「哦！」了一聲，說道：「對了，咱們雖然是再度碰頭，却是第一次見面。」

李十全一怔，道：「此話怎說？」

灰衣老人含笑說道：「小老弟，還記不記得『望鄉台』上的那個『老鬼』？」

李十全啞然失笑，道：「你就是『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你怎麼還沒有死？」

「笑面人屠」屠萬夫是被李十全由「望鄉台」的樓板下出其不意，震落千丈絕澗中的。

當時，他們雙方沒有見過面，所以，才有前面的那一段對話。

屠萬夫笑意盎然地道：「沒辦法，老天爺認爲我殺人還不夠，不但不讓我死，而且還在絕澗中給我安排一支千何首烏。」

有急驟的蹄聲遙遙傳來。

李十全悠然地道：「所以，你現在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他邊說邊將懷中的小辣椒推向一旁。

那急驟的馬蹄聲，越來越近。

屠萬夫連連點頭道：「服過千年何首烏，就是不想更進一步也不行啊！」

李十全道：「老子倒有一個好辦法，讓你不能更進一步的好辦法。」

「哦！」

「那就是砍下你的狗頭。」

「鏘」地一聲，寶劍出鞘，同時，他右手中也出現一幅白底紅圈的三角小旗。

雪白的小旗。

血紅的日、月、星三星標誌，强烈對比之下，令人觸目心驚。

還有那蒙住寶劍的一層烏金，也早已揭掉，現出三星標誌的本來面目。

澄澈如一泓秋水的劍葉上，兩面都用小粒的血紅寶石嵌成日、月、星的三星圖案。

這就是當年死神用的「三星寶劍」和「三星追魂令」。

雖然祗是風光了三年，但五十歲以上的武林中人，都一定記得，那是比閻羅王駕前的黑白無常「勾魂令」更恐怖的玩藝。

* * *

屠萬夫一看見這兩件玩藝，立即本能地臉色大變，騰身倒射。

慌不擇路，屠萬夫這一倒射，剛好撞在急馳來的一位騎士身上。

那位騎士身穿青衫，紅光滿面，鬢髮如銀，有如南極仙翁。

此人就是春島島主宇文敖。

宇文敖的後面還有八騎人馬——四大護法和四大堂主。

再加上打前站的四大金剛，長春島可說是精英盡出了。

* * *

屠萬夫撞在宇文敖的身上，就像撞在一堆棉花上一樣，無處着力。

宇文敖輕輕地托着屠萬夫，飄身下馬，並訝問道：「老弟何事驚慌？」

屠萬夫心有餘懼地道：「死神！」

宇文敖臉色大變，道：「死神？」

「是的。」

「在哪裡？」

「在這裡！」

接口的是李十全。

李十全已卓立馬車前，小辣椒、小酒鬼、假和尚等三人並立車側。

屠萬夫好像才省悟到自己的失

態，老羞成怒，老臉一沉，道：「小子，就算你是死神復生，老夫也不怕。」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說道：「是的，你方才的表現，就是『不怕』的最好證明。」

屠萬夫幾乎連人都被氣炸了。

但宇文敖却拍拍他的肩頭，傳音說道：「老弟冷靜一點。」

李十全又道：「其實，你大可不必緊張，死神並沒有死去，談不上什麼『復生』不『復生』，老子只不過是死神的代表而已。」

宇文敖注目接問道：「你是死神的什麼人，與死神有什麼關係？」

「老子是死神的弟子。」

「你們四個就是四騎俠？」

「不錯。」

「你是四騎俠的首領李十全？」

「正是。」

「你知道老夫是誰？」

「別廢話！」李十全冷然的接道：「宇文敖，你要爲三個寶貝兒子復仇，就快點動手好了。」

* * *

十丈外一株參天古松上，正藏着兩個人。

那正是宇文白和「不老妖姬」西門美玉。

宇文白斜倚在一根巨大的樹椏上，西門美玉的嬌軀整個偎在他的懷中。

這二位，眞是懂得享受人生的人，目前這樣子，既可居高臨下看熱鬧，又可以互相溫存一下，一舉兩得。

月亮也很湊趣。

雖然夜幕已垂，但初昇的滿月，淸暉遍地，視野良好。

* * *

宇文敖冷笑道：「你夠豪爽，衝着你這一份豪爽，老夫也只要砍下你們四個人的腦袋，那就行了。」

「匡郎」一聲，已亮出了九環金刀，手一抖，「嘩啦啦」聲中，喟然長嘆：「封刀已逾半甲子，想不到今宵還要……」

接下來的是一聲長嘆。

屠萬夫連忙接口道：「島主，有道是笨鳥先飛，這頭陣請讓給我吧！」

「好，小心一點。」

「我知道。」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屠萬夫截口怒叱道：「小狗看刀！」

話出招先，「小狗看刀」一句話中，已攻出卅六刀。

狠、準、快，卅六刀就有如一氣呵成。

李十全沒有反擊，從容的接下卅六刀，並朗笑道：「你眞教老子失望，那支千年何首烏，好像餵到狗身上去了。」

三句話的工夫，屠萬夫又攻出了七十二刀，圍着李十全轉三圈。

李十全仍然是祗守不攻。

屠萬夫展開第三輪的快攻。

這回，李十全有了不同的反應，他那防守的劍幕中，迸射出千百道的血紅光芒，就像是初昇旭日所迸射出來的耀眼金芒似的。

凡是聽說過以往死神作風的人都知道，血紅光芒是三星神劍上的紅寶石受到無上內力所激發出來的寶光。

那就是死神要殺强敵的光芒。

一旁掠陣的宇文敖臉色大變飛身支援，並急聲勁喝道：「屠老弟快退！」

「還退得了嗎？」

李十全冷笑聲中，同時發出了一連串「叮叮」的脆響，如砍瓜切菜似地「噗噗」聲响，最後是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

一切歸於靜止。

宇文敖被震退丈五之外，老臉一陣青一陣白，默然無語。

而屠萬夫手中的鬼頭刀已削成一片片鐵屑。

成七八塊，這還是宇文敖及時支援，否則，屠萬夫的死狀必然更慘。

李十全好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的一樣，嘴邊的「狗尾草」習慣地一翹了幾翹。

情況很明顯，他對宇文敖已經手下留了情。

宇文敖强抑心中激動，冷冷地道：「李十全，你雖已手下留了情，老夫可絕不領情。」

宇文敖不愧是老一輩的成名人物，並不隱瞞自己的敗績。

李十全淡然一笑道：「老子也並沒有要你領什麼情。」

「老夫也不妨老實告訴你，錯過了今宵，老夫還是要設法殺你們四個人。」

「隨便！」

宇文敖目光一掠屠萬夫那慘不忍睹的殘屍，長嘆一聲道：「年紀輕輕，殺人的手段好殘忍啊！」

「閣下忘了，屠萬夫殺過多少人？」

「令師呢？」

李十全眉梢一揚，道：「老子師傅殺的都是應該殺的人。」

「該殺的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有道理，老子請教，死在該殺的人手中的無數不該死的人，難

道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

宇文敖被問得啞口無言。

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閣下可以請了，在下有幾句臨別贈言，不知你愛不愛聽？」

宇文敖漠然的點頭道：「說吧！」

李十全又以他那吊兒郎當的神態道：「今後，你要找老子尋仇，老子不計較，只希望你保持過去不跟一統門同流合汚的風範，不要跟死灰復燃的一統門餘孽有什麼勾搭。」

宇文敖一愕道：「甚麼？一統門又捲土重來？」

李十全道：「不錯，他們早已藏身在左邊的密林中，最近的兩個就在那株參天古松之上。」

邊說邊目注宇文白、西門美玉藏身的那株古松上，朗聲笑道：「二位，戲已看夠了，是否也該下來了？」

「高明……」

西門美玉嬌笑中，偕同宇文白飛身飄落當場。

宇文白並向宇文敖深深一躬，道：「叔祖父您好。」

「不好！」

宇文敖一揮手，飛身上馬，率領着他的手下人絕塵而去。

這時，左右兩邊密林中，都有人緩步走了出來。

右邊林中出來的是一個藍衫中年文士和三個鬚髮斑白的灰衣老人。

黃衫中年文士就是宇文無畏的兒子，宇文白的父親，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門主宇文子都。

三個灰衣老者是天外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老四皇甫仲、老六刁英豪。

再加上老三西門美玉，天外八魔已到了一半，這也就是說，還活着的天外八魔中人除了老七曹不仁之外，全到齊了。

再加上宇文子都、宇文白父子倆，這一份實力是足夠瞧了。

左邊密林中出來的是水長東、丁二先生、少林羅漢堂住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眞人、曹不仁等五位。

而曹不仁的手中還抓着一個人——李哲。

李哲臉如死灰，垂首不語。

水長東還是一身青布衫裙，頭上多出一幅包頭的青布。

撇開四騎俠不說，雙方陣容倒也算是旗鼓相當了。

宇文子都對水長東等人的適時出現，似乎感到意外，而爲之臉色一變。

李十全已於水蜜桃所交付的密函中知道了水長東就是他母親白玉冰的化身，因此，一見就激動的叫道：「娘！」

白玉冰淒然一笑，道：「虎兒，千言萬語併做一句，娘對不起你。」

李十全連忙說道：「娘，千萬別這麼說。」

白玉冰道：「有些話，我必須當衆說明，多年苦心孤詣，我只爲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公事，那就是奉恩師之命，預防一股邪惡勢力的死灰復燃。

「很慚愧我一直沒有辦法查出那股邪惡勢力，究竟是什麼人，一直到昨天，才由死神大俠相告，是一統門的餘孽在作怪。

「第二件是私事，就是手刃李哲、趙得柱二人，由於小鳳的關係，趙得柱我已寬恕了他，現在，李哲這匹夫由你親自手刃報父仇。」

目光轉向曹不仁，道：「曹老頭，請將李賊的穴道解開，扔過去，讓他作公平之一搏。」

「是！」曹不仁解開了李哲的穴道，隨手抓起向李十全一扔，說道：「小老弟接着。」

李十全沒有接。

事實上，李哲已在半途中猛使千斤墜，瀉落在李十全身前三丈處。

李十全納劍入鞘：「你沒有兵刃，我也徒手超渡你，現在，你可以先活動一下筋骨。」

「不必。」

李哲慘然一笑，左手一抬，猛然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噗」地一聲，腦漿鮮血迸射中，徐徐地倒了下去。

李十全怔了一下，道：「也好，免得有汚我手。」

現場中沉寂了少頃之後，白玉冰向宇文子都揚聲道：「你就是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之主宇文子都？」

宇文子都冷然點點頭，回答道：「不錯。」

「你已知道李十全是死神的傳人？」

「不錯。」

「當年，死神爲什麼嗜殺，並必須消滅你們一統門，你知不知道箇中的原因？」

「不知道。」

「也不知道死神的姓名來歷？」

「廢話。」

「不是廢話，現在，我告訴你……」

所有正邪羣雄的目光，包括李十全在內，都一齊投向白玉冰身上。

白玉冰徐徐道：「死神姓杜，名恒，他父親杜天行跟宇文子都的父親宇文無畏同爲邊關守將，宇文無畏是杜天行的副手。

「在一次瓦刺入侵的大戰中，乘勝追擊，消滅了一個瓦刺部落，俘獲了一位美麗的公主和巨額的金銀珠寶。

「財色動人心，宇文無畏想將大批財寶據爲己有，辭去官職，在江湖創一番大事業，但杜天行堅決反對，要將巨額財富呈繳朝廷。

「心懷叵惻的宇文無畏，乃偕同心腹發動兵變，將杜天行制服，並僞造杜天行的通敵文件昭示部屬，呈報朝廷。

「於是，戰功、財寶、美人都歸宇文無畏所得，而杜天行以通敵叛國罪，滿門抄斬。」

宇文子都截口冷笑道：「這些，都是死神杜恒所說？」

「不錯。」

「既然當時杜家滿門抄斬，杜恒又怎能活到今天？」

「問得好。」白玉冰輕嘆了一聲：「說來也是天意，當時的杜恒，正跟一位風塵奇俠學藝於天山，才倖免一死。」

「以後呢？」

「以後，宇文無畏達到了他辭官開創一番事業的願望，當杜恒藝成下山時，一統門的勢力正如日中天。

「當時，杜恒於明查暗訪，獲得乃父的冤情後，曾獨闖禁宮，面謁皇帝，請求爲父平反，皇帝也曾一口答應。

「可是，光是皇帝答應不管用，在有關部門『推、拖、拉』的情況下，一晃二年沒有下文。

「杜恒忍無可忍下，於是決定以自己的力量復仇雪恨。首先開刀的，是主審他父親那個案子，也曾受過宇文無畏的好處那個混賬官兒，其次是陽奉陰違，故意不予平反的那批狗官兒。

「然後，就以『死神』身份，在江湖上對白道中的僞君子和黑道巨擘，展開血腥屠殺。」

宇文子都又截口問道：「他爲什麼不立即找先父復仇？」

白玉冰道：「這當然也有原因。」

「什麼原因？」

「杜大俠認爲，由於宇文無畏的利慾薰心，涉嫌誣告，使他一家三十餘口，寃沉海底，杜大俠如果也來一個滅門報復，殃及無辜，於心不忍。但只殺宇文無畏一人，又太過便宜了他，於是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要宇文無畏死前受到三年精神上的折磨，這也就是說，當他對宇文無畏採取行動的三年之前，就已經通知了宇文無畏。

「所以，武林中，最先知道死神身份的人也就是宇文無畏，但是，他却秘而不宣。

「也所以，宇文無畏在那三年之中，除了自己勤練武功之外，也全力擴充自己實力，並設法拉攏天外八魔。」

宇文子都冷笑道：「可惜先父已經作古，你這一面之辭，有幾成眞實性，已沒法考究。」

白玉冰道：「由於宇文無畏已在復仇行動的大地震中遭到了天譴，杜大俠劫後餘生，也大徹大悟，不再追究什麼，也不打算再殺人，這一點，杜大俠的弟子李十全可以證明。」

宇文子都說道：「李十全能夠證明什麼？」

白玉冰道：「在我說明這些之前，李十全只知道他師傅叫死神，叫劫後餘生，其餘的是一無所知，你說，這能證明一些什麼呢？」

「那麼，他爲什麼又向本門尋仇？」

「這就要問你自己了。」

「問我？」

「不錯，你自己的作爲，比你老子更爲殘忍、狠毒，尤其是以藥物和特殊手法，所造成的活死人，更是慘無人道。」

「……」宇文子都默然無言。

「杜大俠雖然不再尋仇，却並未放棄對一統門的注意，所以，現在的結果，完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宇文子都仍沒答腔。

「再說，以你的現在作爲來說，即使杜大俠不讓李十全出面，我也不會放過你。」

宇文子都訝問道：「妳我之間又有什麼過節？」

白玉冰道：「你我之間，沒有什麼過節，我辦的是公事，我奉恩師一陽子之命，隱居縹緲山虛無洞，就是要伺機剷除武林之敵。」

宇文子都仰首大笑道：「好，理由都給妳佔盡了，不必再說什麼了，劃下道來吧！」

白玉冰道：「不必劃道，你們父子和天下八魔中的四個餘孽，一共是六個，除了你的兒子造孽還不算多，可以免死之外，其餘五個都死定了。至於我這邊只由我們母子兩人出手。」

宇文子都爲之目光一亮道：「其餘的人眞的不出手？」

「絕對眞的。」白玉冰沉喝一聲：「虎兒！」

李十全含笑接口道：「虎兒在。」

白玉冰道：「動手吧！別弱了死神傳人之名氣。」

「得令！」

「鏘！」地一聲，身劍合一射向宇文子都。

身形所經，右手順勢一掌，將八魔中的老六刁英豪擊得踉蹌退向白玉冰身前，李十全是左撇子，左

手使劍。

白玉冰撿了個便宜，手中白玉簫順手一敲，刁英豪的腦袋開花了。

白玉冰首開紀錄，而且是「槓上開花」——左手一揮，宇文白被震退三丈之外，一身功力同時被廢掉了。

李十全還沒有到達宇文子都身前，就被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和老四皇甫仲聯手截住。

宇文子都和西門美玉却雙雙撲向白玉冰。

這是武林難得一見的最激烈，也最精彩的惡鬥。

但由於雙方的動作都太快了，只見刀光劍氣，不見人影。

當然也不可能分辨是誰佔了優勢。

遠在五丈之外的小辣椒向小酒鬼悄聲說：「小酒鬼，我好緊張。」

小酒鬼道：「別擔心，妳應該對我的龍頭大哥有信心。」

假和尚道：「也應該對龍頭大哥的娘也有信心。」

一聲慘呼，皇甫仲跟蹌後退七八步，頹然的倒了下來，他的前胸竟然插着他自己的長劍。

白玉冰也好像不甘在兒子的面前示弱，皇甫仲才倒斃地上，西門美玉也悶哼一聲，被震退三步，於鮮血猛噴之下倒了下來。

現在白玉冰、李十全母子二人都成了一對一的了。

二對一都不曾佔得上風的宇文子都、柏文山二人，現在這情況，自然更爲吃力了。

宇文子都眼看大勢已去，已存「脚底抹油」的打算，且戰且退。

就在這時候，李十全的寶劍上迸射出一片耀眼紅芒。

緊接着，一聲慘呼，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被腰斬。

宇文子都心膽俱裂，騰身而起，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去。

李十全沉喝一聲道：「娘，讓我來收拾。」

李十全話沒有說完，人已以御劍術追了上去。

只見兩道精虹以凌空之勢一扭，一絞，宇文子都連慘叫都不曾發出，就已經身首異處，隨着一蓬血雨，掉落地面。

當李十全回到白冰玉身邊時，白冰玉已揭去頭上的包頭布巾，頭上牛山濯濯，戒痕猶新。

李十全一愣之下，滿臉痛苦地跪了下去道：「娘……妳這是爲什麼？」

白冰玉撫摩着他的頭頂，慈祥的一笑道：「虎兒，痴兒……不要難過，娘現在法號『百了』，恩仇了了，一了百了，你該替娘高興才對啊！」

（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麥菁・文
可飛・圖

無形神魔

魔侍者貽禍江湖　農家女襄助除惡

時值隆冬，所謂數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時候，正是鄉農清閑的日子。本來該是釀得家醇笑指天，瑞雪六出兆豐年的，但是，這幾年風雨失調，更要命的是朝政不修，縱容一批土豪劣紳，重利盤剝，刻薄小民，笑都笑不出來，豐年就更不是他們的了。酒更是欠奉，能吃飽不挨餓，已是上上大吉，那裡敢指望其他。

自己不釀酒，勢必照顧村口的孟氏酒家，故此，孟大爺笑呵呵的招待着一班鄉親。

孟大爺是一個好好先生，生就一張胖圓的臉、一部絡腮鬍子，而身材就似隻酒罎那麼樣，生意一好，他就在人堆中滾來走去。

鄉親們在嘆氣、在訴苦，借了些酒意發發心中的寃屈、牢騷……不料，外面卻有人在叫……

「趙三，趙三，出來……」

其中有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農，本在與鄉親談說着自己的不幸，突然，他臉色變了，變得十分的蒼白，邊應聲邊走動，一掀門簾，他走了出去，外面還在下雪的啊！那個趙三上身祇穿了件破棉襖，下身是條破棉褲，如果沒有這幾杯酒下肚，他眞抵不住這雪地的寒冷。

一出門，可就不對啦，叫的叫，罵的罵，打的打，求的求，可憐趙三沒等說出整句話來，便給人窒住了、打斷了。

「欠了租不還可以，咱家的少爺祇要你的女兒去抵償，你的女兒呢？」

鬧了半天，爲的就是趙三女兒，村中鄉親可心中明白啊，趙三有四個兒子，就祇有一個閨女，現年十六歲，生得秀俏，再說，一直在陽光、雨水下長大，比那些城市姑娘多幾分剛健之氣，何況，窮人兒女，沒人能夠服侍你，相反的，由於四個弟弟不太懂事，而病歪歪的母親，更該有人遞湯傳藥的，因此，她早懂事了，也早就支撐起這個窮門小戶。

就因爲這樣，農家女子藏不住在家中，她得上田下圃的幹活，她的美麗就讓人家看清了，也因此，引起了有錢人家的注意。

再說，就算那些大人大戶的老爺、少爺不會親自來看，也有那些王八蛋、狗腿子、催田租、逼親的上門來，上門來還能不看見？

照他們狗腿子的說法是：年紀不適合，蹇她一兩年，現在，他們認爲時間已到了，好像養肥的豬、羊一樣，可以開刀了。

不想，趙三的女兒青子不見了，分明是躲起來啦，嘿嘿，可惜她跑得了和尚，還能跑得了廟嗎？向他老人家要啊！趙三就此苦了。

其實趙三根本不知女兒跑了，他今晨出門時，女兒還在料理幾個弟弟呢……一轉眼，自己才喝了幾杯酒，時間才不多，不！時間不少了，酒徒是不會計算而已，她又會到哪裡去呢？

他本願意負責找回來……給個期限吧……好，明天，這個時候……如果明天不見青子，那就不客氣了！

趙三又回到酒店中，有不少人圍了上來，可是，那個老闆卻叫住了趙三，「我說趙三啊！你還喝酒？不是我不賣，你得找青子去啊……」

「不！不用找，我知道她看我死，要看我死……所以，我今天第一個來……喝早酒……孟大爺，說實在，我……幾時那麼早來過？我心中煩……我怕和家中人……說話……所以……」

「你溜出來了……」孟大爺有些冷冷的，語調透出些不滿來。

「是……我……」趙三有些惘然之感了，他依稀看到不是一個人或幾人在，用冷冰冰的眼光看他，而是有幾百個人在看他，用卑視的眼光注視他，意思是，你……這個可惡的老頭，你能這麼忍心，看着女兒往火坑中跳！

「不，我，可是，各位……我不甘心，但是，鄉親們，我是沒辦法……我是……」他突然蹲下身子，雙手捧臉，他哭了，老人家在衆目睽睽之下，當衆哭了起來，那是多麼彆扭啊！

人羣中，有幾個比較瞭解趙三之家底，他們心中明白，趙三說的沒辦法，是實在的沒辦法了，一家七口，一個又是長年病癱在床上的沒用人，其他，除了趙三，就祇剩下個青子，可以說是主力。兒子們，十來歲到五歲，吃是挺能吃，幫就幫不了多少了。

幾年的虧空，又加上重利盤剝的黑心鬼，他走投無路了，呂大爺看上了他的女兒，他又有甚麼辦法，誰也該可憐他，他是想盡了辦法，他打過山獸，他佈過陷阱，他更不惜氣力的苦幹，還是不夠，試問，那有甚麼辦法？

賣女兒抵償，當然不該，那他除了雙手奉上之外，他還能有甚麼好法子，避免如此慘事發生。

現在，他希望喝酒，是啊，喝了個糊裡糊塗，然後倒頭一睡，百事不知，也不必理，他希望用酒來痳醉自己，然後，讓女兒出了門——但是，他依然是個人，他依然有知覺，他那會不痛心，他焉能女兒一出門就不再掛念了？他……讓人們阻止了喝酒，也就是說，他祇能清醒冷靜的，讓痛苦事透心而過……

可是哭也不是個辦法啊？走吧……對啊，去找女兒吧！趙三跌跌蹌蹌的出了門。

然後，酒店依然恢復熱鬧——飲酒，不過，始終有那麼一點愁意籠罩四週，明明講鄉耕之事，可不知怎麼一來，會說到了趙三，講其他雜事的，也不知會甚麼一轉，轉到了趙三身上。

趙三反而變成了話題，而一提起趙三，人們就有一種愁然之苦，唉！人們是誰也沒有力量管這件事，誰也明白，呂大爺——這個獨霸一方的大人物，和他對碰的，能討得好？

突然，有人衝進了門，叫衆人去幫幫忙，說青子吊死在村中社公廟前的老槐樹上。

人們陸續走了，一邊走，一邊在談論着趙青子，一致認爲，趙青子性子太烈，而呂大爺逼人太甚！

趙三眼淚鼻涕糊住了臉、鬍子……他傻了眼，看着女兒的身子，有人在叫，快抬回去，別冷僵了，人們七手八脚的抬了走……不久，人走完了，祇有一個孩子，冷冷的站在廟門前，看着村衆的背影，他咬牙切齒的說道：「我……我一定代你報仇……姐姐……」眼淚慢慢的流過了他削瘦的臉。

「孩子，你不怕冷？」

孩子讓這突然而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祇見一個滿臉笑容的老人，站在他身後，孩子一見這笑容，眞想跳了上去，狠狠的打他一巴，但是，他秉性冷靜，强制了自己，對老人搖了搖頭。

「嗯，眞强項……」老人還在笑，「孩子，肚子餓了吧？」

孩子依然冷冷的搖了搖頭。

「跟我走吧……」老人邊說已一手抓住了孩子，這就令孩子火了，他不想走，你來抓他，他奮力一揮，他希望揮脫了手就走！孩子可依稀感到了自己的手腕有如上了副鐵銬，並且一股大力拖了他就走，孩子急了，他冷然的說道：「老大爺，你這是用强。」

「是啊！老夫是用些强了。」

「我可心不服啊！」

「能不服嗎？孩子，人總得向强力低頭的啊！」

「我肯嗎？我會嗎？」

「你想代你姐姐報仇吧？嗯，不留住小命，試問，你能報仇嗎？」

孩子可幾乎跳了起來，自己想報仇，這是心中事，決不能讓人看出來，他不能風聲稍有外洩，這老人是不是呂大爺方面的人？那孩子頭上有了汗，這寒冷的天氣，孩子可是冷汗淋漓。

「你怕了……」

「對……我……怕了……」

「那就乖乖的聽我話……」

「不！不！沈師說過，士可殺不可辱！」

「啊！看不出，你還唸過幾錢書的呢。」

「老……大爺……」孩子話未出口，突然，他發現他已到了門口，而父親正在與呂大爺的爪牙說着話。

「各位，青子能救活，眞……我……怎能忍心讓她死……於非命，各位……高抬貴手……」

「不理他，你得跟我們走……爲甚麼？別裝傻啦，大爺要你還錢，總之一句話，還錢給人，你揀一樣……」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叫：「醒了，醒了……」好，這幾個狗腿子，立即不說了，他們如狗顚屁股的走了過來看……果然，趙青子已吐出了口中濁痰，一個中年婦人在推她的背部，青子開始飲泣了。

「好……算你運氣不壞，哈哈，我們留兩個人在此地，幫你看着青子，咱們幾個去通知大爺，哈哈……」笑聲中，眞的留下兩個惡奴，名義上是照顧，其實是監視。

孩子可如瘋了般掙脫了老人，飛也似的撲了上去，一邊哭叫姐姐，可惜，此時的趙青子剛從鬼門關上回來，她的哭是第二本，第一本上吊，那是序曲，現在，可算是繼續下去，她甚麼也不知道，甚麼也不清楚，弟弟的哭叫，她也是覺得在極遠的地方傳來。

「孩子，別哭了……別哭了……」中年婦人推拿了一陣，又說了幾句話走了，誰也沒有看清此人是誰。老實說，當時亂紛紛亂哄哄的，誰又會注意了她。

但是，那個男孩子可留了心，因爲，他是冷靜的孩子，又何況他得記住誰救了自己的好姐姐，雖然，他不認識她，更可以斷定的是，她不是本村人。

但是，他依稀記起來了，在沈老師的家中見過她一面，不過，可能記錯……唉！現在得先看望姐姐，他想起了姐姐的好處，多好的姐姐，寧可自己少吃一口，也省下來給娘，或者給幾個兄弟吃。

天不亮起身，有月光時，她可以徹夜的代自己兄弟幾個縫這補那的……娘生得和姐姐一樣好看，但是，娘老了，姐姐一直說，咱們幾個累了娘，可是，姐姐，你可知道你的好看，會變成了你的不幸。他哭了，抱住了姐姐哭了，大聲哭。

「別哭了，小鬼，起身讓青姑娘好好的料理料理……喂！朱狗子家中有鷄，拿幾隻來……」小鬼在下命令，可憐的朱叔叔低頭無語，孩子明白啊！朱叔叔是靠幾隻孵蛋的母鷄找些外快，或者，留作孵小鷄賣錢，可不能殺，但是，那幾個呂大爺的手下，比陰兵鬼卒更可憎可恨，他們的話，不聽不從，他們有的是拳、脚。朱叔叔吃了苦，給兩個惡奴拳打脚踢的，打了個乾嚎苦叫。

打了幾下，叫了幾下，好，兩人走了，自己動手，乾脆明瞭。朱叔叔抱住了兩人的一隻大腿，求啊，告啊！當然是不行，朱叔叔讓兩個人踢了個臉青鼻腫，幾乎昏死了過去，可到底阻止不了兩人，看兩人搖搖擺擺的走了。

孩子咬緊了牙，握緊了拳頭，耳邊傳來了老人的語聲：「又想報仇？唉，小孩子，自顧不暇啊！不能啊！」孩子尚未辨清語聲的高低，抬頭一望，祇見一張笑臉回看他，如此的討厭，如此的可憎，老人也大概看出了孩子的意思，走了。

趙青子醒了，她看清了週圍，她更看清了自己的弟弟二秀，她十分心痛，她明白自己死不成，她又是悲傷，又是難過，她抱住了二秀的頭，痛哭失聲……

不少鄉隣在勸趙青子，還不是那幾句話，「好死不如惡活。」「螻蟻尚且偸生。」甚麼甚麼的，趙青子那會不懂，可惜的是，她活着無味，還有，將自己拿去餵那隻惡老虎！她寧死也好過讓那個惡人糟蹋了！

現在，死不了，她看到了二秀，她又是一陣刺心的痛，說實在，叫她拋棄了幾個苦命的弟弟，她也實在捨不得，當時是一時之氣，現在，看到眼前親人，她更難受，我是不想死的，但是，好弟弟，我又該怎樣的活下去啊？這話，她祇能放在心中。

咦！兩個狗腿子回來了，奇怪，爲甚麼走路時……脚步跟蹌，明白了，喝醉了酒，不對，朱狗子家中不可能有酒，早已說過，幾年的歉收，家家戶戶有他們的難處，誰也不能耗費米糧釀酒。那麼，兩位是幹甚麼來啦？

再看一看臉色，更是不對，臉如死灰……唉，我們苦於吃不飽，我們也苦於應付租、賦，你們得天獨厚，你們……還有，剛才還是意氣如虹，更且，打人踢人挺有力的，那會一下子變成了煨灶的貓、鷄呢？對啊，他倆是去捉鷄的啊！爲甚麼手中無鷄？兩個大男人，並且，時時來鄉下魚肉鄉民，他倆捉鷄拿鴨，可算是手到擒來，那會捉不着？

再看看，兩人在抖，天是冷，他們穿得好，也不算少，咱們冷死，也輪不到他倆叫冷，這又是個奇怪，甚麼事，沒人能明白，但是，兩人來到了朱狗子面前，四膝

跪地，拚命叩頭，又是件怪事，叩甚麼頭？

「求求你……朱大哥，饒了我倆，饒了我倆，我們做豬做狗，也記得你老的好處。」

朱狗子大驚失色，在場人又有那一個不弄了個稀里糊塗？這兩人難道捉鷄捉不着，碰撞了六畜神？

「你倆幹甚麼啊？我的大爺……」

「不，我是狗，我是王八蛋，我是……是畜牲，你老饒了我倆……我倆就是奉命行事的啊……」邊說邊叩頭，眞應了那句老話，叩頭似搗蒜。

朱狗子實在弄不明白，他臉有難色，他想扶起了兩人，不料兩人可又怕朱狗子的手，「別再折騰我倆，我明白了，老人家，你有反彈之力，損人氣穴……你……饒了我們吧。」

甚麼反彈之力？損人氣穴？朱狗子眞人不露相，剛才他用了一種怪異手法，可以捱打不還手，其實，他已用自己的眞氣反擊對方？不過，鄉村佃戶，他們那能懂得這些，眞的，說了他們也不懂。

那麼，朱狗子懂不懂？除非他是眞人不露相，否則，他也是不能懂，因爲，有件事是鄉隣清楚的，朱狗子是本村人，可以說是生於斯，長於斯，長於斯從老於斯，極可能是最後死於斯，說他是個勤儉的鄉農，沒有人會反對，說他是個隱居於此的湖海大俠，沒有半個人可以相信。

朱狗子一臉惘然之色，誰也看得出他是眞的，還有人記得三年前，爲了家計，也進山打山豬，可憐的是，他摔斷了腿，如果不是趙三進山看見，朱狗子可能就此完蛋了，就算如此，他還得接骨駁筋的，養了半年的傷，家中鬧得更拉下大虧欠……養了幾隻鷄，是他兩夫婦的性命，爲了鷄捱了打，幾乎給打死了。而今，一反而變得如此模樣，他能不能承認？

「誰說的？」有人問了，對啊！該問了這兩位狗腿大爺，誰說朱狗子有這樣的功夫？

「是個老先生。」

哪來甚麼老先生，眞的，你尋我找，村中幾時有過老先生，但是，人羣中有個人，他心中一動，二秀，他突然想起了那張令人討厭的臉孔，難道是他……

「不是我……」

二秀幾乎跳了起來，我祇是在心中在想，甚麼？他已看了出來，他抬頭循聲一望，祇見老人在人羣一角，露出了那張令人討厭的笑容，這孩子是個玲瓏的人，雖然冷傲，可不笨，突然他有所覺，老人不但是個沒由來的人，分明，他說話沒有其他人聽到，他相信，決不是衆人耳朶不靈，也不是人們的疏忽，而是老人的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方法令他說話，祇有自己一個人聽得到。

「你不信嗎？嗯，想不到，這兒果然是臥虎藏龍的地方，哈，小子，別再看我，反正有好戲可看……」

二秀有些明白，有大半不明白，甚麼臥虎藏龍，又說有甚麼好戲可看，不過，有一點可以明白，姐姐的事，已引起了俠義人士之不忍，他們會出手，他們會救姐姐出火坑。

二秀突然乘勢跪地，雙手合什，口中喃喃禱告：「但願俠義人士救救姐姐，那麼，自己就算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的。」

趙青子可不明白弟弟在做甚麼，可是，她也看見了兩個狗腿子的一切，她當然不能明白，也不會相信朱叔叔是個隱俠，不過，事出有因，不是無風起浪，否則，兩個狗腿子決不會如此狼狽。

誰呢？誰能做這種事？不是朱叔叔，總該有個人啊！

朱叔叔簡直是啼笑皆非了，他已指天發咒，你發你的，他倆無論如何的要朱叔叔饒命。

「兩位何必强人所難。」

二秀心中又是一凜，是沈老師，不是要回鄉去看看的，怎麼又回來了？但是，人羣分開了，走出一個文士，此人生得不算清秀，但是一領青襟，別有一股雅緻風度，鄉人當然認得，他是前年暑天來到本鄉的，然後，設一村塾，教村童唸唸書，有時候，他還帶了幾個村童進山打獵，人挺和氣，也挺平易近人，更難能可貴的是爲人豪爽慷慨，極喜助人，本來，朱叔叔、趙三還有幾家人家早已支持不下去了，全仗他的幫助，當然，他不是個大財主，祇不過他本身有些朋友，時時寄些錢來，至於他的朋友，很抱歉，沒有人見過，就是在最近，有個中年婦人出現，不過，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

趙青子想到過他，如果這件事有他在的話，可能她不會想不開，至少，他會代自己策劃個辦法，三個月前他走了，因爲他要還鄉去看看，說明過了年再回來，想不到，他回來得那那麼快！

兩人一見沈老師——村中人都這樣叫他，除了知道他姓沈之外，也眞不知道他的台甫，他的外號。

至於兩個狗腿子，由於一直在村中出沒，所以也認得他，可是，他來說甚麼强人所難，唉！沈老師，你是不知道啊，我倆的命在他手中繫着吶！如果不是朱狗子點點頭，兩人的小命，可眞能應了那個

老人所說，一過時限，他倆就得死，死得萬分可怖，甚至死前還得受苦痛折磨。

因此，他倆不能因他一言不合而罷休，性命要緊啊！

「眞的該有所弄清啊，兩位那會知道，朱君有如此之功夫，至少，你說個明白啊！」

「是位老先生，但是，我倆……現在已開始胸口作痛，如果……痛部位延開，那……」狗腿子哭了。

「對啊！該拖住了他……」一個老人在說話。

「是你？」沈老師看清了老人的容貌，臉色有些微變。

「怎麼？此地了結，還是找幾個幫手，打個熱鬧的？」

「谷先生？唉……想不到，你依然找來了……」

「是的，我早就說過，我是陰魂不散的。」

「很好，三日後，在平頂山黑峯頂會面吧。」

「好啊！」老人微微一笑，可是，他的不得人心的笑，令二秀更爲討厭，不過，他心中萬分激動，因爲，他已有所明白了，原來沈老師不是個沒來歷的人。

沈老師看來是無法掩飾自己了，他伸手在兩個狗腿子背後，各自重擊了一掌，然後冷冷的說道：「走罷，別再來惹人討厭，歸家告訴你的家人，靜等報應，至於你倆性命算是保住了，不過，也該形如廢人……哼哼，別再嚕嗦了，我不喜歡與人討價還價……」

兩人走了，沈老師對趙青子看了一眼道：「我來遲了一步，唉！你命不該絕，好好的保養自己，至於那些惡人，我會代你們打發他。」沈老師說了想走，趙青子伸手一攔，「沈老師……你說過……你還得修養一年才能復原的啊。」

沈老師看了一眼趙青子道：「何必代我勞心。」說畢，他走了，並且，一晃眼不見了他的踪影，看他是走得挺逍遙的啊，不知怎麼一來，嘿，人不見了，村人有的明白，有的懵然不知，不過，誰也看出，他不是個平常教書的，趙青子怔住了，誰也沒有她清楚沈老師，是她將他引進本村，記得是個夏日黃昏，她爲了母親之病，進山採些野菌，熬些湯讓娘開胃，在野菌叢生之地，他發現了沈老師，誰也知道，野菌在寒濕陰僻之地，不是熟悉此地山路，不會來到此地來，何況，這個文士是俯伏在地，姑娘是個好心人，她得叫醒他，和他說明，當其拍拍文士的後肩時，她發現文士不是睡，而實是昏迷，她慌了手脚，仗着力大，她將文士扳了過來，不想，她一反轉文士之身時，看見文士身下壓着一條蛇，一條山中極不易發現的七星烏梢，那麼，文士是爲蛇所傷，聽父輩人說，爲此種蛇咬中，那是無藥可醫的，如此說來，文士是死了？

由於看清蛇是死了，再看文士胸口有蛇牙，她勉爲其難的，代他拔去蛇牙，這是她學過的，因爲，她父親是個山裡通的，趙青子爲了減輕老父的辛勞，所以她也學過了，她拔去蛇牙時，才發現文士的心頭尚熱，並且，有微細氣息，姑娘可不能讓文士死了，一眼又看見文士手中各執一支草藥，姑娘心中一動，她看清了，正是尅制七星烏梢的斜山蓮，她連忙撬開了文士的嘴，很好，可能文士是有心人，很自然的開了口，姑娘餵了文士，用口咬碎了斜山蓮，以口對口的餵了下去。

姑娘祇顧救人，根本沒有想到男女有別。

文士心中明白，他十分感動，但是，尚幸姑娘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姑娘熟悉一切，自己無論如何，也該死在荒野之地了。

因爲斜山蓮的藥性對症，他睡着了，不過，睡夢中，他又看到了另一張臉，一張美麗又俏俊的臉，他那裡想得到，如此美麗的臉，卻已藏了一顆如此狠毒的心。

她會突然發難，無論如何想不到，自鳴爲名門正派，又頗具俠名的谷氏龍鳳的一鳳，向他暗算，爲甚麼？爲了殲滅自己這個邪魔，他身中的又是甚麼暗器？黎山七煞教中的七煞毒砂！他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她那裡來的這種暗器。

中了如此陰毒的暗器，唯恐自己不死的，谷門中有名的人物全露了面。

如果不是屢勸自己，而自己豬油蒙了心，不理不睬那位老師姐的出手相阻，自己根本無法再活下去。

自己是個傲、狠、冷、毒的人，不錯，人還是我行我素的好，一直來，自己根本不顧別人的話，不聽勸、不聽阻，與谷鳳娃的交往，師姐勸了又勸，希望自己有所醒悟，可是，自己拒絕了，自以爲自己不會錯，又何況谷鳳娃對自己的情意，除非是個泥人木偶，否則那會不明白，師姐說，言甘而重，其中有詐，怕甚麼？自己可是個受人欺侮的嗎？

谷鳳娃招來了不少事故，自己一直偏袒她，最後，更憑仗自己的功力，代谷鳳娃毀了七個門戶之名宿長老，待得自己看出，谷鳳娃利用自己代她火中取栗時，她出手了，她手中的毒砂是邪門中極可怕的毒。

自己才是師傳關門的弟子，因此，他有不少功夫是師兄姊們沒學過的，也更因此，他懂得如何醫治黎山七煞砂的毒性，他憑着自己的功力，乘隙而走，他更憑自己的機智與易容，趕到了平頂山。他知道，祇有平頂山的斜山蓮，可以尅制七星烏梢，而七星烏梢毒蛇可以吸出七煞砂的毒。

可憐，他來到了平頂山，已是筋疲力盡，還有，他根本無法引出七星烏梢蛇來，他滿山亂走，最後在山陰處與烏梢蛇兒見了面，可惜他已無能制止這條毒蛇了。

他雖然功力底子厚，但是毒砂已發生了作用，他無法可以再仗功力來尅制上述毒性發作，現在，更且是毒蛇已來，七星烏梢發覺尅制自己的天然尅星在對頭手中時，牠飛竄上身，張牙就咬，自己無法再作好打算，祇一個飛撲，將毒蛇硬生生的壓住，憑最後一口氣，他希望咬嚼斜山蓮時，烏梢蛇毒已入血中，他再也不能行動，祇有一個念頭，不可丟失斜山蓮。

幸好，或者是命不該絕，來了個農家女孩，並且，她極具眼光，將他從閻王爺手中搶了下來。

當他醒來時，四肢不能隨意運用，他明白蛇毒未消，幾日來未進飲食啊！唉！即使如此，自己至少得修練兩年，才能眞正的恢復本來面目。

兩年，兩年中得隱姓埋名，唉！想得那麼多幹甚麼？自己不久就會餓死在這個陰濕的山谷中了。

他哭了，英雄一生，傲橫一世，哼，他也會流淚，他苦笑了，但是，他恨的是自己，不聽師門各師兄姊的忠告，使到師兄們一個個的與自己翻了臉，祇有她，始終是照顧着自己，可惜自己又如何？眼淚是爲她流，不，他不想死，他希望報仇。

可是，自己將餓死在這裡了。

鼻端聞得一陣香味傳來，自己又爲人扶起了，一個農家女孩，將自己又扶又拖的，扶靠在一棵大樹邊。

看清了，四週有着不少竹草交織的短籬，困住了自己，還有捉野獸的夾子，一個小型的陷阱，分明是姑娘花了不少心血力氣作成的。

現在，姑娘開始餵自己吃飯，稀稀的飯、雜麵的餅子，不過，湯挺清鮮，哦，是野菌湯了。

吃了一頓從未吃過的美味早餐，時辰是天色微明，該算作早餐了，他有了精神，是了，他可以行動，至少，他已可以對付那些野獸、毒蛇了。

不過，姑娘在笑，對他說，得休息好幾天，她會送飯來，可惜，她家窮啊！不能找來好的東西……

呃！他眞想笑了出來，傲橫一生，他竟然要憑仗一個小女孩來救自己，要報仇，對……大丈夫能屈能伸。

「谷鳳娃，我會來找你……」突然，他想起來了，我會找她，焉知她們不來找自己？在兩年中，他無法與他們見面，他受了傷，他也細細的盤算過，谷門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他們必然會乘自己力弱之時找上門，殺了自己以絕後患。

一直來，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獨行之傑，現在竟在日夜提心吊膽的情形之下，莫名其妙的恐懼中，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

過去了一天，他祇能是約莫時間，他的疑慮未去，好像聽得些脚步聲，他不由自主的驚醒了，現在，雖說他的功力尚未全部恢復，但卻已有了三成，此君是個不世奇才，因此，即使是三成的原有功力，可也已令他能聽出來，來了三個人，兩個落地步聲極輕，一個卻是沉穩有力……

「這兒是個山陰地啊！我爹說過，常有毒蛇惡物出現……」

「桀桀……小姑娘，那你就不怕了嗎？」

「客官，我不是不怕，一來我是走慣走熟，二來，我跟爹學過設陷阱，捉蛇啊！對了，我還在那片陰濕之地設了個陷阱，你走去看看，你倆跟我一塊兒去看看，啊，那個地方有很多山菌，可肥大又鮮美的，你倆去不去？嗯，至於人，就不能在這個地方住了，尤其是夜深，我爹說了，有山風，有毒霧，能把好人鬧病了……到了，你看，我說的不錯吧，呃！或者，你倆去看看，眞能有你倆要找的人，也不一定，怎麼，不找了，走了？哦，我當然不會說，再說，我也不識甚麼人……此地也不會有陌生人……除了你。」

「不許你說……」有一聲女人呼叫聲，此君不由自主的一凜。

「我早已說過，我不會說。」

「大姐……桀桀，怎樣？」語聲極惡。

「艮弟，咱們可是名門正派，那能如此……走吧……」

「兩位走啦……呃！不帶你們走出去啦……」小女孩還挺天眞熱誠的在說話呢。

他心中明白，這個小姑娘是幫了自己個極大的忙，全仗她……否則，自己是極難走脫了這一對姊弟的追踪，突然，他由心底泛出感激來，小姑娘是爲了救自己，她幾乎爲兩個所謂江湖名門正派人士所殺，而且，在這個地方，小姑娘被殺，除了家人因不見其回去，而入山找尋之外，她極可能死得不明不

白，即使她家人找到了她又如何？一具屍身，又怎能查訪得出爲何人所害？就算你知道，也是無可奈何。鄉間民女，又能拿這一對姊弟怎樣了？死了，還不是白死？

她爲甚麼要幫助自己，即使她不知道自己來歷，即使她不是江湖人士，她也該爲保護自己而出賣他，一個根本不認識的受傷者，她這是爲了甚麼？

「因爲，我是窮人……」

等了許久，才見到小姑娘——趙青子，她十分誠懇地說着，回答着自己的問話。

「因爲我是窮人……」六個字宛如六枚重鎚，打得他頭腦發沉，傷者不禁有所悟，窮人才值得欽敬，可是，早就說過，此君是個不世奇才，因此，他心中感激姑娘，不過，卻又另外有了份留心，他再不能一見如故，也不肯將人當作朋友，他吃過虧，他不希望再吃虧，即使實在是個民間女子，決不會是甚麼江湖人物，他依然留了份小心。

他對趙青子說出了自己的姓名，當然是假名——沈景山，然後，他也不再數說其他，祇說他可能會在八鄉村中定居下來，至於自己該仗何爲生，教蒙館，趙青子十分懂事的點點頭。

他永遠不明白，這樣個聰慧而懂事的女孩子，她的智慧是從那裡來的，天賦，他可永遠不相信，突然，他更留了份心，別是有爲而來，更可能的是，敵人的深謀遠慮的伏着，不過，如果是敵人的伏着，他那裡會活下來，對啊！他早該死了，可是，他又嘆了口氣，自己的對頭不少了，有名門正派，也有邪魔外道，自己簡直是天下皆敵啊！他祇有一個想法，不論是敷衍，也不論是受騙，反正已來了，等吧！等他們發動，自己祇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他們發動得慢一些，最好，讓自己功力全復，那麼，唉！他苦笑了笑道：「到那個時候，朋友，你們不來找我，我也不肯放過你們啦……」

事實讓沈老師看出來了，孩子因家貧，還有，她是個個性激烈的女孩子，家貧，令她早已擔負起家中的担子，家貧，令她對人對事有個深刻的認識，他更看出了趙青子十分愛護自己的兄弟，爲了內疚，爲了懺悔自己的看法不對，因此，他將二秀引進了門，他已有了個打算，趙青子爲家務、病母所拖，不能好好的習武，那麼，試試她的兄弟，結果，他看中了二秀。

當師姐在無意中找到了景山時，她已打聽出來，谷家，那個自命爲滅魔長老的谷乾用，已開了山門，並且，詳細地詢問着四方追索者的報告，然後，他決定再來八鄉村探查。

谷乾用忘了詳細考查自己門下，當他由洛陽北部出發時，他的心腹大患玄魔門中唯一的長老，人魔飛天的山玉珮已得門中人之千里魔火傳訊，先走了一步，找到了沈景山。

沈景山見到了師姐，他不免萬分的內疚，可是，山玉珮善言開導，她希望師門中唯一的傳人，能不涉及此禍，她十分清楚師弟的個性爲人，他強傲、冷狠，因此，她要師弟記住，忍一時之辱，而祇求眞正的報仇。

他現在不敢對師姐再有甚麼爭執，事實俱在，師姐比他精明得多，他向村童講了說他有事回鄉，他走了，誰又想得到，他剛到洛陽附近的七里莊時，他聽到一個從未想到的事，玄魔門中三位長老，十七名二代弟子被自鳴爲滅魔門的谷乾用，聯合了所謂名門十三派，將玄魔門挑了，二十名玄魔門中精英是死是活，不清楚，可能是爲谷乾用扣押住了。

他知道谷乾用的用心，何況，此老是個陰狠、沉鷙的人，他爲求成功，無所不用其極，如果二十位同門爲其所扣押，那麼，玄魔門中的秘技，至少有七種，又得爲其逼出而據爲己有了。

又有個訊息傳來，谷乾用率領四十金剛遠去康藏之間的塔布屯，沈景山不禁大驚，因爲玄魔門下唯一的傳經長老貢喀爾在那裡坐修，所謂傳經，那就是說，玄魔門的秘籍經圖，全由其執掌，如果貢長老有甚麼不測，那麼，玄魔門算是眞正的毀了，當然，他相信這個傳訊，因爲，谷乾用掌握了二十名門下同參，極可能有人吐出口風，他是不能等，他立即再返八鄉村，不料，他中計了，現在，他親眼看到了谷乾用。

沈景山不是個笨人，當下已明白，可能有人已出賣了他們，至少，谷乾用與他照面，是給他一個說明，突然，他更明白了，貢喀爾根本無事，並且，玄魔門的傳經長老所居地宮，豈是一般人可以找到？即使強打強撞的找到了門戶，也不是輕易可以進了門的，別說貢喀爾長老之功力不凡，其人性如烈火，逼得他急了，老人會甘心一死殉教，他死了，這些經典圖籍全成廢紙了。

但是，他又那會輕易上當，他心有所悟，自己實在已墮進谷乾用的圈套中，並且，自己的弱點已爲谷乾用瞭如指掌，谷乾用果然是個智慧過人的長才，當然也是自己的照命尅星啊！

他怕了，不是怕死，而是怕不

死啊！他希望見到了師姐有所說明，至少，他得救出師姐，她無論如何不能再陷進了這個惡人手中。

山玉珮不見了，他找來找去找不到了，她是出賣了自己，難道她也背叛了師門？不會，沈景山十分明白自己的師姐，但是，在自己如此窘困情況之下，她不該躲起來，或者，他不禁心中動了動，極有可能，她已爲谷乾用暗中扣住，她已無法擺脫老妖的糾纏，如果眞的如此，那麼，玄魔門看來就得毀於一旦，罪人是誰？是自己，他頭上已流出了汗來。

三天後，在平頂山必需與老妖相會，也可以說自己必然會爲谷老妖扣殺，總該想個脫身辦法，現在，先將呂七爺除去了。

當沈景山趕赴到土豪呂龍石家中時，他不禁頹然一聲長嘆，因爲，他已看到了所謂名門正派人的傑作，人，一個個，不分男女老幼，全被點了死穴，在等死。

他相信，谷乾用又是先來了一步，原本可能將自己僅餘的一個據點也毀了，谷老妖善於花言巧語，騙得了趙家一門相信他是個行俠仗義的好人，自己，當然是個十惡不悛的魔頭，就算不是如此，自己又敢不敢與他們見面，自己那會不疑心他們會與谷老妖聯手對付自己，欺弄自己？

沈景山突然一抬頭，長嘆一聲，想不到自己縱橫江湖，而因一時不愼，毀在谷鳳娃這個「俠女」手中，而今，他是孑然一身，遍地是敵而無人是個伴，自己——江湖人稱無形神魔的我，竟然會走投無路！老實說，以自己尚未恢復十成功力的人，根本無法可以脫出谷老妖的監視。

「沈老師！」趙青子在叫，沈景山心中更驚，回頭一看，祇見趙青子手中執着一根長才尺許的碧沉沉的竹管，「是那位大娘命我轉交給你的。」

「天魔錐……」沈景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意天魔錐是師姐保管唯一玄魔門中的利器，不到萬分一之時，她是不會顯露的，上次爲救自己，她也祇是憑仗自己的功力掙脫重圍，她也不肯顯示這件暗器，現在，分明她比自己更爲清楚目前的處境，她怕自己功力不濟，希望自己用天魔錐對付谷老妖，他一頓脚，立即想起了師姐的用意，分明，她會先去對付谷老妖谷乾用了。

滅魔主者谷乾用其實是個江湖知名人物，在江湖正派人士眼中看來，他是個謙謙君子，更是個忠厚長者，但是誰也想不到，他是個深謀遠慮、工於心計的巨獠，他不惜利用自己女兒的俠名——谷鳳娃是江湖有名的萬里神鸞——美貌，借故挑翻了晉南巨豪，桑家無敵堡堡主桑其應，引使無形神魔對谷鳳娃另眼相看，兩人聯手，毀了桑家七雄。

她的美貌、她的機智、她的溫情柔意，將個沈景山陷進一個無形惡障中，他將自己的一切抖了底，並且，爲討其歡心，竟然將自己的梵文玄魔訣，細細的解說。

一個大翻臉，沈景山是讓谷乾用竊了玄魔門中的神訣，反過來倒打了一下狠的，谷乾用是仗山玉珮的拚命搶救，掙脫重圍，然而，玄魔門下，在中原傳道的，卻爲谷乾用殺了個傷亡殆盡，沈景山成了玄魔門中的罪魁禍首。

如果不是巧遇趙青子，那麼，他在年前已死於窮山之陰，但是，今天又如何？他又害了師姐。而自己，平頂山之役，看來還得仗師門遺物，來殺出重圍。

師姐爲甚麼要保護這個貽禍師門的不肖師弟？爲了師傅遺命，對啊！師姐對恩師敬如天神，師姐對師傅之一言一行，全都銘記在心，可是，自己又怎麼樣，他謝了青子姑娘，「我該走了，但願你、我後會有期。」

「大娘說過，你會明白過來的……大娘又說，你會代師門爭氣，你會更好的立起個門戶來……」

沈景山一凜，師門非但叫青子姑娘送來利器，她更要自己不可灰心，更說，你既然不小心毀了玄魔門，你就應該再興玄魔門，做錯事不怕，能認清錯誤，不再犯錯誤，那才更重要。師姐還將玄魔門的重担放在自己肩頭，又何況，他看見了青子姑娘手中那面三角形的石牌，這是師姐入門標誌啊！難道她將趙青子當作了傳人？

「大娘說，你會照顧我的……她還說你不會棄下我而抖手一去的，龍師叔！」

沈景山凜然了，看來，師姐將我的眞姓實名也告訴了她，並且，師叔一叫，更可清楚了，師姐已將趙青子收歸門下，但是，她不會傳授武功與她的，向趙青子傳授武功是自己的事了。

他明白了，師姐留下了個人情担子，交給了自己挑，爲自己的恩情，爲師姐之托孤，他不可以輕言一死之語，平頂山必須去，不去，老妖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也就是說，不打一架，不光明正大的，是無法離開此地，更無法代其照顧青子。她是抱一死之心，希望放脫自己，但是他不禁淚盈於眶的看了青子姑娘一眼。

「師叔，不怕，大娘，我該叫師傅了，她說過的，咱們從沒做過

傷天害理之事，更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胡弄世人，照天理人情，咱們沒有被毀滅的道理，你一定不會有事的，祇不過，她要你以後小心，請你遠走藏邊……」

「我怕我是做錯了一件……永難改過的錯事的啊！」

「不至於一無尅制之道，師叔，師傅再三的吩咐我。」

沈景山——龍行仰淒然的點了點頭，然後，他一長身，人已飛出老遠，趙青子在他背後，而趙青子的背後，是他用作村塾的那幾間房子，他希望在此會合師姐的，但是，師姐代他先去拖累老妖，然後，他可以憑仗天魔錐擊斃老妖，再脫出重圍。

然後，遠走藏邊……然後，覓地靜修……去藏邊找貢長老。

* * *

平頂山一片黑暗，他已看到了那個黃袍老人，是這樣的雍容，是這樣的祥和，臉上含着慈祥的笑，一見龍行仰來到，他微微一笑道：「龍老弟，到得好早啊！」

「你來得更早！」

「是啊！恭候大駕！哈哈，鳳兒，出來吧！」

龍行仰幾乎昏死過去！一張俏麗清秀的臉，出現在他的眼前，不過，龍行仰是個細心的人，他依稀看得出，她有些愁容，現在，龍行仰再不會上女人的當了。以前，谷鳳娃那怕有絲毫的不樂意，他也會千方百計的令她消愁解悶，無論如何不希望她有一絲一毫的不滿。人會變，想不到變得如此快，如此厲害，谷鳳娃在他眼中看出，祇不過是賣弄風情、要自己上當，他不由自主的冷笑了幾聲，冷冷的對谷乾用道：「對我，你還有甚麼可以利用的？」

「不，老夫一生以誠待人，那會利用他人以利自己的呢？可是，龍老弟啊！老夫是有事相商！」

「唉！我上你的當還少？相商？你還有甚麼好事對我……」突然，他怔住了。

山玉珮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還有……看見他師姐，她是渾身血跡斑斑，氣息不繼的爲人扶了出來，分明，她受了極重的傷，因此，脚步虛浮！

「仰弟……走！」

「是，我會走！」

「哈哈，龍老弟，我知道你不肯走的，除非你能帶走了她！不過，咱們不妨來做個交易！其實，我也祇不過一念之仁而已，哼哼，你該清楚了老夫的爲人。」

「且慢……我希望咱們能爽爽快快的，別東拉西扯。」龍行仰忿然的插了一句。

「好，該一矢中的，不可離題萬丈，龍老弟，我不想你死，就算令師姐，老夫也可以網開一面，祇不過爲求雙方互信，老夫立即放了令師姐，而你成爲老夫至尚嘉賓，如果你能脫離了玄魔門，老夫立即將小女許配……」

「有這樣好的事，不，谷……先生，我可以留下，你可以任意處置我，如果你眞的放了我的師姐。」

山玉珮可發了狂的在叫：「龍弟，我……我還能有甚麼作用？如果你心目中尚有師門，尚記得我這個師姐，你出手，讓他們毀了我，我以身殉教，甘心……」

押住了山玉珮的幾個伏魔門下，那能任令她隨意說下去，一個個對她拳脚相加，龍行仰看在眼中，他心痛如絞，谷老妖正是看準了自己的弱點而如此安排，自己不能狠心一走，看來，師姐甘心殉教，自必會毀在一起，師姐弟兩個勢已又是爲甚麼？師姐言有深意，更看得出她雖已受傷，卻也令對方受損不少，自己走還是不走？走，忍心看師姐死，那就成了教中罪人……

「龍弟，一錯不能再錯。」這幾句話，是山玉珮垂死之慘呼聲，龍行仰剛有所震醒時，一聲極淒厲的叫聲傳來，龍行仰立有所覺，師姐，她不惜以身殉教而施展了玄魔門中的解體大法，她是故意示弱，其實，內斂一口最後之眞氣，她在最後時刻，她借對手在用陰勁行毒刑時，以勁運力，就此一個硬生生的反筋倒血，將自己身子迸震，而血箭射出，又再毀了幾個惡徒。

谷乾用相隔不遠，更是聞聲而動，血箭才算沒有射上他，可是，谷乾用的一舉一動，龍行仰看得十分清楚，老賊有眞氣失馭之象跡。

師姐已死，他再不能作兒女之態，當機立斷，他該走了，一聲怒嘯，「玄魔三變」，人已欺身而進，向谷乾用撲到。

雖說他之功力尚未全復，現在，他之六七成功力已可令谷乾用吃不消了。

谷乾用長身一揚掌，「神龍現」五指如鈎，向龍行仰劈面抓來，龍行仰雙掌一迸一開，「陰陽門」一絞谷乾用之手掌，突然，龍行仰心頭大震，一聲苦笑，自己實在罪不容誅，谷老妖分明習成了玄魔訣中的運勁大法，谷老妖本身功力已不弱，再融會貫通其他門中之功夫，仗其本身之修爲，再爲其將玄魔秘訣習成，勢必是如虎添翼，而玄魔訣卻是自己昏了頭，矇了心的傳授給谷鳳娃一部梵文經咒，由自己一字一句的解釋給她聽，總以爲谷鳳娃之天賦不夠，如無自己之相助，旁人決難修練，那裡想到，自己中

了計，而谷鳳娃名義上自己不練，卻全部偷偷傳給了這谷老妖，一個翻臉中，再將自己的玄魔大訣奪去！現在，是養癰爲患，惹火焚身了。

谷老妖是個人才，而自己是個蠢才。

「老夫決不要你死，因爲，玄魔門尚有八種秘本在我手中，全得仗你代點迷津。」谷老妖在笑，龍行仰一驚，轟的一震，甚麼？其他八種秘本？玄魔九參……其他秘本，是，龍行仰絕不是個一無是處的玄魔門徒，他幾個轉動手中出招發招，心中卻是連轉念頭，想到自己的師兄弟，唉，連自己的師姐已爲其扣住，那麼，八種秘本爲其奪去，也就不必多想了。

龍行仰到底是從小就練玄魔門大訣，所以，他的功力純而不駁，可是，由於谷乾用本身功力不乏，再精通了玄魔大訣，龍行仰幾番騰跳挪變，卻難取到了進展，有幾招如「韋護獻杵」「文林獅吼」等身形繁複的出手招式，就會讓谷老妖用深明其中奧秘而從中打斷。

如果不是谷老妖有傷，並且，山玉珮又憑仗那最後一口氣，傷了谷老妖手下時，龍行仰早就爲谷老妖所毀。

奇怪的是，谷老妖怎會受傷，一個念頭轉過，龍行仰再也忍不住了，兩行清淚奪眶而出，淚光中，依稀看見山玉珮在向他笑，笑得如此蒼涼落寞。

師姐她不懼險危，不知怎樣的，傷了這谷老妖。

是的，谷乾用是爲山玉珮陰謀所中，幾乎毀了功門，山玉珮以奉獻玄魔九參中的第三本神咒，「龍女參」爲名，與谷老妖見了面，她祇是要求老妖能放過龍行仰。

老妖哈哈大笑中，萬分得意的接見了她，四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答應了山玉珮之要求，不過，要她皈依伏魔門，這根本是强人之所難，也可以說，他已視山玉珮爲自投羅網，他敢故示大方，其實，他借個藉口翻臉而已。山玉珮好似臉現驚惶之色，不肯再獻出「龍女參」，當時手下合圍，山玉珮苦笑了笑道：「谷老妖，你希望將它送給外人！」

谷老妖萬分的得意，他要她將「龍女參」呈上！山玉珮滿懷不忿的交上，他翻閱起來，谷老妖是個精細之人，但是，其他幾本在他手中，爲其巧取豪奪到手，他認得那裝璜、那張紙、那勾彎曲拘的梵文書法，他不由心曠神怡的沉浸在得意中，不料，女兒在大聲示警，他突然有所警覺，又看見山玉珮雙眼，那似可以噴火的雙眼，狠狠的注視他，他突然身形一動，還是慢了一步，一股又勁又厲的陰勁已直透中宮而入，尚幸他玄魔大訣已練得不錯，以炁卸勁，雖說卸脫了山玉珮之龍女玄煞，可惜，將他本身的神力卻打消了大半，如果不是玄魔炁的幫助，他亦枉有一身的功勁，而爲山玉珮偷襲得了手。

谷老妖一聲怒喝聲中，四週的伏兵齊出，山玉珮是懷必死之心而臨，她早已不顧一切，仗以成名的神魔刺出手，打了個落花流水。

谷鳳娃本已仗劍出了手，但是，山玉珮之出手發招，運勁使氣與龍行仰相差不遠，她一個忍不住，掩臉還劍，閃開了一個缺口，山玉珮抱必死之心而來，她希望用死來擊醒小師弟，所以，她是以殺傷對手，代師弟折去谷老妖羽翼爲目的，幾個翻騰跳躍，玄魔門下，各人有各人的造詣，山玉珮如果不是早年不愼，與四師弟有了男女之情，失卻元陰，那麼，她早已可升爲座主了，得參玄魔門中秘籍，而今爲了師門，她以身殉教，她的出手是有去無回，她祇顧傷敵，根本不計自身，初時，她的形如瘋虎的打法可以取得一時之效果，時間一長，她被谷乾用的羣妖降魔大陣尅住了。

谷乾用大聲呼叱，他要活的，是的，他還有私心，他陰謀算計，他取得了不少門派的秘笈拳經，他截長補短的建立起了自己的伏魔門，至於這個名爲羣妖降魔陣法，是雙劍、雙刀、雙槍、雙斧合併而成，其實是衡山的劍招、乾靈門的刀法、華拳門的花槍、遼東長白派的斧招湊合而成的，可是，谷老妖也算是個不世奇才，他用伏魔門中的招法，混合在內，以資串連，不是有心人，根本無法看出谷老妖之陰狠厲害。

本來雙劍中有谷鳳娃，就因爲谷鳳娃之退出，陣法已有破綻，山玉珮本可以奪圍而出，可山玉珮不走，時機稍一遲延，立即消失，谷乾用之出現，而使她中了陰勁，劍招功力尚在，這一合圍，山玉珮失陷重圍了。

在谷老妖怒叫下，山玉珮被這幾種兵刃擊了個遍體鱗傷，谷老妖是陰狠的人，他不用重招，祇是令山玉珮不斷流血，最後，將山玉珮拖得筋疲力盡，然後，將其生擒活捉，爲了報復，谷老妖暗使手法，將山玉珮之琵琶骨震碎，冷冷的笑道：「代我好好的解釋『龍女參』，老夫可令你平安渡晚年……」谷老妖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可資利用、而對其有利的機會。

可是，現在他恨極了山玉珮，如果不是自己一念之仁，他還以爲自己挺有道德的，也不會鬥得傷亡殆盡，而無法阻止這個魔頭。

「鳳娃，難道你想養虎爲患？」谷老妖在怒吼聲中。

現在祇有谷鳳娃出手，憑兩人之力，可以尅制龍行仰，或者，逼其退下，退入自己沿路所安排的陷阱亦可。是的，除了山頂佈置，沿途還有不少他的徒弟門下。

這些徒弟門人不得到命令，他們不會上來的。

谷鳳娃勉强出了手，現在，龍行仰明白了，他看透了谷老妖根本是利用了自己的好勝、激憤，而爲其所陷，師姐爲了自己，她用血、用自己的命來提醒自己，別太傻，傻得死了還以爲是英雄，是義士，其實，谷老妖就是要自己這樣。

不能死，龍行仰突然的有所決定，他必需走，到藏邊去求見玄魔門長老，傳經師貢喀爾，然後，再開玄魔門，然後報復！

谷鳳娃的露面，令他更是求生心盛了，我何必爲個女人而自毀自棄的，他長笑一聲，他寧可運用全力，甚至用上玄魔門中的最耗眞力的飛星大法來，六七成的功力，突然增加了一倍，但見他臉色突然紅光升起，並且，越來越紅，漸漸的，谷老妖與谷鳳娃全是由心中感到一陣緊張，因爲，龍行仰越來越怪，看來紅得可以滴出血來的。

谷老妖可不明白，當然，他尚未眞的領悟玄魔九參的眞諦，當然無法能明白龍行仰目下之臉色血紅的原因，不過，有一點可以知道的是，龍行仰出手發招，隱隱另有一股陰勁，附出他本身的玄魔炁中，越來越厲害了，令兩人難以招架。

谷老妖本來不是龍行仰的對手，實在，爲其深謀遠慮的安排下，又用美人計，再加上人多欺人少，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下，才令龍行仰身受重傷，可惜，山玉珮之一搗亂，依然讓他脫了身。

當時，如果山玉珮不拚死來救，龍行仰在心灰意冷之下，他會眞能一死了之，所以，當時他不肯運用這耗體力的「飛星大法」，現在，他必須自己殺出重圍，他又看出谷老妖不會如此的便宜自己，所以，他的唯一利器天魔錐是不肯輕易出手的，首先，他得先衝破了第一關。

「飛星大法」令谷氏父女有所震動，突然，龍行仰又是一聲長笑，一個「天魔三變」，好快身法，一條青影翻飛中，谷老妖首先感到全身一緊，宛如有一股無形勁力將他全身束住。

谷鳳娃一聲慘叫，長劍如虹，劍光洒出七點星光，罩住了龍行仰之臉部。龍行仰不能不緩一口氣，一吸氣，彈指七點，好功力，將谷鳳娃之長劍幾乎彈脫了手，谷鳳娃苦笑了一聲，全身已衝入重圍，龍行仰見了那樣清麗脫俗卻又滿臉幽怨的俏臉龐，不禁苦笑。不過，另有一種甘心情願的意念，死也甘心的意念，撞入了龍行仰之禁圍中。

龍行仰再不考慮，一揚手，一把將谷鳳娃抓住，就勢一提，喝聲走，其時，谷老妖早已在谷鳳娃出劍時，掙脫了龍行仰之束縛，翻身一看，女兒被擒，他一聲冷笑道：「哪裡去！」谷老妖可是陰魂不散的，緊追不捨，尾隨而下。

龍行仰身法極快，谷老妖大呼小叫，「大小姐在他手中。」

「大小姐在他手中。」

「大姊在惡魔手中。」

叫聲此起彼落，不想谷老妖一聲怒喝道：「殺！一起殺！」眼前，祇見火光四起，暗器似潮，向龍行仰打到！

「你可以明白了，將我當盾牌吧！你走吧……」是谷鳳娃哀淒的聲音。

龍行仰卻無法思索谷鳳娃的語氣，他得走，突然，他一回頭，「砰」的一響，一道金虹射出，又聽得谷老妖的怒叫聲，又聽得衆人驚叫聲：「老龍頭受傷了，老龍頭受傷了！」

龍行仰就仗此一陣混亂中，他腳不點地，直向山下奔去，一刹那，已沒入了黑暗之中。

* * *

朝曦初上，在八鄉村中的蒙館小屋中，龍行仰像癱了一般的坐在地上，而另外卻有個美貌女子混身是血的臥倒一邊，現在，龍行仰臉色雪白，白得幾乎透明般的，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變得渾黃無神。

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趙青子，她十分驚惶的關上了門，加上門閂，然後扶起了龍行仰，「師叔，你覺得怎麼樣？你……呃！我記起來了……」趙青子十分靈活的，從懷中掏出一個黑黝黝的瓷瓶！龍行仰一看就知道，此是師姐的遺物「玄晶瓶」，其中藏有玄魔門中的三絕丹，於此可見，師姐一切早有了安排，他不禁苦笑，自己終以爲是師傅最寵愛的一個，因爲自己在師傅心目中，是最具天份，又且機智絕倫的人物，現在，事實證明了自己是一無是處、自以爲是而毫無用處的莽小子而已，師姐……

「一誤不可再誤……」是師姐的語聲，依稀在自己的腦海中盤旋不去，他突有所悟，也突有所震，現在，不是自暴自棄的時候，得振起精神，前途方長，還有，唉，他看到了臥在血泊中的谷鳳娃。

三絕丹可以令龍行仰補益元氣，可是，功力又打了一個折扣，何況，自己又是因使用「飛星大法」，將本身之眞力透支了，如果沒有三絕丹，可能已脫了力，現

在，至少得三七二十一天的修練，但是，谷鳳娃該如何？殺了她，對，應該殺了她，可是，龍行仰眼中有淚，依稀他又聽到了她哀淒的語聲，幽怨的臉色。

小心，她是個妖女，又不知在計算甚麼，不過，龍行仰看了看地下，祇見趙青子冷靜的看住了自己。

「唉！」他長嘆了一聲，然後幽幽地說道：「也……餵她一枚三絕丹……還有，化一枚在酒水中，敷治……她的……血傷……」

趙青子奉命唯謹的照辦，不一會有了呻吟聲，一頓飯光景，谷鳳娃甦醒了，「我在……哪……裡，姑娘……你是誰？」

「我……是個農家女娃。」

「呃……我……在哪裡？」

「在我師叔家中。」

「你師叔……」突然，她看見了臉色蒼白的龍行仰，她立即驚叫了一聲：「是你……」

「我祇能……恨我……是沒用的人，也可能……我……唉！你們名門正派，做得出的滅絕手段，我……我……做不來，你快些走，老實說，我……對不起我死去的師姐……」

「啊……」趙青子驚叫了一聲：「師叔，我師傅……」

「死了……」龍行仰冷冷的說着：「青子，我可不准你哭，以後，我們即使是死，也得死個剛烈，哭是沒有用的人做的事，我們得報仇！」

趙青子咬緊了嘴唇，她奉命唯謹，但是，她卻始終記得師傅，師傅如何救她，師傅如何對她剖說：「要聽師傅的話，要記住……一失足成千古恨，要剛强……」是的，趙青子雖是個鄉村女孩，但是，她早當家，早懂事，更知道如何要强，師叔叫她不哭，好，她不哭了，但是，心痛似被千蟲噬心、萬蟲鑽骨……多好的師傅，爲甚麼，要她死，天……也太沒有眼睛了。

「你可以走了……鳳娃，以後，別再讓我見到了你……」

「爲甚麼不殺我？甚至於不理我？讓我自生自滅，而反救了我……」谷鳳娃言中有着苦澀之味道。

「我……祇能恨我自己……我……沒用……師姐……我……」龍行仰說不下去了，可是，他眼中有淚，他睜大了眼，不讓它淌了出來。

「我不謝你……事實上，我也謝不盡那多……我……喜歡死，爲你而死，我甘心情願，嘿嘿！」她突然苦笑了一聲：「又有誰會相信我？我也做得太多太多的壞事了，師……不……龍先生，我走了……」

谷鳳娃面無表情的走出了門，遠處風聲中，傳來了驚叫聲：「大小姐，你在這裡，那好了，那個魔頭怎麼樣了？甚麼？死了？好，咱們去看看，大小姐，你沒事吧？我們兄弟也眞是奉命行事啊……」突然，一聲慘號中，龍行仰心中一涼，憑他的耳音聽出踏雪聲，漸漸的，越走越遠，他惘然的抬了頭，望着天邊……他心中有個疑團，這個疑團越來越大，可也越來越使他苦惱。

「我們必須走！」龍行仰對趙青子道，因爲，他發覺了谷老妖可能並不如自己所料那樣，爲自己的如意天魔錐所傷，因此，他還是能發號施令，命令他手下來追殺自己，方才分明是他的一個手下，卻讓谷鳳娃毀了。

自己應該乘此時機走，可是，趙青子又該怎麼辦？

爲甚麼趙青子如此泰然，說走就走？應該通知她家中人一聲啊！至少，得編個藉口，一個令人信服的藉口，否則，即使沒有人在鄉村中去理會一個女孩子的出走，家人總得有個對人解釋的應付之詞啊！

一出門，雪已停了，但是，遍地白茫茫，並且，時間又不太好，正是辰末已初時分，說早飯已過時，說午餐還在準備中，人閑在的多啊！試問一個大姑娘，扶住了個大男人，成何體統？總會有幾個三姨姨、六姑姑的多嘴多舌。奇怪，趙青子隨口應付，她說得那麼自然，再說，有着前後幾日的奇怪事情，一些人也沒有甚麼奇怪的，看着趙青子扶着龍行仰出了村口。

突然，龍行仰發覺有人在掃蓋着自己的足跡，他回頭一看，是二秀，他十分認眞的在掃，分明，他是代自己毀滅脚跡！龍行仰眼中不禁又看見了山玉珮的冷淒笑容，是她……代他安排了一切，他心中一定，是的，事到如此，他不該有甚麼顧忌、思慮，他該設法脫出谷老妖的糾纏。

報仇！他必需要報仇，否則，他更對不住師姐之死，可是，想起了谷鳳娃，他又是一聲淒然的笑，自己還是個傻子，依然是個無可救藥的傻子而已。

咦！青子，幹甚麼？又到了平頂山陰，那個自己趕來捉蛇療毒的所在……爲甚麼？又一想，可能師姐的另一個安排，唉……一切全讓個心細如髮的師姐安排好了，唉……

「師叔，這裡是個極濕的所在，而且，你看來，呃！我說不上來了……你太倦了……該找個地方修養幾天，此地，我以爲他們是不會再來，也相信他們不會想到你會再在此地方療治修養……師叔，我陪你……我以爲，至少有十來天，讓他們猜不到……」

趙青子的話，龍行仰大爲震動，人是不會蠢到自陷死地，何况，谷乾用的想法，是不會重蹈覆轍之誤，但是，以險犯險，讓自己自陷絕境，其實是個極佳的妙法，他想問是否山玉珮的遺着，不過，他漸漸的看了出來，不是師姐的遺志了，因爲，趙青子匆匆的查看過了一個紙卷後，她走了，她說：必須代自己去擋煞避災。

看來，孩子想爲自己拖延時間，他看了一眼手中的紙卷，不禁陡然的一震，紙卷幾乎掉在地上。

也不知過了幾天，趙青子打來了野兎、山鼠，分明是她千方百計的搜羅，才找到山中可供食用的肉類，她的兩隻俏麗有神的大眼睛，全讓紅筋佈滿了。

龍行仰想哭，趙青子笑着道：「師叔說過，不許哭……」對，是不能哭，該笑，但是他笑得比哭還難聽。

一天、兩天……咦，奇怪，青子那會一連兩天不來了，難道出了事，龍行仰現在一步也不能走錯，即使他餓得難堪，但是，不能不挺下去。

隱隱的，他聽到了有脚步聲響，聽得出這步聲是走三步退兩步的，分明是故佈疑陣，分明，來人已發覺有人追踪，他萬分緊張的聆聽着。

不多時，祇見趙青子竄了進來，她臉色蒼白、氣喘吁吁的，「師叔，快……搬個地方去……」

這全在龍行仰的意料中，可惜，趙青子依然中了計，看來，自己已被監視了。

「我不肯說，我爹更不能說，何况殺了我兩個弟弟……」趙青子眼中有淚，龍行仰不禁大吃一驚，甚麼？殺了人不是？那些狗爪牙殺了人，而且殺了兩個小孩子，爲了威逼利誘，爲了套取龍行仰之行踪，前天，趙青子被扣住了，二秀被押進了山中，二秀被拷打、被虐待，但是，窮人的孩子，別的沒有，骨頭可是硬的，他說甚麼也不肯說，他寧可死！

趙青子忍不住了，她露了面，然後她解救了二秀，可是，二秀卻怪姊姊的不懂事，趙青子承認了，不過，她不能忍心自己弟弟受苦受難，她甘心情願的代兄弟受罪，不想有個老婆子是很祥和、慈悲出了面。

她溫言細語斥責那些大漢，說他們太暴、太可恥，趙青子雖然有戒心，何况聽二秀說，家中死了兩個弟弟，她雖不懂得「口蜜腹劍」的成語，不過，她可懂戴了佛珠的老虎是不會不吃人的，她也怕有人會跟踪，她是東走西竄，在山中打圈圈，在她確信沒有人跟踪後，她來到龍行仰之藏身地，她別有打算，即使錯了，她尚有一拚之力。

「我們走得了嗎？青子……」龍行仰苦笑了一笑。

洞外又傳來了凄厲的叫聲：「二秀！」趙青子臉色大變的叫着。

「不錯，乖孩子……」是那個老婆婆的叫聲，又是一陣挺柔和的笑聲傳了來，「龍先生，你該出來了吧。」

「媽……你……不能太不講……情理。」

龍行仰渾身發震，甚麼？是她，又是她谷鳳娃，我不該不殺她，我不是對不起了師姐，我簡直將自己條命開玩笑了，常言道：「悔之晚矣」，其實，根本是不可後悔，也不允你後悔，因爲，事情已到了你的面前了。

「情？理？哈哈……，對付邪魔外道，還能講情、講理？孩子，難怪你父親說你變得陷溺日深了，就算女生外向，你自己也說過了，你根本不喜歡那個魔頭，何况，你父親現在險死還生，你竟然毫不動容，你還幫着他……你殺了衞三，你以爲瞞過了你兄弟，也可以瞞得過我，哼哼，鳳娃，我是欲擒故縱而已，他在此地，你如果要講甚麼情、談甚麼理？好，去勸他跟我們走，我們可以不殺他，爲了報傷父之仇，你一劍毀了他的手筋，我們留他一條命。」

「不，不！」谷鳳娃萬二分的艱苦吐出這兩個字，突然，她的語氣轉爲激昂，「是的，本來，我是聽你們的教訓，本來，我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俠士，我更以你們爲榜樣，因此，我奉命唯謹，我勾引他，我結識他，但是，我們是不是名門正派？不，我們比他還不如，你們是一心看中了他的玄魔秘笈，你們不顧一切，卑汚陰狠，爲求達到目的，你們不惜濫殺無辜，本來，我不應該指說你們的不是，可是，那兩個孩子有何罪？」

「住口，我問你，你是否想落一個忤逆叛上的罪名？你是否想爲江湖人士所不齒？是否想成爲萬人斥駡的罪人？你，你……說……」

「哈哈……」谷鳳娃在狂笑，「是你們逼我，是你們要我背上這些罪名，好，我就成全你們……」

「且慢！」半空響起了一個霹靂般的兩個字，谷鳳娃手足無措，本來，她左手執劍，已向頸項中抹去，而一怔一呆之間，手腕一痳，而一柄長劍已爲人劈手奪去，一張冷漠的臉，向她苦笑了笑——是龍行仰。

「快走，快走！」

「他能走得了嗎？」老婦陰惻惻的語聲在空間搖曳着，是如此的無情，如此的得意。

「原來是你！」

「是我，龍世兄！」老婦冷冷的回答。

「你以為我無路可走？」

「我已說過，我不要你死。」

「你們要養我一個殘廢，代你們譯出經文……」

「還有，引我們到鐵門嶺魔宮去！」

「哈哈，」龍行仰突然一聲長笑中，劍如飛虹的向老婦刺到，谷老妖的妻子，一直不在江湖上露面的白靜吟，原來是玄魔門中的侍者，無論如何想不到龍行仰在這個時候使出魔宮中從來不使的劍法！而且這一劍是如此震人心膽，如此令人眼花撩亂。白靜吟一聲怪叫，好個白靜吟，一個旋風轉，人已滴溜溜的一個大旋轉，竟然硬生生的躲過這雷霆萬鈞的一劍。

不想龍行仰借劍出招，是一招得手，二三四招如長江大河般，綿綿不絕，滾滾翻翻的捲來，四外又是一片怒嘯，十二個長身力士，各執斧、戟、鎚、鐗、牌、鞭、鏟、棍等等，十二種重型兵刃向龍行仰壓到，十二種重傢伙也眞得有力士般的身型，才能舞動，並且，看得出十二個人個個有不凡的功力，令人難以捉摸的身法，一步步，一步步的將龍行仰擠在中心！

「龍君快走！」谷鳳娃不知從哪裡來的刺激，一長身，而憑仗一雙肉掌，直向十二力士圈中投到。

* * *

谷鳳娃不是個泛泛之輩，否則，她也不會引起龍行仰的注意，而上了個大當，可是，今天她突然倒戈一擊，當然，她明白這些人的功力、技藝，她敢仗一對肉掌出手，說明了她有自己的把握，因此，谷鳳娃的突入陣中，一剎那，的確令十二力士來了個措手不及，陣脚不穩，不過，二三個回合一過，十二個力士產生了疑問，大小姐那會這樣個打法，這是拚命的打法啊！

龍行仰何嘗看不清楚，可是，心中大具戒心，唉！實在他是怕了這位大小姐，怕她打鬥之間，突然又來個反戈，背後再來一刀，他想活下去，他不能再受這種打擊，他得小心，決不可糊裡糊塗，莫名其妙的倒了下來。

「畜牲！你在幹甚麼？」白靜吟在喝問。

「我在做叛逆之事！」谷鳳娃冷冷的說着。

「你不怕為江湖人所不齒？」

「娘，這或者是我最後的一聲叫你了。」邊打邊說：「你已殺了我一次，全仗龍君的救助，你們是名門正派，他是邪魔外道，可惜我做名門正派已經做厭了，他救了我一命，我還他一命，天公地道。」

突然，兩聲慘叫，兩條長大身形摔出，谷鳳娃不禁一凜，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這一個稍停，而讓十二力士注意力稍鬆之間，龍行仰不知怎麼一來，也不見他如何出手，兩個大力神，一個又一個的手腕中劍。

「神魔四七式！」白靜吟宛如見了鬼魅一般，她語音未畢，而又聞一聲長笑，一片轟響，一聲聲慘叫，又是三個力士中了「神魔四七式」劍式。

白靜吟看得目眩神搖，果然有這種輕靈狠絕的劍式，一直以為玄魔門是西藏密宗的旁支，總以為是粗、劣、狠、煞的武功，決不會有劍式劍招的流傳，雖然聽說過，玄魔門中有一部劍訣，可是，三十年來從未有人使用過，自己用盡心機，出盡辦法，仗着敵明我暗，更且出動了不少人力物力，才算將魔宮十八弟子，引入了掌握，祇有一個山玉珮，現在看得清楚，如果有甚麼失閃，那麼，壞事壞在山玉珮手中，分明，山玉珮掌握了神魔九參中的幾件秘訣。

第一件是重傷了自己丈夫谷乾用，而第二件是四七神劍式，並且，全是在自己認為穩操勝劵時，突然出現，突然發難的！

「白前輩，我還有一樣東西……孝敬你！」

「甚麼？」白靜吟開始有點心驚了！所謂孝敬，分明又是件厲害的傢伙！

突然，不知龍行仰對谷鳳娃說了些甚麼，谷鳳娃攔腰一抱，將龍行仰抱起，又是一個沉勁用力，龍行仰已為谷鳳娃雙手托起，一聲嬌喝，龍行仰為其一彈之力，人像一道青虹，向白靜吟投落，又聞得龍行仰哈哈一笑，白靜吟發覺不妥，一個旋風轉！剛想轉出龍行仰由上罩下之勁力圈時，「砰」的一聲響，白靜吟發覺，自己勁風竟然將對方暗器引進，大吃一驚，邊抖袍袖，邊往後退，再一看清楚暗器，知道上當，「如意天魔錐」是暗具生尅黏貼之力，自己功力越高，這天魔錐越不易擺脫，它是借你力、消你力，直到碰着實物，爆炸消滅。

谷乾用就是吃了這東西的虧，而今，嘿！自己看來也不免，一個不得其法，可能吃的虧更大，今日，是不能討得了好，還是走的好，走，還得走一個有技巧，至少，她得打發如意天魔錐！

身形一動，長嘯聲中，白靜吟帶了七枚魔錐彈出老遠，尚剩下的門下、力士，全已看出不妙，一個脚底抹油，逃之夭夭，遠處傳來了爆炸聲。

「快……追……上去……」龍行仰在叫。「殺！」突然，他跌翻在地上了，看了看谷鳳娃一眼，不禁頹廢然一聲長嘆：「我原是要求你太高……了……」

「你不能怪我……」

「我……」龍行仰說不下去了。

「她…… 畢 竟 是 我 生 身 之 母……」

「呃……唉……」龍行仰祇有嘆氣的份，「現在，你可……殺我，或者捉住我，廢我武功……」

「我會嗎？」

「至少，你可以洗脫你自己的罪名，你依然是名門正派的肖子賢孫……」

「我……做夠了名門正派，我也做厭了肖子賢孫，龍……大哥……唉……我陪你去……」

「不必！」是趙青子的話。

「是啊……不必……反正，我多謝你。」

「你不恨我？」

「我恨過你，非常的恨你，可惜……我……唉，我是個沒用的人，我對不起師姐……」

「我何嘗對得起父母了？」一陣狂笑聲中，谷鳳娃已飛奔出山去了。

二秀僥倖沒事，龍行仰幾乎脫了力，趙青子聽說家中出了事，可是，她沒時間顧全這些，要馬上將龍行仰調離出山，雖然，師傅第一個錦囊有了用，第二個又該如何？師傅知道自己不識字，她早有安排，快走，並且她斷定了對頭，他們不會輕易放過師叔，必須要拚死，必須要依照師傅妙計，才可以脫出了重圍。

她沉着的對師叔說着師傅的最後遺言，龍行仰不肯，無論如何不能讓人代跳火坑，趙青子十分有力的唸着一句話：「玄魔門不可斷送。」

龍行仰簡直有如被重棒擊中，他怔怔的，喃喃的道：「太難了，太强人所難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大車，上面一個重傷者，由趙青子護送着，然後，車伕抖動了韁繩，馬是慢吞吞的走出了鄉村口，慢慢的走，走，走，一直到不見了。

一路上，趙青子十分豪放，錢是用得極爽快，無論衣、食、住，她必需用最好的，車伕可是個老江湖，他可發了毛，再三的對趙青子說，小心，路途不太平，別讓强人們看上了，趙青子卻笑道：「他們不來啊，來了就好了……」

小姐，你在說甚麼？你是在求强人來光顧啊！可我又該如何？我可沒道理來陪你犯險啊！不想趙青子再三苦求，並且，更說明了，祇要找到了第二輛車，她就讓他回去，鄉下人全有股呆直氣，果然，在判官鎮的大車馬行，代她找了輛新車，專走長路，可以送他到四川去。

趙青子先付了一半車資，說明到了地頭，再付另一半，就這樣開始了長途跋涉，一連走了七天，奇怪，沒有一個人來阻路，趙青子再也忍不住了啊！沒人來，那該怎辦？難道，對頭比自己師傅估計得更厲害，或者惡人受傷太重，而不能前來阻攔？

當夜在南鄭落了店，再走兩天，就可以轉入四川，再折入青海，開始進入西藏，照道理，不該無人來痲煩自己啊！難道以假作眞的，就這樣走到了目的地，不，目的地自己也不知道啊，不成，莫非讓他們看了出來？莫非他們開始怕了？她不得不對二秀——那個假的傷者說了話，「怎辦？」

二秀雖說是個聰明早熟的孩子，可惜，對這種詭秘莫測的江湖事，又能懂得些甚麼？

第二天啓程之時，總算看見了有幾個騎了馬的人，個個有個青布包袱，是兵刃傢伙之類，走出了山中，那個車伕可留了心。不，有些行動不靈了，說話也是戰戰抖抖的，「小姐，有强人……你得要小心，眞的，我不怕，强人有個明文規定，不殺咱們這樣的人，而你……」

「放心，沒有人可以動他們一根毫毛……」空中傳來了一聲朗朗的語聲，趙青子心安了，哼哼，看來果然有人盯住了自己呢？好吧！咱們走吧！說實在，祇要有人跟來，就算成功，師叔就不能有事。

有馬蹄聲傳來，十分急驟，趙青子想，他們來了，咦！很快，車子給人阻住了。

「下來吧！哈哈，咱們早就盯上了，一個雛兒挺美的，一個病得快要死的傢伙，銀子嘛，至少有那麼三五千，哈哈，你們可眞夠大膽……」

「我說是你們大膽……」半空中有人接口了。

「呃！原來有暗鏢保着……好，想省了買路錢，成，有種！替我滾出來……」

「我勸你們快走，免得送了命！」

「你是誰？」强人幾乎異口同聲的開了腔。

「嗨！可不能怪我啊！是你們一定要向閻羅王報到，那好。」好字才說完，兩聲慘叫已傳了過來，誰？是殺人無厭的宗師紹！有幾個開始下馬的叩頭求饒，唉！不成

了，「啪啪、彭彭」聲中，幾聲慘號，然後靜了，比死還可怕的靜，車伕嚇得抖不起韁繩了。

一陣令人心震的怪笑聲中，有人道：「走吧！哈哈，不過到了地頭，可就難保沒有事，嗯，小姑娘，你可挺有種，把我們全當了大傻瓜，可是，我們不忙，反正，我們找不到鐵門嶺魔宮，你們也不會找，可是，我們祇要死扣住你，哈哈……他總得出現，他總得要上鐵門嶺，對不對？咦，滅魔老師是不會半途而廢的。」

「可是，我倒是害怕你的命保不成了！」

「呃……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宋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這青袍，臉色蒼白，嗯！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話。

趙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先師遺命，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聲，他反盯住了跟踪他的人了！

黃雀在後，可是，他也不該出頭露面……」

龍行仰十分之斯文、鎮靜，他冷冷的看着，那個獨霸西川的殺人狂徒宗師紹，這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竟然會讓龍行仰看得背心發毛，頭皮發麻，剛才，他一舉手之間，殺了五個强人，而今，嘿嘿，見鬼了，那龍行仰讓他突然間有了陣心涼之感。

「不必怕，我不會殺你，因爲，我見你還不算是個無恥可惡之徒，至少，你代我殺了關中五虎，雖然你是別有所奉，另有所圖，不過，你並未對我師侄有所不規之意，無禮之言，好，我放你走！轉告谷、白兩人，他們創立了伏魔門，我一定會翻了他的名門正派，三年後，我會重現江湖，叫他們小心，三年後龍行仰如不殺他一個天翻地覆、乾乾淨淨，我算對不起我的師姐，我更對不起我本門神魔。」

宗師紹當然明白了龍行仰之說話用意，他以本命神魔來起誓，而誓言到期，他如未有所行動，那麼，他會以本身應誓。

這是一個「血誓」，這是一個永不可解的死結，要嘛他死盡死絕，要嘛他殺對頭一個乾乾淨淨。

依目前的情勢來說，龍行仰他會完成他的誓願，殺人無厭是不必再講其他廢話，他雙手打拱作揖，揚長而去，可是，他心中有所擔心，擔心三年後，武林中有一場大風波，有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禍！

宗師紹看準了，他的估計一點也不錯，三年後，龍行仰果然再在中原、江湖上出現，白靜吟這個魔宮侍者，爲了一念不忿，希望倒翻了魔宮不遂，結果她與丈夫谷乾用雙雙受到了極酷烈的報應，更慘的是，殃及無辜，十三門派中，有不少谷家好手，受到了殃及。

故佈疑陣的趙青子，果然在山玉珮的遺命安排下，將谷、白兩人爪牙的注意力，全部吸在車輛上，雖然，他們明知其中有詐，不過，他們想不到龍行仰死中求活，從未離山。

待得龍行仰大功恢復，再憑伏師姐不顧性命而盜來另兩件魔宮重寶，「如意天魔錐」、「神魔四七式」，龍行仰反客爲主，暗中反盯住了監視着趙青子姊弟的伏魔門下。

龍行仰「好，我們走吧！」

「到哪裡去？」車伕得問個清楚明白了。

「崑崙山。」

啊！崑崙山，到西藏邊充軍啊！但是，車伕一見那位大爺的臉孔，那對眼睛，他乖乖的抖動韁繩，喝動馬兒走了。

在後面，有個女子在望着，深情的望着，她明白，她此生再也不會見到了他，她就是谷鳳娃！

（完）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上文提要：楊開心是一個無牽無掛的殺手，他爲人正義，專殺惡人。一日，一個戴着面具的人出重金聘他去殺華山派掌門人胡樹華。面具人謂胡樹華是人面獸心的僞君子，多年前曾姦汚一少女。楊開心得知人証和物証均會在武當山大會時出現，便抱着將信將疑的心情趕赴武當山參加是次聚會，果然有一尼姑向他訴說了當年的遭遇……

掌門負傷自戕　胎記錯位懸疑

駱雪一頓，一時答不出話來，楊開心續道：「但淸音師傅却知道！而且，而且還知道令師下陰有幾顆小痣，這你又知道否？爲何淸音會知道？相信你師娘不會告訴淸音吧？」

淸音接口道：「我根本不認識她師娘！」

淸音再問駱雪，「去年三月，令師是否在華山？你可要說眞話！」

駱雪也是火爆脾性，道：「我爲何要騙你？去年五月師父去了一趟江南，三月底才回山，但這不能証明家師對你做過……」

人叢中突然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這很簡單，把胡樹華帶到靜室裡，請少林、武當和靑城代表檢查一下，便知眞僞，何須浪費時間分辯？」

衆人幾乎異口同聲讚好，只聽胡樹華高聲喝道：「住口！胡某有話說！」廣場又寂靜下來。

「胡某乃堂堂華山派掌門，憑你幾句話，便要脫褲，我華山派弟子日後還能在武林立足？人人均說你專殺壞人，胡某有口難辯，唯一便是彼此以武決高下，分黑白……」

他話音未落，楊開心已截口道：「錯！勝敗只能証明你之武功造詣，不能証明你是否清白！否則武功低的人，豈不是永遠都要背上惡名？你要動武，正合楊某之意，像你這種人若繼續留在世上，也不知還有多少姑娘要受害！」他錚地一聲便把刀拔了出來。

「不急，今日決鬥，只是你我之恩怨，一切與華山無關，是不是？」

楊開心想了一下道：「當然無關，難道你一人好色，便要華山弟子承擔不成？」

「有你這句話，我便安心多了！」胡樹華道：「不管你我誰勝誰敗，此役之後一切便一筆勾銷？」

楊開心忖道：「欠債還錢，人死了還不夠償麼？」當下道：「這個當然，難道我還要對你挫骨揚灰？只是若我今天輸了，甚至死在你劍下，那……」

靜杏師太高聲道：「峨嵋派絕對不會坐視，一定跟華山派火併，不管誰勝誰負，都是正道人士的不幸！」

這時，少林派的上慧禪師立即接口道：「阿彌陀佛！世間事常有誤會或有不可告人之玄妙在內，是否雙方先談一談再說？兵戎相見總不是好事！」

淸音道：「這件事豈有誤會？而且……而且到了次日他還要再來一次，若不是有人來，他又怎會倉皇逃跑？」

靜杳恨恨地道：「姓胡的身為一派之尊，居然做出這種事來，如何當表率？讓你再活下去，就是養虎為患！」

胡樹華刷地將劍拔了出來，道：「不必多說！今日胡某便給你們一個公道！要我服從給你們檢查，那是做夢，有本事的便殺了我！我華山派亦不是省油燈！姓楊的，你今日是代表峨嵋派出戰……」

楊開心截口道：「你錯了！我只是代表清音師傅，不是代表峨嵋派！」

「胡某今日也只是代表我自己，在下一切跟華山派沒有關係，你聽清楚沒有？」說到最後一句，胡樹華特別加重了語氣。

楊開心也將刀抽了出來，道：「這個你放心，楊某雖是個殺手，但一切恩怨分明，是非清楚，你的罪孽，豈會加在別人頭上？來吧！」

旁邊的人，立即退後，讓出一塊四五丈見方的空地來。只聽楊開心又道：「今日之戰，生死不論，請你放手施為！楊某若不幸死在你劍下，只怨自己學藝不精！」

胡樹華不語，凝神而立，就似一座石像，楊開心見對方如此站着，亦立即全神戒備，所謂人的名、樹的影，華山派掌門可不是一般人，沒有幾下子，又怎能躋身武林八大門派之列？

兩人站了兩盞茶工夫，但見楊開心首先發動攻勢，他單刀畢直劈出，毫無花巧可言，但這一刀速度之快，就像一道電光，直向胡樹華射去！

胡樹華手臂一抬，一招「枝葉茂盛」，便將前身全部封住，劍光霍霍，潑水難入！

兩人一露手，便震驚了全場，果然名不虛傳！

楊開心一向以快刀見稱，只見他一刀快過一刀，但胡樹華可也不是省油燈，長劍一招緊過一招：「百花紛呈」、「落英點點」、「萬花盛放」，守中帶攻，而且逐漸由守勢轉為攻勢。

在場萬多隻眼睛，看得目不轉睛，眼看楊開心閃電般的刀即將劈中胡樹華，但胡樹華又施出巧妙的招數，化險為夷，有時見梅花劍法大發雄威，但却被楊開心不要命似的雷霆一擊，迫得對方化攻為守。只看得在場羣豪及武當派上下三代弟子目瞪口呆，讚嘆不已！

羣豪對楊開心之能耐，更有意外之驚喜，這才知道他跟一般殺手不一般，完全可以靠眞實本領揚名於武林，八大門派代表更深覺可惜：「如果他專心於研究刀法，不難成為一代刀法大師！」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過了百多招，突見楊開心刀法倏地一慢，胡樹華之梅花劍法氣勢大盛。只見他手腕一抖，劍尖泛起五朵劍花，就似是五朵梅花般，在場的人立即響起一陣如雷般的掌聲！

傳說華山派自開派以來，只有劍派祖師能一抖而泛起七朵梅花，當時名動江湖，被譽為武林第一高手，隨後三百年來，再無一人有此成就，至十五代掌門方可泛起六朵劍花。其後最高者便是只有「五朵梅花」之功力。胡樹華之師父、師祖都只能泛起四朵劍花！由此可見胡樹華在華山派，實是一位出類拔萃之人物！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說來容易，要做到可不容易！胡樹華做到了，可惜他心術不正，行為惡劣！

在場有道人士，都暗暗嘆息！

還不到四十歲的壯年，其武功實還有長足進步之機會，胡樹華再下苦功，至晚年要抖出六朵梅花，亦不太難！可惜一位天賦奇材的人，却做出令武林不齒的事來！尤其強姦的是一位出家人！

與此同時，羣豪對楊開心之勇氣及人格，都暗生敬佩之心！「無畏殺手」果然名不虛傳，只殺壞人！

楊開心一反常態地採取守勢，而且出刀放慢，此乃避長揚短之打法，有識之士都暗覺詫異，只有少數料到他另有用意！

不錯，雲夢老叟破梅花劍之絕招，首先是要對方盡量發揮，如此其劍法之破綻方全數露出來！

楊開心表面粗豪，實則粗中有細，而且目光銳利，否則他如何可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聲名大噪？適才那百多招，動作雖快，但他仍然發現胡樹華有個異乎尋常之缺點！

胡樹華每至需要使用右肩之力量時，他身體便會微微向右傾側，尤其動作越快，缺點越是明顯！身子向右傾，左側便露出破綻！創出梅花劍法的人，當時並沒有想到他後代的弟子，會出現這種缺點，是以沒有補救之招數！

而實際上，胡樹華上身傾側之動作並不大，也不明顯，但高手所爭的只是米粒之差而已，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是也！是以楊開心不但在等這個機會，還不斷製造機會。

自雲夢老叟那裡，已把九九八十一招之梅花劍法招式全部記全，也知道了大概，是故楊開心知道，會引起胡樹華露出破綻之招數，有如下幾式，「斜枝綻蕾」、「橫枝破空」、「與天爭高」、「萬花斜放」、「枝葉爭春」等等。

楊開心在等機會，他單刀守得緊，不敢輕易冒險，因為胡樹華之

攻勢銳利之至，稍一不愼，便得喪命。

專守不攻，危機越來越重，胡樹華之攻勢越來越盛，支持他的人，都暗暗替他高興，但有議之士，疑雲便更重了，楊開心明明有機會反攻，他為何不反攻？他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眼看楊開心形勢越來越惡劣，他暗中咬牙，見對方一劍橫削過來，猛地向左側躍去！

胡樹華反應亦快，立即變招：「橫枝破空」，上身右傾，右臂暴長，由下向上急刺！

機會終於來了，但楊開心也頗為冒險，只見他手臂一掄，單刀斜劈過去，急砍胡樹華之左肩，他左手摸出一柄匕首來，攔截長劍，以免胸膛受創！

這一刀疾如閃電，胡樹華猛吃一驚，因為其左半身空門大露，全在這一刀之籠罩之下，欲將長劍回收，又因身子右傾，來不及轉換重心，欲救無從！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右臂一沉，改刺楊開心下身！

這幾個動作，說來雖慢，實則如白駒過隙，一眨即逝！血光暴現，楊開心右腿中劍，胡樹華避過了右肩，但左肩已「喀嗤」，斷了半截在塵埃，登時血流如注！

此招之後，兩人同時向後蹬退，楊開心見右腿傷得不重，賈起餘勇，再度撲前！

猛聽胡樹華大喝一聲：「且慢！」聲如雷霆，聽得在場之人心頭均是一震，連楊開心也住了手。

楊開心道：「剛才已說過，此戰生死不論，叫停是何道理？」

「剛才咱們說的話都算數麼？」

楊開心微微一怔，道：「廢話！楊某什麼時候說話不算數？你若自知不敵，便先認輸！」

胡樹華斷臂鮮血如流水般瀉下，他連理也不理，鐵青着臉道：「你急什麼？胡某是大丈夫，總會給你一個交代！」

駱雪嗚咽地叫道：「師父，你先把傷口包紮一下！」她跑了出去，撿起那半截斷臂，把楊開心恨得牙癢癢的！

在場羣豪都料不到變化如此迅速，如斯巨大，許多人一時間尚未反應過來，清醒的則要看胡樹華如何收拾殘局。

「笑話，你如何給我交代？」

「衆目睽睽之下，難道胡某還能食言？我傷得這般重，難道你還怕我會飛上天去？」

楊開心一端臉色，「楊某相信你是一條漢子，不會把個人生死放在心上，但你總得告訴楊某，意欲何為？」

「胡某有事要交代徒弟，請給我兩盞茶工夫，兩盞茶後，你自然達到願望！」胡樹華忽然抬頭道：「三竹掌門，請借個地方給胡某交代一些事！」他說畢才伸指封穴止血。

三竹忙派徒弟帶滿頭冷汗的胡樹華及滿臉淚痕的駱雪，到一靜室內。

楊開心這才收起單刀，撕下衣角，紮住右腿傷口，然後坐在地上，閉起雙眼，也不知他在養神，還是在回憶剛才那場生死鬥！

羣豪這時方交頭接耳，低聲議論起來，這當中靜杳甚是感激楊開心，陸鹿齡心情最複雜，他終於忍不住走出去，低聲道：「小楊，這次你沒有做錯？」

楊開心微睜雙眼，斬釘斷鐵地道：「沒有錯，也不會錯！」言畢又閉上雙眼，陸鹿齡只好退回去。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但胡樹華及駱雪都沒有出來，羣豪都轉頭望向靜室。眼看兩盞茶工夫已過，楊開心也忍不住站了起來，大有衝過去，一刀把胡樹華截為兩段之氣勢。

三盞茶工夫也過去了，楊開心已開始抬步，三竹急道：「楊施主且慢，本教靜室不是仇殺之地，請莫放肆，三白師弟，請你過去看看！」

一位三十多歲的道人應聲而去，過了一忽，只見他匆匆跑回來，臉色甚是惶急，輕聲在三竹耳邊說了幾句話，三竹臉色亦是一變，彷彿問了三白一句，三白點頭，便聽他宣佈，「華山派胡樹華掌門，適才已經自殺了！」

聲音一落，廣場上立即響起一片驚詫之聲，楊開心神色一呆，半晌方道：「這也好，算他還有點男子漢的氣概！不過，此事非同小可，他是否已死，在下必須親眼看看，否則難以向苦主交代！」這時，他才省起清音來，轉頭望去，不見芳踪。

耳畔已聞三竹道：「好，貧道陪楊施主走一趟！」楊開心只好隨他走去靜室。

胡樹華躺在地上，長劍插在心房上，渾身均是鮮血，駱雪正跪在屍旁大哭，一見楊開心便罵道：「惡賊，你滾開！」

楊開心不理她，伸手去探鼻息！証實已死，然後退開，只聽駱雪罵道：「你快滾，若非家師有話交代下來，本小姐早就殺了你！」

楊開心回頭冷冷地道：「他若無罪何必要死？楊某隨時在家裡候教！」言畢揚長而去。只聞三竹問道：「駱施主節哀，先處理令師後事方是正理！嗯，令師是否有交代過，如何處理他身後事麼？」

楊開心只聽到這裡，便因去遠，聽不到駱雪的回話，返回廣場，仍找不到清音，連靜杏也不見了。楊開心乾咳一聲，抱拳問道：「請問有誰見到清音師父？」

「不知道，不見了，她師叔也找不到她而下山去了！」

楊開心回身向上任掌門一葉抱拳道：「道長，楊某剛才放肆了，請多多包涵，但若非爲了斬此獠，在下也不會如此！在下告辭，後會有期！」言畢大步排衆而出，陸鹿齡叫他回來，也改變不了其主意！

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尤其是右腿受了傷，但奇怪的是楊開心却覺得相反！他此刻心情輕鬆無比！達到目的，賺了錢，揭發一位表裡不一的大奸徒，還殺了他！還有什麼比這還可賀可喜？

華山派掌門人胡樹華，一劍能抖出五朵劍花，他楊開心在天下英雄面前，憑本事殺了他，這次可大大地露面了！楊開心陡地覺得今天日子過得特別有意義！他恨不得高歌一曲，恨不得抱着心愛的女人，好好樂一樂，恨不得來一罈白酒喝個痛快！

他尅制着自己的心情，快步下山，還不時回頭瞻望，今日殺了胡樹華，明天說不定華山派弟子便會找上門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忽然他聽到草叢處有異響，楊開心警覺地將刀抽了出來，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道：「楊開心，你已完成任務，另一半酬金在此，請進來取！」

楊開心心頭一動，道：「楊某不進去了，請你出來！」

「呼」地一聲，林裡飛出一個紙團，楊開心拾起視之，是兩張銀票，一張五仟兩銀子，一張是式仟伍佰兩，又聞神秘客道：「咱們貨銀兩訖，後會有期！」

楊開心更加開心，幾乎想躍上天空。「多謝啦！」

* * *

楊開心一至山下，便見到一輛馬車，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單足跳了上去，偎過來的又是一股熟悉的氣味。

馬車急馳，楊開心讓楊慧替他上了金創藥，便一把將她摟了過來，把她抱得緊緊的，「少爺，小婢喘不過氣來啦……你別亂來，等回家再來吧……」

「不，咱們不回家，先到黃鶴樓玩玩，再到黃山遊一遊，三個月後才到家，誰能耐得住三個月……」

* * *

胡樹華之醜事，很快傳遍了江湖，楊開心打贏胡樹華的消息，同樣傳遍了江湖！胡樹華被楊開心迫死，更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這陣子，所有武林人士聚集的地方，沒有一個人不說這件事！

不過楊開心不知道，他在溫柔鄉中，在黃山泡溫泉，過着神仙般的生活。

由黃鶴樓再沿途東行，時而乘馬車，時而乘船，抵得黃山，縱情遊玩了十天，三人方盡興，又往九華山遊了幾天，再北上，越長江抵蕪湖城。

由於在路上已聽到不少風言風語，楊開心不想在此時跟武林人士來往，是以易容上路，故無人認得他們。

這天他們進城剛好黃昏，乃在蕪湖最大的客棧「興隆客棧」裡包了一座獨立小院，打算在此住兩天再上路。楊慧到底年紀較輕，吵着要到外面酒家吃飯。楊開心道：「此處人來人往，江湖上的朋友必多，咱們正想悄悄過幾天平靜的生活，何必再出去？叫小二弄一桌好菜，送進房來，不是更自在？」

楊德道：「少爺，你易了容也無人認識，出去走走也好，打探一點消息對己有益無害，咱們不跟人爭執，只吃自己的飯，也惹不了什麼禍來！」

楊開心拗不過她倆，只好易容更衣，帶她倆出去晚飯。臨江樓乃蕪湖城最豪華的酒樓，三人挑了一個臨江的座頭坐下。店小二見他們衣冠華麗，便殷勤招呼，楊開心點了一桌子的酒菜，道：「咱們慢慢吃，你們菜不要上得太快！」

過了一陣，食客漸多，酒樓裡燈火輝煌，只一忽，再回顧，已經座無虛設，而食客們不是富貴中人，便是武林大豪，絕大多數都是有身份的人，是故人雖多，但並不吵雜。

入黑之後，江畔漁火點點，另有一番風味，忽然聽到鄰座有椅子移動的聲音，又有人道：「沈兄、江兄請恕小弟來遲了！」

「咱們也是剛到，岑兄請入座！」

楊開心覺得聲音有點耳熟，便轉頭望去，來者是位頎長身材，不到五十歲，留着短髯的漢子，可不正是「劍膽琴心」之鐵劍岑維義？

提起劍膽琴心岑維義及柳芸夫婦之大名，武林中幾乎無人不曉，這對夫婦義薄雲天，散掉不少家產濟貧，且武藝高强，人緣又佳，楊開心與他也有數面之緣，對他甚有好感，他夫婦一向在江南活動，不知爲何來至此處。

請客的兩位漢子年紀跟岑維義差不多，其中一位略胖的漢子叫江帆，是蕪湖地方的第一高手，另一位姓沈的，楊開心便不認識了。

岑維義坐下，江帆便問：「嫂夫人爲何沒有同來？」

「拙荊因家裡還有點事，武當山下來便先回去了！」

那姓沈的道：「聽說武當山臨時上演了一齣好戲，可惜咱們錯失了！岑兄必定在場，可否請你詳述一下，稍補小弟之遺憾？」

楊德向楊開心打了個眼色，三人裝作吃菜，却凝神聽他們說話。

岑維義扼要地把楊開心揭發胡樹華之獸行，其後兩人之生死鬥，最後胡樹華受傷之後，被迫自殺之事說了一下。

姓沈的道：「那胡樹華乃華山掌門，身份顯赫，他到底有沒有做出那種獸行？」

江帆道：「當然是他了，否則他爲何自殺？他爲何不讓人檢驗身體特徵？」

姓沈的道：「江兄沒聽岑兄說，胡樹華一開始時口口聲聲說他沒有做過這種事麼？」

「哎，這種醜事，換作你是他，恐怕在天下英雄面前，也未必有勇氣承認！」

岑維義道：「胡樹華死後，武當派諸子跟八大門派代表商量過後，結果推出三竹、上慧禪師及青城派的元元子驗屍，發現胡樹華的右臂上有一團胎印，大小仿如碗口……」

沒想到那姓沈的十分仔細，截口問道：「剛才岑兄說清音指出强暴她的人，是左後臂有胎印，但你們檢查胡樹華，却發現其右後臂有胎印！」

江帆問道：「剛才岑兄還說，清音還記得胡樹華那話兒有幾顆痣，這可是個關鍵，難道上慧禪師等人均錯過了？」

岑維義嘆息道：「這個當然沒有忘掉！胡樹華的……也的確有，但後來一問，原來男人那地方有痣的人，並不少！小弟特地跑到怡春院去問鴇母，她閱人極多，亦說有一半以上之男人有痣！」

姓沈的脫口道：「那就難分眞假了！」

岑維義接道：「是故咱們到處去找楊開心及清音，若他們沒有記錯，則胡樹華便不是兇手了！小弟始終不信胡樹華掌門是那種人！」

楊慧輕輕踢了楊開心一下，楊開心向她打了個眼色，示意她不可露出馬脚，仍暗中偷聽。

江帆問道：「要找楊開心可能不好找，但要找清音，大可上峨嵋山，青城與峨嵋近在咫尺，不知元元子是否去過峨嵋？」

「據說清音並沒有回峨嵋山！」

姓沈的沉吟道：「不過，這可能是清音在悲痛中看錯，也可能是楊開心激動中說錯……」

江帆道：「沈兄素有『小諸葛』美譽，你倒推敲推敲，幫岑兄解決點疑問！」

楊開心這才知道姓沈的原來是「小諸葛」沈孔明。只聽岑維義道：「但剛才沈兄也提過，胡樹華一開始極力否認，當時在場的人，大部份都相信他是寃枉的，但後來他又自殺，於是大部份人又認爲他是罪有應得的！只是驗過屍體之後，發覺胎印生在右臂，才引起陣陣疑雲！」

沈孔明輕嘆一聲：「此事實不好推測，因爲正如你們說若胡樹華沒有罪，他何必自殺？而清音及楊開心左右記錯也不奇怪！」

江帆道：「若非如此，又怎會請你這位小諸葛用心推敲？」

三人沉吟起來，無人作聲，楊開心暗覺好笑，他認爲左右臂之差異，只是清音在憤怒中，一時記錯，此點絕不奇怪！是以他認定胡樹華必是暴徒無疑！想至此，他覺得無必要再躭下去，便招手着店小二會賬。

忽然，沈孔明道：「還有一個可能性，便是裏面有一段外人不知之原因！」

江帆一怔，忙問：「沈兄是否可說清楚點？」

「除非其中有一段外人難明之原因，否則難以解釋，胡樹華爲何一開始竭力呼寃，而最後又要自殺！」

江帆嘆息道：「外人難明！那就是說，這個謎團始終解不開！」

岑維義道：「是以目前最重要的，便是找到清音和楊開心，跟他倆對証一下！」

他們說至此，楊開心已會好了賬，帶着兩個女人下樓，又聞沈孔明的聲音，「還有一個奇怪之處，未知岑兄是否有留意及之：清音在胡樹華生死未明之際，便失去踪影，也不回峨嵋，亦大反常規……」

這句話，聽在楊開心耳中，心頭不由一沉，此點他亦百思不得其解。三人返回客棧，楊德又張羅洗澡水，楊慧邊服侍楊開心吃香蕉，邊道：「少爺，你說清音爲甚麼在胡樹華生死未明之際便離開？」

楊開心道：「那天咱們不是研討過了麼？就是說不清！」

「半途離開不合情理！若是如此，她費這麼大勁，抛頭露面，自毀聲譽作甚？」楊慧道：「除非這裡面有個令人難明的原因！」

楊開心脫口笑道：「你什麼時候拜沈孔明爲師？」

「有一個小婢一直不願說的原因……」

楊開心猛地直起腰來，雙眼盯着她，「快說！」

「她說的話是假的，是以在胡樹華負創之後，立即離開！」

楊開心霍地站了起來，「胡說，她爲何要說假話？爲何要騙我？一萬伍仟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

「假如她跟胡樹華有不共戴天之仇，假你之手殺他，還在他死前讓他身敗名裂，一萬伍仟兩銀子，算得了什麼？有誰看見她有個私生子？」

楊開心像個洩氣的皮毬般一屁股坐下，忽然目光一亮，反駁道：「那胡樹華爲何起初呼寃，最後又自殺？」

楊慧沉吟道：「也許，也許胡樹華跟她結下寃仇，後來認出其身份，因內疚故此最後自裁以贖罪。你可記得後來他跟你說的話，有點奇怪？比如說什麼不管生死，大戰之後，一切便一筆勾銷？這是不是向清音有所暗示？」

楊開心噓了一口氣，一把將她抱住，「不管是那一條原因，總之如沒有殺錯人，這就好了，來，快替我寬衣，一齊洗個澡吧！明天咱們到城內到處遊覽一下！」

* * *

次日早飯之後，楊開心携兩美眷在城內到處閑逛，兩個女人少不免買些新衣及胭脂水粉，楊德更是挑了幾套小孩子的衣裳。接着又去廣濟寺遊玩。

廣濟寺建於唐朝，原名永清寺，北宋改今名。寺廟建於赭山西南麓，殿分三重，層層高出，後殿比前殿高出丈餘，頗具氣勢，香火鼎盛，因凡進香九華山者，必先來此，故世稱小九華。

三人在寺內吃素齋，然後再去鏡湖泛舟。因湖水清澈見底，透明如鏡，因此爲名。湖岸楊柳婆娑，人置湖中，煩憂盡消。

三人玩個盡興後方上岸，時近黃昏，西天染丹，鮮艷欲滴。楊德抬臂一指：「少爺，你看這天多美！」

忽然背後有人叫道：「好啦！你還有心情在此風流快活！」

楊開心吃了一驚，急忙回首，却原來是陸鹿齡！陸鹿齡一把抓住他，「看你還往那裡跑！別人認不出你來，却騙不了我！」

楊開心訝然問道：「你是如何認出我的？」

「哼，我去過你家兩三次，她倆只這樣塗了點藥，再加上認得你們的聲音！還認不出來？」陸鹿齡道：「快找個地方，我有話說！非常非常重要的話，只怕一說出來，便要把你嚇一跳！」

楊開心心頭一緊，忙道：「那就回客棧吧！小弟不願讓人認出來，先走一步，你到興隆客棧來，我住獨立小院！」

「好，我跟在後面！」陸鹿齡一向很相信他，料他絕對不會半路溜掉！

楊開心遊興全消，拉着兩婢匆匆返回客棧，「你倆快去準備酒菜！」

俄頃，陸鹿齡大步走進來，楊慧立即將門帶上。「陸兄快說！」

「愚兄護送駱雪，帶着胡樹華的屍體，欲返華山師門，不料在半路遇到胡樹華的妻子劉英玲，却知道了一件事，胡樹華不能生孩子，是以他夫婦成親十多載，至今膝下猶虛！」

楊開心脫口問道：「那清音的兒子從何而來？陸兄，胡樹華不能生孩子，可是眞的？」

「據劉英玲所講，是由『聖手駝醫』朱天賜診斷的！朱天賜在銅陵，故愚兄才趕來，適才見你背影有點像，便跟着去鏡湖，果然是你！」

楊開心關心的是胡樹華的事，是以截口道：「你不要打岔！你找到朱天賜否？此人是否還在銅陵？」

「愚兄由此而南，當然尚未去銅陵！」陸鹿齡一端臉色，「我也希望朱天賜尚在銅陵，不過他架子很大，即使有病，他亦難得出診，是以應該在家裡！」說着店小二已把菜端上來，他高聲道：「愚兄午飯還未吃，快餓死啦！」

楊開心忙召兩婢入內，四人悶聲吃飯，楊慧很想問楊開心到底陸鹿齡說了些什麼話，但一看他臉色，便不敢開腔。

陸鹿齡帶來之消息，當然令楊開心不開心，萬一胡樹華不能生孩子，則清音便是說謊！再想深一層，這可能是一個圈套，而自己便成爲清音及神秘客之餌了！

想至此，楊開心心煩氣燥，酒菜下肚，全無味道，忽然拋杯道：「明天小弟跟你跑一趟，一定要找到朱天賜！」

* * *

銅陵在長江之南，次日，楊開心和陸鹿齡一早便乘船過江，快馬急馳，至入夜便到了銅陵城。

陸鹿齡道：「朱老頭脾氣不好，還是明天再去找他吧，咱們先找個地方歇一夜！」

楊開心那裡還瞥得住？急道：「不，如今便去，你不敢去便將地址告訴小弟，我自己去！」陸鹿齡輕輕嘆了一口氣，祇好走前帶路。

他在數年前曾經來見過朱天賜，深知其脾氣，此刻若他已睡了覺，你去吵醒他，他一不高興，任你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賣賬！

忽然陸鹿齡道：「若去見他，也得先安頓了馬匹，再備份厚禮去見他！」

楊開心一轉頭，道：「呶，斜對面便有客棧，你先去賃房及安頓馬匹，小弟去買禮物！」他走了幾步，見一家賣古董的店子正要關門，便伸手一攔，「且慢，待俺看看再說！」他推開夥記，閃進門內。

掌櫃正在結賬，見他來勢洶洶，吃了一驚，忙哈腰道：「客官，咱們已點了賬，可否請你明天……」

楊開心「錚」地一聲，將刀抽了出來，「我要備一份禮，送給駝醫朱老爺，你給我挑一樣來，要他喜歡的，不過可不能胡亂開價，否則小心你的腦袋！」

掌櫃又驚又是無奈，打開櫃子，捧出一具古琴來，形式古樸。「這個神醫一定喜歡！」

「你怎知道他一定喜歡？」

「因爲他曾經來看過幾次，但都因爲價高，買不成！」掌櫃小心翼翼地道：「這具琴叫飛羽，傳說是漢初張良家傳之物……」

楊開心不耐煩地道：「你囉囉嗦嗦說些什麼！快開個價來！你再聽一遍，價錢要老實！否則官府在遠，拳頭在近！」

那掌櫃心驚膽顫，又帶着幾分苦澀地道：「這具琴本來要賣二仟伍佰兩，不過既然壯士喜歡，便……便打折扣……小的只拿回本錢就是……一仟伍佰兩白銀，您老明鑑……」

「別囉嗦，快包起來！」楊開心抽出那張二仟伍佰兩的銀票來，「找回我一仟就是！」

掌櫃見他如此痛快，又暗呼可惜，無奈話已出口，只好一邊着伙計將琴用紅紙包紮，一邊找錢給他。

楊開心輕鬆地走到客棧，見陸鹿齡正在客堂，便一把拉住他的手，道：「禮物已備好，快走！」

「且慢！你買的是甚麼禮物？」

「飛羽！」楊開心得意洋洋地道：「是漢初張良家傳寶物，朱老頭已去看了很多次，因嫌太貴買不成……嘿嘿，咱們有此寶物，還怕他不合作？」

陸鹿齡半信半疑地帶着他，走到一座小院前，大門朱漆已剝落，木門緊閉，只掛着一盞昏黃的紙燈籠，陸鹿齡還在猶豫，楊開心已上前拍門了。

忽然，大門「呀」地一聲打開，楊開心那拳頭幾乎打到一個婦人的頭上去！

那婦人猛見門外有人，吃了一驚，尖呼起來。背後一個男人喝道：「你這毛賊快滾！」

楊開心眼尖，見那男人年在六十開外，枯瘦矮小，却長着一個駝背，心想這地方難道還有另一個駝背的老頭？不是朱天賜又是誰？當下一閃至門前，道：「在下是蘇北『無畏殺手』楊開心，有事問您大爺幾句話……」

那老頭伸手關門，「你沒聽見老夫叫你滾麼？」

楊開心力大，伸手擋住門板，道：「且慢，朱老爺，在下可是帶了珍重禮物來的，不會白白浪費你的時間。」

「禮物留給你自己享用吧！」

「你問也不問便這樣說？可知我的禮物是『飛羽』！」楊開心道：「張良的家傳寶物！」

老頭忽然大笑起來，楊開心怒道：「有什麼好笑？」

「我問你，你可是在『古香齋』買的？」

「不錯，聽說你已去了多次，只是嫌……買不成，是以在下便以此爲禮，來孝敬你老人家！」

「那是假的！」

「假的？你不是去看了很多次了麼？只是嫌貴是以不買……」

老頭又笑了起來，「因爲假的，是以不值二仟伍佰兩！不過此琴假得很好，老夫每次去只是去研究一個問題：假的東西，爲何能做到完全可以亂眞！」

楊開心幾乎噴出血來，「豈有此理，老子中計了！我去找他們理論！」

「不必了！此時他們已經關店了，你帶你的破琴滾吧！」

楊開心忽然閃進門內，霍地抽刀架在他脖子上！

陸鹿齡在門外看得眞切，大吃一驚，急呼道：「老弟，你千萬不要魯莽！」

朱天賜認得陸鹿齡，冷笑一聲：「原來是你這厮幹的好事！」

楊開心喝道：「誰幹的好事都一樣！你命在須臾，還管這個幹嘛！我有一件事問你，只要你老實作答，不但不殺你，還送你一具琴和一仟兩銀子！」

朱天賜雙眼一翻，仰頭看着夜空：「老夫行醫數十年，家裡沒有一萬兩銀子，也有八千兩，多你那一千兩不多！至於琴具，哼哼，眞正的古琴，老夫有三張，還要這假的作甚？」

「難道你不要命？」

「老夫今年已六十多歲，死了也不算夭折！更何況，你要殺老夫還得考慮一下……不必了，你本就是殺手，跟你說也是白搭。」

陸鹿齡進門道：「老弟，快收回刀來，有話盡可跟老爺子商量！」

「他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奈何！別以爲懂點歧黃之術，便自命不凡！你救得了別人的性命，此刻却保不住自己的命。」

不料朱天賜脾氣可真臭，索性閉起雙眼。「你要殺便殺吧！」

陸鹿齡怕雙方弄得太僵，不好收拾，連忙岔開問道：「老爺子剛才說楊老弟若要殺你，還得考慮一下，這是甚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老夫一年最少可救活命二三十條，憑我這身本領，再活十年不算過份，十年便是二三百條人命！嘿嘿，他殺老夫一人，便等於殺二三百人了！」

話剛說畢，忽然屋裡跑出一個五六歲的小孩來，喚道：「爺爺，你跟誰說話？哈哈，原來這位叔叔跟你玩耍哩，我也要玩！」

楊開心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大感氣憤，那孩子扯住其衣袂，不斷呼叫要玩耍，朱天賜臉色大變，急道：「小星子，快進屋裡去，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

楊開心不好再拿小孩的性命脅迫朱天賜，見他衣袋脹鼓鼓的，便存心嚇他，一掄臂，單刀幾乎貼着肉，向衣袋處劈下！

「刷！」單刀過處，鮮血暴現，孩子哭了起來，楊開心不由呆了一呆，朱天賜大呼大叫起來：「快準備藥箱！」抱起孩子往屋內衝去，楊開心一向對自己之刀法，極具信心，想不通為何會砍到小孩，是以目送一老一少進大廳，竟然不攔阻。

陸鹿齡頓足怪他：「老弟呀，你又惹禍了！這次縱是神仙下凡，也別想叫他開腔了！」一頓又道：「你還站在這裡作甚，快走吧！」

楊開心一本正經地道：「不，我不能走，你可知道我今生不曾殺錯過一個人，今日此事，對我有多重要？我一定要問清楚……」

「你可知道，剛才那孩子是他最疼愛的孫兒？你把他傷成這樣子，還指望他爺爺會合作？」

「小弟誤傷他孫兒那是另外一回事！再說他即使不肯告訴小弟有關胡樹華是否有生育能力，我也得當面向他道歉！」

陸鹿齡先是呆了一呆，繼而覺得楊開心實是一位磊落的漢子，當下頷首道：「向神醫道歉倒是必要的，愚兄陪你去吧！」

不料兩人一上大廳，便為一位藥童所止。「家師正在為孫少爺治傷，請莫打擾他老人家！」

陸鹿齡道：「咱們只是要向他老人家道歉，請你轉告一聲！」

「適才家師已有令諭，請兩位稍候，他有話跟兩位說。」藥童指一指椅子道：「兩位且稍候！」

楊開心不愧有無畏之稱號，一聲不吭便坐下來，陸鹿齡只好陪他，心中盤算待會兒如何替他倆打圓場。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朱天賜自房內出來，邊走邊拭汗，神態竟有喜色，楊開心連忙長身抱拳：「前輩，適才晚輩在氣頭上，一時不察誤傷了令孫，實在抱歉，這醫藥費請讓晚輩支付，以稍減晚輩之不安！」

朱天賜揮揮手：「老夫還要謝你哩！此事怎怪得了你！咦，小鶴，為何不着人送茶上來？」那藥童唯唯喏喏，忙轉身向內跑去，忽又被朱天賜喝住，「且慢，兩位貴客遠來，必定尚未吃晚飯，叫朱媽弄幾個好菜來，再把為師藏在後花園的一罈女兒紅搜出來款客！」

楊開心及陸鹿齡都有點摸不着頭腦。楊開心長揖道：「神醫千萬莫折殺晚輩了！」

「嘿嘿，你怎知星兒腰上生了一個瘤？你那一刀劈下去，本來就傷不到他一根毫毛，這如何怪你？哈哈，老夫還要好好謝你哩！因為你替星兒解決了一個難題！」

楊開心只覺此人脾氣莫測高深，忽冷忽熱，令人摸不着頭腦，乃問道：「不知晚輩替府上解決了甚麼難題，您不說出來，只怕猜破晚輩的腦袋，也猜不着！」

「老夫極其鍾愛星兒，但這小子不知為何在腰上生了一個肉瘤，而且越來越大，老夫因為太過鍾愛他，不敢輕易動刀手術，一拖年餘，剛才那一刀，剛好將那肉瘤劈掉，這不是替咱解決了難題？」朱天賜說至此才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藥童小鶴捧上茶來，朱天賜舉杯以茶代酒，先敬了楊開心一杯。

陸鹿齡道：「按理說，前輩醫術過人，肉瘤長出體外，這並不是甚麼大手術，何以不敢下手？」

朱天賜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用外敷藥物之法，前後更換了七八種藥，不但不見效，還越來越大！萬一那肉瘤有毒，手法稍有偏差，割不乾淨，或將毒質迫進體內，那可就不得了啦！」

他說至此喝了一口茶，潤一潤喉方道：「剛才楊兄弟那一刀眞神，貼肉切下，乾淨俐落，傷口雖較大，但沒有傷到肉，只需止住血，過三五天便行了！剛才老夫將肉瘤剖開細看了一下，不是毒瘤！這不是替星兒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了麼？」

陸鹿齡接口道：「換而言之，令孫毫無性命危險了？」楊開心向他暗打眼色。

「不錯，是以今夜老夫非好好謝謝你倆不可，尤其是楊兄弟！今後只要你有任何需要，老夫必定捨命以赴，以報今日之恩！」

陸鹿齡乾咳一聲：「這倒不必，那也是小楊湊巧而已，說起來也是府上之福，令孫之福厚而已！」

「不錯不錯，剛才眞是晚輩因為一件事為難，是以太過魯莽，多有得罪，尚請原諒！」

朱天賜面容一整，問道：「對啦，剛才你說要問老夫一件事，未知是甚麼事？」

他這一開口，楊開心便放下心頭大石，忙道：「晚輩聽說，胡樹華曾來找你診斷過，是您說他不能生育，未知眞假，是否華山派掌門人胡樹華？」

「是的，確有此事，他對你說過？」

陸鹿齡接口道：「不，是他夫人劉英玲親口對晚輩說的。」

楊開心不等他說畢已搶着道：「可否請前輩將詳情相告？」

「今年初胡樹華來找過老夫，求老夫為他診斷一下，是否有甚麼問題，否則因何成親十八年，膝下猶虛。由於是舍堂弟的老師溫夫子陪他來的，是以老夫便盡一日一夜之工夫，仔細替他診斷……」

楊開心急不及待地問：「結果如何？」

「經老夫仔細檢查、摸脈、問訊，斷定是患了先天性不育症！」

楊開心嗒然若失，喃喃地道：「晚輩只知女人有不育症，男人也有，今夜首次聽到！」

陸鹿齡則問：「如此，他夫人不是守活寡？」

朱天賜哈哈大笑：「胡掌門雖然患了此症，但不損他夫婦閨房樂趣！」

陸鹿齡再問：「此症是否能醫治？」

朱天賜苦笑道：「老夫無此能力，但年輕時，曾聽家父提及，說崆峒派有一套『金針治療神法』，曾治癒過兩個患者，不過這套絕技，有沒有流傳下來，而現今之崆峒派弟子又是否學到手，老夫便不知道了！反正，在老夫行醫以來，似乎未曾聽過有誰能治此症！不過……」

說此至，下人已把酒菜捧上來，居然已弄了四冷一熱菜，小鶴道：「師父，朱媽說還有個熱菜未弄好，請你們先用！」

朱天賜立即客氣地請他倆入座，還要讓楊開心坐上座，楊開心如何肯坐？推讓了好一陣，方分賓主坐下。朱天賜親自為他們斟酒，又敬了一杯，方舉箸道：「匆促之間，弄不出甚麼好菜來，今夜且湊合一下，明天務請再移玉步，讓老夫盡點心意！」

陸鹿齡客套了一番，三人方舉箸。楊開心只吃了幾箸便忍不住道：「適才前輩話只說了一半……」

「哦，不過，天下間能人極多，老夫只因出身武林世家，得同道推許宣傳，故搏得點虛名，實則民間不但有許多不為世人所知之大夫，尚有許多極具奇效、專治奇難雜症之偏方，不為世人所知！故也許有人能治此症，只是老夫孤陋寡聞而已！」朱天賜頓了一頓，反問：「兩位千里迢迢跑來這小地方，專問此事，不知是何原因，可否坦誠相告？」

說着，下人又送上了一大碗湯來。楊開心乃將胡樹華強暴清音，使其懷孕，自己如何受神秘客僱請，公開其暴行，並迫殺他諸情，扼要的說了一遍。雖然盡量簡短，但下人在此刻又端了兩個熱菜上來。這下，輪到朱天賜神色沉重起來，似在推敲甚麼。

楊開心信口問道：「請問胡樹華是在何時來找前輩診症的？」

朱天賜頭也不抬地道：「今年二月間。」

陸鹿齡接問：「請問崆峒派之金針療法，需治多久方能痊癒？」

「以前聽先父說，須連續治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大功告成，而且療法還挺複雜！」

楊開心急再問：「請問前輩是否記得胡樹華離此之準確日期！」

朱天賜沉吟道：「他只住了一天就走了，準確日期老夫記不清，大概在中下旬之間！」

「那崆峒之金針療法，會否在治了一半之後便有改善之可能性？」

陸鹿齡知道他心中所思，道：「不過據我所知，華山派跟崆峒派，雖然距離不遠，但數十年來雙方一直有心病，門下弟子都不相往來，要胡樹華去求懷石老道，恐怕不可能！」

朱天賜則答道：「治療一半，可能有改善，由於老夫非此方面專家，不敢肯定，不過若能有效，為何不一口氣將之治癒？須知胡樹華已四十出頭，成親十八年，其年紀已不輕，再過幾年方治療，已失去意義！」

忽然他目光一亮，接道：「也許他在回程華山，巧遇民間神醫，替其治好，也有可能，否則清音又怎會懷孕？」

「假如胡樹華身上暗疾並未治癒，依前輩之見此事是否有可能？」

朱天賜哈哈笑道：「小兄弟比老夫聰明，應該猜到！唯一之可能，便是清音騙你！你看過其兒子否？其子面貌是否像胡樹華？」

這句話是楊開心最不願聽到的，可惜朱天賜這神醫，脾氣雖然古怪，但說話直來直去，一派良醫之本色，楊開心只覺心頭如被巨木撞擊！

陸鹿齡道：「不但無人見到清音的兒子，連清音也失蹤，也許說

得確實一點，是她尚未回峨嵋山！」

朱天賜目注楊開心：「那女尼爲何要騙你，爲何跟神秘客串謀害你，是她跟你有仇，還是跟胡樹華有仇？」

楊開心長長嘆了一口氣：「其實此案，謎團一個連着一個，很多事情都還說不清，那神秘客是誰，晚輩一點都猜不出來！還有一點，他應該只是利用我，而非跟我有仇，因爲他若是與我有仇，根本不必再付我柒仟伍佰兩銀票！這可不是小數目。」

陸鹿齡道：「說不定後來這柒仟伍百兩銀票根本是不能兌現的！」

楊開心搖頭道：「這個我倒不擔心，他沒必要這般戲弄我！須知我一直認爲胡樹華該死，莫說柒仟伍佰兩了，只給我一半，我也肯幹！」

朱天賜道：「老夫只對醫理藥性有興趣，對解謎沒有興趣，不過你幫我一個大忙，日後任何時候都可來找我。」

說至此，三人吃得差不多，楊開心興緻索然，長身抱拳道：「今日多有叨擾，並承蒙前輩指教，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

朱天賜忙道：「不必急，老夫有東西相贈，對你日後行走江湖，尤其是調查此案，大有好處！」

楊開心目光一亮：「那晚輩便不客氣了！」

「來來，請隨老夫到書房，恐怕兩位還得呆上兩個時辰才能回去！」

原來朱天賜教他倆易容，由於他是大夫，深知人體結構及面部差異，是以雖然兩人都學過簡單之易容術，但仍獲益匪淺，朱天賜不但贈以易容藥物，還每人送他們兩張人皮面具，一張凶惡，一張斯文，製作得十分精巧，不愧是名醫手筆！

最後朱天賜又翻箱倒櫃，找出一些解毒丹、假死藥以及金創藥，大補元氣之藥丸，名爲百花小還丹，據他自稱效力不比少林九還丹差。

兩人拜別朱天賜，返回客棧已是深夜，拍了一陣門，店小二才來開門，兩人回房之後，陸鹿齡立即把鞋襪外衣全部脫掉，見楊開心尚呆若木鷄地坐着，知其心情，便安慰之：「有甚麼事，明天再商量，如今最重要的便是好好睡一覺！」

「你睡吧，小弟那裡睡得着！」

陸鹿齡道：「不睡覺何來精神調查！」

「想不到小弟半生英名，敗在一個尼姑手中，小弟以前常以從沒殺錯一個人而自詡，今天這塊招牌却完全毀掉了！」

「人誰無錯，你也不必太過傷心……」

楊開心跳了起來，一把抓住他，「連你也認爲我一定是殺錯了人？」

陸鹿齡怔了一怔：「愚兄不是這個意思……反正如今麻煩得很……其實這也怪不得你……最頭痛的是華山派弟子一定會找你算賬！」

「哼，你就只記掛着你的心上人！」

「不是這個意思！」陸鹿齡有點窘：「老實說，劉英玲必會將胡樹華不能生育的事告訴門下弟子，你說他們會放過你麼？」

「那天在武當紫霄宮胡樹華曾說過，生死鬥之後，所有一切全部一筆勾銷，難道他們不遵先師遺囑？嘿嘿，你那心上人可在場！」

陸鹿齡更窘，忙岔開話題：「華山派弟子的事還好解決，你大可戴上人皮面具，他們也認不出你來，最重要的是洗脫你之冤屈！」

「不，最重要的是找到清音！首先須查清她是不是有個兒子，那小子像不像胡樹華！」

「找到她又如何？她一口咬定是胡樹華孽種，即使那小子不像胡樹華，你又能怎辦？世上父子不相像者極多，難道可以此作証？」

楊開心不由一呆，結巴巴地道：「找到她之後，便要她說出眞相，我要知道神秘客之身份！」

「以愚兄之見，那女人性子十分倔强，她若不肯說，你敢殺她麼？」

楊開心再一呆，忽然惱羞成怒地道：「你奶奶的！今夜你專跟我抬槓，你睡你的覺吧！從現在開始到天亮，不許再說半句話，否則咱們之友情便一刀兩斷！」

陸鹿齡嘴巴一張，但終於沒說出話來，躺在床上，以臂爲枕，望着橫樑，不知心裡在想着甚麼。楊開心一口吹熄油燈，也躺在床上，他心亂如草，許久都還理不出一點頭緒來。

最令他難受的有兩點：一是金漆招牌被人砸碎；二是受人欺騙及利用，而利用他的人，在此之前他還一直很同情他的遭遇！

這件刺殺到目前爲止，已發展到他非要查出眞相、非要殺了利用他的人不可，然後取其首級到華山派拜祭胡樹華，最後接受華山派之處罰，即使華山派弟子要他自盡以謝，他亦不會推辭！

但在他未悉眞相，以及未曾逮到利用他的人之前，他絕對不能落在華山派弟子手中！否則他死亦不能瞑目！

（未完・二）

飛刀小祖宗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尋仇人誤入野店　施妙着逃出洞房

上文提要： 在尼姑庵裡，于阿坤得知關奶奶是爺爺于玄當年戀人，而大和尚是他們的私生子，即是與父親于天保同父異母的兄弟，因于阿坤沒老實講出爺爺之眞名，致使大和尚無法及時保護他家，而讓于玄當年的仇人殺死了于阿坤父母。關奶奶要教他飛刀絕技，于阿坤報仇心切，逃出尼姑庵尋找仇人，却被海音小師太擋住去路……

海音小師太道：「你休得急躁，我便實對你說吧，梵各大師早已盯上他們了。」

此言一出，于阿坤驚喜的道：「這是眞的？」

海音小師太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于阿坤道：「至少……嗯……我叔叔也是我們于家的人……就算是半個于家人……」

海音一怔，道：「于阿坤，你說什麼？」

于阿坤道：「沒有啦！反正不是說妳！」

海音小師太去找吃的，于阿坤又開始擲石頭，不過，他一連又擲了幾堆石頭，一粒石頭也打不中。

這天夜裡，于阿坤便與海音小師太二人睡在半山崖的小石洞中。

于阿坤心中忖思：「這要是在此窮擲石頭，多無聊，不行，說什麼也得想法子離開這裡。」

于阿坤側過頭看了海音小師太一眼，他低聲問：「小師太……」

沒有回音，海音只是轉了個身。于阿坤膽子一壯，慢慢的往洞外爬。

眞小心，他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

就在他正要往下面跳，後面衣褲一緊，便聽得海音小師太冷冷的道：「于阿坤，你想溜？」

于阿坤沉聲道：「誰說的？」

海音小師太道：「你騙不了我。」

于阿坤雙眼一睜，便笑道：「我是要拉尿呀！」

「就在這上面往下拉。」

于阿坤道：「那怎麼行，妳是女子……」

「沒關係，拉尿無妨。」

于阿坤道：「可是……可是我還要全套呀！」

海音小師太一怔，道：「什麼叫全套？」

于阿坤道：「全套就是有尿有屎，小師太，我已經二天未曾鬆散肚皮了。」

海音小師太道：「是眞的嗎？」

于阿坤道：「我小孩子不打誑語。」

海音小師太聞言想笑，自己的話他學得眞快，便點點頭道：「好吧！你下去方便，但要出聲音。」

于阿坤道：「什麼叫出聲音？」

海音小師太道：「要哼，或咳，且容我聽得見。」

于阿坤苦兮兮的道：「那得用多大勁，這兒水聲如雷，我用力方便，那還有力氣大聲哼哼呀……」

海音小師太道：「這麼辦，每隔一陣子，你叫一聲，我聽到你聲音，便知道你沒有溜走。」

于阿坤道：「這倒可以。」

於是，于阿坤下去了。

他下得石洞，尚自發出一聲「咳！」

洞上面，海音小師太微微笑着又躺下來。

那于阿坤只哼了兩次，便再也沒有聲音了。

洞上面的海音小師太半天未聞聲音，立刻爬到洞口大聲叫道：「喂！于阿坤，你拉好了沒有？」

除了水聲之外，那裡還有于阿坤的聲音？

海音小師太憤怒的躍下來，她只是四下打量一下，便怒聲道：「只有一條路可逃，于阿坤，你逃不了的，看我不活捉你回來。」

海音小師太騰身而起，斜刺裡猝然一個身法，便往山道上撲去。

剎時已在十丈外了。

「噗嗤」一聲笑了。

當然是于阿坤在笑，而且笑得彎下了腰。

就在那邊大瀑布後面，于阿坤四平八穩的坐在那塊尖出的岩石上面。

月影西照，水流如銀帶又佩個珠簾子，人在裡面宛如身處水晶宮，既清爽又愜意。

于阿坤等到海音小師太飛奔而去，他並不急着出來，因爲他相信這時候走出去並非適時。

鬥心機，玩花樣，海音小師太絕非于阿坤的對手。

于阿坤就有這種想法。

海音小師太的自信心更强。

她雖然聽過梵各說于阿坤十分頑皮，但她自信有辦法，也可以說，她要同于阿坤較量一番，看誰能制住誰。

此刻，于阿坤斜躺在那瀑布後面的大石上。

這塊大石相距水流還有兩丈遠，一點水滴也濺不到，兩邊幾株小樹，頂上有片長方形石頂，趴在石上面看景緻，另是一番情趣。

于阿坤正在閉目養神，似乎聞得海音尖叫聲：「于阿坤……」

斜過身子看出去，月光下，果見石洞下面一條小人影，敢情正是海音小師太又折回來了。

于阿坤以不變應萬變，他坐在裡面不出聲。

那海音小師太大叫一陣後，氣得站在一堆石頭前面，拿起石頭便往飛瀑這面狂擲了一通。

于阿坤正在石頭上穩穩坐，忽見石頭從水簾穿過來。

一粒粒的落在面前，不由吃驚的伸出雙手去擋、去抓、去撥，外面照過來月光，于阿坤已把海音小師太擲的石頭擋在地上，一部份滾下水潭中。

所幸海音小師太的腕力不大，擲過水簾的石頭已是强弩之末，很容易被于阿坤擋拍落下。

海音小師太走了，她帶着一肚皮的不高興走了。

於是，于阿坤開懷的笑起來：「老鷹捉小鷄，母鷄咯咯啼……」

東方露出曙光，荒林中的小鳥兒與于阿坤一齊離開了荒林，不同的是小鳥在尖叫，而于阿坤則是唱着往前走。

如今他想通了，儘管一肚子的仇恨沒發洩，但人却一定要保持樂觀與愉快。

是的，只有樂觀才能進取，只有愉快方更能設想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妙計。

于阿坤離開「遮陽洞」，往北連走兩天方才離開深山。

他必須往北走，因爲他明明看着海音小師太往南走，如果他再往南，豈不自投羅網？

往北走了幾十里冤枉路，便再冤枉，只要不被小師太兜上，也就值得了。

此刻，從大山溝往下面看，有座三間大小的草房子，房子前面似乎有人在坐着。

于阿坤看看漸落的日頭，拭去額頭上的汗水，便邁開大步往屋前走過去。

于阿坤還沒走到屋前面，便見一個老頭翹着白花花的山羊鬍子望過來。

便在這時候，從屋子裡面跑出來個大脚姑娘，叫道：「爹……」她只叫一聲，便兩眼望向走過來的于阿坤，又道：「是個小哥！」

于阿坤已走到屋前面，他看了看門口擺的一張破方桌，桌上面放了個筷子筒，立刻明白這是一家野店。

白鬍子老頭兒已迎着于阿坤笑道：「喲，小哥到那兒呀？今晚怕是走不了啦！」

于阿坤望向草屋，道：「你們這是飯舖子？」

白鬍子點頭笑道：「不錯，小哥可要吃點什麼？」

于阿坤道：「你們有什麼就來什麼，吃完了就要睡覺。」

一邊，那大脚姑娘笑嘻嘻的道：「剛蒸了籠肉包子，小兄弟，你來得巧了。」

于阿坤道：「包子也好，先給我來十個。」

他拉開桌邊的櫈子坐下來，回頭看看屋子裡——屋內黑呼呼的，似乎有個老太太在忙着。

那姑娘很快的端出一盤肉包子，笑道：「吃吧！這肉包子你準沒吃過。」

于阿坤抓起一個就咬一口，點點頭，道：「不錯，裡面放足了大蒜麻油，既香又解毒。」

白鬍子老頭看着于阿坤，笑呵

呵的道：「小哥，你從大山裡走出來，準備上那兒呀？」

于阿坤心想——自己是去找那批强盜報仇的，身負血海深仇，處處得要小心，出門在外，逢人只說三分眞，七分留着騙騙人，娘的，就是這個主意。

一笑，于阿坤吃完了第九個肉包子，道：「老掌櫃，你是問我到那兒？是嗎？」

老頭喝着茶，點點頭。

于阿坤道：「我奶奶叫我回外婆家，說我老娘子不聽話，要我外婆叫舅媽來我家，因爲我媽最聽舅媽的話，舅媽到我家，我媽就好啦！舅媽要回家，我老娘不回外婆家，舅媽……」

一陣快語，聽得老頭兒邊搖頭，邊大叫道：「好啦，好啦，什麼亂七八糟的又是奶奶又是媽，我看屁股裡挾掃帚，你在冒竹，亂講！」

一邊的大脚姑娘也笑道：「小哥說話眞有意思。」

于阿坤道：「都是黑白講。」

一盤十個包子下了肚，于阿坤道：「再來十個。」

白鬍子老頭道：「你怎麼吃那麼多？」

于阿坤沉聲道：「哎，開飯店還怕肚皮大？」

白鬍子老頭看了大脚姑娘一眼，暗中點點頭。

只見大脚姑娘取了空盤又進屋，很快的便又端出一盤包子來，只見顏色淡黃了些。

于阿坤取了一個就啃，他緊了一下眉頭，道：「怎麼沒有剛才的好吃。」

白鬍子老頭笑笑，道：「小哥，這你就不懂了，剛來的時候你餓肚子，什麼東西也好吃，這時候你剛吃飽了，再多吃些便沒有味道了。」

第二個包子已下肚，于阿坤聞得老頭兒的話，同意的點點頭，道：「有道理……」

「咯崩！」一聲，于阿坤立刻吐出一口半嚼未碎的包子，他仔細的看了一下，道：「喂，這是什麼東西呀！」

白鬍子老頭與大脚姑娘低頭看，便聽得老頭兒道：「這是羊骨頭，脆骨嘛！」

于阿坤道：「我看不是的，這像人的脚趾甲！」

大脚姑娘冷冷的道：「胡說八道。」

白鬍子老頭臉色一緊，道：「小哥，你這等於說我包子裡是人肉了？」

于阿坤一怔，道：「難道不是？」

白鬍子老頭道：「當然不是！」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個臉色如蠟的四十多歲的女人走來，她手上端了一碗稀飯，笑道：「小哥，先吃包子沒意思，喝碗稀飯吧！」

于阿坤再仔細看面前三個人，隱隱然三人都透着一股子邪氣。

于阿坤心想：別是吃人肉的黑店吧！

這家店不能住，吃飽了快走人！

他主意打定，便端起飯碗大口大口的喝，三幾口便把大碗稀飯喝光了。

白鬍子點頭嘿嘿笑。

大脚姑娘嘴角一牽……

只有那送稀飯的婆娘小聲問：「小哥，稀飯還好喝吧？要不要再來一碗？」

于阿坤搖搖頭，站起身來取銀子，那是關奶奶特地叫海音小師太送給自己的二十兩銀子。

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面，于阿坤道：「算帳。」

白鬍子老頭眼睛也直了，三個人彼此對望着，看不出這小客人身上竟然帶了這麼多的銀子。

那婆娘伸手托起那錠十两重的銀子，張口看那銀子直哈哈大樂，她迎着快落山的日頭笑。

于阿坤沉聲道：「不是假的，快算帳。」

那婆婆嘿嘿笑道：「找什麼？小子，用不到找了。」

于阿坤一怔，頭一揚，尚未開口說話，便見那婆娘冷喝一聲，道：「還不倒下！」

于阿坤可眞聽話，他眞的應聲而倒，就倒在那大脚姑娘的脚前面。

便在這時候，聽那婆娘狠聲對大脚姑娘道：「平時是怎麼交代妳的？肉要剁碎，骨頭指甲毛髮挑乾淨，妳怎麼就是不聽話？這還是個娃兒，如果是個老江湖，或是道上的人物，今晚就免不了一場打。」

大脚姑娘道：「娘，反正他逃不掉的。」

白鬍子老頭道：「還是妳娘老油條，她一看苗頭不對便端出稀飯來，哈……」

那婆娘沉聲道：「抱進柴房，這小子雖然不大，一身肉倒是挺結實的！」

白鬍子老頭伸手抱，只覺得手臂下硬梆梆，他噫了一聲，道：「這是什麼東西？」

大脚姑娘伸手拉，只見是一條鹿皮帶子，上面插了五把柳葉飛刀。

三個人都怔住了。

那婆娘道：「難怪，怎麼說這小子年紀輕輕的敢在大山裡走，原來他還會武功哪！」

白鬍子老頭緊皺眉頭，道：「

這是柳葉飛刀，他小小年紀用這玩藝？我不信！」

大脚姑娘道：「看他頂多十四五歲，如果眞的會武功，也不見得打得過我們，爹，娘，倒不如收收他的心，把他留下來，爹年紀大了，我們沒有個男人總不太好吧！」

那婆娘沉聲道：「又來了，又來了，上回你看了男人就想要，沒得幾年被那男子倒打一耙，這回是個半大不小的娃兒，妳想吃童子鷄呀！」

大脚姑娘撒嬌的道：「爹，你看娘說得多難聽。」

手上托着二十兩銀子，更提着插滿飛刀的鹿皮帶，白鬍子老頭笑道：「那先把小東西抱進柴房吊起來，等他醒來，再仔細問問他，他要是答應留下來，往後就由妳調教他，如果他來頭大，或是不答應，趕快剁了他把肉醃起來，阿足，爹的話妳可要記牢了。」

一聲歡笑，叫阿足的大脚姑娘道：「爹眞好。」

三個人相繼走入草屋裡，老頭兒把于阿坤抱進二門，後院果然有間柴房。

阿足奔過去推開柴房門，老頭兒把于阿坤抱進柴房裡，他正要把于阿坤往橫樑上吊，阿足已指着大板子，道：「爹，別吊了，把他綑在板子上。」

老頭兒笑道：「丫頭，妳不是要勸這小子歸順我們？爲何又迫不及待的宰他？」

阿足道：「我若勸不了他，立刻把他大卸八塊，也免得要再多一道手續。」

老頭兒笑了一下，道：「下刀的時候別忘了，腦子妳同妳娘沾醬吃，心可要留給我下酒喝。」

阿足笑道：「不用交代，我早就知道了。」

剎時間老頭兒把個口吐白沫的于阿坤綑在一張大板子上，他望望木板下面，三把各種不同的宰牛刀正插在木板下面，笑笑，道：「阿足，妳今年二十了吧？」

阿足笑道：「可惜他太小了。」

老頭兒道：「妳不懂，女比男人大，銀子一大把，男比女人大，三十就守寡，妳想不想將來早守寡？」

阿足道：「當然不想。」

老頭兒已走到柴房門口，回頭笑道：「要想不守寡，我看這小子就很好，妳大他才五歲，可是妳看他却像個小牛般的壯，很好呀！」

老頭兒走向大房子，正遇到那婆娘把外面的東西搬進門，見老頭兒出來，尚自抱怨的道：「阿足這丫頭，沒得倒糟蹋我十個肉包子，那可是野猪肉，我們自己吃的。」

抖着鹿皮帶與二十兩銀子，老頭子笑道：「臨死便叫那娃兒美食一頓，這是做好事，也算我們積德了。」

老太婆點上油燈，道：「今天大概不會再有人來了，我們早些吃完了去宰那小子去。」

兩個老人對面坐，又是包子又是稀飯——包子是野猪肉餡，稀飯加小菜，油燈下，兩人吃得可眞自在。

此刻，柴房中，阿足提了一桶井底涼水，「嘩啦」一聲，潑在于阿坤的身上頭上。

于阿坤全身一哆嗦，他睜開眼來看，油燈不太亮，只見一個女子——唔，正是那大脚姑娘，正齜牙咧嘴的垂着個大辮子在看自己。

于阿坤暗中用勁要起來，立刻知道上當了。

「小兄弟，你醒了？」

于阿坤心中暗罵——混帳王八蛋，妳用水澆我醒過來，還故意的問我。

貶貶眼睛，于阿坤沒開口。

阿足已指着自己鼻子，笑道：「小兄弟，我叫阿足，是我老爹的獨生女兒，小兄弟，獨生女兒又叫掌上明珠，你知道嗎？」

于阿坤點點頭，但內心又在罵：媽的，獨生女兒怎麼樣？老子還是獨生子哪！

便又聽得阿足道：「別看我家住的草房，銀子可也藏了不少呢！」

于阿坤一笑，苦苦的說道：「你們銀子再多，也不會送我幾兩吧！」

阿足道：「這可說不定，只要……」她說着已把臉幾乎貼上于阿坤的臉。

于阿坤心中想，這是一家黑店準錯不了，自己如今上了綁，隨時都會挨刀宰，我于阿坤就那麼倒楣？

忽然，于阿坤雙目見淚，道：「大姐姐，我……我……我好可憐啊！嗚！嗚！嗚！」

阿足聞得一聲「大姐姐」，滿臉堆笑的道：「小兄弟，別哭，別哭，你是怎麼可憐吶，說給姐姐聽。」

于阿坤道：「我死了爹也死了娘，一個人流落在荒山上，好不容易的走出來，又被你們……」

于阿坤又掉了幾滴眼淚，敢情他想起了爹娘，還眞的哭起來了。

阿足笑瞇瞇的道：「小兄弟，你可眞會編故事，你眞的死了爹娘？」

于阿坤立刻發重誓，道：「我若騙姐姐，就叫我千刀萬剮不得好死，死後也被打入十九層地獄。」

阿足拍手笑道：「好了，好

了，我相信你是死了父母就是了。」

于阿坤道：「我本來就是死了父母的，騙你有什麼好處的。」

阿足道：「你是那裡人？」

于阿坤道：「洛城人。」

阿足一怔，道：「那在幾百里外了！」她一頓又道：「你爹娘是怎麼死的？」

于阿坤心想，面前這是開黑店的，這種人就等於是强盗一般，如果說父母被强盗所害，準定令他們聽了不痛快，說不定惹得他們一發火，一刀宰過來。

他深深的嘆口氣，道：「實對大姐姐明說，我父母被人害死在獄中，我連夜逃到深山裡躲過來了，唉，想不到我的命眞苦，又被他們……」

阿足道：「你這是眞的？」

于阿坤道：「怎不是眞？你看看我這一身衣衫，像是誰家的闊少嗎？」

于阿坤還是穿着那夜奔跑的衣衫，幾天來他並未曾換洗，便是在尼姑庵也未有衣衫換，雖然未破，却也髒兮兮的有股子怪味道。

阿足看了一下，點點頭道：「不錯，你像是沒有說瞎話。」

于阿坤道：「本來就是大實話。」

阿足聳動一下帶汗的鼻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于阿坤。」

「今年多大了？」

「我大概算十四歲了吧！」

阿足臉色一寒，道：「什麼大概，你到底幾歲？」

于阿坤道：「十四。」

阿足道：「你練過功夫？」

于阿坤心想，打死也不承認自己練過功夫，便立刻搖搖頭，道：「想練，可是誰來教我？」

阿足笑道：「你準備去那兒？」

于阿坤一想，這是問到要害地方了，自己若是說去報仇，哼，準沒命。

「我能去什麼地方？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

阿足道：「你沒有親戚去投靠？」

于阿坤道：「洛城離此數百里，那會有這麼遠的親戚，我是逃命要緊哪！」

「逃命？」阿足伸手撥動着于阿坤的臉，宛似看相的在相面，又道：「嗯！倒是長得不錯，配我也還湊合了！」

于阿坤怔怔的瞪着一雙大眼睛不開口。

阿足道：「于……阿坤是吧？我說于阿坤，你願不願意住在我們這兒？」

于阿坤道：「你們願意收留我？」

阿足道：「當然也有條件。」

于阿坤道：「什麼條件？」

「娶我做老婆，可得一切聽我的！」

于阿坤道：「不會嫌我太小了吧！」

阿足突然自木板下面取出一把尖刀，冷冷道：「你這是在推辭，好，算我沒問你，殺了你先取出你的心來，前面我老爹下酒吃。」

她說殺還眞的要殺，一把扭住于阿坤衣衫領口，那把尖刀已舉在半空中。

于阿坤忙點頭，道：「別殺，別殺，只要大姐姐願意，我于阿坤就會幹了，我幹了。」

阿足哈哈笑道：「嚇成這樣，膽小鬼。」

于阿坤道：「三魂被妳嚇跑一對半，全出竅了！」

阿足嘻嘻笑道：「于阿坤，我這一關算是通過了，你忍着點，等過了我爹娘的兩關，你就自由了，也成了我的小丈夫了，嘻……」

阿足笑嘻嘻的拉開門走了。

于阿坤心中眞不是滋味，唉！眞衰運。

不旋踵間，柴房門又被拉開來，果然進來的是那白鬍子老頭兒。

于阿坤被綑在大木板上不能動，他心中已經想到這塊木板不只是殺猪羊的，也是殺人的。

今晚要過三關，于阿坤才過了第一關，現在……

現在那老頭兒拉過一張小櫈子坐在于阿坤身邊，他邊吸着煙袋，邊冷冷的道：「小東西，你說，你剛才是怎麼騙我的大閨女的？」

于阿坤楞了一下，道：「我沒有騙她呀！」

老頭兒道：「那她爲什麼不動手宰你？」

于阿坤道：「我求她的！」

老頭兒沉聲道：「原來你是怕死，編了一套說詞騙我的閨女，是嗎？」

于阿坤忽然抗聲道：「不是的，是你閨女要我說實話，她問我什麼我就說什麼，最後她叫我……叫我當她的小丈夫。」

老頭兒臉無表情的道：「你答應了？」

于阿坤道：「我是個孤兒了，能娶個花不溜丢的老婆，我爲什麼不答應？」

老頭兒臉色一緊，道：「你想拖過今夜，明日逃走，你以爲我不知道？」

于阿坤道：「我都發了重誓，怎會再逃？」

老頭兒道：「你要做小丈夫？」

「不錯，而且很誠心。」

「你今年才多大？」

「十四歲了。」

冷冷一笑，笑得于阿坤一緊張，便聽老頭兒道：「只怕你連毛還未長出來吧？」

于阿坤道：「什麼毛？」

老頭兒道：「你那小鷄上面長頭髮了？」

于阿坤一瞪眼，道：「我不懂什麼小鷄頭髮的，我只知道要當小丈夫。」

老頭兒哈哈一聲笑，道：「你姓于，叫于阿坤？」

「是我對大姐姐說的。」

「于阿坤，當了我的養老女婿可也不簡單哪！」

于阿坤道：「我會侍奉你老人家的！」

哈哈一聲笑，老頭兒道：「我張八就是等你這句話，小子，行了，我這一關你也通過了。」

老頭兒吸着煙走了。

于阿坤心中琢磨，老傢伙臨走還開玩笑，說我小鳥上面沒有頭髮，哼，眞以爲我同你閨女上床呀！

突然間，柴房門一聲「呀」！只見那老婆娘晃着兩肩走進來，嘿嘿笑道：「于阿坤，你好會說話的嘴！」

于阿坤道：「我說的都是大實話，也是心裡話。」

那婆娘先是看看綑着于阿坤四肢的繩子，道：「于阿坤，你會不會殺人？」

一驚，于阿坤道：「我還小，沒殺過人，不過我可以學，跟你們學呀！」

一堆草柴下面，那婆娘用脚踢開來，只見下面白骨一堆，于阿坤驚異的道：「那一定是不少人的吧！」

那婆娘平淡的道：「湊夠一擔，阿足他爹便挑到荒山裡丟掉，荒山裡有人骨，人們以爲野狼吃的，于阿坤，你怕不怕？」

于阿坤忽然大聲道：「不怕！」

「你敢殺人？」

「當然敢，你們都不怕，我也不怕！」

那婆娘嘿嘿笑道：「好嘛，你小子就是我白二娘的人，瞧，你也通過我這一關了，哈……」

便在她的笑聲裡，突然冷芒流閃，光焰迸射，一把尺半長的尖刀已閃過于阿坤的面前，那麼巧妙的發出「咻咻咻」聲，于阿坤突覺四肢一鬆，四根繩子已斷。

白二娘伸手扶起于阿坤，立刻變得心肝寶貝也似的道：「乖乖兒，快隨媽媽前面去，今夜你們就入洞房。」

于阿坤一楞，道：「哇呀，我這一身……」

白二娘道：「沒關係，入洞房是要上床的，你幾曾見過上床還要穿衣裳的？」

于阿坤全身不自在，但他被綑了有半個多時辰，全身尚自不自在，便也不敢再多說些什麼了。

走進草屋裡，于阿坤被推在阿足身邊坐，喜得兩個老的笑哈哈……

張八笑着指于阿坤道：「你看看，這小子還有些臉發紅，害起羞了，哈……」

白二娘道：「老頭子，快去弄上幾樣好菜，把你的好酒也拿出來，今夜就叫他們入洞房。」

張八點點頭，道：「我的老婆呀！妳辦起事來比你那火爆的大姐白大娘還乾脆，我算服了妳。」

張八去拿酒菜，白二娘又道：「提起我大姐來，倒是有一陣子沒看到她了，聽說她在那個鎮上開窰子，眞發了點財，而且……手下的姑娘……」

張八已取來酒菜，聞言接道：「再怎麼樣發財，也比不上她在惡水灘時候自在。」

「惡水灘」三個字一出口，于阿坤身體猛一彈，一邊的阿足一瞪眼，道：「你怎麼啦？」

于阿坤怎敢說出心裡話，惡水灘他正要去找的，父母不能白死，大仇一定得報，想不到在這兒會有人提起「惡水灘」，怎不令他吃一驚？

臉上泛出灰色來，于阿坤道：「我太累了，怕是想早些睡了。」

白二娘哈哈笑道：「你們看這小子，說是入洞房，他都等不及了，嘻……」

張八已坐下來，他哈哈笑道：「也罷，先吃三杯，你們到對面那間屋子去找快樂吧！」

阿足眞大方，她把酒杯遞向于阿坤道：「拿起來，我們先敬二老一杯。」

敢情她眞把于阿坤當成她的小丈夫了。

于阿坤雙手拿着碗，恭敬的對張八夫妻二人一端，道：「敬二老。」

張八笑道：「別人家有童養媳，我家却養小丈夫，哈……乾……」

張八一飲而盡。于阿坤又對阿足道：「我不會喝酒，怎麼辦？」

阿足道：「以後慢慢學，今晚不要喝！」她放下碗來，對張八與白二娘道：「爹、娘，你們喝吧！我同阿坤入洞房了。」

還眞嚇得于阿坤一跳，只見阿足張開雙臂，一把抱起于阿坤就往對面房間走。

于阿坤個頭並不小，可是阿足的力氣更大，抱起于阿坤來氣定神

閒的大步而去。

張八哈哈大笑起來。

白二娘道：「這我才放心，要是阿坤是個大漢或年紀比我們阿足大，今天晚上我就睡不着。」

張八道：「爲什麼妳睡不着？」

白二娘道：「我擔心會造我的反吶！」

張八點點頭道：「妳還眞細心。」

白二娘道：「所以玩也玩得久呀！」

阿足已把于阿坤抱進房間裡，房子裡的床是竹子的，于阿坤上了床，便聽得一陣「吱吱」響。

張八高聲道：「女兒呀！別急躁，什麼事情慢着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順水舟，以後的日子長，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白二娘叱道：「你是老子，老子怎麼說這種話，也不怕笑掉牙。」

張八道：「誰會笑掉牙？這兒除了妳還有誰？」

白二娘道：「他們的事情由他們去折騰，我們做父母的已經管不了那一段了，你又何必替死人找郎中——白費功夫，還是喝酒吧！」

兩個老的在外面喝酒，小房間裡只聞得阿足直是喘大氣。

半晌，忽聞得于阿坤一聲大叫，道：「大姐姐，你怎麼咬我的……」

阿足狠狠的道：「不咬不成才，不咬你不知道自己上床來是幹什麼的。」

突然，于阿坤又是一聲大叫，道：「幾根剛長的頭髮，不要也吃進去呀！」

外面，張八已厲聲道：「你看看，那小子怎麼這種德性，太豈有此理了。」

白二娘道：「乾柴沒有烈火，怕是燒不起來了。」

張八道：「我們的閨女似虎狠，偏就遇上這麼個小綿羊，我說阿坤阿足，你們要商量着來呀！」

房間裡，忽聽阿足道：「我就是不信邪！」

於是……

* * *

三間大草房，中間是飯堂。

張八指着右面房笑起來……

白二娘回頭看了一眼也笑了。

重重的放下酒碗，張八道：「行了，行了，他們大概走上正途摸對路，嚐到甜味樂了心啦！」

白二娘道：「是嘛！半天沒聲音了。」

張八忽然吃吃望着白二娘笑，他那雙眼睛似隻豹。

白二娘一看就知道，四方大嘴巴一撇，笑道：「老頭子，敢情勾起你的不老心，不服老的要較量了？」

張八倏的站起來，宛似狂獅般直起身，道：「較量就較量，誰怕誰？」

白二娘吃吃笑道：「好呀！春宵一刻值千金，不能糟蹋快樂時，老頭子，我來抱你吧！」

張八一聲大笑，回身掩上大門，油燈也不拿便張開雙臂，道：「我可愛的老婆，妳要學妳女兒樣，抱着新郎往床上，好，妳就來抱吧！」

白二娘走上前，兩臂剛張開……

突然，張八右肩一橫，左臂已圈住白二娘的水桶腰，他腰桿一挺便把白二娘扛上肩，嘿嘿笑道：「老婆子，還是我抱妳吧！妳留着精神幹正事，哈……」

白二娘雙拳搥上張八的背——沒聲音，那能眞打？

突又聞得張八笑道：「娘的！往日倒不覺得，今夜看妳這個老騷狐特別美，這是怎麼啦？」

白二娘道：「你這叫『別人吃冰糖，你在舐舌頭』，早就心癢難受啦！」

眞是一針見血的話，這時候白二娘即便是鷄皮鶴髮的老太婆，他張八也照樣抱……

張八抱着白二娘往左面房內走。

白二娘尚且摟住張八的脖子回頭叫道：「阿足，妳可要適可而止，小阿坤今年才十三、四，怕是榨不出什麼油水，這種事可急不得呀！」

右面房門沒聲音，倒令張八吃一驚。

白二娘見張八站在房門邊，沉聲道：「老頭兒，快進去呀！」

張八回頭看着右面房，道：「阿足睡着了？」

白二娘笑道：「嚐到甜頭不開口，瞇起眼來在享受，老頭子，是我也不會開口說話的！」

張八怔了一下，「不對勁，我們女兒我知道，她不會那麼老實，沒把竹床弄塌，那已經是她客氣了，怎會不開口說話？」

白二娘也是一楞，道：「原來吼吼叫，怎麼靜得如此怕人的，莫非……」

「倒陰……」

張八沉聲道：「天底下只聽說男人倒腸洩而亡，幾曾聽說過倒陰？妳胡說八道！」

白二娘道：「如果沒有倒陰，那會倒什麼？總不會是倒人吧？」

張八一驚，道：「我看不對勁！」

白二娘道：「過去瞧瞧呀！」

張八大步跨過中間的飯堂，三兩步到了右面房間門口，他伸手拍

着木門板，道：「阿足！阿足！」

白二娘也過來，叫道：「阿坤！阿坤！」

房間內沒聲音，門口的張八遂高聲叫道：「阿足，你們怎麼不說話？陽台雨露過了頭也該開開口呀！」

白二娘道：「女兒，這種事娘是過來人，妳敢情還怕羞呀！」

張八對白二娘一攤雙手，道：「怎麼辦？」

白二娘道：「進去看！」

張八道：「進去了，萬一他們在……在那個……」

白二娘道：「遇上他們那回事，我們便回頭再出來！」

張八又叫了兩聲，房內仍然沒回聲。

他一咬牙一跺脚，伸出雙臂推上門，但聞卡嗆一聲響，那木門被張八推得轟隆一聲響。

白二娘第一個躍進房，房內油燈已滅，頭頂上一陣涼風壓下來。

張八大叫：「阿足！」

白二娘指着頭頂大聲叫：「老頭子快看！」

張八道：「看什麼？」

白二娘怒道：「你老眼昏花了？屋頂破了個大洞吶！」

張八不看屋頂，一步到了竹床前，一把掀起大棉被，不由得怒罵道：「他奶奶的！小雜種！」

床上只有阿足赤裸裸的在躺着，床上沒有血，但阿足却一動也不動，直挺挺的不知是否已死。

白二娘一聲厲吼，拔身而上，她從屋頂的破洞中躍落在屋上面，立刻高聲叫道：「老頭子快來看，那小子就在山林裡！」

張八挫牙宛似嚼着一嘴巴乾豆咯崩響，枱子上正放着一把牛耳尖刀，他已拎在手中，「颯」的一聲也上了房。

他沉聲道：「在那兒？」

白二娘手指不遠的山林，道：「你看，那兒有燈亮，一定是那小畜牲！」

張八手一揮，道：「追！今夜非把這小子剁碎不可！」

白二娘道：「我們女兒怎樣了？」

張八道：「別多問了，先宰掉那小子才是眞的。」

兩個老的躍下房，一前一後便往山坡追撲過去。

不料，才走一半路，白二娘「咦？」了一聲，道：「好像有人點着火，怎麼不見火光動？」

張八也是一驚，忽然回頭看，三間草屋已着火，不由得大驚，道：「老婆呀！上當了，那小子在燒我們的房子！」

白二娘氣得尖聲罵道：「那裡來的這個小王八！」

張八急忙回頭跑，邊跑他邊叫道：「快呀！女兒阿足還在屋子裡，一場火她不要變成小老鼠了！」

白二娘這才沒命的往回奔，回頭比誰跑得都快，二人刹時到了草屋前，但火苗子已上了天。

張八衝進屋子裡，不要命的便衝進右面房，他頂着大被子抱起女兒阿足往外衝，等到躍到屋外面，一嘴鬍子燒了一半。

望着火苗子升上天，白二娘走近阿足，她一看便抱住女兒大哭起來。

張八氣得怒視手中牛耳尖刀，罵道：「這個小畜生！我張八饒不了他！」

擰了一把清鼻涕，白二娘尖聲嚎道：「終日打雁，到頭來還叫雁啄瞎了眼，這小畜生是那裡來的，他把我們爺兒可哄得慘哪！」

張八伸手摸摸阿足，沉聲道：「我可憐的女兒，誰叫妳飢不擇食，連個乳臭未乾的娃兒妳也要，妳完了，也連累我們受苦難！」

白二娘一抹臉上淚，道：「閒話少說，不臭的屁別放，老頭子，我們分兩路追那臭小子去！」

張八點點頭，道：「我正是這麼想。」

白二娘望望屋子，屋子已燒了大半。

天乾物燥，又是草房，加上夜來山風一吹，即便想救也無法下手。

白二娘繞到後柴房外，門口掛了一把殺人刀，她一把握在手轉到前面來。

張八指着東面山，道：「我往東追！」

白二娘道：「我往西趕！」

張八已跑出十幾丈，忽然回頭大叫道：「老婆子，千萬要捉活的。」

白二娘道：「還用你交代？老娘要一點一點的把他的肉，一塊一塊的下油鍋！」

白二娘往西追，張八往東趕，山溝裡火光仍然紅了半邊天，那屋樑竹子尙發出「叭叭」響，聽起來好嚇人。

附近的一棵大樹上，一條小小的人影在吃吃笑，他懷中正纏着一條鹿皮帶，二十兩銀子也塞進衣袋，這人……

不錯，正是在竹床上吃盡苦頭的于阿坤。

原來阿足抱着于阿坤上了床，于阿坤那懂得這碼子事，便任阿足折騰，他也不起什麼作用。

阿足慾火難奈，一咬牙便剝光阿坤衣裳，一陣磨蹭未見效，她便低頭張口就去咬，咬得于阿坤哇哇叫。

（未完・六）

一代天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精兵良將施絕技　痛下殺手爲正義

上文提要：天衣大師等人對隱居的唐虹有所質疑，因她的言行並不似退隱江湖之人。飛雲子與天衣大師分別扮成失踪二十年的茅山的龜長齡與跟班鏢客，他們行爲怪異，術法精湛，使得圍觀之人望風而逃。原來這全是白翎根據仝大夫所贈秘笈的下半部指示所炮製的，江豪亦找到了其父三十年前安插在江南的人……

天衣大師微笑道：「如無這些道具輔助，只怕很難模彷得來。」

目光轉注張鳳樓的臉上，道：「江南道上，除了三聖會和張兄領導的人手之外，是否還有一股神秘的江湖力量在暗中活動呢？」

「千手飛花唐虹，隱息在金陵，」張鳳樓道：「大哥告訴過我們，我們也知道這個人，但却雲深不知處，當然，我們也沒有全力去找過。」

「修羅手錢四，張三俠應該認識了？」飛雲子道：「不知他是否投入貴盟之下？」

張鳳樓搖搖頭，道：「張某認識修羅手錢四，不過，見面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今天，錢四出現在天福居，神采依舊，」飛雲子接道：「還是那身怪打扮，看起來，是和唐虹一起歸隱在此了。」

天衣大師很快的把天福居中的情形變化，詳細說了一遍，道：「三個身佩長刀的黑衣人，穿的是三聖會中的衣着，却未佩標誌，一個死於飛雲子道兄之手，兩個逃去，如非三聖會中人，又會是那路人馬呢？」

「老六，是不是我們的人？」張鳳樓道：「立刻查個明白。」

「不會是我們的人。」席一山道：「我已傳出嚴令，任何人不得私行外出，違者重責不貸。」

「爲了魚目混珠，大家都彷照三聖會的武士穿着，」張鳳樓道：「有時候，還佩帶三聖會的標誌。」

「應該是唐家巷的人，」飛雲子道：「錢四性如烈火，如非自己的屬下，絕不會讓他們走在前面。」

這時，酒菜端上。

張鳳樓敬過了一輪酒，道：「現在，話入正題，三聖會似已發覺了我們一處伏兵之地，他們也已經呈報總會，昨天總會飛鴿傳令，要金陵分會精選人手，一兩天內總會人手趕到，再行出動圍殺。」

「很好，金陵分會中，能有你們佈下的人手，」白翎道：「此事大不容易，但不知姑蘇總會中，是否也有人手潛伏呢？」

「蔭百丈之樹，必有腐枝，」張鳳樓道：「三聖會金陵分會中確有我們安排的人。姑蘇總會中還未作安排，只要能找出空隙所在，安排人手潛伏，並非難事。」

「三聖會要派些什麼人來金陵對付你們？」白翎道：「傳來消息的人，是否提過？」

「好像提了一下，」張鳳樓道：「由明月觀中一位女弟子，率隊而來。」

「看來，他們還未下決心把主力轉入金陵。」白翎道：「抗拒三聖會這次襲殺，不是問題，問題是今

後諸位要如何在金陵待下去，這一次，我們如若作凌厲反擊，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並非難事，但三聖會大敗之後，絕不會放過諸位了。」

「那是老五主持的一個訓練基地，僻處在鍾山之一處幽谷之中，」張鳳樓道：「老五告訴我，三聖會中人已經去窺探過，老五約束屬下，未和對方照面、衝突，也放任他們進去搜查過兩次，只道這些作爲，已經讓他們息怒、罷火，不再苦追，却不料反使他們氣焰高漲。」

「白姑娘，如若由大師和道長出面，大殺一陣，能不能混淆他們的斷判？」江豪道：「讓他們誤認是我們邀聚的人手呢？」

「應該有這個可能，」白翎道：「但還要確實知道他們收集些什麼資料，在迎敵之中，作前後呼應，才能收到迷惑敵人耳目之效。」

大約江豪已經告訴過張鳳樓，白翎具有的術能、智慧是非尋常可比的人物，所以，張鳳樓很謙虛，雙手抱拳道：「這就有勞白姑娘、大師、道長費番心思了。」

白翎未再多言，回頭望望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顯然是要聽聽他們的說法了。

既然要天衣大師和飛雲子扛起這個麻煩，當然要聽聽和尚、道士的看法。

「這件事恐怕要付點代價。」飛雲子道：「既然早經三聖會的踩了行踪，不是一場搏鬥的勝負，能消去三聖會心中之疑，大師和貧道出面一戰，可能是一場血染青山、屍橫幽谷的慘事，只有我們兩人出面，如何能瞞得過三聖會中三個精明的會主。」

「道長有何高見，挑明了說吧！」張鳳樓道：「我們會全力配合。」

「還有我江三，也算上一份。」

飛雲子道：「還要張三爺和五爺商量一下，選派出一部分人手，參與此戰，最好這些人都是露過相的人，三聖會的眼線認得出他們，才能收掩人耳目之效，至於人數多少？要三爺決定了，搏殺如果十分兇惡、激烈，這些人的生死貧道和大師都無法保証了。」

張鳳樓點點頭，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都還能視死如歸，這方面我想由老五和你們商量決定，盡量安排一些暴露過身份的人，不知還要我們作些什麼配合？」

「南宮、慕容兩大世家，都有些非常精銳的高手，除了武功高强之外，還有很惡毒的殺人手段，雙方傷亡的慘重可期，這方面三爺要心中有譜。」

張鳳樓點點頭，道：「南、北大車行，似是也已引起了三聖會的懷疑，張某和三公子商量過，如是隱藏不住了，是否應該全面出動，好好的打幾場硬仗？但三公子要先和諸位商量一下才能決定。」

「大師和道長，如能完成了轉移三聖會的目標，」白翎道：「還不宜挺身而出，全面對抗，千手飛花唐虹那股力量十分神秘，至少要先和他們洽商妥當，一起行動……」

「這恐怕有點困難，」張鳳樓道：「我們沒辦法和唐虹接上頭。」

「這件事，除了大師之外，唐虹也不會接見我們任何一個人，」白翎笑一笑道：「重要的是我們要先瞭解她是不是眞能作主的人，如若被我們發覺了她別有企圖，唐家巷的秘密，將不會再是秘密。」

天衣大師微微一怔，道：「姑娘意思是……」

「我們把三聖會的人引進去，」白翎道：「當面鼓對面鑼，敵友眞僞一下子就全揭穿了，是朋友，我們立刻施援，是敵人，也讓他們原形畢露。」

「還有一個可能，不知姑娘是否想到了？」飛雲子道：「唐虹非敵非友，而是另一股隱藏的勢力。」

「也可能另有一人暗中掌控，唐虹根本是一個傀儡，最可怕的是那個人明目張膽的追隨在唐虹身側，表面上是唐虹的從屬，」白翎道：「實在是主持大局，借唐虹之名，發號施令，唐虹視他爲心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以千手飛花唐虹的閱歷之博，見識之廣，難道會看不出一點破綻？」張鳳樓道：「這方面的可能不大。」

「難道說唐虹還有霸主江湖之念？六十多歲的人了，不會還具有如此的雄心霸圖，」天衣大師道：「但他們敢在慕容世家的監視之下，照常活動，証明了他們並不是眞的很畏懼慕容世家。」

「大師認爲，他們的用心何在呢？」白翎道：「爲什麼選定金陵唐家巷這個地方？」

天衣大師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老衲已經琢磨了很久，該不該說出來，也頗感爲難。」

「江湖形勢，面臨大變，大師心存慈悲，還顧忌什麼呢？」白翎嫣然一笑，接道：「江盟主眼光遠大，替我們安排下一支伏兵，使我們陡然間擁有了對敵的力量，只等查明了千手飛花唐虹的一批人手用心之後，再摸出明月觀術法實力，就可以部署反攻大計了，那時，少林、武當、洞庭盟，都將盡出高手南下，正邪對決，畢其一役，大師如不能放開胸懷，暢言所知，留下疑結，影響到敵情判斷，可能誤盡天下蒼生了？」

「最重要的是，」飛雲子道：「連我們目下的行動，也無法訂出個計劃來？」

天衣大師長長吁一口氣，道：「貧僧第一個擔心的是，唐虹確如姑娘推斷，一切身不由己，落入了別人掌控之中，而不自知，第二個可能是，他們已經取得太祖朱元璋留在金陵多項奇珍，富可敵國，心生貪念，據爲己有，那就不止是要爭霸武林，而可能有更可怕圖謀了，這三聖會正是他們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惜，天鏡師兄、江盟主，都遭囚禁，我們無法明白，他們是怎麼計議的……」

「大師的意思是說，貴寺方丈和江盟主，二十幾年前，已和唐虹有了協議，」張鳳樓道：「她歸隱金陵的事，天鏡方丈和江盟主也早知道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不止知道，而是參與，這只是和尚的推斷，是否如此，却是不敢斷言。」

「二十幾年，不相往來，時間太長了，」白翎道：「再加上奇寶、珍品的誘惑，一個人的大幅改變，十分可能，我們先行下手，來一個引水入渠，再觀察他們的反應，也解去了張五爺目下的危境。」

天衣大師一皺眉頭，道：「姑娘的意思是……」

「鍾山幽谷之戰，不能敗，但也不能大勝，這中間分寸，就要大師、道長和三公子拿捏了，」白翎道：「留下幾個武功高强的敵手，大師再詐敗而逃，把他們引入唐家巷，直逼唐虹的會客之處，手段雖然毒了一些，但可看出唐家巷對敵手段，也就不難推斷他們和三聖會之間是否已有了勾結。」

天衣大師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好吧，萬一判斷有誤，豈不是害了唐虹？」

「不會害她，包括張五爺在內，我們藏身在附近觀察，」白翎道：「隨時可以出手支援，確定了眞相，再把兩股匿隱在金陵的力量合在一處，千里傳書，通知少林、武當，洞庭盟出動支援……」

「對！這一仗早晚要打，何不早日對決，」江豪道：「洞庭盟表面上聲色不動，事實上，早已暗中操演人馬，我相信，少林、武當也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了。」

「好吧，就這樣！千手飛花唐虹，如想坐山觀虎鬥，」天衣大師道：「也應該拖她下水。」

「散花仙子的明月觀，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所以，非到生死關頭，我們還不宜現身和唐虹相見，也可借機逼唐虹拿出一些眞正的實力瞧瞧。」白翎突然放低了聲音，說出一番詳細計劃。

只看天衣大師、飛雲子、張鳳樓、席一山、江豪不停的點頭，顯然是大家都很認同這妙計。

白翎推杯而起，道：「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就分頭行事，我先走一步，到唐家巷去查看一下形勢，修羅手錢四既在那裏，想像中，必然還隱伏有別的高手。」

忽然一個轉動，微風拂動中，消失不見了。

張鳳樓吃了一驚，道：「天哪！這是什麼武功？隱身法，或是化陣清風去了？」

天衣大師心中明白，這是白翎姑娘有意的賣弄，但如何走的，天衣也搞不清楚，只好淡淡一笑，道：「遁術，一種出類拔萃的技藝。」

席一山搖搖頭道：「武功練到這種程度，大概已入人仙之境。」

江豪笑一笑，道：「六叔，她還是人，只不過是一位技藝詭奇的高人罷了。」

「好！有白姑娘這麼一位高人相助，安心不少，」張鳳樓道：「咱們也開始行動，老六，你選一個駕車好手，把大師、道長、三公子，送入鍾山幽谷去，好好和老五商量一下，該撤的由你帶領，早些撤走……」

「五哥呢？要他留下，還是一起撤離？」席一山道：「以五哥脾氣的剛烈，只怕不肯離開。」

「由他決定吧，不過，定要把利害說清楚，」張鳳樓道：「一是和三聖會中人朝了相，就不能再回我們匿身之處。」

「也好！五叔跟我走一起，」江豪道：「三聖會中人，也就弄得更糊塗了。」

「我會帶一批人手，在幽谷外等候接應，」張鳳樓道：「如果需要，要老五放出信號，我們可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殺入谷中。」

席一山站起身子，道：「我去備車，準備出動，三位需要什麼兵刃暗器，請吩咐一聲，在下也好帶在車上。」

「替我準備一盒銀針，二十四枚金錢鏢。」江豪道：「也許這一戰，要大開殺戒呢！」

天衣大師、飛雲子却微笑搖首。

事實上，兩人內功精深，隨手拈來的枯枝落葉，都可作暗器施用。

＊　＊　＊

篷車行入鍾山，在處荒涼的山坳前停下，席一山當先下車，天衣、江豪、飛雲子也依序下車，篷車立刻掉頭而去。

但聞山側草叢中哈哈一笑，道：「老六，四外都已有三聖會中人監視，你這麼堂堂皇皇的坐着篷車

而來，只怕已落入三聖會監視的眼線中了。」

一個青衫中年人分草而出，迎了過來。

正是那日畫舫中遇上操琴的青衫中年人，他雖是五哥的身份，但看上去却比老六年輕多了。

「鐵五叔，久違了，還記得你二十年前常抱的江三麼？」

「果然是你，三公子，兒時容貌依稀辨，你已經長成大人了，那裏還能全記得。」

席一山道：「我替大師、道長引見，這位是我五哥鐵飛龍。」

鐵飛龍一抱拳，道：「那日在畫舫中早睹仙顏，請入谷待茶，也好談話。」

天衣大師合掌一禮，笑道：「鐵施主好高明的廻音術。」

鐵飛龍一面舉步帶路，一面笑道：「雕虫小技，大師、道長見笑了。」

「五哥，這兩天，三聖會可有什麼行動？」席一山道：「是否和他們動過手了？」

「三哥嚴令不能迎敵，鐵老五怎敢抗命，這幾天我們活得很苦，到處逃避，閃開敵人。」

「我知道五哥忍受的委屈，此番三公子約大師、道長趕來幽谷，就是要給五哥一個出氣的機會。」席一山道：「找個適當時機好好的和他們打一仗。」

鐵飛龍道：「好極，好極，再這麼逃避下去，連殺敵的勇氣都逃光了，再說敵人也可能在近日中大舉攻山了。」

話說之間，已至幾幢茅舍前面。

江豪目光轉動，發覺茅舍依山而築，但却很集中，六幢茅舍都在百丈之內，茅舍之前是一片很寬廣的空地，是一處很適合練武的地方，笑笑道：「五叔，你這裏有多少人？」

「不算五叔，有二十四人，半數男子、半數女人，」鐵飛龍道：「一部份是同來江南匿隱兄弟的第二代，也有一些外找的男女，他們都已在這裏生活了十年以上，江大哥也常來這裏指點他們的武功。」

「我爹來過這裏？」江豪道：「我却從未聽他說過。」

「大哥來得很秘密，連三哥、六弟都不知道，近十年中來過六次，」鐵飛龍道：「最短也要停留一個月才走，最長的一次，住了四個月之久，這批二代弟子，都受到大哥的親自傳授……」

江豪接道：「他們的成就如何？」這幾個月來，他見識過明月觀的武功，和慕容、南宮兩世家的門下武士，深知一般的江湖武師，絕難在目下的江湖立足，技藝不到某種水準，出道就等於送死。

鐵飛龍道：「大體而言，都還不錯，盟主前年在此，花了三天的時間，分別鑑定了他們個人的技藝水準……」

「我爹怎麼說？」

「盟主看完了他們武功演練，十分開心，」鐵飛龍道：「再三囑咐我，要好好的督促他們練武，他們是日後洞庭盟中的主要力量。」

江豪一皺眉頭，道：「這麼說來，他們武功還未入大成之境？不宜讓他們親身臨敵，招致無謂傷亡了。」

「三公子，他們練了十幾年的武功，也該出手試試本身成就，至少，也該能對付一個慕容世家的武士，」鐵飛龍道：「我的行動，一直十分小心，外出行動的弟子只有四個人，兩男兩女，和三聖會的人朝過面的人，也只有他們四個人，我把他們全留下了，就讓他們四個人一試啼聲吧？」

「他們四個人，」江豪道：「是不是武功最好的？」

「這個很難說了，盟主依材施教，各擅勝場，」鐵飛龍道：「一般的刀法、劍術，也都在伯、仲之間，盟主傳授的特殊技藝，各有不同，就很難比較優劣了。」

「五叔對他們既有信心，就留下他們四個吧！」江豪道：「但其餘的人，要先行撤走，請六叔帶他們離開這裏。」

鐵飛龍道：「就依三公子的吩咐，老六，你帶他們走！」

「五哥，二十四位弟子，我帶走了二十個人，這裏的人手是不是太單薄了一些？」席一山道：「三哥也派來一批援手，準備殺一個裏應外合，要不要我去調派一些進入谷中……」

「不用了，兵在精，而不在多，大師、道長，再加上五叔和我，」江豪道：「還有四個弟子相助，足可抗拒來敵，人太多，反而碍手碍脚，施展不開。」

鐵飛龍、席一山已二十年沒有見過江豪，也不知道他的成就如何，聽口氣，倒是豪氣干雲，頗爲自負，席一山只好點點頭，道：「三公子如此吩咐，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鐵飛龍舉手在頭頂上畫了幾個圓圈，山崖草叢中魚貫走出了十男十女。

原來，這是招呼埋伏在草叢中弟子的暗號。

「老六，帶他們走吧！」鐵飛龍目光由二十個弟子臉上掃過，接道：「我不在，你們就歸六叔統帥，一切要聽六叔之命。」

二十個男女弟子依戀的望了鐵飛龍一眼，才移身到席一山的身後。

天衣大師、飛雲子未發一言，但對這二十個少男、少女，却是看得十分留神，發覺這是一批精挑細選的年輕男女，個個資質都不錯，目光如電，神瑩充沛，顯然，內外武功都已有了相當的火候。

席一山帶着二十個少年男女弟子迅快的離去，江豪才點點頭道：「果然是一批好幫手。」

「如非盟主親自調教，只怕再多個三五年，他們也練不到這等境界，」鐵飛龍道：「只是從沒有實戰經驗，技藝很難完全發揮。」

江豪笑一笑，道：「留下的四個人，現在何處？能不能要他們出來，先見大師、道長。」

「幽谷中，除了廿四個男女弟子之外，只有三師廚師，和三個洗衣老嫗，廚師、老嫗，都已跟隨老六撤走，」鐵飛龍道：「現在，除了我們四個人外，也只餘他們四個人了，他們還在四外放哨，如有敵人逼近，他們會趕回報訊，召請他們入谷，這裏就全無警戒了。」

江豪目光四顧，哈哈一笑，道：「這幽谷中地勢寬敞，不失一處好戰場，咱們就在這裏和他們一決生死吧！」

「這幾日來，忍氣吞聲，還讓他們搜查了谷中的茅舍，」鐵飛龍道：「簡直是開門揖盜啊！」

這時，一條人影怒矢般射入谷中，向幾人停身處奔了過來。

天衣大師目光敏銳，來人雖還在百丈之外，已看出是個女的。

江豪暗暗忖道：看她快速的身法，絕不在我一年前的身手之下。

奔到近前，放緩脚步，竟是那日跟隨鐵飛龍登上畫舫獻唱的少女。

「綠雲，見過大師、道長和三公子。」鐵飛龍口中說話，兩道目光却盯注在綠雲手中拿的一封函件上。

但鐵飛龍還算沉得住氣，俟綠雲和三人見過禮後，才接過綠雲雙手呈上的函件，道：「是袁大人的密函？」

江豪道：「袁大人是誰？怎麼忽然多出一位大人了？」

「袁大人是個代號，也是我們潛伏在三聖會中的人。」鐵飛龍拆開密函，却交給江豪，道：「三公子請看。」

故舊情深，相隔二十年，忠心不變，一見面，就把江豪當作了少主人看待，表現出忠誠的敬重。

江豪看完密函，道：「書上說三聖會總會的人馬，今晚二更才能到達，咱們可以吃頓飯，休息一下，養精蓄銳，明天才是他們攻襲的日子。」

鐵飛龍道：「最快是天亮前後，房中有酒，也有不少風乾的臘味，素菜方面，只能炒幾樣現採的山中野菜，委屈了大師、道長。」

江豪嗤的一笑，道：「大師、道長，都開了葷，等消滅了三聖會，他們才恢復吃素。」

「形勢逼人呀！身份常變，形貌常改，只好隨俗了。」天衣大師道：「人都要殺了，也不在乎吃點酒肉？」

「說的是！」鐵飛龍抱拳一禮，道：「三位請屋裏坐，咱們邊吃邊談。」

事實上，已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江豪拒絕了張鳳樓的援手計劃，堅持要以寡擊衆，能談的只有一個如何佈署，以阻擋來敵。

飛雲子和天衣大師一直沒有多言，但兩人表現出的神情，却是對江豪十分支持，任憑江豪發號施令。

和尚、道士也都看出來了，江豪要把敵人最大壓力，分擔在兩人的身上，以保護綠雲等四個男女弟子，不受傷害，也隱隱有保護鐵飛龍的用心。

江豪本人却未劃定分守的區域。

但和尚、道士都明白，看似輕鬆的事，却最爲艱苦，因爲，負責各方援救，也就是那裏危險到那裏去。

＊　＊　＊

三聖會的人馬來得很快，天還沒亮，人馬已進入了鍾山幽谷。

四個男女弟子也到了鐵飛龍的身側。

這是江豪的主意，他要五人合於一處，守在茅舍前面，這樣看上去，就像茅舍中還埋伏有人。

事實上，江豪要五人守在一處，便於互相援助、接迎。

天衣大師、飛雲子像扇形站在江豪兩旁，和尚守在左面，道士守在右測。江豪背着手站在中間，三人佈成了一個倒品字形。

但三人都穿着黑衣的疾服勁裝，臉上還蒙了一塊黑布，裝扮得神秘兮兮。

三聖會的人馬一路無阻，看到了有人攔路，才停了下來，雙方的距離只剩下一丈多遠了。

夜色仍濃，很難看清楚數丈外的景物，再加一身黑衣，黑布蒙面，整個人就像融入了夜色之中。

江豪運足了目力，果然看到了前一排五個領頭的人物，小桃紅和她六師妹，兩個明月觀弟子之外，另外三位全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杜家堡的堡主杜浩然、血劍方傑和八步追魂林光壁。

三個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在三聖會中的身份，還不如小桃紅。

只見她轉頭看了杜浩然一眼，

道：「先摸出他們的身份，鍾山距離金陵分會近在咫尺，怎麼會讓人潛伏了如此之久的時間。」

半是命令半責備，杜浩然沒有爭辯，低聲道：「林兄，咱們一起過去。」

林光壁號稱八步追魂，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暗器高手，銀針、飛鏢，甩手箭，大小暗器都善長，而且，所用暗器都用毒藥喂過，中人之後，八步內毒性發作。

杜浩然目光轉動，看看飛雲子和天衣大師，舉步向飛雲子走了過去。」

飛雲子心中忖道：「要糟，當年走訪杜家堡時，杜浩然待我以上賓之禮，今夜相見，總不宜出劍就下殺手，一擊取命。」

心中正感為難之際，瞥見八步追魂林光壁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心想：施用毒藥暗器的人，不但雙手血腥，而且，心地狠毒，饒他不得，正好先拿他來開刀了。

杜浩然直逼到飛雲子身前三尺，才停了下來，連背上單刀也未取下，冷冷說道：「很膽大呀！敢在杜家堡的眼皮下訓練殺手，企圖為非作歹，還不報上名來，本分會主也許能幫你在總會堂的領隊前善言一二，饒你不死，說不定還有加入三聖會的機會。」

飛雲子沒有答話，只微微搖了搖頭。

可惜黑紗蒙面，杜浩然看不到他愴然的表情。

「杜兄，這個人架子很大，」八步追魂林光壁道：「兄弟先給他一點教訓。」右手輕揮，兩枚銀針已破空而出，手腕未抬，右臂未揚，暗器已打了出來，手法相當高明。

不幸的是遇上了飛雲子，劍術已入化境的高手。

只見一道閃光，由黑衣中飛射而出，兩枚銀針還未飛出二尺，已被劍光擊落，緊接響起了一聲慘叫，劍尖由林光壁的前胸，直透後背。

一劍穿心，屍體栽倒。

這一劍沒有詭奇的變化，只是把一個快字訣，發揮到淋漓盡緻，杜浩然近在眼前，就沒有看清楚對方如何拔劍擊出。

這一劍也殺醒了杜浩然和小桃紅，使他們明白遇上了高人。

鐵飛龍和四個弟子也看得目瞪口呆，原本四個弟子年少氣盛，也不知飛雲子是何種人物，自覺技藝出衆，雖不敢目空四海，但也沒把和尚、道士放在眼中。

一劍斃敵，震駭了敵人，也看得鐵飛龍和四個弟子心中驚服不已。

這才是劍中絕技。

杜浩然疾快的向後退了三步，半晌說不出話。

嚇呆了，他闖蕩江湖半生，從未見過如此的快劍。

小桃紅臉色鐵青，一晃肩，人已到了杜浩然身測，道：「你是飛雲子？」

飛雲子沒有答話，只是靜靜的站着，像一根豎在夜色中巨大的木杆子。

「一定是你！」小桃紅道：「除了你老道之外，江南道上，還沒有這樣的快劍……」突然心頭一跳，目光轉向天衣大師，道：「你是天衣和尚了，兩位是焦不離孟，秤不離鉈。」

天衣大師正在估算，小桃紅這一行，大約有三十多個人，要不要一舉盡殲，全部殺光，但又想到數十條活活的人命，頃刻間盡化成屍體，又覺不忍，心中無法定下主意。

聽得小桃紅呼叫之言，只不過微微轉一下頭。

「小妹的命運不濟，這一生犯沖和尚、道士，到那裏都和兩位撞上，」小桃紅有些黯然的道：「我們是有緣呢，還是冤孽纏身？」

「姑娘忘記了，還有區區在此……」

「江豪，」小桃紅道：「三位都潛來了金陵，而且，早已在鍾山幽谷之中埋下了人手，三聖會實在小覷三位了。」

小桃紅再聰明，也想不到二十年前江凌波就派了心腹高手，滲入江南，隱伏在慕容世家的控制之下。

「神女峯上明月觀一直是傳說中洞天福地，給予人無限嚮往，」江豪道：「你們為什麼要下山，破壞了世人心中的美感？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回去勸勸你師父散花仙子，大江南北的武林道上，息隱着很多武林奇人，他們已不屑理會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但關係到武林大變，蒼生劫難，他們就不忍坐視了，慕容、南宮兩世家妄動痴念，欲圖江湖霸業，還拖了妳們明月觀一批世外清修的高人下水，此願難償！姑娘，聽我良言相勸，回山去吧！孽海無邊，回頭是岸哪！」

一番話，聽得小桃紅呆住了，連天衣大師、飛雲子，也聽得吃了一驚，想不到毛毛燥燥的江豪，會說出如此的一番話來，眞是時光催人老，也會催人變，白翎、江豪都在變，變得結果如何？天衣大師無法肯定，但隱隱感覺到白翎的變改是可怕的，正由一個洞徹是非、胸懷正義的端莊少女，變向邪惡！人是更為精明了，但行事却變得詭異莫測。

（未完・廿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上文提要： 狠姑婆率衆偸襲武當山，暗中又通知磨刀老人，老人將此訊息帶給無為道長，又通知各門派馳援武當山，衆門派齊集聲援，迎戰七星會的人。掌門無為道長佈下五行劍陣，凌雲子首先和屠青庭交戰，將他困在陣中。任駝子喝令辜松年擺列四九刀陣迎敵，豈料刀陣反將他困住，他無法衝出，突然來了一個瘦小老頭……

犯禁條格殺勿論　闖刀陣身受重傷

「不會出漏子。」狠姑婆尖哼一聲道：「我要他們二更過後，在這裏等候，到這時候連鬼影子也沒見一個，這不是貽誤軍機，還是甚麼？好在區區武當派，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還沒放在老婆子眼裏，不然，咱們不明對方虛實，大夥不往人家陷阱裏送才怪哩！」

梁子畏道：「副總座說得是，以兄弟看來，任兄三人，可能沿途都不見動靜，就深入踩盤去了。」

狠姑婆冷笑道：「任駝子大概是自以為是雙子宮的宮主身份，眼裏沒有我這副總護法，才會擅自行動。武當派就是不如從前强盛，但就憑他們三個，深入武當重地，衆寡懸殊，萬一被人家困住，豈不弱了咱們的銳氣？」

這回，梁子畏不好開口了，只是拿起茶碗，緩緩喝了一口。

就在此時，但見一道人影從山道上如飛而來，奔近草棚，腳下立即一停，躬身道：「屬下祁長泰，特來叩見副總護法。」

狠姑婆尖聲道：「快進來。」

祁長泰躬身應是，走入草棚，還沒開口，狠姑婆已急不容待，問道：「任駝子他們呢？」

祁長泰走到狠姑婆身前，才躬身道：「回副總座，屬下是奉任山主之命，趕來向副總座報告的……」

狠姑婆催道：「他們人呢？」

祁長泰道：「任山主因這裏一路上全無動靜，連一個武當弟子也沒遇上，從這裏上去，迎恩宮、遇眞宮兩處，只有少數弟子值夜，似是毫無戒備，任山主、屠副山主現在已往龍泉觀去了，特派屬下趕來報告。」

任駝子已經被醉果老救走，屠青庭已被武當派擒去，他說的自然全非實話了。

狠姑婆聽得臉色稍霽，但依然重重哼了一聲道：「咱們此行，本非偸襲，老婆子只是要他們沿途偵察敵情，既然武當毫無戒備，就該回來覆命。」

祁長泰躬身應「是」。

狠姑婆揮揮手道：「算了，他們既然摸上去了，就讓他們去好了，這一路上，就由你擔任前哨警戒吧！」

祁長泰又躬身應了聲「是」。

就在此時，只見山徑上又幾條人影急步行來。

為首一人是個身穿杏黃僧袍，手持錫杖的白眉老僧，身後緊隨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青衣僧人，和四個灰衲僧人，那正是清涼禪院方丈，兼摩羯宮宮主的是白眉禪師，和他弟子慧根，率同四名僧人趕來。

狠姑婆呷呷笑道：「老禪師一路辛苦，快請到裏面休息。」

白眉禪師一手拄着錫杖，雙手合十，洪笑道：「老僧只是跟在副總護法轎後跑路，算得了甚麼？」

原來他們一行，是斷後的人。狠姑婆雖然不諳兵法，但調度極爲得法，前有先鋒，後有斷後，自居中軍，倒是深合行軍之道。

狠姑婆目光一掠，站起身道：「老禪師趕到，咱們就可以動身了。」

她話聲一出，金牛星梁子畏以下的人，紛紛站了起來。

白眉禪師剛剛坐下，合十道：「副總護法，怎不多休息一會？」

狠姑婆道：「任駝子他們已經先上去了，據說這一路上，武當派毫無戒備，這樣也好，咱們可以一腳趕到紫霄宮去，免得沿途多費手腳，老禪師不妨在此地稍事休息再走，老婆子要先走了。」

說到這裏，朝祁長泰吩咐道：「你走在前面替老婆子開道，如果遇上武當門下，不得打草驚蛇，速即趕回來報告，知道麼？」

祁長泰躬身道：「屬下省得。」

狠姑婆一揮手，祁長泰一個轉身，出了草棚，當先朝山上奔行而去。狠姑婆走出草棚，兩名大腳婆早已在門口伺候，狠姑婆跨上軟轎，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立即邁開大步，走在前面，金牛星梁子畏師徒，和君簫等人，跟着轎後，簇擁而去。

白眉禪師一手端着茶碗，喝了一口，目送狠姑婆一行人遠去，低宣一聲佛號，徐徐說道：「阿彌陀佛，狠姑婆此去，武當一派，無噍類矣。」

慧根愕然道：「師父之意……」

白眉禪師道：「二十年前，各大門派因她殘殺孕婦，盜取胎兒，動了公憤，曾到處圍剿於她，武當三子中的無塵子，就在這一役中傷重致死，狠姑婆也因眞氣耗損過鉅，走火入魔，銷聲匿跡了二十年，此次修復玄功，重行出山，豈會放過武當派？唔，豈止武當一派，只怕其他門派也難以安枕了，會主要她出面，正是利用她復仇之心，去對付各大門派。」

原來他並不知道昔年假冒狠姑婆爲惡的乃是八手羅刹厲九娘。

慧根道：「那麼咱們該當如何？」

白眉禪師森然一笑道：「爲師此行，向她討得押後的差使，就是出家人不想和她去爭功，就讓她去打頭陣。」

慧根合掌一禮道：「這大概是前晚教主飛鴿傳令，要師父你老人家在後監視她的吧？」

白眉禪師低嘿一聲道：「徒兒不得胡說。」

看看狠姑婆一行人已經過去了約有頓飯時光，白眉禪師一手提起錫杖，站起身來，說道：「徒兒，咱們也該走了。」

說完，當先舉步往棚外行去。

慧根應了聲「是」，率同四名僧人，一齊跟着走出。

那伙計等白眉禪師及一行六人堪堪走出草棚，就很快的熄去了兩盞氣死風燈，這自然是暗號了。

松林前面燈光驟然熄去，眼前也登時爲之一暗。

走在前面的白眉禪師倏然住步，沉喝道：「甚麼人？」

暗影中響起一個中年人的聲音說道：「在下想請老禪師留步。」

慧根沉聲道：「施主何人，找老禪師何事？」

那中年人聲音道：「在下有一句話要奉告白眉老禪師。」

慧根道：「施主有甚麼話，要面告老禪師，怎不請出來見見面？」

那中年人聲音道：「在下只有一句話，見不見面並不重要。」

白眉禪師道：「施主請說。」

那中年人聲音道：「前面有伏，老禪師小心。」

白眉禪師突然大笑一聲道：「施主提醒老僧前面有伏，老僧在感覺上，施主在這裏也設了伏吧？」

那中年人聲音也大笑道：「老禪師果然高明得很，在下把人手埋伏在五丈以外，依然瞞不過老禪師法眼，在下佩服之至。」

白眉禪師嘿然道：「你們以熄燈爲號，企圖困住老僧，憑你們這點微末道行，如何瞞得過老僧？老僧方才故意進入你們埋伏之中，只是想看看江湖後輩，究竟有些甚麼人，有些甚麼伎倆，敢在老僧面前如此放肆？」

那中年人聲音道：「老禪師望重武林，名在一等高手之列，在下怎敢在老禪師面前班門弄斧，只是老禪師自從昔年……」

白眉禪師厲聲喝道：「老僧不談昔年之事。」

他不願人提起昔年敗在神尼「大悲手」下之事。

那中年人聲音接道：「但老禪師皈依三寶，修持正果，武林中人都對老禪師有高僧之稱，老禪師不談昔年之事，正是逝者已矣，來者可追，七星會倡亂江湖，必然自取滅亡，老禪師何苦……」

白眉禪師怒嘿一聲道：「老僧不喜聽人說教，施主不用再說。」

那中年人聲音道：「在下並非說教，在下只是提醒老禪師，佛門中人，講求回頭是岸，老禪師若是執迷不悟……」

白眉禪師目中精芒暴射，冷喝道：「你說甚麼？」

那中年人聲音說道：「在下是

說老禪師走入『四九刀陣』之中，如果再不回頭，只怕……」

忽然住口，不往下說去。

白眉禪師仰天一聲洪笑，聲若雷鳴，說道：「老僧早已看出你在五丈週圍，埋伏了二十幾個人，你說這叫甚麼陣？老僧再不回頭，又當如何？」

中年人聲音道：「在下主持這座『四九刀陣』，入陣之人，就是有通天徹地之能，也休想闖得出去。」

慧根忽然低聲說道：「啓稟師尊，聽此人口音，極似自稱黃竹峯總管屬下的辜松年。」

白眉禪師道：「不錯，正是此子。」

慧根道：「區區二十四名劍手，何勞師尊出手，交給弟子把他們收拾好了。」

白眉禪師長笑一聲，點點頭道：「好，好，徒兒，爲師的皈依三寶，二十年來，很少在江湖走動，這些後生小輩，居然敢在爲師面前如此耀武揚威，哈哈！昔年爲師曾有幾句話，你不妨唸出來給他們聽聽。」

慧根應了聲是，高聲唸道：「白眉大聖，出手無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逆我者死，格殺勿論。」

「唔！」白眉禪師道：「今晚他們是不是犯了爲師的禁條？」

慧根躬身應「是！」

白眉禪師道：「好，你就給我格殺勿論。」

慧根躬身道：「弟子遵命。」

倏地轉過身子，左手一揮，他身後四個灰衣僧人立即抬手抽出戒刀。

就在此時，躲在暗處的中年人聲音也同時喝道：「列陣！」

他喝聲方出，但聽週圍五丈，二十幾個人同聲吆喝起來：「四九刀陣，列陣如牢……」

聲音滙成一股氣流，在五丈開外流動！

不，二十五條人影，在吆喝聲中，穿行流動，同時也響起一陣嗆嗆刀鳴，森寒如冰的刀光，倏忽之間，佈成了一座殺氣騰騰的刀陣。

漸漸朝中間逼近，把白眉禪師徒六人，圍在一丈方圓之內。

白眉禪師手拄錫杖，目中隱射兇芒，冷然道：「眞是不知死活，徒兒，給我殺！」

這眞應了鐵爪龍鏢董鎭江的話，妖總是妖，永遠也成不了正果。

慧根手中戒刀一指，大喝一聲：「殺！」

當先朝刀陣衝去。

他身後四名手持戒刀的灰衣僧人那還敢怠慢，同時縱身躍起，飛撲過去，逢人便斫。

刀陣中突然又响起一陣吶喊：「刀陣一轉，鬼哭神號……」

重重刀光，流轉如輪，同時響起了一陣「噹」「噹」金鐵交鳴之聲，也同時响起了幾聲淒厲的慘號！

在慘號聲中，只聽慧根憤怒的喝道：「鼠輩，佛爺就超渡你們……」

「噹」「噹」「噹」「噹」，接連響起一陣金鐵狂鳴。

緊接着又是一聲驚「啊！」一道人影踉蹌後退！

那是慧根，他一臉俱是驚懼之色：手中戒刀雖未丟棄，但一件僧袍已經支離破碎，身上少說也中了十數刀之多，血流如注，一個人已搖搖欲倒。

（刀陣雖然發動，但此刻還只是「一轉」，故而在刀陣中央一丈方圓，除了激蕩刀風，慧根尚未受到攻擊，以白眉禪師的功力，當然不會把砭骨刀風放在眼裏，是以仍然屹立如故。）

白眉禪師雖看出「四九刀陣」厲害，但也想不到追隨自己數十年的大弟子慧根，才衝入刀陣，只不過三數個照面，就身受重傷，退了下來。

那麼和他一起衝上去的四個弟子，一個都不見回來，自然全已喪在刀陣之下。他心頭一陣黯傷，兩道低垂的白眉，忽然像劍戟般豎了起來，仰天怒笑一聲，朝刀陣大聲喝道：「老僧倒要看看你們刀陣究竟有多厲害。」

說話之時，左手迅快一掌拍在慧根背後，度入眞氣，但一拍即收，右手錫杖一提，舉步朝前逼去。

刀陣至此，又發出齊聲高唱：「刀陣二轉，在劫難逃……」

* * *

這時，從林鋪（地名）往草店來的一條山徑上，正有一條人影起落如飛，急步奔行而來。

他從這條路來，自然也是上武當山的了，但只有他一個人踽踽獨行，自然不會是狠姑婆一夥的人。

他是遠遠綴着白眉禪師一行人下來的，這人會是誰呢？

瘦小個子，身上穿着一件寬大而短僅及膝的長袍，現在是黑夜裏，看去只是一個瘦小的黑影。

但如果是大白天，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和旁人不同，因爲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大紅的袍子。

從前富豪人家，遇到喜慶之事，老爺們穿上件棗紅緞袍，倒也有的是，但穿大紅袍子的人，可少之又少。

因爲大紅顏色太鮮艷，太刺眼了，除了新嫁娘，平常日子，有誰穿大紅的？何況是大男人？就是江

湖上，穿大紅袍的也絕無僅有，唯一的一個，就是火德星君。

這瘦小黑影，正是火德星君，他是和狠姑婆說僵了，負氣走的，但殺徒之仇，耿耿在懷，豈肯就此罷休？他綴着白眉禪師身後而來，就是想在狠姑婆和武當派動手之際，伺機下手，殺了鐵傘天王百里雨，好替徒兒報仇。

明着向狠姑婆要人，她從中作梗，自己不好下手，但如果自己已經下手殺了百里雨，難道妳狠姑婆眞會和自己翻臉不成？就是翻臉，自己也未必怕了妳狠姑婆。

他一路向西行來，爲了怕被白眉禪師發覺，大家臉上過不去，因此走得雖快，有時也故意落後，免得洩露行藏。

就在離草店還有三里光景，忽然發現迎面山徑上正有一個人影，鬼鬼祟祟的從草店而來！

兩人一來一往，本該迎個正着，但火德星君目光何等銳利，這一發現有人，腳下立時緩下來。

對面那人敢情也發現了火德星君，同樣腳下一緩。

不，他忽然身形一縮，倒退了幾步，躲躲藏藏的一下閃入了松林，把身子在樹後隱藏了起來。

火德星君眼看那人一下閃入松林躲了起來，心中不禁一動，暗道：「他明明是看到我才躲起來的，那麼此人一定認識老夫的了，哼，好個狠姑婆，果然不放心老夫，他既認出老夫來了，此人倒是不能放過了他。」

心念一動，不覺大步迎了過去。

松林中那人看到火德星君走來，果然連大氣也不敢出，只是縮着不動，連呼吸都不敢大聲。

火德星君是何等人物，十丈之內，有人伏着不動，他豈會連呼吸都聽不出來？這就沉聲喝道：「松林中何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那人依然伏着不敢稍動，沒有吭聲。

火德星君冷冷一笑道：「你既知道老夫是誰，嘿嘿，老夫叫你出來，如敢再不出來，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林間還是沒人吭聲。

火德星君這下可激怒了，口中猛地大喝一聲，右手揚處，一掌朝那人潛伏之處劈了過去。

火德星君一身功力何等沉猛，掌風狂飆，宛如排山倒海般湧出，松林間頓時有如地動山搖，松樹發出海嘯般刺耳的濤聲。

緊接着但聽一聲「嘩啦啦」巨響，一排四五株高大松樹，首當其衝，全被他掌風掃得攔腰折斷，倒了下去。

火德星君凜然而立，喉間發出一陣嘿嘿陰笑，說道：「你出不出來？」

「別……別動手……我……我出來就是了！」

這人口音尖細，還帶些童音，而且怕得直打哆嗦！

接着松林間響起一陣悉悉嗦嗦的輕響，拖着沉重的腳步聲，走出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用稻草繩紮着褲腳管的瘦小老頭來。

這人生相猥瑣，一副獐頭鼠目，聳肩彎腰的鬼祟模樣，手裏還半抱半拖的挾持着一個人，難怪他走不動路了。

那瘦小老頭望望火德星君，畏怯的道：「是你老在叫我？」

火德星君看他生相猥瑣像個鄉巴佬，心裏就有幾分瞧不起他，更不似狠姑婆派來的人，這就問道：「你從那裏來？」

那瘦小老頭陪笑道：「小老兒是……是從山上來的。」

火德星君問道：「往那裏去？」

瘦小老頭連聲道：「山下，到山下去。」

火德星君道：「方才看到老夫，因何躲躲藏藏的，閃到樹林子裏去？」

「沒……沒有。」瘦小老頭連連陪笑道：「小老兒又不認識你老，怎會無故躲避你老？小老兒是走得尿急了，到樹林子裏撒尿去的，要撒尿，就得先把小老兒抱在手裏的這個小侄子放下來，所以你老在林外叫喊，小老兒總得疊好褲頭，再抱起他，才能出來，不想你老……」

他嘮嘮叨叨的說個沒停，而且口沫橫飛，還夾雜着中人欲嘔的酒氣，直向臉上噴來，難聞得很。

火德星君揮揮手道：「你可以走了。」

瘦小老頭抹抹嘴巴，巴結的道：「你老貴姓，嘻嘻，小老兒姓九，名克火，大家因小老兒喜歡喝幾杯，就叫我酒克火，這也沒錯，小老兒飯可以不吃，酒不可不喝，有時肚中餓火中燒，酒是水做的，現在許多酒店老闆又沒良心，酒裏再摻了水，水可滅火，正好把餓火澆個全滅，有時心裏不痛快，怒火冒得老高，只要兩杯落肚，火氣也消了。想想人家叫小老兒酒克火，倒實在比小老兒的九克火還有道理，漸漸我現在也叫酒克火了，嘻嘻，你老多多指教。」

他說個姓名，就嘮叨了半天。

火德星君本已漸感不耐，但聽他水克火、酒克火的說了一大串後，雙目之中隱射金光，沉笑道：「你這名字，很有意思。」

「是的，是的。」

瘦小老頭聽他稱讚自己的名字，覺得大大的有光彩，聳着肩

膀，連連諂笑道：「是有意思得很，小老兒這『酒克火』三字，倒也有個好處，就是很少和別人雷同。」

他說得高興，咧着兩顆焦黃的大板牙嘻嘻直笑，忽然，他發現對面的火德星君的金睛如電，直盯着自己，臉上隱含殺機，心頭不覺打了個哆嗦，笑容爲之一斂，但又連忙陪着笑，躬躬身道：「你老大概是上山去的，小老兒還有事，這就告辭了。」

說罷，抱着人，彎着腰，正待舉步。

火德星君沉喝道：「站住！」

隨着話聲，右手也緩緩提了起來。

瘦小老頭還不知道自己將有殺身之禍，聞言不覺腳下一停，一臉巴結的陪笑道：「你老還有甚麼事？」

火德星君瞧他這副模樣，當眞是個老窩囊，以自己成名數十年的人，對這樣的人下手，實在殺之不武，抬起的手又緩緩放了下去，說道：「沒甚麼，你去罷。」

瘦小老頭嘻的笑道：「看來你老心地還算不錯，小老兒這就走了。」

說完，轉身朝山徑走去。

他才走了兩三步，火德星君目光一瞥之下，依稀覺得瘦小老頭手中抱着的人，甚是眼熟。

不，眼熟的是那人身上穿着的一件古銅色長袍。

不，依稀還看到那人一張臉似乎又寬又大，而且還好像有白鬚！

「會是任駝子！」

火德星君心頭不覺一楞，立即大喝一聲道：「慢着！」

其實他還不知道這是瘦小老頭故意讓他看到的。

瘦小老頭走出四五步，又停下來，聳聳肩道：「你老究竟有甚麼事，有話只管直說，小老兒不會見怪的。」

火德星君目光如電，直視他手中抱着的那人，問道：「你手中抱的是甚麼人？」

瘦小老頭噢了一聲，依然陪笑道：「這傻小子是小老兒的世侄……世侄就是小老兒朋友的……」

火德星君道：「你過來給我瞧瞧。」

瘦小老頭站在四五步外，不肯過來，只是陪笑道：「你老不看也罷，難不成你老會是這傻小子的朋友？」

火德星君喝道：「老夫叫你過來，你就過來。」

瘦小老頭望着火德星君身後，忽然慌急的道：「不好，有人追下來了！」

說完，拔腿就跑。

火德星君信以爲眞，果然回過頭往身後看去，那有甚麼人影，分明是瘦小老頭騙人。

急忙回過身來，瘦小老頭已經奔出數丈之外。

火德星君雖然自恃身份，對生相猥瑣的瘦小老頭不屑出手，但在自己面前，豈容人輕易逃脫？口中微嘿一聲，身形不動，疾風颯然，人已原式飛射出去。

那瘦小老頭抱着一個人，腳下却也不慢，火德星君這一掠之勢就是四五丈遠，身法快得無以復加。

但你凌空飛起之時，人家也依然在拚命的跑，是以等到火德星君撲落地上，瘦小老頭依然離他有三四丈距離(方才有四五丈，現在只有三四丈，只縮短了一丈來遠)。

火德星君冷嘿一聲，再次縱身撲起，飛掠過去，但等他撲落之際，(他落到地上，停得一停，才再行縱起，瘦小老頭却是絲毫沒停，依然在沒命的跑，他縱身掠起的同時，雖然已只有三四丈距離，但瘦小老頭還是拚命的在跑)，因此，這回居然又拉長到四五丈距離了。

火德星君心頭微微一凜，暗自忖道：「此人使的莫非是玄門『縮地成寸』之術不成？」

心念轉動之際，猛吸一口眞氣，身發如箭，使出火靈門絕技「火鴿穿天身法」，一個人化作一道長虹，凌空飛射出去。

這一式身法，當眞快如電閃風飄，他身上一襲火紅長袍鼓動獵獵風聲，從瘦小老頭頭頂越空而過，一下落到瘦小老頭前面三丈來遠，宛如一道紅光，從天上飛瀉而下，攔在山路中間。

瘦小老頭雙手抄着一個人沒命的飛跑，一下衝到離火德星君一丈光景，才發覺人家已經鬚髮戟張的站在那裏候着自己，一時驚駭得口中「嘩」的一聲，掉轉頭往來路急奔過去。

火德星君沉笑道：「糟老頭，你還往那裏跑？」

瘦小老頭武功不高，跑得却也不慢，轉眼工夫居然又逃出數丈之外，腳下連絆帶跌，拖着鞋後跟，梯梯他他的正待往附近林中鑽去。

等他快要奔近樹林，火德星君目射金芒，已經在樹下等着他了，瘦小老頭頭先身後，弓着身子，跌跌撞撞的奔到他跟前，幾乎和火德星君撞個滿懷，總算他及時警覺，剎住腳步，也不過只有數尺距離，伸手可及。

瘦小老頭已經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眼看再跑也是白耗，索性站定下來，發橫道：「你究竟要待怎樣，須知我小老頭也不

是好惹的，我只是有急事在身，不想和你計較罷了，你當小老頭眞的怕了你不成？」

這話倒聽得火德星君不由一怔，忖道：「看來此人可能還眞有兩手，才敢對自己這般說話，嘿嘿，你大概還不知道老夫是誰，」一面嘿然道：「小老兒，你會武功？」

瘦小老頭挺挺胸膛，用手摸摸鼻子，也嘿了一聲，揚頭問道：「你知道我老頭是誰？」

火德星君沒好氣的道：「你不是叫酒克火麼？」

瘦小老頭得意的道：「我是問你可知道我老人家的來歷？」

火德星君正待一掌把他劈了，但想到方才他使的極似玄門「縮地成寸」之術，忍不住問道：「你倒說出來聽聽。」

瘦小老頭一直側着身子，沒讓火德星君看清他手中抱的是誰，一面說道：「你是上山去的，總該知道這裏是甚麼山吧？老實告訴你，我老頭在山上紫霄宮裏，當了三十年火伕，你知道紫霄宮是甚麼地方吧？那是武當派的根本重地。我老頭雖是個火伕，却伺候過武當派上代掌門人，和現在的掌門人無爲道人，武當派道士們會的『兩儀劍法』、『太極掌』，我也足足看了三十年，你老哥想想看，眞要和我動手的話，你還差得遠呢！」

原來他只是武當紫霄宮的一名老火伕。

火德星君聽得又好氣，又好笑，這老小子把自己折騰了半天，原來只是和人家的一名火伕纏夾不清。

不，他手上抱的明明像是任駝子，但任駝子那會落在一個火伕手裏？心中想着，伸手一指，說道：「老夫只是要看看你手中抱的是誰。」

瘦小老頭道：「我老頭已經告訴過你了，他……」

說時遲，那時快，火德星君一探手從他手上將那人凌空提了過去，這一看那還假得了，他不是雙子宮宮主天駝星任不管還有誰來？只見他雙目緊閉，知覺全失，似是被人點了穴道。

火德星君心頭一怔，立即騰出左手，朝他身上連拍了幾掌。

瘦小老頭手上的人，一下被火德星君搶了過去，一時不由得又驚又怒，尖着聲音發急道：「你這人怎麼搞的？你和我侄子何怨何仇，他已經昏迷不醒，你還下得了手，在他身上打打拍拍，你想害死他？」

火德星君連拍了幾掌，眼看仍然無法把任駝子的穴道解開，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這是甚麼手法？」

瘦小老頭急得直跳脚，大聲道：「好，老小子，你再不放手，我老人家可要不客氣了。」

火德星君突然目射金芒，直視着瘦小老頭，問道：「你說他是你甚麼人？」

瘦小老頭理直氣壯的道：「他是我老頭的侄子，難道不對？」

火德星君獰笑道：「你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瘦小老頭道：「他叫任不管，他爹叫任管事，因爲他從小生性懶惰，被他爹趕了出來，一直流落江湖……」

火德星君並不知道任駝子的家世，眼看瘦小老頭說得像背書一般，口沫橫飛，一時倒也信以爲眞，給他唬住了，問道：「你眞是他叔叔？」

瘦小老頭道：「這還假得了，不信你可以問問他呀，我老頭子是不是從武當派的人手裏偷偷救出來的？哦，哦，看來你好像是我侄子的朋友，嗨，你怎不早說？你既是我侄兒的好朋友，那不就和我親侄兒一樣？」

他居然倚老賣老，把火德星君看作了侄兒。

火德星君幾時有個當火伕的叔叔！

這可把他怒惱得起了殺機，口中「嘿！」的一聲，揮手就是一掌，朝瘦小老頭劈了過去。

兩人相距不過數尺之遙，伸手就可以夠到對方身上，火德星君又動了殺機，這一掌出手還會輕麼？

但他掌勢堪堪劈出，還沒碰到對方身上衣衫，瘦小老頭左手化掌，順着他手臂輕輕推出，口中說道：「你這一掌力道雖大，但失去了重心，遇上高手準吃虧。」

他這一推，居然格在火德星君的臂肘之上，四兩撥千斤，已把火德星君一掌化解無遺。

而且還把他一個人順勢往左推出去了一步，使的純是內家借力打力的卸字訣，武當「太極掌」的手法。

火德星君作夢也想不到自己劈出去的一掌，會被人家悉數化解開去，還把自己推得向左跨出了一大步才站住樁，心頭不覺大怒，厲笑道：「你果然是武當派的人！」

呼的又是一掌，迎面直劈過來。

「不，不，我老頭可不是武當派的人。」

瘦小老頭口中竭力否認，接着道：「我只是空下來，看他們道士練功，看了幾十年，看也看熟了，隨便使使罷了，喏，老侄台，你這一掌距離較遠，發得太過急躁，力道又用得過猛，須知過猶不及……」

他居然叫起「老侄台」來。

好像火德星君眞是他侄兒一般，口中說着，雙手似抱太極，緩緩向右首推了出去。

火德星君這一掌，和瘦小老頭這一推，大家都是虛空作勢，但火德星君立時感覺不對，要知他這一掌幾乎用了十成力道，一團強猛的潛力隨掌而出，罡風激蕩，直撞過去，威勢何等凌厲？

瘦小老頭只是有氣無力的作了個手勢，就把他猛烈的掌風一古腦兒往右推出去。他們右邊正是一處空曠的山坡，掌風橫捲，從一人來高的野草上呼嘯掠過，漸漸遠去。

須知火德星君的功力修爲，已達爐火純青，收發由心之境，但這一掌劈了個空，掌力一瀉千里，竟然再也收不回來。

火德星君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作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外貌猥瑣的瘦小老頭竟然會是內家高手，使出來的豈不正是武當派的「太極掌法」？

自己怎會從沒聽說過武當派有這麼一個絕世高手？

對了！他自稱甚麼酒克火，豈非就是衝着自己來的？

由此推斷，任駝子那是他甚麼侄子？大概也是和自己一樣，撞上了他，才被他擒住的。

瘦小老頭看他怔怔的站着沒有作聲，不覺聳聳肩，嘻的笑道：「老侄台，我老人家沒說錯吧，你這一掌，不是過猶不及，臨陣對敵，首重寧心靜氣，以氣行掌，切忌浮躁……」

火德星君赫然大笑，雙目金芒暴射，厲聲道：「老夫今晚果然遇上了高人，你究是武當派甚麼人？」

瘦小老頭急道：「老侄台，你還不相信，我老頭早已告訴你了，我是紫霄宮的火伕，我還騙你幹嘛？」

火德星君點點頭，右手放下昏迷不醒的任駝子，嗆的一聲，從身邊抽出火靈劍，冷聲道：「朋友既然插手擋橫，老夫說不得只好動用兵刄了。」

瘦小老頭看他拔出劍來，不覺退後了兩步，吃驚的道：「你要動劍？哦，哦，你……使的還是火靈劍！」

原來火靈劍與衆不同之處，乃是一般長劍，劍尖是尖鋒，但火靈劍在劍鋒上，分成丫叉，就像火叉一般。

火德星君冷然道：「看來你很識貨。」

瘦小老頭嘻的笑道：「不，那也算不了甚麼，這支劍，小老兒從前見過，自然認得出來。」

火德星君道：「你在那裏見過？」

瘦小老頭聳着肩道：「那是幾十年前的事兒，小老兒有一次去了南蠻，遇到一個自稱火靈君的人，使的就是這支劍，他還在我老頭面前賣弄，我說：你這位老弟玩玩火還可以，若要弄劍，就比中原武林差得遠了。

「他硬是不信，堅要和我老頭比試，他一劍刺來，就被我兩個指頭一下就夾住了，他才相信他那點玩意比我還得差上一截。他說：我火靈君從不服人，今天可服了你老哥哥了……」

火德星君聽得勃然一怒，火靈劍一指，厲喝道：「糟老頭，今晚你死定了。」

瘦小老頭看着他，奇道：「你這是爲甚麼，我又那裏衝撞着你了？」

火德星君怒聲道：「你可知你說的火靈眞君，是老夫甚麼人？」

瘦小老頭道：「是你甚麼人？」

火德星君怒聲道：「他老人家正是先師。」

瘦小老頭嘻嘻一笑道：「這眞是太好了，我老頭今晚居然會接連遇上故人的高足，哈哈！那麼我叫你一聲老侄台，這就沒錯吧，唔，當年令師還叫我一聲老哥哥呢，這麼排列下來，你不是就得叫我……」

火德星君氣得一張火紅臉發了青，怒吼一聲道：「老小子，老夫叫你橫屍劍下！」

刷的一劍，穿心刺到。

瘦小老頭口中嘻嘻一笑，脚下不退不避，反而挺挺胸膛，一個人居然朝火靈劍迎了上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火德星君火靈劍劍尖快要刺到瘦小老頭胸前大褂之際，瘦小老頭右手也及時伸出去，食中二指像筷子般往前一夾，就把火靈劍夾個正着，口裏嘻嘻的笑道：「嘻嘻，就是這樣，當年你那南蠻師父使的就是這一招『火燒中堂』，小老兒使的也就是這一手『渾水摸魚』，老侄台，你現在總相信我老頭的話了吧？」

火靈劍劍尖呈「丫」字形，當眞有些像魚尾巴，這句「渾水摸魚」眞叫人聽得絕倒！

僅此一招，就把平日自視極高的火德星君給震住了！

他自己自然清楚，這一招的確確叫做「火燒中堂」，是「火靈劍法中一記厲害殺着！

不僅快若星火，而且「丫」字形劍叉，一招之間分襲左右「將台」雙穴，就算他是劍術名家，也很難化解得開。除非你及時後躍，閃避出去。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王小石和白愁飛對峙，劍拔弩張的時候，突然見到蘇夢枕出現，還有雷純、狄飛驚，白愁飛想將他們圍殺，以爲象鼻塔、六分半堂的人不可能攻入風雨樓，黃樓又駐有重兵，豈料眞被他們攻破，更不止此，他訓練的精兵心腹大將梁何、孫魚都叛變了，四大護法叛了兩個，衆叛親離，白愁飛才知道自己已孤立無援……

傷心小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至死不悔悟　寧願求戰死

蘇夢枕森然道：「這個不勞費心，總比送予你的好。你殺了我不少好兄弟、忠心幹部、讎已不共戴天，你加諸於我身上的，我可以算了；但要兄弟們因信任你而遭橫禍，這筆賬就非算不可。」

白愁飛狂笑起來，語音充滿了譏誚之意，「你要報私仇便報私仇，少在人前吹牛說鬼話，把自己說成毫不計較，只爲他人手足討公道似的！」

他原本一直都甚爲冷眼冷臉，連笑也多是冷的，甚至一向很少笑，但當他眼見這個伏殺王小石、剿滅象鼻塔的重大日子，卻赫然看見「六分半堂」攻入「金風細雨樓」，蘇夢枕居然復活了，梁何、孫魚居然一齊叛變，精銳之師「一〇八公案」倒戈相向，四大護法中已有兩人向自己暗襲，自己的强助全因失寵於義父蔡京而袖手旁觀，甚至連當日在「破板門」的所作和在「長空幫」之所爲，全給雷純洞悉……面對强敵無數，自己背腹受敵，換作別人，早已崩潰了，但他卻因此激發了莫大的鬥志，以一種「不死不休」的精神來面對這些「有不共戴天之讎」的死敵！

他雖頑强，但人已失常。

所以他一直笑。

因爲他內心感到悲憤。

他覺得他不該遇到這些！

（他待人那麼好，這時候，竟然所有的戰友都成爲强敵！）

（那不公道！）

（這不公平！）

他不惜孤軍作戰，作戰到底！

他覺得自己一生努力，只不過不想空懷大志，到最後仍一事無成。

他認爲他沒有做錯！

* * *

這時候的局勢已很分明：

蔡京的命令（至少是「指示」），必然在雷純還未出示他的手諭和令牌之前，已告知了八大刀王、七絕神劍、任勞任怨乃至四大劍派掌門等人，所以，他們當然不會甘冒大不韙爲白愁飛出手。

而且，各人還忙着表態，生怕讓人誤會他是跟白愁飛站在同一陣線似的。

要不然，以「七絕神劍」合擊之力，斷沒有理由截不住王小石的。

如果他們硬要截阻王小石，不讓他跟蘇夢枕會合上的話，局面便可能已有很大的不同。

不過，並不是人人都如此。

至少，有三個人，是「立場鮮明」的支持白愁飛的。

這三個人都是重要人物，也是場中衆多高手裡的一級高手：

「郭東神」雷媚。

「天下第七」。

「神油爺爺」葉雲滅。

除這三人之外，「金風細雨樓」的弟子，可以說是分成了「四派」：

第一派：一見蘇夢枕，大喜過望，他們就等這麼一天，重會故主，而今給他們見到了，等着了，自然忙不迭的繼續支持他們一向以他馬首是瞻的蘇樓主。

第二派：一向支持王小石。他們像受王小石恩澤，向來對白愁飛都看不順眼，或有積恨在心，他們本就不願對付王小石，只差沒眞的投身於「象鼻塔」陣營裏罷了。

第三派：是見風轉舵。他們眼見白愁飛孤掌難鳴，大勢已去，他們跟白愁飛也算不上什麼特別情誼，只願袖手旁觀，不願在此時爲他賠上性命。

最後一種徒衆：是白愁飛的忠心維護者，可是，如果擁護白愁飛的人，多也是宰相蔡京的子弟兵，而且大都是「牆頭草」之輩，既見白愁飛難以扭轉乾坤，局勢並不明朗，他們也多不肯站出來，站起來，或站到白愁飛的身邊去！

如此下來，在這「强敵」環伺、生死存亡之際，能眞正表態支持白愁飛對抗眼前宿敵無數的人，可謂少之又少，還不到樓裡子弟的一成！

這樣一來，大勢已定，幾已可不必交戰了。

一個人平時是怎麼對待人的，在生死關頭之際，人們就會怎麼待他。

白愁飛自然知道這一點。

因爲他常常出賣人。

他既然常作背叛的事，當然就有遭人背叛的心理準備。

所以，他一向以來都無時無刻都沒有鬆懈過。

他謹慎提防別人背叛他。

他怕別人出賣他，就好像他出賣人一般。

是以，剛才利小吉和朱如是對他的暗算，他能及時反應，故而只能傷了他，但殺不了他。

他一直都有防備，尤其對朱如是和利小吉二人，他覺得「一簾幽夢」與「一索而得」對蘇夢枕都很忠心，而對自己並不如何盡忠。

所以他在四名護法中，一直都比較重用歐陽意意和祥哥兒，較少予「一索而得」朱如是和「一簾幽夢」利小吉什麼重大任務。

而今果然。

這兩人果然來偷襲他！

要不是蘇夢枕和王小石從中作梗，他已一舉先取這兩名叛徒的性命！

可是他現在最憤怒的是：

連剩下的兩名護法——「小蚊子」祥哥兒和「無尾飛鉈」歐陽意意，看來也十分困擾的樣子，似乎不知該走到自己這一方來，還是索性走入敵方陣營去的好！

沒想到，到這個地步，當眞是衆叛親離！

不過，也沒料到，到此地步，卻還有三個强助，與自己共同進退。

他明白這三人支持自己的「主因」：

雷媚（郭東神）不得不支持自己，因爲她先背叛了「六分半堂」，刺殺了雷損，又背棄了「金風細雨樓」，狙襲了蘇夢枕。兩方面的人馬，都不見能再容她。她已無路可走。

「天下第七」也「不得不」支持自己，因爲他跟自己是同一樣的人，他們同樣卑鄙、同樣無恥、同樣武功深不可測、同樣爲達成目標不擇手段。只不過，他自己較能指揮領導組織，天下第七卻是一個一流執行任命的人，同時也是個好殺手。

至於葉神油，卻是他「禮聘」回來的，這個人只要吳驚濤佔那一方，他就必然與之敵對——與其說「神油爺爺」在幫自己，不如說他只是要對付「驚濤書生」。

可沒想到，他的實力，一下子，只剩那麼一點點了，而且，都只是勉强湊合出來的。

想只不過在片刻之前，他還是躊躇滿志，以爲能藉此殺盡象鼻塔的人，剷除王小石，獨霸京師，進軍朝廷，沒料……

雪下得密了。

狂風依然不減。

白愁飛又想到那首歌：

「我爲要昂揚獨步天下，奈何却忍辱藏於汚泥……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卻成天誅地滅……」

這一刹間，白愁飛忽然想到：

自己何苦來京師走這一趟呢？

如果自己不是野心太大，見好就收，而今仍是天子脚下第一大幫會：「金風細雨樓」的副樓主，而且只要等蘇夢枕一死（就算而今再見到這個人，看他的精神氣色，已當知他沒多少時間可活了，自己當初爲什麼要這般沉不住氣呢？），整個樓子的實權就是自己的了，又何必鬧得這般仇深似海，天怨人怨呢！

* * *

可是這絲悔意，只不過在白愁飛心裏一掠而過，甚至還來不及在臉上現出悔色來，他的想法已變成了：

殺出去！

敵人雖多，但蘇夢枕是頭病得掉牙脫爪的老虎，雷純不見得會成功，狄飛驚這折頭漢武功也高不到那兒去，只要天下第七能先敵住王小石，雷媚能制住雷動天，神油爺爺能纏住驚濤書生，他猝然發動攻

襲，一舉殺了蘇夢枕，懾住人心，再出手擒住雷純，要脅全場，仍然可以扳回勝局，扭轉乾坤！

那時，他再來一個一個的報復：包括打擊蔡京！

他心下計議已定，殺性大起。

雷純卻忽然發話了：「神油爺爺，葉前輩。」

由於她的人文文靜靜，說話斯斯文文，甚至待人好感。

葉雲滅對這個女子原也有好感，更何況她在尊稱着他。

所以他「嗯」了一聲，算是相應。

雷純斯文淡定地的說：「我知道，在當世六大高手：『多指橫刀七髮，笑看濤生雲滅』裡，雲滅神爺是個最耿直的人。要是神油爺爺葉雲滅也肯拉攏派系，成羣結社，黨同伐異，排除異己，葉神油的勢力與實力，加上他原來的號召力，只怕比其他五大齊名高手還要强大多了，可不是嗎？」

葉神油又「嗯」了一聲。

這女娃子說的話倒中聽得很。

雷純抿嘴一笑，好像感到有點寒意，脖子往衣襖裡縮了縮，她身後的劍婢立即爲她加了披氅。

「神油爺爺跟我們的供奉驚濤書生，向來都有些兒過節，這點我們是深知的。只不過，我們這次的行動，不止是『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的交手，也是『風雨樓』新舊兩股派系的決戰，如果您老爲驚濤先生而插上一把，那麼，就如同跟『六分半堂』、『象鼻塔』連同『金風細雨樓』蘇公子的支持者一併開戰……我知道神油爺爺一向樂於助人、打抱不平，但爲一個出賣自己大哥的的白愁飛，葉爺要得罪這麼多江湖上的好友，値得嗎？」

然後她又側了側頭，像隻精靈的小貓，補充了一句：「何況，我們今晚的行動，已得到相爺的默許……神油爺爺若爲了我們的吳先生而開罪了相爺，這，這划得來嗎？」

她轉向驚濤書生眨了眨眼睛，「驚濤先生」吳其榮只用濕布揩臉，並不答話，好像已把一切主權都交予雷純，聽憑她處理似的。

只聽雷純又道：「假使神油爺爺您沒這個意思要與相爺爲敵，何不聽小女子一言呢？」

「神油爺爺」葉雲滅其實壓根兒就不想得罪蔡京，他連「六分半堂」、「象鼻塔」、「金風細雨樓」裡任何一股勢力都沒意思要開罪。他要幫白愁飛，只不過爲了兩個原因：一是他欠了白愁飛一點情，二是他要借這個機會來對付他二十二年來的死敵死對頭吳其榮。

說來他的人相當倔强，但不見得十分膽大；脾氣可謂非常暴躁，卻不是一流勇敢。他很有堅持本領，卻沒機變能耐。而今局面急劇直下，他既不好意思離白愁飛而去，又怕自己雙拳難敵四手，更不想開罪對方那麼一大堆人。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卻聽得雷純這一番話，自然聽入了心，他還想聽下去。

雷純笑笑又道：「以我的看法，兩位不如對今晚的事，抽身不理，另外相約決鬥時間、地點，如兩位不反對，小女子倒可代辦此事，亦可作個仲裁。」

葉神油知道這是下台階，所以再不細慮，即道：「如此最好，我就衝着相爺面上，跟姓吳的另約決戰之日！」

驚濤書生好像早已料着神油爺爺必會這樣說似的，聳了聳肩，攤了攤手，表示了他無所謂的態度。

雷純這邊廂語音才一落，那邊廂的狄飛驚忽道：「我知道你爲何相幫白愁飛了……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一向都是這種『俊傑』，而今在這狠子野心的人身邊不肯去，必有苦衷。」

他指的是「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陰着臉，他的臉色比冰雪還寒，正伸手解下他背後的布包。

他的動作緩。

很慢。

就像他所背的是活着的、寵愛着的，不可大力碰觸的易碎事物。

他沒有回答狄飛驚的話。

狄飛驚也不需要他的回答，他一逕把話說下去：

「長空幫滅幫之禍，原就是白愁飛爲奪指訣而發動的，但梅醒非之死，却是你一手造成的。長空幫不聽命於朝廷，所以相爺命你逐一暗殺幫中大將，但有一次不小心陷於汚泥之中，梅醒非却救了你，但也因此無意中掀開了你布條中的兵器，發現你才是兇手，你就殺了他滅口。當時，也許是白愁飛曾助你一臂，你算是欠了他一個恩。」狄飛驚說到這裡，天下第七已有七次想向他出手，但都不成功，因爲雷動天已悄沒聲息的移動了七次方位，每次都恰好堵住他要出手的死角上。「不過，你最好得要留意，你至少還有個好處，不殺無還手之力的人，所以總算放過了甘約兒，但是白愁飛這種人，你還了他一個情，他不見得會跟你講一次義氣，他連基本上的信義都不會有。」

天下第七雙眼發出了一種凌厲的寒芒來，他目中的寒光與蘇夢枕雖相近，但不盡相同。

蘇夢枕雙目中的寒光宛似生命已燃燒到了盡頭，最後發出來留戀的火花，還帶着點淒厲。

天下第七則不一樣。他目光的

寒意像一把毒刃，活像要把人捌心刺殺，這才甘休，他的眼色裏透露着怨毒之意。

他寒颼颼的問：「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他雖然目色怨狠，像對全世界的人都有着深深的恨，但較熟悉他的人——像曾跟他數度（非正面、正式）交鋒的王小石，卻感覺到天下第七已算是非常尊敬狄飛驚，不僅是非常，而且還是極度的尊重這個垂着頭的敵對派系領袖。

狄飛驚仍然沒有抬頭（或是根本抬不起頭，抑或是沒有能力抬起頭來），只道：「你問吧，你問的，我一定答。」

天下第七森冷的道：「你這消息是怎麼聽來的？」

他問這句話的時候，白愁飛也在狠狠的盯着狄飛驚，那樣子，就像有十寃九仇，使他恨不得、巴不得把對方一口吞進肚子裏去的樣子。

王小石知道白愁飛也在心裏問了這個問題。

狄飛驚掏出一方乾乾淨淨的白手絹，抹了抹嘴角，他的動作溫文淡定、安靜從容，令人好感，却絲毫不會令人不耐：

「可以說是白愁飛透露的，畢竟，這種事，只有你和他二人共知……」

天下第七立即向白愁飛橫了一眼，眼裏發出寒匕越空的凌厲冰芒。

白愁飛憤然欲語，狄飛驚卻緊接着說：「但却不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天下第七即問：「誰還知道這件事？」

狄飛驚道：「梁何。」

天下第七詫道：「梁何？」

白愁飛慘然道：「梁何！」

狄飛驚道：「這也難怪他。白老二知道跟你擁有共同的秘密，是件危險的事，但你是相爺身邊紅人，他不能除掉你，但又知你在相爺麾下得令，難保不殺人滅口，所以，他先把秘密告訴了身邊心腹，以留退路，萬一有一天你用個什麼藉口殺了他，他已叮囑梁何去相爺那兒告你一狀：你是爲滅口而殺他的。」

天下第七默然。

狄飛驚道：「你不能怪他這樣防你，因爲你也確是這種人。」

天下第七道：「是的。所以他爲防我而告訴了梁何？」

狄飛驚道：「他身邊雖然人多，但眞正能信任的人確也不多。」

天下第七道：「看來，他還是信錯了人了。」

狄飛驚道：「這更不能怪梁何。要是你，有這麼一個動輒就殺人滅口、逆上背叛的主子，今日卻告訴了你許許多多的秘密，難道你會沒想過有一天會是什麼個下場？」

天下第七道：「要是不夠堅强的，早都自殺了。」

「偏偏梁何是個甚爲堅强的人。」

「所以他只好先行背棄了他的主人。」

「他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他投靠了你，而且把白愁飛的秘密都告訴了你。」天下第七深深的望着狄飛驚，「而你在此時此地公然道破，用意是把這秘密變成不再是秘密……」

狄飛驚神態自若：「你武功再高，實力再强，也殺不盡今晚這許許多多的人。長空幫是正義的幫會，不少江湖子弟深受其恩澤，今日大家都知道你們做了這種事，總有一天，必會有正義之士爲長空幫來報幫毀人亡這個仇。」

天下第七冷峻地道：「這是你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用意：是要離間我和白老二……他既然已變相的道出了我的秘密，我就沒理由幫他拒敵。」

白愁飛深吸了一口氣道：「到這地步，養兵千日，欲用無人，我還要什麼人爲我拒敵！」

說罷，他大聲慘笑了起來，語音淒厲，笑聲愴烈，猶似千年夜唱墳前寃，令人毛骨悚然。

＊　＊　＊

天下第七冷冷的道：「你錯了。」

「世間的事那分對錯？」白愁飛狂傲反詰，「我成功的推翻了蘇夢枕，得權當政之時，多少人說蘇老大剛愎自用，應有此報，謂我當機立斷，實至名歸！而今，你們來個大包圍，我未能殺敵平亂之前，自然人人都指我錯。其實世間對對錯錯，又有誰知？你們說我錯，我可不服氣。難道我要束手待斃，等蘇夢枕先行收拾我，這才叫死盡忠心？我一生飽嚐敗北，但從不潰沮。我只知受挫便要反挫，遇上强敵便得要自己更强！我跟蘇夢枕是大恨深讎跟你們這每一位促成我這樣子田地的，也一樣血海深讎，化解不了！」

「我不是說這個。」天下第七冷傲似冰的說，「我幫你，不是爲了要跟你共守秘密——若要與你同守秘，不如殺了你滅口——我是相爺吩咐來助你一把的。」

白愁飛倒震住了。

他是完全沒料到，這時候，這田地，還有人會站在他這邊。

而且這相幫的人，竟會是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冷沉的說：「相爺覺

得你野心太大了，權力欲望也太重了一些，而且，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的局面，還是交由位女子來把持，總好調度一些，也統一一些。

但他却無意要你死。」

白愁飛在極度失望中，已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說，義父他……」

天下第七這才在語氣裡帶點溫和：「你死了，可對他有什麼好處？他栽培你，也費了不少心力，就算是一條狗，可有無故把牠一棍子打死的事？他只要你知道進退些、自量一點，別無他意。」

白愁飛眼角不由得有些濕潤了。

但他又隨即發覺了天下第七話語裡的一些「言外之意」：

「你是誰……連『金風細雨樓』全歸雷純管？蘇夢枕，他肯嗎？」

天下第七只淡淡冷笑：「你沒聽過『引狼入室』四個字嗎？」

白愁飛哈哈大笑起來，狀甚猖狂得意。

蘇夢枕沒有說話，甚至連眼也不眨。

王小石狐疑的望向雷純，又看向蘇夢枕，但却看不出一個端倪來。

「所以，」白愁飛向天下第七問，「只要我不戀棧這兒的權位，你便會與我並肩作戰？」

天下第七道：「我們向來裝作互不相識，合作愉快，相爺既然吩咐下來的，我沒理由不照着做。」

白愁飛狂笑了起來，笑着向狄飛驚道：「這樣看來，你的挑撥離間，已然失敗了。」

狄飛驚用手絹抹了抹嘴邊：「看來是的。」

白愁飛銜恨的說，「不過，你的話，使我白某恨死了一個人。」

狄飛驚用眼角一巡全場：「你恨的人可多着呢！恨你的人也是。」

白愁飛恨恨的道：「不錯，誰都恨我，我也恨遍天下人！但梁何是我心腹，他不該在此時此境出賣我，更不該在我當權得勢對他仍推心置腹的時候把我重大秘密外告，我恨死他了，我要手刃他始能甘休。」

聽了他恨意如此深刻的話，人人不覺悚然。

獨是蘇夢枕忽爾說了一句：「那麼說來，你對我呢？」他宛似事不關己、己不關心——他只像是偶爾觸及的問，「這樣說我豈不是該恨死你了？」

白愁飛笑容一斂：「你本來就恨不得我死！」

蘇夢枕忽問：「我們倆爲何會這樣？」

白愁飛一愣：「什麼這樣？」

蘇夢枕道：「我們本不是一起結義、生死與共的好兄弟嗎？怎麼竟變成了世仇死敵，恨不得對方死，恨不得對方立毀於自己眼前方才甘休的樣子！」

王小石聽了，也很感慨：「是的，我們原來是兄弟……」

白愁飛也恍惚了一下，喃喃道：「沒錯，我們是兄弟，但我們也是人。人與人之間相爭互鬥，本就是常事……」

王小石道：「只要放下了刀，何處不能成佛？你若不迫大哥於絕路，本來就天大地大任你走。」

「我是人，只求從心所欲，才不要成佛！天大地大？我最大！」

白愁飛哼道，「路是我自己走出來的，不必求你們放行！」

「好志氣！」忽聽一個清脆的語音道，「所以我支持你。」

「你？」

白愁飛望向雷媚，有點意外。

這時雷媚已恢復了女兒裝扮，好美，好清，好嫵媚。

「我跟你一道打出去。」

她說，以堅決的口氣。

「爲什麼？」白愁飛以他一貫的懷疑反問她，「跟我一道的路最險，妳可有的是坦途！」

「因爲我先背叛了六分半堂，刺殺了雷損，六分半堂已不能容我；」她說，帶着風雪淹沒不了清爽的笑容，「而我又背棄了蘇公子，並跟你一道造反……要是他在『金風細雨樓』重掌大權，你想他會容得了我嗎？」

「看來，除了你，這京城武林裡，是誰都容不了我，容不下我了。」

她向白愁飛嫵媚的說。

一下子，白愁飛又重拾了信心，重燃了鬥志。

儘管四面都是他的敵人，但他仍有他的戰友。

至少他還有雷媚與天下第七！

* * *

他負手望天。

王小石還待勸道：「二哥，你放手吧？你去跟大哥認句錯，也許，有一天，咱們還能三人聯手，再創新猷……」

話未說完，白愁飛已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忽然咄地大喝了一聲，叱道：「我志在萬世功業，名揚天下，寧鳴而生，不默而死！」

此語一畢，他就發出了攻襲！

* * *

白愁飛突然撤退，往後直衝。

他背後當然有人。

這時候，整個局面，都如同對白愁飛展開了大包圍。

守在他背後的，是三名來路完全不同的高手：楊無邪，莫北神，雷動天。

雷動天是「六分半堂」裏的大將，在每一次攻打「金風細雨樓」或「迷天盟」的行動裏，他都身先士卒。當日，他在雷損總堂主領導下衝入紅樓，結果，雷損身歿，他留戰至最後一人，身負多處重創，養傷迄今，雷純才准許他重新披甲上陣。

他已久待陣戰，蓄銳養精，只求一戰，自然盡力而爲。

楊無邪是「金風細雨樓」最有暗權的人，因爲他掌握了樓子裡的一切資料。他也是蘇夢枕最忠心的幹部，這一輩他從沒出賣過他。他雖爲「六分半堂」的雷純遣人在「漢唐家具舖」救走了他，使他不致於死於白愁飛派人追殺下，但他從未對雷純或狄飛驚俯首聽令。

直俟蘇夢枕重現眼前，他這才全力以赴，並決然不放過白愁飛。

莫北神則出賣過蘇夢枕，他替「金風細雨樓」掌管「無法無天」部隊，舉足輕重。要是雷損早一步收羅他，說不定在「三合樓」之役，蘇夢枕就得全軍盡墨。他背叛蘇夢枕是因爲無法忍受自己多年功績，卻敵不過蘇公子迅速提拔白愁飛、王小石，他覺得自己日後若落在白愁飛這等人的麾下，不如早些叛了更好。

而今，他仍認爲他自己這個想法沒錯。現在要他對付白愁飛，他自然不遺餘力。

白愁飛想殺出一條血路，首先得要把這三人殺掉。

無論是誰，就算是李沈舟復生，燕狂徒重活，關七重現江湖，要立殺這三人，恐怕都不會是件易事！

三人一齊出招，反擊。

雷動天全身骨骼勒勒震動，打出了他的「一雷天下響」、「二雷一心拳」、「三雷破勢步」、「四雷瞬發功」、「五雷轟頂」神功，他要把白愁飛炸掉、粉碎！

楊無邪使的是一種極溫和的武功，那就叫做「般若之心」的心法和「般若之光」的黃金杵，這種極溫和極溫柔的技法和心法，一旦遇上敵人的反擊，就可以發出極可怕極强大極無情的殺力，把白愁飛擊倒、擊垮。

莫北神用的是「大忍之刀」。他右手大關刀、左手斬馬刀，發出驚人尖銳的呼嘯，要當堂斬殺白愁飛，還要在狂憤的刀法下，把他剁成肉醬、肉碎！

白愁飛面對這三大高手，卻是如何突圍呢？

他？他不突圍。

他反撲。他一掠而上。他如一隻白鶴衝天。

他一俯而下。他像一隻巨鷹。

他躍過雷動天的轟雷，躲過楊無邪的般若心法，越過莫北神的不忍大刀……

他疾撲向一人：他的大敵……

蘇夢枕！

他看準了蘇夢枕。

他認準了蘇夢枕。

只要制住了蘇夢枕，這兒，至少會有三成的人都會聽他的，有三成的人不敢再動手，另外那四成的人，他自然對付得了！

他不甘心。他不認栽。

他寧可鬥死，也不願苟活。

他不退反進。

他不逃反攻。

他要在强敵環視下，擒住蘇夢枕，或者，殺掉了他。

不管玉石俱焚，還是反敗爲勝，永遠勝過坐以待斃、束手就擒！

* * *

這一下，誰都以爲他只求突圍逃逸，誰都沒想到他的反撲！

也許，唯一想到的是狄飛驚。

他突然抬頭，目光如電……

但雷純立即抬頭。

狄飛驚眼光遲疑了一下，立即垂下了頭，全身爲眞氣所鼓動漲滿的衣袂，立即又萎垂了下來。

* * *

王小石正要攔阻，但天下第七已攔阻了他的攔阻。

另一個人也要出手。

「驚濤書生」吳其榮。

但「神油爺爺」葉雲滅也截住了他。

另外何小河、朱小腰都要出手。

可是還有一個雷媚。

和她的劍。「無劍之劍」。

* * *

看來，這眼下，蘇夢枕只有以他自己的能力去對抗白愁飛的攻擊。

但他病得那麼重，傷得那麼不輕，他只剩下一條腿，他還能對付白愁飛嗎？

不過，老了的獅子畢竟仍是萬獸之王，爛船也有三斤釘，蘇夢枕會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嗎？

眼看白愁飛已掩撲近轎子，他三指彈天，就要使出殺手鐧，那在轎裏陰騭冷沉無比的蘇夢枕忽然開口：「你殺得了我？」

白愁飛一怔，本想只施殺手，並不答話，但以蘇夢枕的份量，問出了那麼一句話，使他忍不住也禁不住回了一句：「我殺不了你？」

蘇夢枕隨即又加了一句：「今天是我殺你，不是你殺我！」

「放屁！今天只有我殺你，沒你殺我的事！」

「你身陷重圍，已死定了，還想負隅頑抗？」

「我身陷重圍，決不怕死，要

死就一齊死！」

「我知道你是但求壯烈而死，不肯偷生，但你所作所爲，只是自尋死路！」

「我是但求壯烈而死，不肯偷生，我所作所爲，就是自尋死路！」

「放下吧，你大勢已去，活不出這兒了！」

「放下吧，我大勢已去，沒想活出這兒了！」

「你跟我拚，絕沒有機會贏。」

「我跟你鬥，決沒有機會贏。」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今日就是我的死期。」

「你自戕吧！」

「我自戕吧！」

說也奇怪，蘇夢枕那種沉鬱陰寒的語音，竟有一股奇詭的力量，使白愁飛一時忘了動手，且一句又一句的把蘇夢枕說的話語，在這要害關頭，一一接複下去，而且越說越失去了自己的本意。

並且，他在神志迷惘中，眞有自戕之意。

就在這時，忽聽一嬌俏動人的語音大驚小怪的叱道：「什麼事啊？大白菜，你跟大伙兒鬧成這樣子！大師兄，你……你還沒死？」

這正是溫柔的聲音。

這一來，白愁飛醒了。

全醒了。

且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幾乎喪了命。

而且還是喪在自己手上。

不，是聽蘇夢枕之令而死！

那是什麼功力，竟不必動一根手指，已可令人爲他送命、心喪致死！

* * *

原來溫柔和張炭，開始時是被圍困於白樓子上，但以後局勢急轉直下，白愁飛已自顧尚且不暇，張炭便趁機帶溫柔下得塔來，往那一大班圍着的人堆裡潛去，却驀然發現白愁飛目定口呆的跟着蘇夢枕有一句說一句，是一句跟一句，她甚覺得詫異，便嚷嚷了出來。

一言「驚醒」夢中人！

白愁飛立時省覺。

自拔！

好險！

竟差點毀在姓蘇的老狐狸手下了！

他這下再不打話，三指急彈，「驚蟄」一式，急射蘇夢枕。

但這一指，卻如泥牛入海。

不是蘇夢枕接住。

他沒有接。他在轎內，甚至沒有動。

接的是王小石。

用他的劍鞘。

他已拔劍。

拔出了他那把銷魂的劍！

* * *

劍，是用來對付敵人的。

可是眼前的人，卻曾是他的兄弟。

王小石是拔出了劍，但他殺不殺得了敵？對這個也是敵人的兄弟，他能不能使出他那絕世的劍招？

他決不讓人一指加諸於蘇夢枕。

他唯有出劍。

白愁飛反應好快。

他知道王小石來了！

他已不能一鼓作氣殺掉蘇夢枕！

所以，他要速戰速決。

他決意先殺：王小石！

* * *

他猛返身，兩指一夾，夾住了王小石的劍！

他的手指就像是鐵鉗。

他另一隻手揮出了「三指彈天」中的第一式：「破煞」！

王小石的劍給白愁飛雙指夾着，這雖然是一個事實，但不是一個定局。

以王小石在劍術上的造詣，他大可以他的利劍削去白愁飛雙指。

削得斷嗎？

以白愁飛在「驚神指」（他變化另創自「長空神指」）的修爲，王小石要削掉他的雙指，當然也不是件易事。

問題是：王小石也不忍使白愁飛斷指。

就那麼一猶疑間，白愁飛已用左手手指夾住了他的劍，右手揮彈出了「驚神指」裏三招威力最大的指功之一：破煞！

使出了「破煞」，白愁飛已決心要立置王小石於死地。

王小石也知道，白愁飛已施展了「破煞」，他已是刻意要自己的命。

王小石迫不得已。

他已沒有別的選擇。

他唯有出刀。

相思刀。

刀一出，破去了「破煞」。

白愁飛指意一變，正待施出「驚夢」。

他還未使出「驚夢」之指，便在這時，溫柔已衝了過來，一面大喊，一面阻止：「你們打什麼架！」

她不想也不忍見王小石和白愁飛衝突。

她在「白樓」上暈過去了，所以並不知道白愁飛對她做了什麼事，而張炭也不好意思仔細說明。

所以她幾乎是以爲白愁飛和王小石是因爲「爭奪」她而戰。

她覺得這樣不好。

她覺得自己是「紅顏禍水」。

她甚至認爲自己責無旁貸要勸這一場架，於是她便衝了過去……

她原以爲她只要一衝近「戰場」，王小石和白愁飛就會爲她而停戰。

她想得美。

不錯，王小石是立即住了手。

刀勢驟止。

但白愁飛沒有。

他一手扣住了溫柔。

王小石一見，心就亂了。

白愁飛趁機一扳指，奪得了長劍，劍鋒往溫柔脖子上一架，吆喝道：「誰過來，我就殺了她！」

溫柔又驚又怒。

「你幹什麼？」

「啪！」

白愁飛摑了她一巴掌。

一時間，溫柔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什麼話也說不下去了。

「誰阻攔我，我就殺了她！」

白愁飛邊退後，邊說。

他退得很慢，天下第七和雷媚自兩旁護着他。

看了蘇夢枕和王小石的臉色，人人都只得往兩旁散開。

溫柔是蘇夢枕的小師妹。

她和王小石的關係和情誼，誰都知道。

雷純一向外柔內剛，心狠手辣，但此際若驟然下決殺令，也不免有所疑懼：一因溫柔也是她的好友；二因她也不想蘇夢枕、王小石怨她一輩子；三因她也不想得罪洛陽溫家。

怎麼辦呢？

眼看白愁飛已漸漸退走。

該怎麼辦呢？

白愁飛已退近黃樓，梁何也望向雷純，等她下令；他知道今晚萬一讓白愁飛走得成，日後他的處境可危險了。

可是該拿他怎麼辦？

蘇夢枕冷笑道：「你不是說苟活不如痛快死麼？挾持一個女子以圖存，豈是英雄所爲！」

白愁飛毫不動容：「只要今晚我能離開這裏，我才不算苟活，我也可以保証你們死得極不痛快！」

他一路挺着劍，橫眉怒目，邊退邊走。

忽聽天下第七沉聲叱梁何：「你想偷襲？」

梁何一怔，他可沒動手。

但天下第七已然動手。

他倏然解開包袱。

不是對梁何。

而是對白愁飛！

* * *

太陽！

千道金光，仿似都在他手裡！

這千道太陽光，一齊刺向白愁飛。

白愁飛卻有提防。

他一向都有提防。

經過今晚的事，他更事事提防，人人防範。

天下第七一動手，他的「驚夢」一指已拂了出去，剛好跟那「千道光華」一觸，互抵不動。

白愁飛吼道：「難道這都是義父吩咐的……」

天下第七沉聲道：「一個下了台的白愁飛，只會報復，還不如一個死了的乾兒子！」

兩人功力互抗不下，忽然，倏地，驟然，白愁飛只覺左脅一涼，只見右脅穿了一把細細的、秀秀的、涼涼的、實實的劍尖，一閃不見。

他這才知道自己着了一劍。

着了雷媚的一劍。

劍已穿身而過。

穿心而出。

* * *

中了劍的白愁飛呆了一呆，怔了一怔，狂吼了一聲：「啊……」

郭東神遽然收劍，俏麗一笑，嬌巧的身子如一隻雲雀，騰飛半空，翻上屋脊，在微雪狂風中消失不見。

一時之間，竟然誰也沒想到要阻截她，爲白愁飛報仇。

這一剎間，白愁飛已明白了一件事：

在這兒，在今晚，在此際，誰都不是他的朋友，誰都出賣他……

這時候，他本來已有機會先殺溫柔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反而放開了她，讓她帶着驚惶失色閃了開去。

王小石馬上護住了她。

白愁飛捂着傷口，血汩汩流淌不止，他吟唱了幾句：「我若要鴻鵠志在天下，只怕一失足成千古笑；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却成天誅地滅……」

聲音啞然。

他忽然將手一拍。

拍在胸膛的箭尾上。

「噗」的一聲，箭穿破胸背，竟疾射入在背後梁何的咽喉。

梁何狂吼半聲，緊抓喉嚨，掙動半晌，終倒地而歿。

白愁飛慘笑，像傷盡了心，他緩緩屈膝、跪倒，向着蘇夢枕，不知是吟還是唱了半句：

「我原要……」

嗓音戛然而絕。

* * *

蘇夢枕第一個打破難堪的沉默，問：「他死了嗎？」

然後又諷嘲的笑笑：「他是死了的吧！」

他搖手搖頭，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他既然死了，很快便輪到我了。」

衆人一時未明他話裡的意思，蘇夢枕已清了清喉嚨，似要盡力把

他的話說淸楚，也要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得一淸二楚似的：

「我死了之後，金風細雨樓龍頭老大的位子，就傳給王小石，他大可把風雨樓與象鼻塔合併，一切他可全權裁定。」

雷純一聽，粉臉煞白，倒白得有些兒似白愁飛。

狄飛驚不驚不惶，不慍不火，嘴角有一絲隱約難顯的微笑。

王小石震詫地道：「大哥，你說什麼，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嘛……」

蘇夢枕悠然反問：「小石，你以爲雷純會那麼好惹，不報父仇，卻來助我恢復大業嗎？」

雷純臉色一變，叱道：「公子，難道你忘了咱們的約定嗎？」

蘇夢枕淡定的道：「就是沒忘。」轉首向王小石道：「她是救了我。但她用了一種絕毒，叫做『一支毒銹』，這是一種滅絕人性的毒，她叫樹大風下在我身上。我雖警覺，但人在她手中，也無計可施。她知道我斷了腿，功力亦因毒力和病以致消減泰半，她便受蔡京之命，助我復位，她暗自幕後操縱，我只要稍不聽從，她日後便可名正言順的篡奪我的權位。她這樣做，比殺了我更毒……」

雷純忽然道：「公子，你既不守信，我就只好請你聽歌了……」

她竟唱道：「一般離緒兩消魂，馬上黃昏，樓上黃昏……」

蘇夢枕一聽，連臉都青了，人也抖顫不已，却見他猛然叱道：「殺了！」

只見「噗」的一聲，楊無邪的「般若之光」黃金杵，就擊在蘇夢枕天靈蓋上，啪的一聲，蘇夢枕的額上竟洩出紫色的血，他眼中的綠芒竟迅速黯淡了下去。

王小石大驚，戟指楊無邪；雷純失驚，尖聲道：「你……」

她沒想到蘇夢枕求死之心竟如此之決，也沒想到下手的會是楊無邪。

蘇夢枕大口喘着氣，但立即阻止了王小石爲他報仇的行動：「這不關楊無邪的事，是我命令他的。我着了她的劇毒，只要她一唱歌，我就比狗都不如，我已決心求死，也決心要把金風細雨樓交給你，以發揚光大……」

王小石垂淚道：「大哥，你又何苦……毒總可以解的！」

「解不了的……」蘇夢枕苦笑道：「製毒的『死字號』溫趣，早已給她殺人滅口了。我活着，只生不如死，還會累你們受制……我病、斷腿、中毒、功力減退……人生到此，不如一死。世人對末路的英雄，總是何其苛刻絕情，我決不求苟延殘喘。我寧死，不受她和蔡京縱控……只要收拾了白愁飛，我也算死得不冤了！」

雷純憤憤的道：「楊無邪……他怎知……他怎會……」

她一直監視着楊無邪和蘇夢枕的聯繫，認定蘇夢枕決沒有機會向楊無邪說明一切……她原想在今晚一舉定江山之後，不會讓他們二人再有這種「交流」的機會。

她一切都要等這次助蘇夢枕奪回大權之後，才慢慢圖窮匕現……

卻是沒料……

楊無邪苦澀的向蘇夢枕跪了下來，慘然道：「我今晚一見蘇公子，就知道了。我們不是吟了一句詩嗎？那是我們的暗號。樓主早就怕自己有這一天了，他早已說好了暗號，我聽到那一句詩，就作出那一種應變……這是我最不想作出的應變……喃嘸阿彌陀佛。」說到這裡，他垂眉合什，爲蘇夢枕念起經文來。

「死並沒有什麼，只要死得其所！我已生無可戀，這是求死得死！我活過，大多數人只是生存！你大可不必爲我傷悲。」蘇夢枕向王小石道：「你已是『金風細雨樓』的樓主，你要承擔下來，你不要讓我失望……蔡京和雷純，始終虎視眈眈，你要……」

他招手叫王小石俯耳過來，細聲對他說了幾句話。

雷純沒有阻止。

她已阻止不了。

因爲她看得出來：

在楊無邪以一種出奇平靜的語調唸經之際，蘇夢枕，這一代絕世梟雄，已快死了。

這使她想起：當日雷損命喪前，曾跟她耳語的那一幕。

她偏過頭去，信手抹去眼角邊上的一滴淚，忍住激動，向狄飛驚道：「你有什麼感想了？」

狄飛驚仍低着頭，彷佛對自己的影子還比一切活着的人還感與趣：「人生下來不是求諒解與同情的。一般成功的人活着是去做該做的事，但有些人活着是要做最該做的事，並且只做該做而別人不敢也不能做到的事。」

然後他說：「蘇夢枕就是這種人。他做不到、做不來的時候，他寧願選擇了死亡……」

雷純略爲有點浮躁與不安：「我不是問這個。今晚我們該不該與王小石對決？」

「只怕對決只對我們不利，人心俱向王小石。」狄飛驚的回答也很直接：「人在危難時，就當扶一把，人得志了，就該讓他走。知道進退，可保平安。王小石很幸運，但他的鬥爭還沒有完呢……」

他說着，一失神間，白色的手絹讓風給吹去了。

風很大。

雪飛飄。

手帕給吹得很高，夜裏看去，在那雪花片片裏特別的白，就像白愁飛在施展輕功，越飛越高，越飄越遠……

想飛之心，也許眞的永遠都不死、不息、不朽吧。

* * *

這時際，趁着大風小雪，雷媚(郭東神)輕若飄雪般的飛逸到痛苦街尾的小廟裡。

陣陣鼓聲，如暮鼓敲起心裏的寧靜……

嬀嬀鐘鳴，似晨鐘搖響神魂的清醒……

廟裡有香煙氤氳。

雪意也氤氳。

青磬紅魚，蒲團幡帳，壇前端坐着一個星目月眉、臉如冠玉的玉面公子，半闔着眼的安然等候她來。

「辛苦了。」

這是他的第一句問候。

「得手了吧？」

這是他第二句問話。

雷媚笑笑。

很嫵媚。

「我殺了白愁飛，他沒防着我。他眞以爲我這個叛逆女子，已天下無處可容。他沒想到我還有你的懷抱可投……」

她輕撫方應看那張細緻的臉。

方應看一把摟住了她，用他那隻剛殺了無夢女的手。

雷媚發出一聲輕吟。

蕩人心魄。

「妳爲什麼要叛白愁飛？」方應看用熱烈的唇去尋找她的衣香、體香、溫香，「妳眞的完全是爲了我？」

「誰知道？」雷媚依舊蕩氣迴腸、直可教人醉死的說，「也許我是個天生的反骨女人，我喜歡背叛，我以背棄人爲樂……你也得小心，說不定我對你也……」

方應看笑了，一頭(至少用嘴)埋進她的胸脯裡，含糊的道：「妳敢……」

她敢？

她不敢嗎？

* * *

目睹王小石等人爲重會蘇夢枕而狂喜、爲蘇夢枕的死而慟哭，狄飛驚嘆息之餘，正指揮部下悄悄退却。

人心都向着王小石那邊，哀兵必勝，他可不想在這時候惹着王小石。

雷純顯然也不願意。

她悄然退走，雷動天仍在斷後，莫北神則爲他們開路。

「六分半堂」在雷損歿後，非但不是一盤散砂，反而更加組織嚴密，進退有度。

莫北神顯然很有點慚愧，所以脾氣非常暴躁。

他覺得自己對不起蘇夢枕。

尤其在蘇夢枕逝世後，完全沒有了敵我之分，這種感覺就份外强烈。

楊無邪則留了下來。

他本來就不屬於「六分半堂」的。

他生爲「風雨樓」而活，死亦是「風雨樓」亡鬼。

他跟郭東神是兩種人。

雷媚不住的背叛，也許她天生就喜歡背叛。

楊無邪有足夠的智謀與實力，作任何叛逆之擧，但他卻盡職盡忠。

雷純不免有些感嘆：「白愁飛死了，這卻是他自找的。」

狄飛驚也有感慨：「蘇夢枕死了，却是死而無憾！」

雷純淡淡的道：「他有楊無邪這樣忠心的幹部，才可以死而無怨……我也有幸能有你這樣的戰友在身邊。」

狄飛驚垂着的頭顯然揚了揚眉：「雷總堂主一手栽培我，妳也一向待我甚厚……」

雷純拍着心口，吁了一口氣說：「這一次，我只怕你會穩不住、守不住，那時，我只好迫得與你爲敵，或者殺了你，那多不好啊……」

狄飛驚目光一閃：「這一次？哪一次？」

雷純不經意的說：「這一次：就是日間白愁飛約你上三合樓，勸你背叛我加入他的陣容的這一次啊……幸好你馬上回拒了，要不然，我們就是敵非友了……那眞是件遺憾的事。」

狄飛驚驀然一驚：怎麼今天白愁飛會私下找過我的事，她也一淸二楚，瞭如指掌，難道她一早已……」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且不禁抬起了頭。

* * *

驚是一種突然的省覺。

他忽然想起了白愁飛所着的那一箭……

那一箭，定必是傷了他的心，而且是傷得很傷，很痛很痛，就算他還能夠活下去，心裡頭也定然很空洞很空洞的吧？



上文提要： 燕子飛接過錦緞，上有石貴妃求救的字跡，據太師說是貴妃的親筆，燕子飛立命捕快、提督府兵馬搜查荒刹野廟，毫無影踪。至於陳、柯被擄之事，經過密查，原來被藏在太師府的廢園內，由四煞嚴刑迫供，燕子飛將陳、柯搜出帶走，至於血手印之事，既非陳、柯弑師，會不會是扶桑人所幹的，卡三娘是否有血手印的掌譜……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文·歐陽雲飛
圖·可　飛

燕子飛

換身份易容　設妙計誘敵

眞相已明，恨意陡生，柳青青以玉簪抵住卡三娘的咽喉，道：「騷蹄子，我問你，曲敬堂是怎麼死的？」

卡三娘冷笑道：「大家都知道是死於血手印，何必明知故問。」

「本姑娘是問你下手的是那一個？」

「曲老鬼的嫡傳弟子陳恭、柯友德。」

「胡說，兇手另有其人，八成是扶桑倭寇。」

「別忘了，會血手印的人只有五個。」

「不止，妳盜走了掌譜口訣，現在可能又多了一羣。」

「那是妳的猜測之詞。」

「別兜圈子，說，兇手可是花十郎？」

「哈哈，花十郎是個綉花枕頭，床上玩玩還可以，成不了氣候。」

「那麼，究竟是誰？」

卡三娘閉上了嘴，不再言語。

柳青青怒道：「老惡婆妳敗德亂行，天人共憤，再不說實話，休怪本姑娘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妳。」

江湖沒有白混，卡三娘的確是個人物，臨危不亂，談笑風生：「甚麼殘酷手段？眼睜睜的看着年輕小伙子不搭老娘的船，不上老娘的床，這才叫殘酷，乾脆叫燕子飛把我摟死，抱死，壓死好了！這樣做鬼也風流，哈哈哈哈……」

言畢，一陣大笑，聲震屋宇，嚇飛了樹上的一羣小麻雀。

笑聲邪惡淫穢，激起了柳青青的萬丈怒火，叱道：「想死我就成全妳！」

揚掌欲劈，嚴元伯出聲阻止道：「青青且慢！」

柳青青一怔神，道：「老哥哥有何見教？」

嚴元伯慢條斯理的道：「柳姑娘，扶桑人性貪殘暴，詭詐多疑，卡三娘更是一隻成了精的母狐狸，他們之間至今仍賓主盡歡，水乳交融，妳不覺得這中間透着古怪，另有內幕？」

燕子飛道：「嚴總所言甚是，的確事有蹊蹺，內中必有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嚴元伯想了想，道：「如果老哥的研判無誤，卡三娘當年東渡扶桑的目的，就是爲了出售血手印的掌譜，而且已經找到買主。但顧及她自身的安全，以及錢財源源不斷，想係分次分段出售，我敢肯定，最後最重要的部份仍然留在她的手中。」

柳青青道：「嚴總是說，她以手抄本逐次售人，原本至今仍秘而不宣？」

嚴元伯道：「大概八九不離十，否則她早就沒命了，留張王牌在手裡，是安全與財源的最佳保證，她這隻母狐狸當然比誰都明白。」

燕子飛腦中靈光一閃，道：「如此說來，卡三娘乃黑龍會必援必救之人，比張一夫的價値更高？」

嚴元伯正容道：「不錯，留下卡三娘的一條命，說不定可以逮幾條扶桑大魚。」

柳青青心念電轉，妙計陡生，道：「這樣好了，先把這個騷婆娘打入天牢，由我來打扮成她的模樣，在別有天設餌誘敵，把他們一網打盡。」

侯三猝死，殷鑑不遠，黑龍會的恐怖手段，燕子飛印象深刻，餘悸猶存，怎能讓自己的紅粉知己蹈此覆轍，道：「不！這樣太危險，我反對，況且你們的年齡差一大截。」

「年齡容貌不是問題，眼前就有一位易容高手。」

「這我知道，嚴老哥的易容術，天下第一，無人能望其項背。」

「那你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青青，這是生死交關的事，已經死了一個侯三，不能再有第二個。」

「子飛，別盡往往壞處想，實則這是兩碼事，不能混爲一談。」

「怎麼說？」

「張一夫背叛黑龍會，是他們必殺必除之人，卡三娘則是必援必救的對象，性質不同，方法自異，危險應該不大。」

燕子飛還是堅持己見：「不行，只要有一丁點兒危險，我就決不贊成。」

柳青青振振有詞道：「小洋芳子只給我們三天的時間，在這三天之內，若是不能將這羣倭賊趕盡殺絕，到時候遭殃的就是京城內外的老百姓。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你常說仗義當仗天下義，謀福要謀萬民福，今天怎麼變得優柔寡斷，婆婆媽媽，提不起放不下來了。」

這話說得頭頭是道，大義凜然，燕子飛雖然一千個一萬個不願心愛的人置身險地，却找不出足夠的理由說服她，轉而求救於嚴元伯道：「嚴總，子飛想聽聽老哥的高見。」

嚴元伯沉吟一下，道：「必除必殺，與必援必救之間差距極大，我不敢說絕無危險，起碼危險性不致太大，只要我們在暗中多派人手，嚴加防範，不失爲是一條剪除心腹大患的絕妙好計。」

以二對一，燕子飛屈居少數，聳一聳雙肩，道：「好吧，既然你們都這樣說，子飛不便再唱反調，嚴總，請開始工作吧。」

嚴元伯開始化裝易容，燕子飛召來守護在外的丁二喜，命他先去刑部找張鐵虎，請張總速來香巢。然後再去提督府，請孫九峯逕往別有天待命，如能找到陳恭、柯友德，最好結伴同往。

丁二喜去後不久，柳青青已易容完畢，燕子飛定目一看，我的天，面前明明是兩個卡三娘，那還有柳青青的影子。

嚴元伯道：「爲了愼重起見，不如將卡三娘易容爲柳青青，這樣就萬無一失了，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燕子飛道：「好啊，就這麼辦！」

說幹就幹，毫不遲疑，嚴元伯手法高明，速度又快，片刻工夫便將卡三娘化裝成柳青青。再將兩人的外衣鞋襪換過來，連燕子飛都忍不住要多看新出爐的柳青青幾眼了。

嚴元伯收拾好隨身携帶的易容物品，笑語道：「這個時候，花十郎、逍遙客若是回到香巢，準會找錯對象，上錯床。」

燕子飛也附和道：「果眞如此，我們的柳女俠可要遭殃了。」

柳青青啐了一口，罵道：「哼，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再胡說就打爛你的嘴。」

正要出手打過去，院子外面及時傳來一陣小販叫賣的聲音。

「花　生——　瓜　子——　蓮　花豆——」

「蓮　花　豆——　瓜　子——　花生——」

尾音長短有致，韻味十足，顯然是一種暗語。

第一聲還在院外，第二聲已到了院內，緊接着，在樓梯又響起了第三聲。

「三娘，三娘！」

來人已登上小木梯。

柳青青模仿三娘的聲音回道：「誰呀？有事嗎？」

來人道：「十郎出了點小漏子，要晚點回來，叫我來知會一聲……」

話至此處，人已走進屋內，是一個小販打扮的年輕人。

嚴元伯好快的動作，小販來不及看清屋內狀況，已從門後閃出，將他一掌斃在當場。

燕子飛望着死者，道：「看來，扶桑人無孔不入，我們所面對的可能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必須處處小心，事事留意才行。」

柳青青道：「可不是嗎，倭賊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今日如非被咱們撞上，誰會想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販，會是通風報訊人。」

餘音未落，張鐵虎走進木屋，見到這般情景，馬上喜笑顏開道：「能夠逮住卞三娘，可是喜事一件，恭喜三位了。」

燕子飛連點了卞三娘的三處大穴，拉她站起來，道：「張總，麻煩你，把她押到天牢去。」

張鐵虎一聽要將柳青青打入大牢，臉色立變，道：「燕大俠，你要把柳姑娘關起來？」

燕子飛道：「是啊，她……她剛才和卞三娘惡鬥甚久，腦部神經受傷，既無功力，又不會說話，過去的事情都忘記了，爲了她的安全，想暫借大牢一住。」

「這眞是太不幸了，鐵虎會給她準備最好的房間。」

「不必痳煩，就住侯三那間好了。」

「這太委屈柳姑娘了。」

「不用顧慮這些，倒是她記憶喪失，功力一旦恢復，說不定會亂砍亂殺，務必要加鍊上銬，門也要上鎖。」

「好，鐵虎遵辦就是。」拉着卞三娘就走。

望着張鐵虎離去的背影，燕子飛喃喃自語道：「張總，請見諒，爲了增加成功的成算，子飛不得已騙你一次。」

柳青青衝着嚴元伯直豎大拇指，道：「老哥哥的易容術的確高人一等，把張捕頭唬得一楞一楞的，怕祇怕張總不開竅，誤把騷婆當青青，送到別的地方去。」

嚴元伯道：「張總老於仕途，很懂得官場分寸，一向謹言愼行，即便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也會故作不知，這就是爲官之道，那像老哥哥我，動不動就丟掉烏紗帽。」

眞假的柳青青被關進大牢，眞的柳青青則裝扮成卞三娘，三人假戲眞做，嚴元伯的劍架在她脖子上，燕子飛擰着她的手，穿街過巷，公然押回別有天。

* * *

表面上看起來，別有天仍一如往昔，晚飯後，三山五岳的朋友們，東一堆，西一堆或弈棋，或品茗，實則大夥正在執行警戒任務，一旦有人侵入，必將全力迎戰，到處亂竄的陶濤就是他們的總指揮。

這祇是看到的武力，看不到的武力，全部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非到萬不得已，非到一擊便可致勝的關頭，這些人是不會輕易露面的。

花廳內反而顯得空蕩蕩地，沒幾個人。

鶯鶯已收工回去，廚房裡連燈都沒點。

燕子飛、嚴元伯、孫九峯正在侯三亡命的那間屋子裡開巨頭會議。

孫九峯道：「燕大俠，眞對不起，今天是先師三七之期，兩位師弟下午都去了南口，未能受命前來，略盡棉薄。」

燕子飛道：「那裡，去就去了，曲老沒兒沒女，賢昆仲盡點孝心也是應該的，好在刑部捕快、大內高手、提督府的密探，到得不少，已足夠應付。倒是另有一事，子飛想當面請教，孫大人可曾見過血手印的原本？」

孫九峯不假思索，立道：「記得在很久以前，先師他老人家曾提及，血手印的掌譜口訣是記載在一塊二尺見方的素絹之上，但從未親眼目睹。」

「依孫大人推斷，是曲老不願輕易示人？還是早已失落？」

「失落的可能性居多。」

「何以見得？」

「據我所知，先師的功力練至某一境界時便告停滯，無法更上一層樓，而且時常無緣無故的發脾氣，內心好像有不欲人知的隱密似的。」

「你是說曲老自己亦未將血手印神功練至登峯造極之境，原因是口訣掌譜失落了？」

「事實確是如此。」

「奇怪，曲前輩爲何不提此事？」

嚴元伯插言道：「曲敬堂的性格嚴某很清楚，愛面子，重名譽，好勝心又强，偏偏討了一個不知廉恥爲何物的騷貨，又偷走了他比性命還重要的瑰寶，實在羞於啟齒。」

燕子飛取出絲絹，交給孫九峯，道：「孫大人，這大概就是原本，請過目。」

孫九峯拿在手中，仔仔細細看一遍，過度驚喜之下，聲音有些兒顫抖：「對，對極了，這是原本，九峯以前所學不過十之七八而已。」

瞪着被綁在床上的柳青青，滿腔怒火，一古腦全部暴發出來，吼喝道：「都是這個惡婆娘幹的好事，我今天非要替先師討一個公道回來不可。」

話未落地，人已躍起，意欲出手索仇。

燕子飛急忙拉住他，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孫大人別急在一時，今夜我們還要利用她作餌哩。」

趁孫九峯沒注意，和柳青青互換一個得意的微笑，意思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能瞞得住孫九峯，就騙得過黑龍會，一定可以漂漂亮亮的打一場大勝仗。

孫九峯將密本看完後，又交還給燕子飛，道：「此乃無價之寶，盼能善加珍藏。」

燕子飛一楞，道：「曲老已逝，孫大人係長徒，此絹應歸孫兄所有才是。」

「燕大俠，血手印堪稱江湖奇技，武林絕學，惟有德者居之，就當是九峯對燕兄的一點敬意吧。」

「不！血手印威震寰宇，獨步武林，這麼貴重的東西，小弟何德何能，萬萬不敢承受。」

孫九峯道：「燕兄請勿過謙，放眼天下，祇有你燕子飛稱得上是天縱奇才，一代豪雄，孫某所以要贈此絹，並非希望你獨霸江湖，稱尊武林，而是要你捍衛天朝，保國護民。血手印神功既已流入扶桑，必將爲華夏子民帶來無窮禍患，燕大俠若能火速練成此功，驅逐倭寇，盡誅奸邪，於國於民，皆一大功德，屆時再將絲絹退還九峯，亦未晚也。」

燕子飛聽他說得懇切，嚴元伯也大表贊同，復徵得柳青青的同意後，才勉强收下，道：「承孫兄盛情，却之不恭，日後如有疑難之處，尚請隨時指點，一俟得窺堂奧，自當即時璧還。」

孫九峯道：「嚴總，燕大俠，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前幾天在整理先師遺物時，發現他老人家生前親筆所書的兩句殘詩，可能跟卞三娘的出身來歷有關。」

嚴元伯神色一緊，道：「殘詩怎麼說？」

「『平生未遂青雲志，錯將倭女當女媧』。」

琢磨了一會兒，嚴元伯肅容道：「扶桑人又稱倭奴，倭女係指扶桑女子而言，眞想不到，卞三娘原來是扶桑奸細，非我中華兒女，祇可惜曲老爲了一己顏面，秘而不宣，不然事情也許不至於糟到這步田地。」

卞三娘會是東瀛倭女，實非大家始料所及，從而也使今夜的局面益形詭譎緊張，三人的心情亦隨之大爲沉重起來。

這時，孫九峯才注意到柳青青不在場，道：「咦！柳姑娘呢？今夜必有一場惡戰，少了她那一條鞭，就像少了一條胳膊，缺了一條腿！」

燕子飛設詞搪塞道：「眞不巧，她娘來京都走親戚，一早就陪老太太到護國寺上香去了，傍晚就會重返別有天，不會誤事的。」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處，張鐵虎走了進來，燕子飛道：「啊，是張總，怎麼樣，事情都辦好了吧？」

張鐵虎跟嚴元伯、孫九峯打個招呼，道：「辦好了，侯三的牢房，加鍊戴銬，門也下了鎖，萬無一失。」

卞三娘是倭女，如今身價大漲，可不能有任何差錯，燕子飛聞言心下大安，將全盤計劃，以及各人的位置，詳加研商分配後，便各就各位，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霎時便消失不見。

燕子飛是別有天的主人，又是統理全局的主帥，自然不能藏起來，再將屋內的佈置逐一審視一遍，認爲萬無一失，這才跟柳青青打了一個手勢，退至屋外。

剛坐下，喝了一口茶，陶濤入內說道：「燕大哥，正陽樓的伙計送來一封信，說是一位客人託他送過來。」

忙得滿頭大汗，也沒工夫跟燕子飛閑聊，丟下信就走了，嘴裡邊走邊嘟喃道：「青姐也眞是的，甚麼時候不好求神拜佛，偏選在這個節骨眼上，眞叫人頭大。」

顯然，柳青青冒充卞三娘的事，陶濤也被蒙在鼓裡，燕子飛可謂用心良苦。

打開信封一看，祇見鵝黃色的信箋上，寫着幾行娟秀小字：「雁翅、鷹爪、鶴冠；熊肝、獅尾、虎掌。琉璃燈下，願與君共度漫漫長夜。」

雖未落款，但鵝黃色的信箋上，散發着茉莉花的芬芳，燕子飛心裡雪亮，邀宴的人必是如意無疑。

然而，此刻危險四伏，草木皆兵，她突然投柬相邀，究竟是何居心？假如她也是扶桑奸細，自己豈不也要步曲敬堂的後塵，「錯將倭女當女媧」。

想到這裡，覺得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拿起信箋，撕成五六片，丟在地上。

但，轉念一想，雁翅、鷹爪、鶴冠，是天上飛的；熊肝、獅尾、虎掌，是地上跑的，全部都是佳餚珍饈，人間極品，可謂情濃意厚，用心至誠。爽約已覺疚歉，再將信箋撕毀，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於是，將碎片拾起，又在桌上拼湊成形。

忽覺眼前一亮，香氣襲人，鶯鶯姑娘迎面走來道：「哇！好香的茉莉花味，看這筆跡挺秀氣的，準是美人粧箋，燕大爺的艷福還不淺哩。」

說得燕子飛臉上發熱，道：「姑娘眞會說笑，玫瑰有刺，燕某可不敢亂採啊。」

「其實，玫瑰雖有刺，不刺有緣人，燕大俠風度翩翩，誰捨得呀。」

「別開玩笑，妳怎麼又回來了？」

鶯鶯驚「哦」一聲，道：「哦，奴家剛才去戲園子裡聽說書，回來路過這裡，所以進來看看，上次有貴客來，鶯鶯偏不在，至今仍疚愧

在心。」

燕子飛道：「今天沒有客人，妳可以回去啦。」

鶯鶯應對得體，很有分寸，朝柳青青所在的那間房瞄一眼，口中應是，人也舉步走出花廳。

燕子飛生怕往事重演，一直目送她上了九曲橋，走出別有天，才轉往別處巡視。

別有天的四周，叫賣的小販突然多起來了，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買的人更多，或坐或站，結隊成羣，有吃有喝，談笑風生。

燕子飛心裡有數，全係黑龍會的倭賊，祇要小洋芳子一聲令下，這些人將是進攻別有天的急先鋒。

進而更發現，何一川高踞在附近的一棵大樹上，斜對面茶館內，黑龍會的副會長田風正與一羣人在密談。

正陽樓，以及隔壁的天外天，今夜的食客特別多，不用問，必有倭寇混雜其中。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別有天籠罩在一層濃濃的戰雲之中。

巡視一周，返回花廳時，燕子飛不禁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餐桌上擺好了佳餚美酒，雁翅、鷹爪、鶴冠、熊肝、獅尾、虎掌，樣樣鮮活，樣樣稀罕。

如意笑盈盈地站立一旁，身後還立着一個送菜的小伙計。

燕子飛愣然一楞，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如意嬌聲嬌氣道：「我們說是來給燕大俠送菜，就進來了，怎麼？不歡迎？」

「那裡，歡迎之至。」

「我看未必，撕東西就是不友善的表示。」

「這……」燕子飛望着撕碎的信箋，無言以對。

「好在又拼湊好了，証明還有幾分情意。」

「是啊，本俠一直把姑娘當朋友看。」

「但願如此，可是事實又不盡然。」

「姑娘這話是甚麼意思？」

「如果眞的把小妹當朋友，就不該爽約。」

「子飛太忙，實在分身乏術。」

「在正陽樓久候不見，祇好死皮賴臉的送上門來，別想歪，我是說這些酒菜，希望能合你的胃口。」

燕子飛當面謝過，未再多言。

正陽樓的夥計已退下，如意環目四顧道：「這別有天裡裡外外，人潮如湧，今天好像不對勁？」

「那裡不對勁？」

「我是聽夥計們說的，他們耽心別有天今夜會出亂子。」

「何以見得？」

「他們說今夜來此的武林人物特別多，據說要來你們這裡救一個人。」

這話說得平平淡淡，輕輕鬆鬆，既不像通風報信，也不似探隱索密，弄得燕子飛如墜五里霧中，摸不透她到底目的何在。

話一說完，不等燕子飛回話，逕自斟滿三杯酒，又道：「咦，怎麼沒見你那位紅粉知己？」

燕子飛道：「青青有事出去了，今夜可能不回來。」

「糟了，曉得的人認爲是碰巧，不曉得的人還以爲是小妹是趁虛而入，想橫刀奪愛呢。」

「怎麼會，青青明大義，識大體，不是小心眼兒的人。」

「這你就不懂了，感情的事，女人的心眼兒最小，喜歡鑽牛角尖，處處斤斤計較，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當作是大風暴。」

燕子飛淡淡一笑，道：「妳也會嗎？」

如意神情肅穆，說話的語氣沒有絲毫開玩笑的味道：「我說過，假如奴家是柳姑娘，會拿十條繩子把你綁起來。」

這麼露骨的話，令燕子飛頗爲尷尬，臉上熱辣辣地，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祇好閉口不言。

如意舉杯在手，道：「來，爲我們的相識相知，爲今夜的小聚小酌，請盡飲此杯。」

說罷，一飲而盡，毫不忸怩作態。

「好，乾！」燕子飛奉陪道：「謝謝姑娘的盛情！」

話是這樣說，輕啜一口，便偷偷倒掉了。

如意似已察覺，並不介意，反將桌上佳餚猛往燕子飛碗裡夾，柔情似水般道：「雁的翅、鷹的爪、鶴的冠，是牠們最珍貴，最厲害，最美麗的部位，也是最好吃的部位，機運不濟，無福無緣之人，有錢也不一定能吃得到，請盡量用，別客氣。」

這言語，這舉措，甜甜蜜蜜，無微不至，勝過多年伴侶，不輸燕爾新婚，使燕子飛覺得全身不自在，表面上又不得不以禮相待道：「如意，妳自己也吃呀，別盡往我碗裡夾，子飛就算是飯桶也吃不了這麼多。」

如意充耳不聞，自己淺嘗即止，繼續挑挑揀揀的夾給燕子飛吃，道：「黑熊肝、獅子尾、老虎掌，同樣是稀世珍品，專供高官巨富享用，一般人正陽樓根本不賣。」

今何夕，此何地，黑龍會隨時都會傾巢而入，燕子飛心念青青安危，那有心情吃喝，更怕其中有毒

有詐，是以僅隨便吃一點便停箸不用。

如意甚爲不快，噘着小嘴抱怨道：「你這人是怎麼啦，慢吞吞的，是嫌不好吃？還是懷疑動了手腳？下了蒙汗藥？好，我吃給你看，要死我先死。」

說吃眞吃，每一樣菜至少吃兩口以上，斟給燕子飛的那一杯酒也喝下去了。燕子飛睹狀，知酒菜無毒，這才放寬心懷，陪她吃喝起來。

吃喝歸吃喝，注意力仍集中在別有天內外的動靜方面，尤其是柳青青所在的那一間房。

外面很靜，裡面也很靜，柳青青的房中更靜。

靜！在此刻來講，不一定是好兆頭，暴風雨前夕都很寧靜，說不定正是大戰的前奏。

燕子飛亟待出去觀察一下最新情況，有一百二十個希望她及早離開的心，但見如意百般慇懃的敬酒夾菜，話也說個沒完沒了，實在找不出一個送客的理由來。沉吟許久，終於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道：「天色已晚，皇城很快就會關門，一個姑娘家，進不了城就麻煩了，到那兒去睡？」

如意看看天色，顯得有些焦急，道：「哎喲！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講不了幾句話就天黑了，我是該走啦。」

燕子飛方自一喜，如意又改口道：「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把這些菜吃完，我馬上就走。」

「如果吃不完呢？」

「吃不完就不走了，今夜住在別有天。」

有條件就好辦，燕子飛聞言大喜，像狼吞虎嚥，似風捲殘雲，何消片刻工夫便將六盤菜吃個精光。

如意看在眼裡，既喜又惱，大發嬌嗔道：「看你這副吃相，好像巴不得人家早點走。」

燕子飛就是這個意思，但又不能說出來，滿臉堆笑道：「千萬不要誤會，本俠是怕妳進不了城。」

如意眞是一個信人，說話算話，燕子飛吃完最後一口鶴冠，便起身告辭。

燕子飛沒留人，親自送她走出花廳，順便到各處看看，發現內外情勢依舊，黑龍會仍按兵不動，唯獨何一川和田風已不在原處，去向不明。

正納悶間，突聞西面院牆之外傳來一聲吆喝，立有數十條彪形大漢翻牆而入，跟守在牆內的江湖朋友大打出手。

接着，東面院牆外、側門口、正陽樓、天外天等處，亦有人數不等的幾撥黑龍會高手強行闖入。

有那身手矯健，武功高强之人，已越過封鎖，衝進別有天，正巧與步下九曲橋的如意狹路相逢，劈面就給了她一掌，嚇得花容大變，驚叫聲中回頭撲在燕子飛懷裡。

燕子飛心想：「這丫頭當眞難纏，明明是身懷絕技之人，却故作嬌柔，弱不禁風。」

情勢緊急，不遑多想，一脚踹飛了來犯之人，抱起如意，送往別有天外。

就在燕子飛離開花廳，別有天遭襲的同時，柳青青的房裡也有了動靜，祇聽一個怪異的聲音說道：「三娘，妳還好吧？」

聲音很低很細，宛若蚊蚋，飄飄忽忽的，弄不清是來自天上或地下？

柳青青不敢隨便答話，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三娘，妳到底在不在這裡？請回答。」

柳青青知道不說話是不行了，祇好硬着頭皮，學卡三娘的口音道：「在！在！」

「卡前輩，妳聽清楚，床鋪下面有一塊活動的地板，掀開地板，有一條密道，可以從那裡逃。」

（未完・十二）

本刊啟事

本刊自刊以來已達三十五年之久，承蒙各地讀者擁護，至深感謝，本刊一向宗旨取之讀者，用諸讀友，忠誠服務，始能維持至今，近年來，物價飛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仍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每本港幣十八元正，由第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日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出版社謹啟

上文提要： 玄小龍在江邊塔下殺死了金申如玉僱傭的兩個殺手後，在朱光遠和尹大明的船上遇上了丘泰來手下的人，爲了不影响收復大龍幫之事，朱、尹二人佯裝被玄小龍擊落水中以掩飾身份，而玄小龍乘機擺脫追踪，却又遇上了丁氏姐妹，正當玄小龍與丁梅登上碼頭之際，却又撞上金申如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救出江邊袋中人　殺死上堤東洋鬼

金申如玉心中火山爆發了！

玄小龍急退一步，叱道：「妳幹甚麼？」

金申如玉已拉開一邊兜帶，露出雪白的上胸一邊，對玄小龍道：「你忘了嗎？你曾在我這兒張口咬，而且咬得人家直叫疼，是不是？」

玄小龍張口沒出聲，他幾曾想到金申如玉會在他與丁梅兩人的面前來這一手！

丁梅却冷笑，道：「海盜女，別玩花招，我是不會因爲妳的不要臉而氣走的，妳少來！」

金申如玉只面對玄小龍，她吃吃一笑，道：「你呀，你知道我爲甚麼不顧一切的要找你嗎？」

玄小龍木然的道：「妳想殺了我！」

金申如玉道：「我怎麼會殺我愛的男人？我又沒有發瘋，我找你是要告訴你，我可以爲你拋棄一切！」

玄小龍道：「妳却見面就想殺我！」

金申如玉道：「那也是太愛你的反應呀！玄郎！」

她欲接近玄小龍，但玄小龍往後退閃！

玄小龍叱道：「妳也花一萬両銀子買通東洋殺手欲取我的命！」

金申如玉道：「我知道他們殺不了你，由於你把他們殺了，我更覺應該拿出眞心的愛你了！」

她又往前走，玄小龍怒叱：「站住！」

金申如玉道：「好，我聽你話，我站住了！」

她又拉開一段兜肚，又道：「你大聲吼，人家嚇一跳，你要不要摸我心口，心都快跳出來了！」

丁梅大怒，叱道：「眞不要臉！」

不料金申如玉回罵了！

「誰不要臉呀，妳才眞的臉皮厚，妳問他，我們是不是已有夫妻之實了？他在我的花園別墅住過，我們有多麼的恩愛呀，就是因爲妳，我的男人才變了心！」

她這是撒潑，再溫柔的女人也會這一套，當然，金申如玉更會這一套！

玄小龍氣又急，他叱道：「喂，我們不是夫妻呀！」

金申如玉道：「我們同過床了呀！」

玄小龍道：「妳同很多男人同過床！」

金申如玉道：「我却只愛你一個呀！」

忽的，她伸手指天，又道：「我的良人呀，天快黑了，跟我回去吧！」

她伸手去拉玄小龍，丁梅大叫

：「玄哥！」

玄小龍偏頭看向丁梅，他的話尚未出口，那金申如玉就把握這唯一的一個空隙，全身平起，直往玄小龍的懷中插進去！

金申如玉的輕功高明，玄小龍曾見過她對付倭寇時候施展的身法！

當時玄小龍就以爲她的輕功是不可忽視的！

此刻，金申如玉奮力一擊，她的右掌中那把尖刀已沾上玄小龍的胸口。

玄小龍本能的塌腹後躍，有着絲絲痛疼之感在他的胸口上方！

玄小龍知道命在頃刻，便也不顧一切的狂叱一聲：「殺！」

他不及拔劍，但在暴退中右掌疾出「鎖龍手」，那是修羅掌中唯一救命的招式！

金申如玉果然非取玄小龍的命不可，她的閃殺也不差，三次沒被玄小龍扣住她的握刀右腕，就聽「嗤」的一聲傳來，玄小龍的上衣自中開了一道半尺口子，鮮血便自破處滲出來，太快了，當金申如玉的尖刀又自下方上撩的刹那間，玄小龍一聲大吼：「去！」

「轟！」

「唷！」

金申如玉的身子已往岸邊摔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而附近却奔來十多人阻住了玄小龍與丁梅的撲殺！

玄小龍胸前在流血，熱血令他感到不自在！

丁梅急得跳脚，道：「我要殺了她這個陰毒的海盜女，我殺！」

玄小龍見對方人多，他並不懼怕，但他怕丁梅吃虧，便出手拉住丁梅！

「丁姑娘！」

「別拉我，我殺了她！」

玄小龍直搖頭，丁梅已吃驚的對玄小龍道：「玄哥，玄哥，你又受傷了！」

忽聽金申如玉桀桀怪笑不已！

她原本是美人兒，尤其她的洋味十足，風騷有餘，一顰一笑很能吸引男人！

只不過當她撒潑的時候，那比之一個最醜的女人還令男人生懼！

玄小龍只聽金申如玉這夜梟般的怪笑，就令他的心往下一沉，他心想，自己怎麼會同她一張床過！

忽的，金申如玉的雙手各自在她溢血的唇上用力的拭去鮮血，她雙目就如同波斯貓眼直視着玄小龍，嘿的一聲，道：「玄小龍啊，你打算暗中組合玄劫的老部屬，打算東山再起嗎？哈！」

玄小龍忍痛急問：「你說甚麼？」

金申如玉道：「你殺了兩個東洋殺手，你還想在上海多久？他們必然會找上你，那時候你死定了，而且我也省下另一半銀子，嘿……」

玄小龍道：「這與我大龍幫恢復基業何關？」

金申如玉道：「當他們失敗之後，我便得到消息了，我雖然有些失望，却定要找到大龍幫上海分舵的劉一台，因爲大龍幫幫主丘泰來是我爹的拜弟，我爹助他登上大龍幫幫主寶座，如今由於你的出現，也由於你是玄劫之子，我能不把這消息轉告他們嗎？」

玄小龍既驚且怒的道：「你是怎麼對他們說的？」

金申如玉道：「你不叫包英，你叫玄小龍，已把上島的人救出去了，叫他快把消息傳給淮上去，哈……」

她笑得令玄小龍全身一震！

金申如玉又道：「太巧合了，哈……」

玄小龍道：「妳說甚麼？」

金申如玉道：「你應該心中明白！」

玄小龍道：「我明白甚麼？」

金申如玉道：「難道你不知道，當他們從這裡知道包英原叫玄小龍，而玄小龍又是玄劫兒子的時候，他們會輕饒那兩個副舵主嗎？」

玄小龍立刻大吼一聲：「你這賤人吶！」

「咯……」金申如玉見玄小龍氣得跳脚，她愉快的哈哈笑了！

玄小龍大怒，道：「他們把朱光遠尹大明兩人怎麼處置的，快說！」

金申如玉道：「叛徒的下場只有一個死字！」

玄小龍忽的拉着丁梅，道：「我們快走！」

他也不再多言了，也不再聽金申如玉那得意的大笑，兩個人立刻奔入大街去了！

金申如玉對十多人道：「那些逃走的傢伙們，必然也在上海，爲甚麼看不到他們搶去的大船？」

衆人齊搖頭，他們怎知四條大船到了船渠便被動手改裝了！

* * *

玄小龍不會到街上的，他與丁梅兩人轉了個彎便又潛回渡江岸邊，還眞巧，那老人的渡船正在那兒停靠，見是兩人過來，老人笑了！

「歡迎，歡迎，快……」

老人忽的吃一驚又道：「你……受傷了！」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老人家，送我們快去船渠……」

丁梅却搖頭，道：「不，只把

咱們送到對岸！」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必須要救他們兩位！」

丁梅道：「我以爲不可以先回船渠，玄哥哥，小心被甚麼人盯上，咱們的行動要小心了！」

玄小龍聽得一怔，還是丁梅心細，他同意了！

對岸有漁村，對岸也有賣吃的喝的小酒館，老人把兩人送過岸，丁梅付了渡船銀子，便與玄小龍兩人來到一家黃浦酒館裡！

兩個人找了一個雅座，丁梅找來小二，道：「附近有大夫嗎！我丈夫受了點傷！」

她把銀子一錠塞在小二手中，又道：「還有麻煩你的地方，你收下！」

小二幾乎吃一驚，這位姑娘眞大方！

丁梅又道：「快去把大夫請來！」

這時候酒館生意不太忙，小二立刻奔出去了！

丁梅對玄小龍低聲道：「治了傷吃個飽，咱們再想法去救人！」

玄小龍急得直咬牙，他擔心朱、尹兩位命不長了！

那小二請來個年輕大夫，看了玄小龍的傷，他淡淡的道：「這傷還好，只是破了一層皮肉，消消炎就沒事了！」

只見他取了一個瓶子，裡面黃澄澄的藥水，他沾了藥水搽上去，痛得玄小龍一哆嗦，眞想大叫一聲「痛死我也！」

玄小龍沒有叫出口，但心中在吼叫！

痛是痛，但痛過以後頓感輕鬆！

於是，紅色藥粉搽上去，攔腰纏上白布帶，大夫開口道：「上海漸漸在變，大漁村變成生意場，可也多了打打殺殺的，我應該歡迎多多的砍殺，多多的受傷，可是我的心中不舒服，人的命啊，爲甚麼如此糟蹋！」

他收了銀子匆匆出門而去，就好像他做了一件十分不願意的工作！

誰會想得到一百多年以後便是當大夫的心也變了，變得守在門口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心中嘀咕着：「怎麼這麼多的人就沒有幾個生病的，怎麼你們不砍殺呀，你們多多的砍殺，我就多多的賺銀子嘛，你們這些混蛋！」

當大夫的心中想的，有幾個猜得到？

好不容易等到流血的病家找上門，那份喜悅之情令人寒心！

爲甚麼大夫會喜悅？當然是他可以獅子大開口的要銀子，他才不論傷家有沒有銀子，眞不幸，江湖上挨刀的盡是那些銀子不太多的人物！

大人物是不會挨刀的，大人物只叫他的手下人替他挨刀！

玄小龍不是那種人，他打算拚了命也要救回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

＊ ＊ ＊

吃過酒菜，玄小龍正打算可以去船渠了，丁梅仍然不走出這家黃浦酒館！

丁梅對玄小龍道：「玄哥哥，你打算要如何救人？」

玄小龍道：「我把黃忠找來，叫他帶路，我不知道大龍幫上海分舵在那兒！」

丁梅道：「你寫個字條，叫黃忠來此一會，咱們不去船渠！」

玄小龍道：「我們人多，怕甚麼？」

丁梅道：「在大船沒下水之前，最好別露面，玄哥哥，這樣也叫敵人摸不清咱們虛實，做起事來最方便！」

她的口氣，幾乎把她自己也變成大龍幫的人了！

玄小龍當然同意丁梅的意見，他再把那小二找來，寫了一張字條。

小二接過字條，他笑了！

「眞巧，我正要送幾罈老酒去船渠，他們等着慶祝甚麼了，也許是幾條上了顏色大船下水了！」

玄小龍心中一動，他急忙命小二快送字條去！

玄小龍摸摸袋中，他與兩個東洋殺手決鬥之後，又弄了不少銀子在袋中！

玄小龍心中高興，先送每人十兩銀子鼓舞一下士氣，大伙許久不知銀子是甚麼樣子了！

大龍幫有十一條大海船在海上失踪，原來被大海盜金申之洞率幾十條大小船隻吃掉，船上的人被殺了十多人，餘下的投降了！

上百大漢來到上島，全部被鎖在山洞中爲金申之洞挖山洞，一年下來，也只有八十幾人還活命！

這些人如今正住在船渠老板的招待所，等着四條大船下水，就往淮上開去！

＊ ＊ ＊

很快的，黃浦酒館外來了兩個人，這兩人進了門便四下裡看，小二已把兩人帶到最後一張桌前面！

這兩人正是黃忠與馬超人，玄小龍已指着一邊的椅子，示意兩人快坐下！

黃忠急切的道：「天爺，咱們正懸念少幫主吶，這幾天不見少幫主的面！」

馬超人接道：「少幫主，怎麼不回船渠？」

玄小龍對兩人，道：「你們先

見過丁姑娘！」

馬超人與黃忠兩人衝着丁梅點點頭，玄小龍道：「這幾天眞的是風裡浪裡翻！」

他匆匆的把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對兩人說了一個大概，聽得兩人臉皮也灰了！

黃忠聽說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出了事，他急了！「少幫主，咱們立刻發動人馬，直撲大龍幫上海分舵殺人，也許殺了他們，先搏個好彩頭！」

玄小龍搖頭，道：「不可以，裡面還有咱們忠義之士，不能誤殺，更何況會打草驚蛇！」

黃忠道：「少幫主有了主意？」

玄小龍道：「等天黑，你帶我去，我還不知道上海分舵在甚麼地方！」

馬超人道：「我也去！」

玄小龍已自懷中把一大把金子銀票取出來了！

「你不用去，這些東西你收下，回去先每人分十兩銀子，餘下的趕辦補給往船上裝，兵器要多買！」

馬超人收下了金子銀票，他又匆匆的先自走了！

丁梅與玄小龍就在黃忠的帶領下，立刻過了黃浦江到了大街邊，這時候天已黃昏了！

黃忠指着遠處，道：「由那條街往西走，三里遠就會看到一座石牌坊，上海分舵就那兒！」

玄小龍與丁梅緊跟着黃忠往街上走，丁梅邊走邊問道：「玄哥哥，你打算如何殺人？」

玄小龍道：「必要時便只有出劍！」

丁梅道：「如果他們殺了那兩人，你也打算出劍？」

玄小龍怔住了！

他邊走邊在喃喃自語：「不會的，不會那麼快就把他兩人殺掉！」

三人走得快，沒多久前面當街果然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牌坊的兩座石獅子有一丈三尺那麼高大！

走過牌坊西邊瞧去，一座大門內還有個場子，此刻門內的場子上停了馬車十幾輛，有七八個漢子在裡面忙着裝東西！

黃忠拉住玄小龍，他指指對門廊簷下，對玄小龍與丁梅兩人，道：「咱們先在遠處觀望，千萬不能衝動！」

玄小龍指着大院，道：「這兒就是大龍幫上海分舵？」

黃忠重重點頭，道：「是的，少主，我們來過這裡裝船貨，不會錯的！」

玄小龍道：「如何下手？裡面很大，咱們怎樣才能把人搶救出來！」

黃忠踮脚看裡面，忽見門內有個板車停放着，兩個大漢抬着一個蔴袋往板車上拋，發出「咚」的一聲響！

不旋踵間，又是一個大蔴袋被拋在車上，燈光下，黃忠發覺蔴袋被拋之後有顫動，令他心中一緊！

大板車往外拉，但是不用馬匹拉，兩個漢子一人在前拉，另一人在後面推，於是，有個人在大門口出現了！

這個人黃忠不認識，但這人的話令人聽了吃一驚！

「張得銀、李得金，你兩人要把事情辦乾淨一點，舵主剛才交代，石頭要細大個的才能永沉江底！」

拉車的回頭一笑，道：「拿了少主的賞銀，這點小事還辦不好，咱兄弟就別混了！」

這兩人又拉又推的往江岸去了！

黃忠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來得太巧了，那兩個蔴袋必是朱尹左兩位舵主！」

玄小龍道：「我也以爲是的！」

丁梅道：「何不上前攔住下手收救！」

玄小龍道：「且跟上去再決定！」

三人立刻又暗中跟上拉那大板車的兩人，沒多久，已到了黃浦江岸！

前面拉大車的道：「李得金，咱們把他兩個拋在甚麼地方最合適？」

後面推的李得金道：「岸邊黑呼呼，岸邊的水也深，拋下去最安全！」

拉車的漢子叫張得銀，他邊拉邊道：「我的意思是，岸邊找個小划船，裝上船去江心拋，神不知鬼不覺，你看好不好？」

李得金哈哈笑了！

「你且等着，我去找小划船！」

大板車停在江岸邊，張得銀站在車頭哈哈笑！

「朱光遠呀，朱光遠，甚麼事情不好幹，偏偏要造反，可好，命完了，划算嗎？幹甚麼呀，又少不了你吃喝，閒來無事去賭兩把，小酒館喝兩杯，不是很好嗎？我說你聰明吧，你她娘的是聰明過度，我說你是猪吧，可又是最不笨的猪，你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還把人家尹副舵主也拖上！」

「他兩人死了嗎？」這句話說得很悲愴！

「誰？」

張得銀也有備，他在板車上抽出一把刀！

黑暗的草叢中走出一個人來，他直不楞的走到張得銀面前！

「我在問你，他兩人死了嗎？」

張得銀也頂上一句，道：「你還沒回答我你是誰！」

黑暗中忽又過來一人，這人一到，便冷冷的問張得銀，道：「姓張的，你們倒向丘泰來了嗎？」

張得銀吃一驚，他雙目張大仔細看，道：「老兄，你是甚麼人，你怎知道？」

那人不是別人，黃忠是也！

黃忠冷哼一聲，道：「你再看仔細了！」

張得銀果然走近仔細看，立刻大驚，道：「你……你不是一年前來提貨上船的總舵把頭嗎？你們果然沒完蛋！」

黃忠指着身邊一人，道：「告訴你，他才是咱們少幫主玄小龍！」

張得銀道：「今天那位大小姐說的是實情了？」

黃忠道：「打開蔴袋！」

張得銀有些猶豫，黃忠叱道：「還不快動手！」

一邊忿怒的玄小龍叱道：「我不想對你出劍，快把人放出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江中有人呼叫了！「船來了，快把蔴袋拖過來！」

江上的人也發現玄小龍與黃忠兩人了，他改口又問：「喂，他們是甚麼人？」

玄小龍與黃忠正要向那人招手，這兒，張得銀一聲大叫：「唔……」嘩啦一聲响，他投入江中了！

只見他自水中上了船，急叫那李得金快划船！

李得金也弄糊塗了，但見這光景，便拚命的划着小船往江中而去，刹時不見了！

黃忠見這情況，一聲呼叫！

「不好，必是朱舵主與尹舵主兩人遭了毒手！」

這時候，丁梅也走出黑暗來，她低聲的道：「沒看見有人再來！」

玄小龍已拚命的解那蔴袋口紮的繩子！

黃忠解着另一蔴袋口，於是，他兩人各自拖出一個鮮血淋漓的人出來！

夜色中，三人仔細看，天爺，兩人全身體無完膚，便衣褲也被打爛了！

兩人披着滿頭亂髮難開眼，玄小龍把耳朵貼在朱光遠的心窩，他很激動的道：「未斷氣，快找大夫救治！」

他想到黃浦酒館小二找來的那位年輕大夫！

「快，把他兩人送去黃浦酒館！」

丁梅道：「你急糊塗了，找藥鋪去呀，去酒館幹甚麼？能喝酒？」

玄小龍道：「酒館小二知道一位大夫，我的傷就是那位大夫治的，不錯的！」

丁梅這才明白，黃忠把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擺放在大板車上安置妥當，拉了板車到遠處的渡口，只見有個划子正往這邊划過來。

這時候岸上有燈光，江中仍有船在往來行駛，那划子見是大板車上有受傷的人，再細看之下，他呼叫了！

「喂，是你們呀，我來得正好嘛！」

小划子靠了岸，只見又是那老人在船上！

這老人的船第三次爲玄小龍與丁梅兩人服務了，丁梅已當先上了船，老人幫着黃忠，兩人把兩個傷的抬上小船，這小船已是滿載了！

划船的人道：「一大早送你少爺去吳淞，到天黑再見你少爺又受了傷，這是怎麼一回事！」

無奈的一笑，玄小龍道：「老人家，一言難盡，你老少知少煩心！」

老人知道問也是白問，他只是微微搖搖頭！

船到江對岸，黃忠當先奔到小街上，沒車子，但有苦力兩三人。

那年頭不少四鄉人來上海幹粗工苦力，這種人街上多得是，黃忠找來兩個大個子，便背了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一路找到黃浦酒館！

酒館伙計認識玄小龍，不用多問，他已匆忙的去把附近的那位年輕大夫請來了！

酒館沒房間，但那伙計能湊和，他住的地方有床位，掌上兩盞燈，便把兩個傷的放在床上面！

大夫看看兩個傷的，他緊皺眉頭，道：「天爺啊！這手法就是要他兩人的命嘛，這人好狠！」

玄小龍急道：「大夫，花多少銀子也得把他兩人醫好，你全力施爲！」

大夫道：「若沒傷及內腑就有救！」

這大夫又是用那一瓶叫人痛得難受的藥水，爲朱光遠與尹大明一個勁的猛擦，擦得兩個半昏迷的人尖聲叫起來！

這大夫點點頭，道：「他們命保住了！」

玄小龍很高興，丁梅問道：「他兩人不會死了？」

大夫一邊忙一邊點頭，道：「聽聽他兩人叫得衷氣十足，便知道他們沒傷及內腑！」

大伙一聽也信了！

* * *

玄小龍暫時不能回船渠，他要黃忠再命那兩個苦力把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背回船渠，交代大伙別出外，細心的照顧朱尹兩人！

那黃忠對玄小龍作報告，四條大海船三五天內就可以下水了，一切照計劃改裝，便是兵器也備了一大批！

玄小龍聽了很高興，那黃忠臨去時，要玄小龍多加小心，千萬別逞强，要以大局爲重！

玄小龍很感動，大龍幫中仍有不少忠義之士！

* * *

玄小龍與丁梅等了許久才走出酒館外，兩人到了岸邊，已聽得暗中傳來哈哈笑聲！

玄小龍望過去，見是划船老人坐在岸上啃吃大餅！

「老人家．你沒走？」

那老人指着小船，道：「我把小船交給你們，我就回家去！」

老人一怔，玄小龍笑道：「老人家，你怎知我兩人還會借你的船？」

老人指指天空，又指指黃浦江兩岸，笑笑道：「明月淸風徐，兩岸景緻好，不正是你們年輕人暢遊江上的好時光嗎？哈！」

丁梅愉快的笑笑，道：「你是一位有學問的搖船人嘛！」

老人搖搖頭，道：「學問不能塡飽肚子，在這兒，歪點子多的人才吃香！」

站起來，老人揮揮手走了！

丁梅高興的道：「玄哥哥，咱們快上船，船上最安全是不是？」

玄小龍也以爲小船是個安全地方，他怎知此刻他處在三批敵人的環伺中！

丁梅更是不知道，她只想到上一回與玄小龍在這船上一夜擁抱的妙人意境！

於是，玄小龍拉着丁梅上了船，兩人立刻發現小船上多了一張墊子，攤開來，兩個併坐得很舒服！

兩人立刻明白，這是老人的得意安排！

丁梅拾起搖櫓，輕輕的搖着，那小船慢慢的往江中飄去，果然輕風徐徐，月色宜人，兩岸燈火如繁星，夜色好美呀！

就在小船飄在一段荒蕪岸之間，那丁梅拋下了櫓便與玄小龍坐在一起了！

玄小龍輕摟着丁梅，兩個人誰也沒開口，這時候甚麼話也是多餘的！

老人的棉墊很管用，坐在上面暖烘烘，兩件披風披在兩人的身子上，那丁梅已全身散發出原始的熱力來了！

玄小龍漸漸有些恍惚，他在丁梅的誘導下，十分溫柔的吻着丁梅！

兩人沉醉在愛的薰陶中了，忽的，丁梅一聲大喘氣，然後哈哈笑了！

這時候發笑是有些煞風景的！

玄小龍就吃一驚！

丁梅强忍住笑，道：「你這人學一反三呀！」

玄小龍回笑，道：「怎麼說？」

丁梅道：「上一回你還不會親嘴，這一回你親的比一個行家還叫人心動，你青出於藍了！」

玄小龍的初吻其實是同那金申如玉在一起的時候，由金申如玉傳授的！

那時候他木頭，不知吻也要張開嘴，後與丁梅他老實，但此刻他放開胸懷了！

別管怎麼吻，這一夜令兩人是愉快的，而且愉快得不得了！

當五更天亮的時候，兩人相擁的依靠着睡得好香！

* * *

牛角號聲此起彼落，驚醒了夢裡的鴛鴦，玄小龍推醒懷中的丁梅，道：「丁姑娘，我們回去吧，仍回酒館吃一頓，小船該還老人家了！」

丁梅揉眼而醒，道：「眞是好景去得快，時光難追回，玄哥哥，吃過飯我們先回太湖吧！」

「回太湖？」

「是呀，我想了許久，你在上海不太平，仇家不會放過你，何不先回太湖住幾天！」

玄小龍道：「丁姑娘，妳的兩位冷大叔就不會歡迎我，當然，那金玉也一樣不高興！」

丁梅道：「我才不管他們吶！」

小船到了岸邊，果見老人笑着向兩人招手！

玄小龍把一錠銀子交給老人，道：「收下，算是對你的孝敬！」

老人一笑，也不多言，跳上他的小船走了！

丁梅突然指着小船，道：「玄哥哥你看！」

玄小龍道：「看甚麼？」

丁梅道：「那小船沒搖櫓去如箭！」

玄小龍道：「是退潮順流？」

丁梅道：「看，小船有水花兩邊分開來，那是功夫！」

玄小龍驚訝的道：「老人並非常人吶！昨夜聽他言，就知道他不簡單！」

丁梅道：「這種水上功夫叫壓船底，內功高絕的人才會運用，太湖幫只有我君大伯會，但也比不過此老的精悍有力！」

兩人看看小船遠去，便只有往黃浦酒館走去！

就在兩人剛到酒館門口，小二又迎上來了！

「你們可回來了！」

玄小龍一聽，道：「有事？」

小二自袋中取出個字條，道

：「來人交代，一定要親自交在你少爺手中，有關少爺在此的吃喝，已由來人代爲付清了！」

丁梅緊鎖眉頭，玄小龍已打開字條，他看得咬牙切齒又冷哼！

丁梅急問：「玄哥哥，上面寫的甚麼？」

玄小龍道：「東洋人眞可惡，他們要我今天多吃多喝，痛痛快快的過我人生中最後一天，二更天他們在吳淞石堤送我上路！」

丁梅道：「別理他們，吃完了咱們去太湖！」

玄小龍道：「丁姑娘，江湖上似這種事，一旦惹上便只有坦然接下，脫身？那得殺出個結果！」

丁梅道：「你要赴會？」

玄小龍道：「我單劍赴會！」

丁梅急得拉住玄小龍，道：「不，我不會叫你一個人去同那些東洋殺手拚命！」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能當縮頭烏龜嗎？妳也不會喜歡上一個膽小如鼠的人吧？」

有些忿然的又道：「東洋人在咱們家門開設殺人會社，他們以爲吃定咱們華夏子民了，更何況我的肩上還有着重要的任務，我不赴約，一旦傳揚江湖，大龍幫我有甚麼資格恢復基業！」

他這是越說越義正詞嚴，丁梅啞然了！

丁梅嘆口氣，道：「我陪你前去！」

玄小龍道：「不行，我知道妳對我情義重，但那種場面妳是不知道的，那些東洋殺手都是一身怪功夫，是我入關以來所僅見！」

丁梅道：「我更不會放心你一人前去了！」

玄小龍道：「妳如果堅持，也只能偎一小舟在江面上守着，但不能登岸，若不答應，我便送你回太湖！」

丁梅無奈的道：「好吧，好吧！」

* * *

這一天玄小龍與丁梅兩人守在這酒館後面不出門，就在那伙計的床上歇着！

丁梅心中明白，玄哥哥今夜二更去決鬥，敵人又是東洋殺手，更何況玄哥哥的身上還有傷！

丁梅守在玄小龍身邊很文靜，便摟摟抱抱也免了，怕的是令玄哥哥無法養足精神！

天將黑的時候，玄小龍精神抖擻地與丁梅兩人走出這家黃浦酒館，不料兩人剛走到岸邊，只見那位老人已把小划船停靠在江邊了！

老人的行動到此才引起玄小龍的注意！

玄小龍想着第一次與這老人家碰面，那時候他只覺得老人家只是一位擺渡度日的老人，只是一而再的與老人家碰面，他便越想越覺得奇怪了！

玄小龍以爲，這老人必有來頭！

就聽小舟上的老人哈哈一笑，道：「兩位又要坐船遊江嗎？快請上來！」

丁梅已對這老人注意了！

玄小龍上了小船，他對老人笑，道：「老人家，今夜辛苦你一趟，送我去吳淞口！」

他頓了一下，又道：「上一回你曾送我去過！」

老人淡淡的道：「上一回你同人打架！」

玄小龍道：「原來老人家看到了！」

老人船尾搖着櫓，他笑笑道：「我沒看到，但過午聽人說，石堤上死了兩個人，兩個東洋殺手，哈！」

他好像忍不住的笑了！

玄小龍道：「我無奈，我還不想死！」

老人道：「我並沒有說你殺得不對呀，你殺得對極了，我老人家最高興！」

他哈哈一笑，又道：「今夜又去決鬥，殺殺殺！」

一怔，玄小龍道：「老人家，你怎麼知道？」

老人笑笑，道：「就算我猜的吧！」

玄小龍心中在想：「此老人非常人，但行事好像很關注自己，但不知是甚麼來路，何不暗中試他一試！」

玄小龍心念油生，暗中下到個千斤墜，身子在船上稍往船尾方向頃去！

只見正自搖動前進的小船，立刻原地不動了！

玄小龍用的正是老人早上曾用過的那一手絕法！

漸漸的，老人發覺了，他並沒大吃一驚，只淡淡的道：「晚了怕躭誤你去赴約，對不對？」

玄小龍笑了！

「老人家，你老眞人不露相呀！」

老人淡淡一笑，道：「我老人家不懂你在說些甚麼，相公還是專心去應付那批東洋殺手吧！」

玄小龍一聽，立刻坐下來，丁梅却問老人家，道：「老人家，你高姓大名呀！」

老人很平淡的道：「複姓皇甫！」

丁梅道：「你老有一身不錯的功夫嘛！」

老人哈哈一笑，道：「老了，不比你們年輕人，性子爽朗，動作矯健吶！」

丁梅道：「你老的家人……」

老人一聽哈哈笑了！

這處已經快到吳淞了，那一道長長的石堤宛如一條巨龍般躺臥在出江口北方，那一盞閃閃的燈塔有一道光芒照向遠方，隱約可見石堤上站了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丁梅仔細看去，她好像也放心了！

玄小龍對丁梅道：「丁姑娘，妳留在小船上，千萬別衝動的下去！」

丁梅關懷的道：「玄哥哥，千萬小心吶！」

玄小龍又對老人道：「小船在江邊附近停着，我的朋友要留在船上，又要厤煩你老了！」

老人一笑，道：「我爲銀子划船，相公吩咐，我老人家當然侍候！」

玄小龍頓了一下，當小船快接近石堤的時候，拔身而起，飛躍上石堤了！

吳淞海堤兩端景象不同，伸入江海一端，乃是一座三丈高下的獨立燈塔，有時候風浪衝上石堤，那浪花捲沒半座燈塔，平時很少有人前來！

石堤尾端，一片平坦，有一條石路可去吳淞漁村，就在四個黑衣人散開隱藏在路兩邊的荒矮草叢中時，忽有一個青衣女子走來！

這青衣女子的手上提了個竹籃，竹籃中放的東西很奇怪，八塊石頭與一大把青草，她走得很輕盈又自在，彷佛她是來遊玩似的！

掩藏在矮樹中的四個黑衣人並沒現身去攔，相反的，有人臉上出現淫邪的笑容！

那女人並沒往石堤另一端走，她也不去看幾十丈外的石堤那一面！

她只走了五七丈遠便停下來，只見她把籃子的石頭一個一個的放在石堤上，再把籃中的草分成一把一把的壓在石頭下面，她微微的笑了！

她這是在幹甚麼？無人會知道，便是那四個黑衣人也以爲她是個瘋女，否則二更天怎會來到這荒涼的石堤上擺石頭玩！

那青衣女子站在石堤上不動了，遠遠望過去好像那地方突然安置了一尊石像，她就站在正中央！

江風吹來，青衣女秀髮輕拂面，她衣袂飄飄，便也顯露出她那輕盈可愛的身段來！

如果是白天，人們就會把她當成女神，因爲她那美麗的面龐，實在美得出奇！

此刻，石堤的另一端，玄小龍一步一步的往燈塔前走着，他只在距離燈塔五丈遠便停下來了！

於是，燈塔前有個人開口了！

「玄小龍！」

玄小龍道：「不錯！」

那人緩緩走過來，月光下他的雙目如電，道：「你殺了中村與板川，是嗎？」

玄小龍道：「你是何人？」

那人道：「奈良川！」

玄小龍道：「你在東洋保全株式會社是甚麼身份？」

那人淡淡道：「社長！」

他忽的又一聲冷叱，道：「你殺了人，你也把他們身上的銀錢取走，是嗎？」

玄小龍道：「我有取走的理由！」

奈良川嘿然，道：「殺人還取財，你甚麼理由？」

玄小龍道：「我是前來決鬥的，而你們接下了殺人買賣却不守江湖規矩，派了兩個人前來，由於是你們破了律例，我還有甚麼好顧忌的！」

奈良川道：「需知我們不能輸，而你，却砸我的招牌，壞我聲譽！」

玄小龍道：「所以你不放過我？你要親自出馬？」

奈良川道：「我必需親自出馬，因爲這筆生意有效日期沒過，殺了你之後，不但收回你竊去的金銀，而且還有另一半在等着我取回來！」

他錯着脚步慢慢走動，又道：「當然，更重要的是中村與板川兩人不能平白死在你這無名小輩之手！」

玄小龍緩緩的拔出長劍，他雙目一厲，冷冷道：「行，咱們的閒話也太過多了！」

奈良川忽的矮下身子，他的彎刀已雙手平在左前方，那一副架式，就如同餓虎欲撲羊……

玄小龍長劍平舉，全神貫注於那耀目的劍身上，左手食中二指併合在劍身上，莊嚴得宛如一尊寶相宏偉的天神。

「殺！」

「殺！」

這兩人幾乎同時出聲，同時出招，光景誰也怕失了先機而受制於人。

雙方交叉狂殺二十七刀在一瞬間，忽的又見兩團人影原地往空旋飛，那縱橫交織的冷芒幾乎把兩人包圍其中！

於是，又是狂吼怒叱，兩個人影往下墜落，不見有誰稍讓的又再次往上空旋殺三丈高下。

那種全憑一股眞氣的懸空搏鬥，相當耗損內力，但這兩人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氣！

奈良川在第三次下墜中，忽的往側彈躍，他人沒回轉身而雙脚尚沒沾地，有一把短刀自他的脅下打

出！

玄小龍的身子仍在半空，但「咻」聲令他不及細看！長劍疾出下掃，就聽「噹」的一聲，短刀被他擊偏，但短刀勁道太强，仍然劃過他的左肘下方，帶出一溜鮮血！

月色中，奈良川以爲打中玄小龍了，他雙足沾起平飛大吼一聲把刀直往玄小龍插來！

玄小龍的長劍力阻，他忽的左掌自刀芒中拍出，就聽奈良川一聲悶吼！「唔！」

玄小龍的修羅掌不拍變切，重重的切在奈良川的頸上，打得奈良川往一邊歪去！

人沒倒他仍然拚力砍出七刀，但玄小龍怎肯放過這機會，一聲狂叱！「宰你這東洋鬼子！」

十七劍一路逼上去，奈良川一聲狂嗥，一條右臂被削落地上，玄小龍在敵人第二聲狂叫中，又是一劍殺去！

奈良川已雙手捧腹歪歪的往石堤下倒去！

玄小龍仗劍遠處看，他甚麼也沒看見，他以爲奈良川才是個眞正的殺手！

奈良川並沒多帶一個人前來，玄小龍收劍，只見小船就在附近以船頭頂到石堤！

丁梅在小船上尖聲叫！

「玄哥哥，快上船來呀！」

玄小龍立刻跳到小船上，那位皇甫老人家便撥轉小船往江中划去！

丁梅却指着石堤的另一端，道：「玄哥哥，你看那裡有個人正繞着一位姑娘，他們……」

月色中，玄小龍看見了，他驚訝的道：「奇怪，我在石堤上怎麼沒有發現！」

丁梅道：「你應該看見的，一女四男我在水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玄小龍道：「他們在幹甚麼？」

丁梅道：「我也看不出來！」

兩人忽的聽得一聲笑，立刻看向划船人，玄小龍正想問甚麼，突又聽得丁梅道：「快看！」

玄小龍極目看去，只見那位青衣女子曼妙的提了籃子往黑暗中走了！

四個黑衣人紛紛自石堤下面或水邊發足往燈塔那面奔過去，四個人還不住的哇哇怪叫！

* * *

原來那青衣女子在石堤上擺的石頭與青草，正是奇門遁甲之術！

先是四個黑衣人很清楚的看到那青衣女在石堤上擺石頭壓着青草，更發覺遠處燈塔附近已是兩人對決上了！

四個黑衣人在相互觀望幾眼之後，打個手勢便往燈塔那面奔去，不料四個人衝到青衣女身邊附近，他們甚麼也看不見了，甚至只瞧着遙遠處的青衣女子在揮舞着衣袖淺淺的笑。

四個黑衣人拚命的想衝出這一大片目眩的地方，只是幾次奔跑總是在原地打轉轉！

於是，青衣女去得更遙遠了，遠得好像駕雲騰空而去的杳如黃鶴了！

就在青衣女子的身影甫消失，石堤上的四個黑衣人幾乎撞跌在一起，但四人也立刻淸醒過來。

於來，四個人一聲喊發狂地奔向燈塔那面去了！

* * *

小船上的玄小龍與丁梅兩人吃一驚，搖船老人道：「兩位是回去嗎？」

玄小龍道：「老人家，你老看了這種怪事，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奇怪嗎？」

搖船老人皇甫高良呵呵一笑，道：「年長的人唯一的好便是見多識廣，兩位，剛才石堤上的姑娘，用的只是小手段，也叫障眼法，老實說，我老人家親眼見過有人會撒豆成兵！」

玄小龍道：「相傳那是當年白蓮教的手段！」

老人不開口了，他用力的搖船，玄小龍提到白蓮教，好像令他不大高興！

玄小龍心中不自在，那青衣女子是甚麼人，她這個行動明顯是在幫助自己，那麼，她會是誰？

玄小龍很想到岸上找那青衣女子，但他明白，便是眞的追上岸，只怕也見不到那女子了！

玄小龍心中塞了一個疙瘩，不知女子爲甚麼會來幫助他，對於這種幫助，玄小龍不知如何報答人家！

丁梅心中驚奇，她以爲這個青衣女子必然認識玄小龍，否則，她爲甚麼前來插一手？

丁梅心中有疑問，她也不再開口了！

* * *

小船到了碼頭邊，玄小龍摸出一張銀票，那是一張百兩大票，他很恭敬地塞在皇甫老人的手中！

玄小龍甚麼話也不說，只衝着老人點點頭！

皇甫老人也不客氣，一把塞進口袋裡！

丁梅與玄小龍上了岸，兩人尚沒走到黃浦酒館，忽見從黑暗中走來兩個人，這兩人攔在玄小龍與丁梅面前，玄小龍這才發覺是丁蘭與一個老者！

丁梅見那老者，立刻施禮，道：「舅！」

那老者自鼻孔中哼出了聲，重

重的看了玄小龍一眼沒開口說話！

丁蘭已拉住丁梅，道：「娘的船在前面不遠處，是來接你回去的！」

丁梅道：「娘也來了？」

丁蘭道：「娘很生氣！」

玄小龍道：「丁姑娘，回去吧，別叫家人爲妳擔心！」

他面對老者，又道：「這位是……」

丁梅道：「我舅舅！」

玄小龍立刻施禮，道：「老伯！」

那老者冷叱，道：「誰是你老伯，你這行爲，就是誘拐人家大閨女，知道嗎？」

此老者並非別人，乃「紹興刀怪」金不換是也！

金不換突然來到，當然是爲了丁梅，他們金家幾乎已視太湖雙嬌丁氏姐妹爲他們家的兒媳了！

如今只是在名份上難以擺平，而丁梅又愛上了玄小龍！

丁梅聽了金不換對玄小龍的吼叱，她立刻大聲道：「舅，我們是清白的，你！」

金不換忿怒的叱道：「小心掌嘴，回船上去！」

他於是往岸邊走去，丁蘭也拉了丁梅無奈地走了！

* * *

玄小龍立刻陷入孤單了！

這時候他很想去喝幾杯，甚至喝醉，只不過當他往小酒館走去的時候，遠處奔來一個人！

是黃忠奔來了！

「少幫主，屬下總算找到你了！」

玄小龍迎上去，道：「黃大叔，甚麼事？」

黃忠道：「少幫主，且回船渠，大伙正等着吶！」

玄小龍不及細問，跟了黃忠就走，兩人走得快，繞過一道小河灣便到了船渠，玄小龍發覺，已有兩條大海船改裝完成下水了！

附近一座大廳房中有燈光，玄小龍知道兄弟們住在那兒已經枯守多天了！

黃忠推門走進去，玄小龍剛出現，便有人叫起來了！

「是少幫主回來了！」

馬超人立刻迎上前，他指着廳室裡面，道：「少幫主，朱舵主與尹舵主兩人又能說話了，朱舵主急着要向少幫主報告吶！」

玄小龍放眼這座大廳室，大伙每人一床被子，地上墊的是乾草，八十多人全部就地睡，心中一緊，便對馬超人道：「叫人去辦，每人加發一床墊子，咱們兄弟們也太苦了！」

馬超人一聽忙應是，大伙更是高興萬分！

玄小龍走到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躺的地方，那朱光遠伸出血糊糊的右手！

「少幫主！」

玄小龍忙問道：「朱舵主，尹舵主，你們兩位總算沒有事了，我正懸掛你們二位吶！」

朱光遠道：「少幫主，有件事情我得向少幫主報告，當他們認定我與大明兄必死，那個海盜女對吃驚的丘占魁那小混蛋下了警告！」

他喘了一下，又道：「尹兄也聽到的，先是海盜女以手撫摸着丘占魁那黑炭似的面頰，然後突然兩個大嘴巴，打得丘占魁口吐鮮血，在場的人都吃驚！」

朱光遠有些口乾舌燥的又道：「海盜女說的話令人吃驚，她指着丘占魁的鼻尖吼叱着：『我爹幫你們奪了大龍幫，這才不過一年多，別砸了鍋，蛋打雞飛狗跳的令我老爹失望！』她說到這兒，又對丘占魁重重的道：『要用一切手段幹掉玄劫那個寶貝兒子玄小龍，否則你們等着挨殺！』她忿然的匆匆而去！」

一邊的尹大明接道：「當初朱兄去南通找到我的時候，我還將信將疑，可是，聽了海盜女之言，我是全身的不自在，驚怒交加，眞想拚命！」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陶璐聞知「神蛛會」因他無利用價值欲殺他滅口，便向關庸領罪並洩露是晚「神蛛會」要襲擊他們之計劃，關庸雖將信將疑，也着手準備，果眞擊敗了來襲的「神蛛會」一衆。卓約驅走了左道之後救出了關庸，又殺死了陶璐。小關、小毛豪賭贏了三億兩，準備以此巨款聘高手擊敗武林土地公左道之，以挽救武林，却被兩人擋住去路……



賭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重金收買動人心　出招却傷自家人

尤利曖昧地和另一人相視一笑，這人四十左右。

雖然不認識此人，但可看出，這個人必是高手。

「我們要玩你的命，除非把三億兩拿出來。」

「噢，我明白了！要攔路打劫？」

「那倒不是，而是安排好的。」

「什麼安排好的？」

「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嗎？」

「眞俏皮！還會說中國俏皮話哩！」

「我們明知你小子在賭桌上有兩套詐賭花梢。」

「有兩套又如何？」

「利用你橫掃全場，刮乾了三家，全部賭資在你小子一人手中，然後我們在此等候取走！」

小關拍拍前額道：「兩位眞是太聰明了。」

尤利道：「主意是我想出來的。」

「你眞是一位洋聖人，本來我以爲你們西洋人一身黃毛，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猴子，一定尚未開化，原來也有點頭腦啊！」

尤利道：「小崽子，你也不弱！」

小毛道：「另一位一定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吧！」

那人道：「小可巴怒，來自暹邏！」

「好，一個來自波斯，一位來自寶象國，眞是盛會！」

小毛道：「看樣子兩位都挺有把握。」

尤利道：「九成以上！」

小關把三億兩銀票在手中晃了一下，道：「三億兩在此，我準備分給兩位，因爲這的確是詐賭來的，而且不交出來只怕也不成。」

二人一怔，似乎絕對意外。

巴怒道：「你是說要把三億兩分給我們二人？」

「當然，因爲我們自信絕非敵手。」

小關道：「況且自問也於心有愧。」

「好好，太好了！」尤利道：「小關，我倒希望咱們交個朋友，將來接你到波斯去玩玩。」

小關道：「那眞是榮幸極了。」

「不要客氣！」尤利道：「小關，你要怎麼分？」

小關道：「看你們二人的架勢，可能是巴怒的身份矮得多，你比他高得多，不知對不對？」

尤利十分受用，志得意滿。

巴怒一臉怒色，道：「小子，你怎麼敢如此確定？」

小關道：「我大致可以看出來。」

巴怒大聲道：「你懂什麼？」

小關道：「我把三億兩分給兩位吧！」

把一大疊丟給尤利。

把一小疊丟給了巴怒。

就憑這一手，二人就該識貨了。

只不過二人一時財迷心竅，沒注意這一點。

一疊銀票丟出五步外，絕對會散開的。

況且山中也有風，也沒摺起。

居然沒散，且準確地讓二人接到。

二人一接到，巴怒數也沒數，道：「多少？」

小關道：「由於兩位身份不同，數字當然有別！」

巴怒厲聲道：「到底是多少？」

小關正色道：「尤利兩億五千兩。」

巴怒的臉都扭曲了，吼着道：「他兩億五，我五千萬兩，憑什麼？你們眞以爲他比我高明些？」

小毛道：「我們以爲，的確如此。」

巴怒面對尤利道：「你以爲呢？」

尤利道：「他們說的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巴怒立刻就出了手。

人與人之間的交情，大多是經不住考驗的。

患難之交有幾人？

暹邏的武術近似中國功夫。

只不過也近似扶桑的空手道，剛猛有餘，陰柔不足，但這份奮不顧身的懾人氣勢却很霸道。

巴怒是因爲都是外國人，在中國武林走動，外國人和外國人比較容易合作建交。

事實上沒有情感基礎也不成。

由於尤利的中國話稍好些，所以一切事情由他出頭，隱隱然像是他比巴怒高出一頭了。

尤利是西洋拳，到交趾國住了三年。

他在交趾國學了些當地武功(類似泰拳)。

後來又到了印度，又學了些吐納功夫。

嚴格地說，論氣勢是巴怒高些。

若論內功基礎當然是尤利高明些了。

二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打了五六十招，小毛道：「巴怒，我看你能勝，看到沒有？尤利的『罩門』可能在左腋下。」

卓倩道：「我看尤利可能……」

兩人打了近兩百招，都失過招。

只不過他們要分出絕對的勝負也很難。

小關道：「兩個人似乎差不多。」

小毛道：「我以爲巴怒能勝。」

卓倩道：「我看尤利高些。」

小關道：「我希望他們能在三百招內分出勝負。」

又打了一百招，仍沒分出勝負。

只不過，二人連連中掌，已是鼻青臉腫了。

兩人步履蹣跚，出招無力，大概支持不久了。

大約又打了六十招左右。

兩人猛掃一掌，都沒掃中對方，同時仆倒。

兩人都休克過去了。

三小自二人身上掏出銀票，揚長而去。

小毛道：「這兩個傢伙這兩套，居然想黑吃黑，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卓倩道：「小關估計多少招內你能打倒他們？」

小關道：「不敢說！」

小毛道：「不會超過五十招。」

事實上這三億兩銀票也是假的。

只不過總要拿回來以免流入市面，他們贏來的却是眞票子。

這一夜宿在客棧中。

眞巧，小毛上街買東西，在門口遇上了胡媚，也就是「黑煞手」江滔的女人，還是那麼艷。

這女人三十不到，很喜歡床上運動。

有一次對小關有意，叫小關到她房中去等她，小關却走了。

「你不是小毛？」

「是啊！妳是胡媚大妹子。」

「你是什麼年紀叫我胡大妹子？」

「我……我三十一啦！」

「去你的！你不會超過二十五六，小關和你在一起？」

「是啊！」

「你能不能給我帶個口信？」

「什麼口信？」

「叫他到對面長興客棧後院找我。」

「找……找妳？幹什麼？」

「死人！這還用問？」

小毛道：「怎麼可以不問呢，萬一小關問我，我怎回答？」

胡媚低下頭，道：「江滔那死鬼有時一兩個月不回家，我等於守活寡。」

「噢！我懂了，妳想找個男人陪妳睡覺？」

「死小毛，這多難聽！」

「這怕什麼？哪個女人不玩這一套？你娘不玩這個，那會有妳？妳外婆不玩這一套，那會有妳娘？」

「你少貧嘴！」

「要我通知他今夜去找妳？」

胡媚點點頭，道：「我會報答你的。」

「不必！這個忙我一定幫。」

「不要超過午夜。」

「當然，你也不能太早。」

「卓倩在他身邊？」

「是啊！所以爲了安全，妳的房中別亮燈。」

「當然。」

「不過要作個暗號。」

「什麼暗號？」

「輕敲窗櫺三下，就是他來了！」

「就這麼辦！」

「爲了小心，恐怕卓倩發覺跟來，最好妳先準備好，進屋就上，完了就走！別講話，就算她跟來了，也不知屋中是誰，更不知幹甚麼。」

「對呀！小毛，你想得眞周到！」

小毛道：「作紅娘嘛，總希望能把事辦好！」

「一切照辦。」

「一定要先把衣衫脫光，拉好了架子。」

胡媚要打他，小毛跑了。

回頭揮揮手表示一切依計行事。

* * *

三更正，胡媚澡已洗好，在床上等他。

她身上洒了不少的古龍水。

等人的滋味眞難形容。

只不過等着幹這種事，心情却又不同了。

三更稍過了吧？

「篤篤篤……」窗櫺上輕敲了三下。

胡媚一時興奮，差點歡呼出聲。

因爲本來她不能確定小關能不能來。

如他肯來，上次他爲何要溜了？

況且卓倩又在他的身邊。

也正因爲如此，來了她說不出的娛心。

門「吱喲」一聲開啟，影影綽綽進來一人，這人一進門就到了床邊，一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

另一手匆匆脫衣。

一邊脫衣，一邊摸索。

這工夫他已脫光，往上一翻就全部貫到底了。

小毛並不濫，很少玩女人，尺碼適中，硬度很夠。

一個時辰的鏖戰，胡媚兩次高潮，不禁香汗淋漓鳴金收兵。

喘了好一會，胡媚道：「怎麼樣？」

「嗯……」

「小毛……」

小毛大吃一驚，道：「妳……妳早知是我了？」

「對！」

* * *

白百川這人說正不正，說邪也不算邪。

小關把三億兩銀票往桌上一擲，道：「白前輩，你以前說的話，現在還算不算數？」

「甚麼話？」

「三億兩可以請出『武林土地公』！」

白百川道：「我要個孫子，你辦到了沒有？」

卓倩道：「白前輩，這件事我保証！」

「妳能保証？太大方了吧！」

小毛道：「這一點前輩必須相信，卓倩可以容納她的妹妹，也能容納齊姑娘，又怎能排斥令嫒？」

白百川道：「卓丫頭能答應一年內給我一個孫子嗎？」

小毛道：「前輩，並不是說一上就有，也看你女兒的肚皮爭不爭氣對不對？」

「你是何人，敢在老夫面前說粗話？」

小關道：「他是毛翔宇大叔的兒子！」

「無怪這小子賊頭賊腦的了！我的女兒不能生孩子？」

小毛道：「這可不一定，有很多女人和丈夫不能生，和別人就有了，這不能証明那女人的肚……」

白百川一瞪眼，卓倩急忙示意小毛住口。

小關道：「請前輩點一點票！」

白百川點了一下，道：「怎麼來的？」

小關道：「賭場。」

「好小子，我果然沒有看走眼！」

小關道：「前輩有幾成把握？」

「九成！」

小關道：「不久前『武林土地公』和我們父子動過手！」

白百川目光一凝，道：「結果如何？」

「平手！」

「你們父子兩人聯手之下平手？」

「是的！」

「小子，你說花這三億兩劃不劃算？」

小關道：「那也要看成果如何而定！」

「我說過，九成！」

「萬一把三億兩送上，等於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呢？」

「應該不可能的！」

「所謂不可能是他能看在三億兩份上馬上代我們除去年五洲等人嗎？」

白百川道：「應該可以！」

「別忘了！不久前他還和我們父子拚過命！」

「三億兩就可以改變他！」

「這算甚麼人？」

「他自己也說，他不是好人！」

「他要那麼多的錢幹甚麼？」

「你問他，他也答不上來……」

* * *

左道之和白百川見了面。

是白百川約見左道之的。

「老左，你又有進帳了！」

「多少？」

「三億兩！」

「噢？你求我作甚麼事？」

「幹掉年五洲！」

左道之搖搖頭。

「怎麼？三億兩還不夠？」

「不是，因爲年五洲已先送了我三億兩！」

白百川道：「原來如此，我們晚了一步。」

「不錯。」

「如果我們再加一億？」

「除非你們加倍。」

「六億？」白百川心中罵道：「我×你娘！」

「不錯，沒有絕對的代價，爲什麼要得罪年五洲？」

「你不接受這三億兩，不也得罪了小關父子？」

「得罪他們並不要緊。」

「爲什麼？」

「不爲什麼。」

「你有成見？」

「我是有點成見！」

「你爲什麼不敢說出原因？」

「好吧！我告訴你年的母親是我的妹妹。」

「你們是親戚？」

「正是。」

「可是那只是庶母呀！」

「反正有個『母』字就成了。」

這當然並不公平，只是因爲他的妹妹是年五洲的庶母，就接受年的三億兩去殺關氏父子。

既然他和年有親戚關係，就不是錢多少的問題了。

爲什麼加一倍就可以接受而去殺年五洲？

可見這個人並沒有什麼原則。

他的原則也不過是錢的多少而已，這和親屬一點也扯不上關係，這一種人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也只有這種人，才有年母那種妹妹。

「你是說一定要六億兩？」

「對，那還是看你的面子！」

「要是對方湊足了六億，你可以殺年五洲？」

「對！」

「那不是殺了你妹妹的兒子？」

「要是他能拿出十二億，當然又可以和他合作。」

白百川倒抽一口氣。

這種人太沒有作人的標準了，死後躺在八尺棺材又能如何呢？

既然誰付得多幫誰，似乎小關這邊永遠也抵不過年五洲，白百川回去告訴了小關。

小毛罵道：「無怪他娘專找大的哩！」

白百川道：「小子，好歹他是個長輩。」

小毛道：「如果我的傢伙大，我也能×他娘。」

「混蛋！你敢在我面前亂罵人？」

小毛道：「前輩，年五洲的娘本來就可以隨便玩的，但一定要一尺以上才行。」

「你……你這個小子給我滾出去！」

「白前輩，我說的是實話。」

「滾出去，要不是看在小關份上，我不揍你一頓才怪哩！」

小毛道：「白前輩就是揍我，我還要這麼說！因爲我的朋友小莊就和他老娘搞在一起！」

白百川要發作，小關道：「白老伯，小毛說的也是實話。」

「你也幫他胡說。」

「不是胡說，年的庶母，的確如此，以前和郝龍飛，後來郝被『華山聖母』閹了。」

「令狐芝？」

「是的，後來年母又找了個更年輕的，才二十三歲，姓莊。」

「我不信！」

「是眞的，老伯，這些人的下部都在一尺以上。」

「呸呸呸！」白百川道：「世上那有這種事。」

「事實上年五洲也知道，他很孝順，睜一眼閉一眼。」

白百川喟然道：「眞是什麼人都有，小關，我無能爲力。」

「不要緊，老伯，我還可以去找別人。」

「誰？」

「『小氣財神』莫冰。」

「他也要三億兩？」

「對！也只好試試看了。」

「他不是令尊的師兄？」

「是的，但他認錢不認人，可以說六親不認。」

「的確，莫冰眞像塊冰一樣。」

* * *

三小離開了白百川。

原來卓約暗暗跟在後面。

她要保護小關。

不過她也怕卓倩知道。

她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喜歡小關，又有自卑感。

小關功力猛晉，所以她也不敢太接近。

那知當她穿過林中時，林中有一條毛驢上坐了個老女人。

這女人大約不少於六十歲吧！

臉上擦了不少的胭脂。

雖然鷄皮鶴髮，也很老了，但打扮却很花俏。

這老婦居然穿了件翠綠褂子和紫紅褲子。

綠褂子鑲了紅邊。

紅褲子却鑲了綠邊，黃色繡鞋上還綉了花。

她居然盤膝坐在無鞍的驢背上。

她打量卓約，道：「丫頭，妳姓卓？」

卓約一愣，道：「妳認識我？」

「當然！」

「你是誰？」

「我是妳的老祖宗！」

「妳要罵人？」

「我不但敢罵還要揍你。」

卓約道：「下來吧！不是要揍人嗎？」

「妳這個小娘們可眞看不出來呀！」

「看不出什麼？」

「騷！」

「妳怎知我騷？」

「妳不騷會讓左道之那個老不修的舐。」

卓約一驚，道：「知道得太多並非好事。」

「怎麼？妳的瘡疤被揭了？」

「妳是什麼人？」

老女人下了毛驢，揮揮臂，踢踢腿，道：「我說過，是妳的老祖宗……」卓約已攻上。

卓約目前是何等功力！

她幾乎以爲，一上就可以把她逼退或使之失招。

可是這一次不靈了。

這個老女人似乎對她的招式很清楚。

由於她用的是左的絕學，犀利無比，所以才有信心。

只不過，這老女人好像預知她要用什麼招式。

卓約大吃一驚。

雖然老女人的攻擊力並不太凌厲，但卓約攻出的招式却全被瓦解。

「住手！」卓約一退，老女人也未再攻。

卓約道：「妳和左道之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的孫子。」

「妳胡扯什麼？」

「妳眞想知道？」

「當然！」

「我是他的糟糠之妻，我叫李獅！」

「莫非妳就是『海怪』李獅？」

「正是老娘！」

「左道之不要妳了？」

「他說他老了，要修練，我在他身邊不方便，而且一個月只給我三十兩銀子。後來我發現，他根本不是修甚麼道，而是修『床上』的工夫，而且斂聚極豐！」

「對！他的銀子太多了，五輩子也花不完。」

「妳爲甚麼？」

卓約打斷她的話，道：「他救了我一次，我要是拒絕，相信他也不會放過我！」

「他只是舔妳……」

卓約不出聲。

李獅厲聲道：「到底是不是？」

卓約道：「你兇甚麼？」

「我想知道，他有沒有那個……」

「沒有，一次也沒有！」

李獅道：「舔是甚麼滋味？」

卓約道：「妳放屁！」

「好好！算我放屁！我只是一生中沒有被男人舔過，不知是甚麼滋味，順便問問而已！」

「妳不會找個男人試試看？」

「我會像你那麼隨便？這樣好不好，咱們兩人合作一下。」

「合作甚麼？」

李獅道：「我問妳，妳不會喜歡那個老甲魚吧？」

「當然不會喜歡！」

李獅以「蟻語蜨語」說了幾句話。

卓約目光一亮，笑了起來。

「小×！妳笑甚麼？」

「我笑妳很有點意思！」

「我只是要整整這個老甲魚！」

「行，我可以配合，但是有個條件。」

「說吧！」

「從今以後，妳要站在白道這邊。」

「誰是白道？哪一個能代表白道？」

「關庸關大俠能不能代表？」

「他嘛！嗯！當然可以……」

「妳知不知道左道之幫『神蛛會』對付白道上碩果僅存的關大俠父子，非常危急！」

「那關我屁事！」

卓約道：「那又關我屁事？」

完全是仿她的口氣。

李獅道：「小×，妳挺會吊胃口！」

「這不是吊胃口，這是責任感，身爲武林中人，那能眼看武林邪惡橫行而不管。」

「小×！妳變成武林救星了！」

「那倒不敢，至少要有點良心！」

「好！一言爲定，妳幫我，我就幫妳，但是……」

「我知道妳要說甚麼，雖然妳恨左道之，畢竟他是妳的丈夫對不對？」

「對，小×！」

「妳能不能說下流話？」

「能，但我說下流話却沒有下流過，妳不說下流話，妳有沒有下流過？妳說說看？」

＊　＊　＊

小關、小毛等人在九華山找到了「小氣財神」莫冰。

這個人看來肥頭大耳，楞頭楞腦的。

「我是關永，家父關庸……」

「你是關庸的兒子就是了！」

「是的！」

「有甚麼事啊？」

「晚輩此來，求師伯援手！」

「援甚麼手？」

「神蛛會要消滅我們父子，師伯不能不管吧！」

莫冰道：「這只怪你爹愛管閑事。」

「爲了武林正義，挺身而出，怎能算是多管閑事？」

「多管閑事就是多管閑事！」

小關冷冷地道：「空有一身絕學却不能爲武林作點事，這和行屍走肉又有甚麼分別？」

「你敢罵我？」

「晚輩，只是比喻罷了！」

莫冰道：「請吧！老夫不管閑事！」

小毛道：「走就走，有甚麼了不起！」

「你是甚麼人？」

小關道：「師伯，他是毛翔宇毛大叔的哲嗣。」

「甚麼哲嗣，根本就是個渣滓！」

小毛道：「我是渣滓，你是垃圾……」

莫冰一滑而至。

小關也一滑而至。

兩人接了一掌，小關被震退了兩大步。

「小子，你不單純啊！」

「和師伯比，實在汗顏！」

「不錯哩！到了師伯這年紀，你比我管用哩！」

「師伯過奬！」

「我要教訓這個小賊，你最好別插手！」

「師伯，他是我的好弟兄，我不能坐視。」

「你們兩個加起來就行嗎？」

「如果我也加入呢？」卓倩挺身而出。

「這丫頭又是何人？」

「卓布衣卓大叔之女！」

「都是浪得虛名之輩。」

小毛道：「我看只有你才浪得虛名！」

莫冰一動手，三小就齊上了。

這三人齊上，是何等勢道？

可是莫冰乃關庸的師兄，技藝高强，三小全力以赴，五十招內難越雷池半步。

七八十招之後，三小還有點頹勢。

小關掏出三億兩銀票揚了幾下道：「不知道三億兩能不能改變一個事實？」

「三億兩？」莫冰立刻停手。

那麼一疊紙，上面寫了些數字，居然有這麼大的魅力。

小關道：「正是三億兩！」

「是送給我的？」

「不知道師伯對這三億兩有沒看在眼裡？」

「還湊合！」

「三億兩能使師伯援手對付年五洲及左道之嗎？」

「我一人也不能對付他們兩人。」

「還有家父及一干晚輩。」

「好吧！拿來！」

「師伯能守信立刻採取行動嗎？」

「你希望我採甚麼行動？」

「先宰了年五洲！」

莫冰猶豫了一下，道：「可以！」

小毛道：「十天內要辦到。」

「還要限時？」

小毛道：「如果你在一年後才殺，或許白道武林都死光了，那還有什麼用呢？」

「不會那麼久。」

小毛道：「這樣吧！先付一億，宰了年五洲，再付一億，宰了左道之，付淸尾款一億。」

莫冰道：「你少出餿主意！」

小關道：「師伯以爲，能否對付左道之？」

「沒有十成把握。」

「能有幾成？」

「六成左右。」

小關道：「師伯，我們先付一億五，殺了左道之再付一億五，甚至還可再加一億。」

莫冰瞇着眼道：「小子，你是怎麼弄來的？這是三億兩啊！」

「師伯，反正不是偸來也不是搶來的。」

「莫非是贏來的？」

「正是！」

「居然有這麼年輕的『郎中』。」

「師伯，就這麼決定如何？」

「就全部交給師伯吧！我會全力而爲。」

小毛道：「莫前輩，盡力而爲這話靠不住。」

「怎麼靠不住？」

「如果前輩辦不到却又收了錢，到了最後，前輩會說，我已盡了力，那怎麼辦呢？」

莫冰眼一瞪，道：「你小子說了算還是關永說了算？」

小毛道：「我們說了都算。」

莫冰道：「我會先去殺年五洲，至於左道之，我只有六成的把握，這也是實情。」

小關把三億兩放在桌上。

莫冰一點，正是三億兩，不由眉開眼笑地道：「關永，你和師弟關庸一樣，做人做事都很爽利。」

小關抱拳道：「師伯，一切憑良心吧！」

* * *

卓約和左道之在飲酒。

她知道左的酒量不怎麼樣，勸他多喝了些。

左道之又摸摸她的手，指指內間。

卓約點點頭，先行進入。

左道之等了一會才進入。

室內無燈，但隱約可見有個人仰臥床上。

當然，下衣已褪。

左道之像隻狗一樣，往兩腿間一趴，舌頭就忙豁起來了。

爲什麼這一次稍有不同？

第一是她的身體不停地扭擺，似乎忍不住那種特殊的刺激和快感或奇癢？

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分泌物沁出來。

左道之有點成就感，人在這時，最接近動物。

他一直以爲卓約並不欣賞這一手。

如今有此發現，左道之不遺餘力的繼續活動，時間久了，連舌根也快痲木了。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她忽然忍不住叫了起來。

左道之一驚，這那是卓約的口音？

他的身子一縮，厲聲道：「妳是……」

這女人哼哼着道：「我是你的老娘。」

左道之終於聽出，是他的老婆李獅。

雖然他理屈，總不免惱羞成怒。

一掌砸去，這女人翻下床來。

兩人在黑暗的屋中動手，這女人總是差些，十分危急，但此刻另一個女人進入攻其後背。

左道之以一對二，有些吃力。

尤其後面這人一直不到正面來。

似乎她總是在他身後不想照面。

這女人一直隨他的身形轉動，不使他看到。

事實上屋中很暗，即使在正面也未必能看到。

左道之罵道：「老虔婆，妳敢沾我的便宜，好，咱們走着瞧。」

李獅道：「你這老甲魚不是喜歡吃麵菜嗎？剛才你吃了個夠，以後我可以大量供應。」

左道之嘔了一陣，穿窗而出。

後來者當然是卓約了。

二人追出，已不見了左道之。

卓約道：「李大姐，妳也不是他的敵手。」

「當然，這個老甲魚武功蓋世，少有敵手。」

「他可能猜出背後的人是我。」

「可能，因爲那是他教的招式。」

「大姐能不能參加關伯伯那邊對付左道之和年五洲？」

「我雖恨他，但不想參加關氏父子那邊對付左道之。」

「妳的武功和左道之差不多，跟他學的？」

「不是，是我自家祖傳的，我雖非他的敵手，但還有個比他更厲害的人物。」

「大姐可否教我兩手？」

「妳幫我出了口氣，我就送妳三招吧！」

* * *

小關等人遇上了白、齊二女。

卓倩以爲，白百川雖沒幫上忙，也算盡了力，只怪左道之那老賊獅子開大口，太過份。

「白、齊兩位妹子，妳們要去何處？」

齊鳳道：「去找卓約算帳。」

卓倩道：「算了！目前『神蛛會』中人正在虎視眈眈地覬覦我們，我們自己千萬別自亂陣脚。」

齊鳳道：「怕什麼？」

小毛道：「妳們沒有遇上，當然不怕了。」

小關道：「白嘉麗，妳爹有沒對妳說甚麼？」

白嘉麗不出聲了。

卓倩把她拉到一邊，道：「令尊向小關要個孫子，妳不會不知道的，不要再離開我們了。」

「倩妹，我們發誓要找到卓約。」

卓倩道：「她害妳們固然可恨，但她也救過小關數次，甚至還救過關老伯一次，就算看在關老伯份上，就放她一馬吧！況且大敵當前，也用得上她。」

白嘉麗自願留下，齊鳳也被留下了。

小毛道：「卓倩，這一大海碗的鮮羹，這個分一杯，那個也分一杯，妳的羹却分光了啊！」

卓倩道：「小毛，我不在乎！」

稍後小毛偷偷溜出。

在另一家客棧中和胡媚纏在一起。

「小毛，已經超過三天了。」

「沒有辦法，走不開。」

「你今夜要來。」

「不行，我身邊有太多的人，妳要的話，現在就上。」

他們白天就玩起來了，這行爲也近似動物。

這女人的續航力特別長，由未時直弄到黃昏，小毛才虛飄飄地回到客棧，見衆人正在等他。

小關道：「你去了何處？也不說一聲。」

「遇上了一個朋友……」

小關看出，一定和女人有關。

小毛道：「發生了甚麼事？」

「家父傳信，『神蛛會』又要發動攻勢了。」

小毛道：「以『神蛛會』來說，我們似乎並不怕他們！就怕左道之也算上一份！」

小關道：「有此可能。」

小毛道：「你師伯收了三億兩却迄無動靜，這人會不會是個騙子？」

小關道：「只有憑他的良心了！走吧！與家父滙合去！」

* * *

關庸住在鄱陽湖畔一處小山莊內。

這才是關庸數十年來經營的不動產。

規模不太大，但頗具匠心。

爲甚麼關庸這一次要在這裡應敵呢？

這兒居然還有些客人。

「小如來」余心佛，五十左右，是關庸好友。

肯參加這種對峙，即挑明了不畏一切的態度。

另一位「通吃散人」白百川，差不多是關庸的親家了。

「血爪鳳」段幗英，乃是驅鳥能手。

還有「女財神」艾蓮，這兩個中年女人都是關庸昔年的好友，來了就表示和「神蛛會」卯上了。這兩人都是剛愎自用的女人。

和「神蛛會」卯上，也就等於和左道之卯上了。

衆小一一見過幾位長輩！

白百川道：「左道之不來，我們只贏不輸！」

段幗英道：「他來了也未必絕對會贏。」

白百川肅然道：「段大妹子，左道之這個老賊，眞正名副其實的頂尖高手，絕對不可小看他！」

艾蓮道：「段大姐的百鳥大陣也夠瞧的。」

「當然，但要小心應付，不可輕敵。」「小如來」余心佛道：「他們這次發動，絕對是孤注一擲。」

「小如來」余心佛的身份只比關庸略遜些。

此人比卓布衣高些，比毛翔宇更高些。

這天晚上才二更左右，段幗英的報信鳥——烏鴉，在屋頂上一陣聒噪。一衆皆驚了。

段幗英出屋上房一看，七隻烏鴉向東飛去，然後折回，又聒噪了一陣才飛去。

「這就表示敵人來自東方。」段幗英對關庸道：「他們到了，大約在三四里內了。」

段幗英又道：「讓我的鳥打頭陣。」

關庸道：「最好當作一支奇兵先不要用。」

余心佛道：「雙方動手時，不知鳥類能否認出自己方面的人？」

「要在頭上留個記號……」段幗英已準備好了，每人戴了一頂黑色的小帽，帽上還有一根長長的羽毛。

段幗英道：「先不要一開始就戴上，待我發動鳥陣時馬上戴上，對方才會措手不及。」

這一次果然是左道之爲首領隊而來。

另有年五洲和遲覺。居然還有耿淼及費雪，兩人發現卓約接近關氏父子，一怒之下依附了「神蛛會」。

除了鄒揚，還有二十來個喇嘛，都在三十左右，是年五洲自西域請來的。

從實力看來，白道這邊可能薄弱了些。

左道之先始勸降。

小毛道：「左老賊，你不配作龍頭！」

左道之掃了小毛一眼，道：「爲甚麼？」

「因爲你是個老不修，你妹妹也是個老不修，像你這種人也能領導武林，除非武林中人都死光了。」

「好小子！你說得對，我不是好人，一點也不錯，但不久，武林中反對老夫的人都要死光！關庸，老夫要和你玩出個結果來！」

關庸道：「當然，今夜一定有個結局！」

兩人都亮了劍。

「小如來」余心佛亮了刀，找上年五洲。

年五洲呵呵敞笑道：「幸會，幸會！」

白百川對遲覺，艾蓮應付鄒揚。

小關等年輕人應付二十餘個喇嘛。

這麼分配大致不錯，動上手之後，左道之想速戰速決，立刻就絕招盡出了。

五十招左右，關庸就守多攻少了。

余心佛接下年五洲，自也差了些，此刻已是右支左絀，連連後退。

白百川和遲覺倒是旗鼓相當。其餘的各有勝負，衆小放手力搏，喇嘛已有三人倒地。

段幗英見時機已到，突然撮口一吹，尖嘯聲衝霄而起，白道這邊的人立刻戴上帽子。

不一會工夫，多種鳥類四面八方飛來。

別小看這些鳥，這些扁毛畜牲一旦經過訓練，攻擊人類，防不勝防，並不一定飛禽猛鷹，鷲、隼、鵰等，就是一些烏鴉和貓頭鷹以及蝙蝠也兇猛無比。

這八百多隻不同的鳥，只要看到沒戴小帽的人就攻擊，而且不攻則已，只要攻擊就必是雙目。

有好幾個喇嘛的雙目被啄，在地上翻滾猛叫。

小關趁機去接應父親。

小毛以為耿、費兩人也可惡，居然參加了「神蛛會」，偷偷自後面攻上。費雪正在提防鳥類，一時沒防，被小毛掃了一刀，但非要害。

費雪「哇哇」狂叫，追殺小毛。

艾蓮立刻迎上擋住，和小毛雙雙迎敵。

卓倩跟費雪學過武，實在不忍傷她，趨近低聲道：「費前輩，可否請二位退出這是非之地？」

費雪道：「來了就不退，我發現你們包庇卓約那個賊女人之後，我們夫婦就發誓，和你們勢不兩立！」

卓倩道：「就算二位不能原諒卓約，也不必投靠『神蛛會』呀！」

「去問問妳妹妹，她有未投靠『神蛛會』？」

「她投靠了『神蛛會』？」

「左道之是『神蛛會』的龍頭，她和左道之走得很近，也有人說她和左道之不清不白！」

「費前輩，妳可不要胡說！」

「不信妳問問卓約就知道了！」

費雪不遺餘力，似乎對卓倩也不留情了。

這麼一來，衆小這邊就漸漸吃緊了。

年五洲對付余心佛可說游刃有餘。

鳥類輪番俯衝攻擊，像左、年、遲等人是可以自保的，像喇嘛及次流人物就應接不暇了。

年五洲逼退余心佛，突然滑向段幗英。

艾蓮大叫：「段姐小心……」

可是，畢竟是來不及了，「蓬」地一聲，段幗英被砸中背心，身子飛出七八丈之遠。

鳥類有一小部份看到主人被攻擊，紛紛衝下攻擊，但年五洲的劍氣繚繞，這些鳥類紛紛落下。

失去了主人的指揮，鳥類漸漸亂了陣脚。

陣脚一亂，傷亡就更加嚴重，不久散去。

鳥陣一散，白道這方就更不濟了。

關庸和小關對付左道之，還有點下風，余心佛接下年五洲，本就差了一截，現在仍在苦撐。

小關有時還要協助別人。

因爲耿、費夫婦二人就很難調理了。

這工夫忽又來了一人。

小關一看，不由發出一聲歡呼。

原來是「小氣財神」莫冰。

關庸看到師兄莫冰到來，並沒顯出興奮的樣子，是不是他深知師兄的爲人所致？

小毛大聲道：「莫前輩，你來得正是時候。」

莫冰向左道之眨眨眼，曖昧的一笑，道：「對，來得正是時候，不早也不晚。」

一出手就傷了白百川。

白道這邊的人大驚。

左道之則大笑不已。

關庸道：「莫冰，你眞了不起。」

莫冰道：「不敢！各有各的想法。」

小關大聲道：「師伯，你收了我們的款子。」

「對，你們要送禮，我怎可不收，哈，哈……」

莫冰攻向余心佛，年五洲立刻讓開。

小毛大聲道：「你眞是一個老渾蛋。」

莫冰道：「對，而且是渾蛋加三級。」

余心佛沒過十招就中了一掌。

這一掌的聲音很大，全場的人都可以聽到。

只不過余心佛却十分驚奇。

這一掌聲震全場，却只是一點點輕微的痛楚。

似乎對方的目的只想造成聲浪而不想傷人。

這是爲什麼？

莫冰這個人還會手下留情？

這工夫余心佛耳際有聲音道：「故作受傷狀。」

在這工夫，余心佛又中了一掌。

這下也很響。

余心佛踉蹌倒退了五步，搖晃不已。

年五洲此刻正在找合適的目標。

他不想找弱手。

在白道這邊，除了關庸就數小關了。

像白百川及余心佛，他還沒看上眼。

就在這時，余心佛退到年五洲附近，莫冰突然轉了向，快逾電掣，「蓬」地一聲，砸了年五洲一掌，這當然是絕對的意外。

這一手震驚了全場中人。

年五洲當場吐血，道：「莫冰，你吃裡扒外！」

（未完・二十）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
金
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
玉
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